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51.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四〇四册目次

## 集部・總集類

# 歷朝賦楷八卷首一卷

〔清〕王修玉選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朝賦楷八卷》提要

序

憶玉為兒童時先子手訂文選諸賦授玉誦習玉不
敏苦其繁衍難通且方學制舉義時讀時置勿克卒
業先子曰小子勉之自神廟之末詩文失其正傳數
世之後必有稽古右文之君閔惻魁壘之士講求古
學潤色鴻猷者設遇其時而不能黼黻休明曷以贊
國典而光家乘小子勗之玉謹受教稍稍習之戚戚
自後為諸生三十年浮沉經史中詩古文學雖不敢
廢究之帖括之功多詞賦之力少緬懷先君子遺訓



人覩爽然自失至癸丑夏溯淮泗客大梁又明年遊
齊魯登泰山入闕里驅馳莽蒼之郊翱翔都會之城
童時所習蕪城靈光西征登樓諸賦慨然有會乎心
歲己未有司舉
廷試入 都時
天子方 詔臣工徵博學宏詞之士
親試詩賦 命典石渠玉雖不獲躬預而竊快覩其隆
既處京師久閱
朝廷之紀綱瞻 宮闕之壯麗周覽百司城隍府庫兵

甲兆閭之繁且富誠有如兩都二京之頌揚詠嘆者
已而滇蜀蕩平閩粵底定九州內外繩行沙度之鄉
梯巖航海之國罔不貢琛獻賮讋慄來臣
天子告成功于
郊廟
賜宴賚于瀛臺
上倡卷阿之詩下進平淮之雅麟麟炳炳已與三代同
風追夫
翠華東狩
宸藻覃敷翰苑摛文經史應制天下益知
天子以稽典古學爲心中外翕然競以文辭相應玉乃
伏而嘆曰先子之言驗矣夫弓戈已戢文德斯昭淫
哇既除正辭始奏况夫賦者古詩之流相如有言賦
家之心包括宇宙班固亦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賦之爲道豈云尠乎昔漢武
宣之朝得人最廣賦亦最工今讀其文雖極曼衍瑰
麗之觀必求于務本勤民之旨是以言之彌文傳之



愈遠
聖天子旁求俊乂既以五經四子之書擢士于兩闈復
以聲律爲麗之章拔才于承署春華秋實並蓄兼收
則風虎雲龍亦必聲應氣感生斯世也哀輯藝林表
章文獻豈獨賢公卿大夫之責哉爰取平時所習益
以見聞自周室迄明代錄賦一百六十有奇固知
管窺蠡測靡當高深惟是上承
天子作人之心下本先人過庭之訓則庶幾有託焉循
若夫遴簡之方删畧之意均詳凡例不具斯篇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季春上巳錢武山王修玉序

之中完渾者罕姑集所錄雖限韻之體必備起訖轉合之方即併比之辭務辯諧聲叶格之法作者欲爲唐製似宜取爲準繩

諸體雖備累朝時制必從 昭代

御製檜竹二賦冠古邁今天下咸思誦讀但以至尊之文不敢入集特成一編流布宇內至于御試諸賦鴻章甚多未獲全覽僅錄所見刻本四篇兼經欽定亦不敢妄加圈點特列全集之首以彰文運之盛



唐人諸賦載在文苑英華可爲極備又鑑文類二書宋元大畧亦見惟明賦罕有彙選雖[illegible]輯彙集自[illegible]田潛溪以下爲集雖繁遴賦甚鮮一代豈無偉作兵燹恐失其傳倘有名山之藏幸勿遐其金玉

宋人以文爲賦空疎者輒相效顰明人一改其敝遂覺渢渢入耳然或矯枉過正因而鋪衍靡閎用拗難之字以爲奇豕險澁之詞以矜富雖在名家未免斯病方今

天子右文公卿皆學時彥彬彬媲美班張方軌潘陸鴻

裁正體洵足笙簧藝林第因久出 都門名公鉅之未能盡閱且是選之成僅以三月四方諸集不及博觀琳琅鍾呂諒有見遺凡有名篇統俟積刻惟早郵致以慰渴饑

西陵王修玉倩修氏識于天鑒樓

論賦十二則

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楊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劉勰曰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覩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着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楊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于霧縠者也

王世貞曰騷賦雖有韻之言其于詩文自是竹之于草木魚之于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序使同聲者自尋修郄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又曰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



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厠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又曰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易竟騷覽之須令人徘徊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絶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摇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斂袂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以上總論賦體

祝氏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佹詩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成相等弗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佹詩亦非賦體故附之古歌謡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以上論古賦

又曰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于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變

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字爲讀遂爲楚詩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于是焉

又按晦菴先生曰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作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以上論騷賦

又曰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意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于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辭其辭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辭故麗而可觀辭合于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于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于則也何有又或失于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詠歌之遺而于麗也何有一十五篇之騷無非發于情者故其詞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興比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理有不同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已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以上論兩漢賦

又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于古有懷其賦今也則于今有感其賦事也則于事有觸其賦物也則于物有况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于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詞人刑陳落腐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久妍矣而愈[illegible]彼其于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于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于古以上論三國六朝賦

又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頹波横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即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于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盛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强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𦦨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耳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于此至杜牧之阿房宫賦古今膾炙但大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

論賦二十則

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以上論唐賦

又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後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于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耳而于風之優游雅頌之形容比興之假托皆不兼之矣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于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以上論宋賦

西陵王儒旦
儒曾
儒星
儒炭同輯

論賦二十則

歷朝賦楷目錄

西陵 顧豹文季蔚鑒定
王修玉倩修選輯
周金宣希亮 洪雲津譽公
吳任臣志伊 徐金升又升
同學 毛先舒稚黃 高朝瓔訦仲 參閱
陸堦梯霞 柴世堂陛升
虞黃昊景銘 鴻儒眉起
胡爾桂丹五 弟 珊冊玉

卷五

卷七

國朝









卷八

歷朝賦楷目錄

卷首

御試瀛臺賦

葉方藹

維
皇淸受命混一海寓建邦設都開疆啓土奐
紫宮之崇皇居
丹闕之壯麗五雲鬱其上浮九重屹其雄峙固已
運中央攝萬國
奠六鼇𡿖四極樹無外之弘模[illegible]之遐則者矣
爾乃
皇上聽政之暇思以宣
睿情洽
宸歡頌睢日詠斯干爰循故國之遺址聿起
新朝之壯觀歸乎其所謂
瀛臺者是臺也聳金墉之西隅環玉河之四涯矗鴻
濛而建標聯飆稜而交彩俯雲霧以檻楯捫星辰
以戸根廓遐覽於九州延景福於千載寧良工之
役其鬼神宜上帝之移其蓬海覩夫紫宛靡徽碧
甚深窅層櫨揭孽飛梁夭蟜陽馬驤騰於四榮陰



虬蹬踞於八表芝栭奐其戢晉桂柱挺而崪嵷
朱綠之璘瑞繽仙靈之縹緲金鋪玉𣟗連閣道以
紆廻雕碧文珉綠
御除而窈窕中復藏溫室理曲房闥廡藻井蠵栖鳳
窗瓊寮珠戸玉陛瑶瑞青瑣葳蕤夫綺疏丹護欿
施乎雕梁既名製而靈㝑亦蜒蜿而熚煜曈曨周
旁俛仰上下其翼然者爲亭其曠然者爲榭其幽
然者爲淵其呀然者爲𩸞鸞簫象管奏
天樂於芳朝雲袖霓裳奉
宸遊於淸夜山則林麓深䕬岡巒參差嶔巇岸𡸣巉
岏鬼𡿖玉女捧盆而上覝仙人引掌而下垂湧寶
地而傑立非神變其誰爲水則發源西山瀉流㶿
㵼沉濫洄潆砰磅奔駭走碧沙以泗泗激白石其
磊磊似弱水之蕩颺乎神居望瓊樓珠閣而㶸㶭
則有珍樹叢榮瑤草含秀迷穀蕣開華平長茂肅
慎貢夫雒常拘彌獻其㸚書紛杳蓊鬱左右前後
畜九眞之祥麟闡林氏之騶虞馴條峯之蒼鹿閑
大宛之赤駒鴻鶴鷞鸞互頡頏於霄漢鵁鶄鷫鷞

爭先咬乎菰蒲青條裔輿而遂其孳育白魚跳躍
而應其貞符時維春也勾芒司令太皞乘權萬木
紛其向榮百蘂呈而鬪妍條風披拂淑氣回旋
天子於是御蒼玉之輂載青帛之旂望蘧篨於桑野省
錢鎛於農田擷青華以敷賁達幽滯而昭宣或賞
花而作賦或乘釣而摘觭時維夏也長嬴序臨祝
融炎熵不嚮麥登凌室冰薦笑嘉木之留陰賞芳
蓮之發絢
天子於是彈五絃之琴揮七華之扇驅浮埃於太空引
神飆於綺殿既解慍而阜財亦覽時而察變登繡
嶺之能方而甘泉之可羨若夫白帝收候青女戒
時百物告瑞萬寶薦饈
天子乃復出重霄降層墀驂大丙擁羣祇講獮狩之典
習戰陳之儀八旂雷動七校雲移曜霆擊電搏虎
射熊弧彎而蒼隼落劍舞而白猿馳凡以順金令
之肅殺而代造物之威施至於北陸廻躔南方見
昴虹影既藏雲物斯考
天子乃復爲神紫微棲心玄覽爰燕息而深居用恭默



而思道牙籤錦軸朱文綠字之奇玉匣金縢大貝
赤刀之寶周廬環護夫百靈宥密靜適乎萬籟鳴
呼斯眞所謂
斟元化
順亭毒
攬金鏡
調玉燭配兩儀之節宣統億方於掌握爰穆高而極
深自脩稿而綏祿故能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迺
王度動中得趣擗成
靈闕結搆
神宇擬玉虛之淸都恍太乙之紫府觀者目眩而魂
搖聞者神動而色沮斯固待從之方朔不能馳辨
而退詞待詔之相如亦容撚藻以抒麗者也爾乃
下里之士負書珥筆扶策
周京觀光
上國躡蹻鴛班之後褰回象魏之側胃讀典曰夫詩
書所傳史冊所紀唐堯茅階虞舜蒿柱混沌淳悶
不可久處若夫周有靈臺而興秦以阿房而廢未

央建章臨春綺綺神仙長年艮嶽瓊宇或藉之昌
或荒以圮惟居業之不同斯處室之各异今我
皇上黼而虛儼而佇高拱
九玄洞矚萬里杳舄夔訪伊呂解網縱禽吹律回黍
貌言視聽祓其思歲月日星符其序雨暘寒燠四
時若其官食貨賓師八政修其紀是以庶徵應百
福綏遠爲穌風近爲朝曦及物物解被人人怡練
太和於神明動權忻於四肢雖一遊而一豫亦可
咏而可思夫褒之以瀛稱也唐有瀛洲之榮宋有



瀛館之選皆以處夫石渠之英而集彼金闕之彥
顧何以草茆末品蓬蒿微賤亦得翱翔
碧霄眺瞻
清殿繞龍鱗而識
聖顏移雉尾而窺宮扇深荷
高厚之神施致矢涓滴之微願請爲作歌以誌舞抃
歌曰維
皇有道無反無側維
皇有路蕩平正直

皇在靈囿熙熙長日景星紛陳卿雲是爛
皇在靈沼瀁沛恩洪海水無波江濤有截
皇之出兮百神駿奔雨師洒道風伯清塵
皇之入兮玄乙守戶以翼以于是篤是祜維囿錫蕃維
方嶽輿維嶽輸囿維溟效濡億萬斯年吾
皇燕胥

御試璿璣玉衡賦并序

彭孫遹

臣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有合於天昆以景曜宣明聿著清寧之烈泰符炳煜式昭貞觀之風乃上聖之休徵爲至誠之嘉命然其理存幽賾數極深微自非假象以推占詎易求端於高遠儀器之陳其來舊矣蓋古之言天者類有六家宣夜之術既失眞傳周髀之書殊多舛謬姚信昕天之說略而未詳虞喜安天之編疎而難核以及穹天之論尤爲荒遠之談折衷五者之中斷以渾天爲允故觀象之器至後世而彌精齊政之方自中天而已備夫以欽明之代濬哲之朝蓂莢紀辰復何勞於銀箭鳳皇司正亦無假於靈臺而賓日東嵎餞陽西谷黃鐘應律即稽金虎之祥清徵鳴笛還候蒼龍之宿立璇璣玉衡之製命羲和仲叔之官豈非敬大勤民之至撫辰凞績之大者乎

我

朝受在躬靈承加毖五星會於營室六衢起於甲寅猶乃儲思穆清宅心淵謐法唐堯之欽若勑虞舜之時幾爰詔微臣作爲是賦敢攄鄙見以當管

窺

若夫鴻濛肇闢象緯昭垂兩儀定位七曜同規循蜚疏仡之代觀雲紀鳥之師靡不懿文洽禮班法樹司辨物土於九域考星躔於四維然而制器尚象效崇法卑首重大事以授民時占斗綱以辨氣渾神策以迎釐有隸首之綜算有容成之測儀始甲子於大撓纘平秩於重黎立璿璣以仰則發玉衡而上窺垂古今之彝憲表貞恒之範圍於是秘器初呈疇人攸屬體本彈丸形惟轉轂飾以文珠瑩之横玉珠四綴而長明玉在簫而旁燭內藏之以奥局外運之以員軸任激水之推移抱運環之廻復澄天鏡於雲閭絡地維於鼇足寓機緘之至精亮幽遐之可睹斂八柱於寸眸收七衡於一矚覩其積氣高浮清陽上薦廓爾無名渾然難見不推璇曜之符詎識乾行之健日往而月來星廻而斗建晃蔓彩之朝飛皎桂輪之夕展耿木德之東

輝晥離精之南爍金水則附日而旋填星則居中而轉道別疾舒度分近遠交會於辰歸餘以羨或主客之異形或縮贏之殊驗弁陳審篇之中俱入靈臺之摂乃覩懸象乃揆星精東西森列黃赤交縈晷齊景正極準端平絜次舍運行之部頒作訛成易之經按分至啟閉之節析㾑明寒暑之程候咸池之綺旭迓金樞之霧靈窺懸現於列宿酌盈虛於五行其攝乎坤軸也十有九萬三千里而廣其括乎乾象也三百六十有五度而贏其紀乎日



月也九道四遊而其行可迹其統乎星辰也三百二十而其官可名既宿離之不忒亦推步之有恒倬天章而文煥布軌道而衢亨爾乃精研於緜邈通幽賾於高明審聖人之制作迥度越於恒情彼夫協律稽辭司天辨叙七政有占三儀迭舉壽昌㧑智於良型平子闡精於渺緒弁攄頌奮之懷寧止挈瓶之數雖貽則於來今實睎風於曩古曠百世而同符端有俟於

聖主

皇帝握璇樞之天珍凝泰符之典瑞萃貲畢而類情薦圭璋而通氣好以月從倣因日致仁育義我禮和智肅法令信於陰陽圖書炳於經緯五德用徵三光合契振采揚輝連珠編貝猶復旦明乾惕陟降非逸夙夜昭事鑒觀不恍畢心於宥密升既於穹霄故乃神符翕赩景祉宣昭碩麟獲於靈囿慶雲蔭於南郊絳河明而如鏡甘露瀉而如膏吐榮光以無際叶瓊瑺以長調流永年之懿軌建奕禩之芳標啟斯儀以遥度如賓曆之承堯末臣幸逢乎嘉運恍厠身於曠雲就日星陳旦復之朝

御試璿璣玉衡賦并序

汪　霦

臣聞哲后撫辰同符天地聖人作則原本陰陽故自首出御世以迄爰逮繼天立極之后敬授之規代寄推步之術愈詳二司協正官分雲鳥之名五序惟調命紀羲和之重然而天雖成象體絕仰求兩曜徒見其貞明五緯莫窮其見伏爰從虞典始載璣衡迨及秦灰難尋尺度雖鮮于洛下再創於漢年而平子康成未詳於往記及錢樂之更製本



壽昌之銅儀度量經營縱橫并合古今隔世寧論鑄冶之同曆數并符庶協占求之應惟立法之盡善故屢求而益精蓋至許衡有考理之識守敬擅制器之能妙極端倪深觀要眇規以圓圜之廣經之動轉之儀青內上游斯躔七政銀丁旁列盡叶三辰豈必浮槎即有牽牛之渚曾非竊藥如窺顧兎之宮洪惟我

大清之開基而秉曆也南正司天太史守典宿離不貸愆伏無聞

皇上以睿知之聖勤觀察之思測晷驗分衆定百家之學承年垂曆先成萬禩之書健順合德運已躋於

中天日月揚輝時更符乎復旦乃復游心古製留

意秘圖

特詔小臣恭爲詞賦將述制作之工以紀欽若之典智徒窺管衡非占象之材技止雕蟲媿乏揆天之藻太虛寥廓至化無形四時運而不忒七政麗而弗傾惟聖法天輔相裁成奉時布令體乾立經爰設儀象以紀日星物假璿玉器曰璣衡原其道合二



儀智周九域體强二丈衡長八尺蹲單環之下陳燦游儀之旁測雙環刻度中分天脊經緯表裏斜倚二極六合既定乃窮三辰赤線依於天緯黃線考其時分白線以承其交經天體乃運而常均橫結卯酉下設機輪激之以水乃晝夜而不息貫之以軸維春秋之有倫內則四遊衡簫是受環貫天經距直占候低昂中度修短可究衡四運以不窮咸隨環而馳驟蓋虞典之所陳雖莫考於其舊在郭氏之遺製迨於今而猶守若乃補所不足襲以

新模簡儀仰儀可述可圖四方為趺四樊在隅爰定四維通以四梁横軌縱軌緣繞紆紆藴霊植於乾艮龍柱貫以極樞離南傾而若赴又北抵而附餘圭首刻於兩端楔耳列於方匾百刻乃分兩線斯設定極穹篷十字斜梟陰緯立運二環相接直距當心臥架承挹可俯可仰是窺日月陽經陰緯之不存機運輪牙之尤審此簡儀之至巧若仰儀則尤工將俯視以下驗若覆釜以進窮深六尺而廣倍衡縮度以得中或浚極外或加卦內位正子



辰竿負午對碁測景之獨遠故闡明而炎沛高麗滇池之在準朱崖鐵勒之共槩札馬齊丁之未詳何一行諸人之能逮由是烏兎循軌陰陽順時敍正不忒分至協期豈日再中之足異頌雲兩旦而何疑二曜揚輝以璧合五緯相叶以珠隨紫微正於宮垣勾陳爛以森垂掃天狼以弧矢御燭龍以杓攜爰得施於令甲循月令以敷政龍見火見之耕耘晦朔薄伏之推竟唯厥民之因析滋萬彙以榮盛極位育之能事立生民之大命恭惟聖人之

制作祇妙合乎自然因器成象體方為員祭災祥於象緯審昏旦於著懸三百六旬平分於玉尺二十八宿羅布於彌亢觀其或隱或見若俯若昂元氣渾淪乃窺重輪於曉鏡璧星璀璨似燭萬斛之明瑠惟衡則平識天體之有定其璣如北知神運之無方但法雖定於往牒事有賴於

聖心惟帝舜之得天德猶我

后之貊德音既千載而同符軼百王而仰譸彼漢宋之臣之創製與泰金之世之銷沉要綜審於至元之



日兼術數於西海之濤莫不要歸於

聖代於以黼黻于

當今愧擒文而無當空厠跡於儒林

御試經史賦 并序

徐乾學

臣聞文章者貫道之器而經史者載道之編自庖犧受圖爻結繩之制軒轅握鏡立史皇之書遂乃墳典縱橫浩如淵海丘索役列燦若星雲循蜚疏仡之燦陳高陽少皞之遐衍唐虞傳統若美垂裳洙泗蜩興功高刪述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洎乎罹嬴秦之厄至漢乃始表章設載筆之官歷朝益多記注蘭臺石室標玉軸之名



虎觀鴻都極牙籤之富允矣祖述憲章之畢備奚啻格人元龜之是謀經以爲經兼綜道術史以爲緯雅擅事辭以合大德則體全以邀王道則用廣王鄭標注至賈孔而益明遷固研精迄歐陽而纖美表微扶絕尚溯郡縣河汾棄短錄長披善居與夾漈幸微言之未墜屬往牘之具存遭遇

聖朝濫叨儒職翱翔禮義之囿游泳翰墨之林循分慚惶荷

恩深重無能發揮

鴻業潤色

皇猷愧戴憑之解經慕吳兢之習史敬承

寵諭羣集

禁廷授簡

命題凫藻踊躍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

粵至德與要道必有經而有緯勝秦火之未亡燦爗赫以斐亹羅千聖之芳徽紛百王之懿軌星辰燦而二曜明江湖流而五岳峙宛璣正而衡平亦風馳而電駛唯兩儀之開闔闢迺象分有此論者



斷斷專門有師或稱析角或號解頤或綜象數而索隱或引讖緯以騁奇探名物之紛賾恣辯博兮陸離彼不言之深意夫孰究其精微至于記動記言左右是司編年紀傳殊塗同歸顧丘明之體例尚浮夸而有背劉馬班之遞降能不見其瑕疵是以詩分於齊魯韓毛易亂于京房費直春秋雜何休而怪迂周官遭劉歆而襞積尚書拾蠡于伏生古文造端于梅賾殘簡遺篇總之轗軻踠痾也沈約之奇說近誣魏收之穢史失實劉昫以汎濫貽

譏宋祁以雕鏤家摘脫脫繁而易訛湝溪病其翊
廹世遠才難史之紛紜窒塞也然而古人治河以
禹貢斷獄以春秋占天時以豳風之七月察地秫
以職方之九州觀象玩辭玉門所演化民成俗曲
臺爲優論語則太平坐致孝經則百行咸周緬蔡
邕之刻石至孟蜀而增鏤加洛閩之羽翼烺烺若
炳天球歷久遠而爾耀信遺跡于前修良史之材
列國之書楚有倚相晉有董狐龍門捃拾與占爲
徒有惡不隱有美不虛整齊傾聚扶風是須綴文



東觀上下馳騁綜元會之甲子在治忽以傚予彼
醇夫之唐鑑雖金鏡亦弗如涑水詳其事實資上
治于康衢新安挈其綱領儼筆削之規模彼鄱陽
與浚儀亦蒐討其無餘苟閱覽而靡倦實敷政之
要樞故夫疊古經與史一後代史與經異啓妙理
於珠囊探舊聞于金匱本立則用神道隆則文蔚
瀾漫何涯瀰淪無際遙遙千古燭照數計足以範
圍造化之機囊括宇宙之事非徒洋溢乎詞章鋪
揚乎文義况乎

聖人在宥垂拱當陽
盛德邁五帝
至道垮三皇一言而爲大經惟綸綍之孔彰一舉而垂
信史磬竹帛以流芳是以
湛恩汪濊周浹遐荒禮典刑措鵲姓樂康俗巳登于熙
皞治巳奏于平章乃猶體乾而自强不息賛益而
日進無疆抉苞符之奥發甲乙之藏晨披鉛槧夕
攡縹緗歎無前兮
偉烈亘絫黍兮能量于時挾青箱筆濟濟鏘鏘窮原竟



委日就月將竭微誠于葵藿矢特達于圭璋敢云
稽古之榮遇著作之輝光巳哉

歷朝賦楷卷一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修玉松崖選輯　男　儒旦滄升

兄　鳳翼來阿參閱　儒曾孝升　校訂

風賦　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



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鉤)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一本者下有也字)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戶)飄忽淜(平)滂(普浩)激颺熛怒耾耾(橫)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件)眴(絢)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菁通)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乃得爲大王之風故其風中(去聲)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一孔)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課)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詎)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徒對)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蔑(茂)啗(敢)齰(側)嗽獲死



生不卒(七忽)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邪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襄王懷王子時襄王驕奢故玉作此賦以諷之蘭臺楚之臺名景差亦楚大夫同侍於王颯然風聲披衣當風之快其涼欲與衆共之溥遍暢通也言風乃天地普暢之氣徧通而至貴賤高下皆及也考工記曰橘踰淮而爲枳枳樹多句曲鳥窠巢其中空穴司馬彪曰門戶孔穴風善從之漸殊焉清濁殊也爾雅曰萍之大者曰蘋水草也侵淫漸進也又風流散貌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流衍溪谿盛於谷口也阿曲也淜滂風擊物聲熛火飛也熛怒如熛之聲言於山木之間激物爲聲也耾耾風聲迴穴風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蹙頓也伐梢者擊也言風聲如雷急而交錯頓擊木石林莽也被麗披離四散之貌又輕衆貌楗門也言風之將微輕聚衝穴動門而巳眴渙粲爛鮮明貌言無處所四散轉微也移猶微也邸抵同觸也菁華也蕙香草又六木名衡杜衡亦香草新夷一名辛夷上林

賦雜以留夷易曰枯楊生稊稊楊之秀也與荑同閟急也獵蕙槩欲皆經歷也言堆風之起淩越翱翔於城水之上而取稱香木芳草也倘佯徘徊不定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詞曰姱容修態絙洞房劉良曰歷諸芳草忽上衝衡陵滌條然散衆芳之氣也言能上升於此者即大王之風也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憯憂也痛也惏慄寒貌言風之吹人涼甚有以至於歔欷也愈差也析酲也酲酒病也言風之清涼可以愈病而解酒酲也發開也寧安也便利也風動塵而昏開貌言庶人之風忽然於窮巷昏閒而揚塵也勃鬱煩冤風廻旋貌也入也言亂起衝孔入門也堁塵也即沙堆駭起也言振動沙堆吹其死灰阬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與腐之餘也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言所入者甕牖室廬而已散惡也溷亂也鬱邑憂也風聚溫濕氣來令人致溫病也言惡風吹人令人惡亂而憂且致溫病也修怛憂勞也亦痛也黃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曰夫寒成則生於熱也濟曰令人悲慘而生熱病也胗脣瘍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茂為盲茂胗也茂與古瞢字通言能為脣目之疾也啗齰嗽獲中風口動貌啗食也齰齧也嗽吮也獲與嚄同大喚也言差與死皆不可卒然而至也雖風卑惡之風也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叶[illegible]方反)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



兮舉帷幄之襜襜(叶人可反)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叶尼心反)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宏)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牾)而相撐(叶抽剛反)施瑰木之欂(博)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鏘)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燿而成

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
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
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
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
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通按）流徵以卻轉兮聲要妙
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
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
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同愆）殃無面目之可顯兮
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



寐而夢想兮覽若君之在傍惕寤覺（敎）以無見兮寃迋
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
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
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
待曙兮荒（慌）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
而不敢忘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少好讀書爲武騎常侍後拜
文園令武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
悲思聞相如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
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皇后復得幸
佳人謂陳后也自虞自度量已事也精寬踰佚形體
枯槁遠思同顧念之甚也誠武帝也朗往來言帝昔

許幸臨於巳令寵衛于夫乃與之飲食宴樂而忘
人后自謂也嫌絕也交新交也言君心絕移不省察
我故舊而與新交得意者相親也伊惟也慢愚后自
謙也懷貞愨之歡心肯佗帝之來故常懷貞愨以自
歎也尚猶奉也來虛心而望誠言本君虛言期幸長
門我望此以爲誠信也離宮評長門宮也具有誤也
臨視也廊廊然也專專一也閣等素名悅失意也諸
遊也登以望君肅悅悅不撫也鬱積也窈窈深遠貌
隱隱聲也閒此意謂君車之來也赴至也儋儋擠貌
楚詞象禮禮以合風紛相盛也階烈闇閤香氣盛也
存並也萃聚務斂也憑噫氣滿貌邪氣恨氣也見鳥
歌飛翔吟嘯與偶什集故發恨之氣壯礡攻擊於中
也正殿前殿也塊大也造至也鬱出大也穹崇高貌
聞項也謂下毫少填徒倚立也廂廊也驂靡窣宇美
好也擠排撼揺也金鋪屏上有金花花中作錯鏤以
貫鎖故撼揺有發似鏤音也木闌文杏木名依椽也
丰茸衆柱貌游樹邪柱也齋樓攢衆木飾梧逆也撐
倚也塊奇也橘櫨斗栱之屬櫨虛也言以奇木爲櫨



櫨委積參差以永虛梁也積石山名梁棟皆木而象
積石故云埒鬣炫光貌緻密也錯石雜衆石也瓴甓
甎也言累衆不令密緻以爲瓴甓采色閒雜象瑇瑁
之文章也組綬楚人善爲之故云楚組用以連緊帳
慢故云連綱二惝黃閭日木央東有曲臺殿央央廣
貌噭鳴也白鶴孤跱哀鳴跱立於枯楊無茲矞之樹
自喻獨悲於深宮也黃昏望絕者言黃昏不來望君
之心絕矣徂盡洞深也援引也變調謂變常調以奏
愁思之曲不可長者言愁思難堪也按抑也按徵絃
而却轉使其聲抑而復揚也要妙細聲貫猶次第也
操曲也自卬自激厲也言次第歷其崇至於中曲歎
息自激厲也流離涕垂貌舒息歎怨貌悒於悒也欷
泣餘聲蹝履足指拄履也揄引袂袖翳蔽諐過也數
自數已之過也頹頹然也頹然其思就牀而寢拊持
也芬若荃蘭藻皆香草持以爲枕席喻修潔也傷驚
也迋迋驚貌畢昴星在西今晨見東方正秋時也或
作五六月藹藹月色曼曼若歲言夜長也更易也言
懷愁鬱鬱不可重易歡樂之時也偃蹇佇立貌曙曉

也亭亭漸引也漭然佇立徬徨荒惚漸失明也妾人
后自謂也究蕪也雖蕪伴歲終不忘昔也此篇雖
出乎風比興之義蕪其情思纏綿致言而不敢怨者
風也篇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跱於楷楊之類
者比也上下蘭臺遜延周步援琴變調視日俯眉者
興也相如賦雖多而此獨傑出者以有風比興之義
也

擣素賦　　班倢伃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色忽霜鶴
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脆
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同曙）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
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越女抽簪而絕聲改容色
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
若乃盻睞生姿動容多致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
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晣（闕）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
不能異其脣若雲霞之暎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



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
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玫砧擇鸞聲爭鳳音
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節疏亮
而清深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塤不篪匪瑟匪琴或旋
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
合翔鸞為之徘徊落英為之颯沓（叶他反）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飆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
暫舒而長歛清寡鸞之命群哀離鶴之歸晚苟是時也
鍾期改聽伯牙馳琴桑間絕響濮上傳（停一作）音蕭史編

管而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好之年幽閑貞靜一作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以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逸一作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驕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歎順製之無讒慮蛾眉之爲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修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夐怨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班氏世以儒學顯成帝選入宮爲倢伃帝甚幸之後帝荒於酒色政事廢弛倢伃因貞靜而失寵故託擣素以見意宋玉九辯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玉衡星名龠華菊花也熊敷也軒欄檻也聯小視也儲除同庭階也聯水月照之水含蘭衣吐歌木發也柳簧絕聲雖吹也綺蘇采麗貌精明珠佩光也明佩月也崖山邊也荷華芙葉也斯明也言美人而之光華鉛粉也玉白也朱脂也黛齒眉黛也釋名黛代也滅去眉以不之也言苑紅焦飾容欲以爲艷而動目者稀由於貸不美且蘭綃也細綾髑小者班固西都賦曰綺細積紛驕笑髓髓深如點也雙眉如張髻如弓之張也韻驕怠也采波微汗也玫珉同石之次玉者栝指琴砧杵之聲遠揚似之杵指瑟砧杵之聲亢抑似之繁轄浮捷疎亮清深皆音飾也禮記明堂位曰女婀之笙簧笙以象物生之形女婀氏造也應勃曰筑似瑟以竹爲之大頭安絃十三以竹擊之故名曰筑禮記聘義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言玉聲也又桑記日蓮辯鍛言貪聲也蜞旎十爲之大如鵝子



銳上平底如稱錘六孔旄竹爲之長尺四寸閒三十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共八孔橫吹瑟伏羲作二十五絃長八尺一寸琴亦伏羲作長三尺六寸說文鸞爲神靈之精鳳凰之佐雞鶴郎別鶴古有別鶴之操鍾子期聽伯牙鼓琴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故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詩衛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衛靈公之晉于濮水上夜聞琴聲命師涓寫之師曠曰此紂靡靡之聲也蕭史與秦穆公女弄玉共吹簫於臺上作鳳鳴乘鳳仙去王子晉居嵩山善吹笙七月七日與親故別騎鶴飛昇毛詩謂[illegible]不信有如皦日又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又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又我徂東山慆慆不歸絞練素也準準則也欲準昔時形體以裁衣而疑今日之有異也史記長袖善舞半月佩形楚辭紉秋蘭以爲佩佩之於禁故曰蘭襟書既封二句珍重寄遠也衝行客而無言欲寄行客復以爲嫌而不致也

兩都賦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



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眷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



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以上叙西都山水之勝）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

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俊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以上敘都邑之盛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以上敘四郊近縣林麓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落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煨鄠戶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作隄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乘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以上敘畿內之沃饒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汾橑老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玷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焰艷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冊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巨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閑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以上言宮室之盛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大聲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叩砌玉階彤庭碝磩戚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

颯纚（史）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以上言後宮）之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式）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群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



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虎賁（奔）贅（綴）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以上叙百寮所居）周廬千列徼（叫）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隥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始）盪而出馺（撒）娑洞枍（計）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

僄（票）狡猶愕（鄂）眙（熾）而不能階攀井幹（寒）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郤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徉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窕）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商）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酋）崪（卒）金石崢（振）嶸（宏）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𡏖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



庶松喬之群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以上復言宮闕之侈）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闐（田）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群分部曲有署罘（浮）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豐）鄗（浩）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真）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柔）躪（吝）其十二三乃拗（咬）怒而少息（以上言武事之）

盤爾乃期門佽(次)飛列刃攢鍭要(殷)趹(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以)弦不再控(空)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飑飑(標)紛紛矰(曾)繳(勺)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以上言弓矢鋒刃之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右)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貴)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制)掎(以)僄(票)狡扼猛噬脫角挫脰(豆)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痴)曳犀犛(狸)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讒)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以上言禽獸逃匿之狀)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

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庖)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以上言獵畢論功宴飲之樂)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宜)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玄(元)鶴白鷺黃鵠鵁(交)鸛鶬(倉)鴰(括)鴇(保)鳧(扶)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棧)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



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真)聲激越謍(瑩)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衝)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以上言天子既罷而歸遊芳草禽鳥水嬉之事)遂乃風舉雲搖浮游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

隱各得其所(以上總敘)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以上總結)

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事漢明帝爲蘭臺令史時帝修洛陽西京父老有怨帝不都長安之意固作此賦諷之張衡二京左沖三都皆本於此武宣謂漢武帝宣帝漢宮門有銅馬故謂金馬門石渠閣名主校秘書漢武時獲白麟赤鴈甘泉宮內產九芝后土祠旁得寶鼎並令樂府作歌以進郊廟漢宣時甘露降鳳凰至神雀黃龍見因之改元皋陶賡元首之歌奚斯作閟宮之頌東都有河南洛陽故曰河洛上都西京也二崤兩山名太華終南皆秦地山褒斜谷名雷首山名涇渭二水名華實果木之實地所生草木爲毛尚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奉春君婁敬也高祖初欲都洛陽婁敬說帝都西京而張良勸成之北阜龍首山名灃灞水名自高祖至平帝都關中十二世築城堞也長安立九市隧列肆道也原嘗在陵邑戰國四公

子杜陵霸陵并五陵倶漢帝陵士人多居于此七相謂田千秋黄霸王商王嘉韋賢平當魏相五公謂七張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五都謂臨淄邯鄲南陽宛洛陽三選一日七相五公二日豪傑三日貨殖七遷謂徙居七陵商洛鄠杜四縣名九嵕甘泉皆山名王子淵楊子雲有甘泉頌賦鄭白泰地二渠刻鏤龍鱗雕畦相錯之文九真大宛黄支條枝皆絶域太紫紫微星棼桴皆棟也橑椽也楹柱也瑱柱下石也璫椽頭飾也墄階級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爲級秦始皇銷兵器鑄金人十二仍因也衛閾門限也紫宮即紫微宮宣溫宣室殿中溫清涼以下倶殿名增盤閣名茵褥也輦人車言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合歡至昭陽倶殿各隨侯明月大珠也金釭壁蓋也鏤璧于中故曰銜璧火齊珠也懸黎垂棘皆璧名釦鏤也碝碱石之似玉者碧樹寶樹也阿庭曲颯纚長袖貌後宮有十四等謂昭儀婕妤娙娥容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涓也魏邴魏相邴吉也漢書蕭何爲法較若畫一天祿



閣名承明廬在石渠門外鉤陳星衛紫微宮故取以象離宮別殿嚴更督行夜鼓也甲科孝廉皆守衛之人周廬周衛直宿之廬徼道循禁之道未央長樂倶宮名明光殿名建章宮東有鳳闕南有璧門觚稜闕角也角上棲金爵金爵鳳也建章宮東有折風闕折風一名別風嶕嶢高也建章宮有駁娑駘盪枍詣承光四殿天梁亦宮名神明臺名偃蹇高貌軼雲雨帶虹霓言其極高愕眙驚貌僄狡捷疾也言輕迅捷疾之人亦懼而不能升也井幹樓名欞檻欄也杳篠深遠也唐中太液皆池名碣石瀛洲方壺蓬萊皆海上山言池中造山如神山也嶈嶈水激山峰金莖銅柱也上作仙人掌以舉承露盤攝氣清英言露也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欒大皆方士武帝聽其言求仙松喬皆仙人荊人知鳥梁人知獸故命之水衡虞人掌山澤之官罘獸網也飛廉館名上林有上蘭觀拗柳也期門佽飛皆武卒機弩牙也颮颮紛紛衆多貌毛血襍下有如風雨猨似猴而大狖似猨許少古捷人秦成壯士挌執也僄狡捷獸猛噬惡獸脰頸也

師豹熊螭犀犛豪羆皆獸名抶拖曳頓皆禽獲貌屬玉館名長楊宮名炰炙肉也烽燧火也容與從容也豫章館名武帝鑿昆明池作牽牛織女像于左右以象天河蘭茝香草韡曄猗猗花色美貌後宮后妃之屬輚輅臥車也袪舉也靡隨也營大聲也言歌聲放吹大而附天鳥魚驚而飛沉也比目魚名鴻鵠大鳥並舟爲方舟河華黄河華山美陽縣有岐山又有雍縣儲不改供言供具相同禮上下祀天地也休祐美福也第次第其高下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皆承世續士但食先人舊德族族先疇先人畎畝古人謙退皆稱臣故西都賓自稱臣也

##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



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

𢧵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鑒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以上言建武之治以明東都所由建之故）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



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以上極言光武帝業之盛）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

徇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以上言明帝修禮崇樂巡狩之事）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誼合乎靈囿（以上言明帝宮室苑囿之合古制）若乃順時節而蒐（搜）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



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寖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蟬）彗（諱）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𤇾）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欱（合）野歕（貢）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雷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第）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宛）餘足士怒未洩（薛）先驅復路屬車按節（以上言田獵之合古）

制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以上言明帝功業之盛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鐘列



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洪管絃燁煜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禁佅賣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酣降煙因熅縕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以上言朝饗之盛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

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以上總敘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



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以上斥西都賓不知漢德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以上言西都之形勝宮館苑囿風俗不及東都子徒習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以上總結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牒

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蕭公蕭何也建武光武年號永平孝明年號無完柁遺發掘也郛郭也罔遺字敍焚煅也厭充也聖皇謂光武光武大戰于昆陽城怒怒盛怒也大河黃河北岳常山光武即帝位于鄗邑三五三王五帝也險易喻治亂土中謂洛陽天下之中孝文漢文帝世宗漢武帝三雍講禮之處鴻藻大文也最鑠大美也梁鄒古天子之田靈囿文王之囿騶虞騶騶車攻吉日皆攻獵之詩鯨魚撞鐘之木海邊有獸名蒲牢見鯨魚則大鳴故鑄鐘者作蒲牢狀于鐘上而以鯨魚擊之欲其鳴也笭麗其狀玲瓏其聲屬御屬車之御方神四方之神彗掃也焱火華也飲飛猶吹吸也易王用三驅三驅之法禽獸背已及左右馳者取之向已者捨之以示舍順取逆之意養由基善射范氏善御睽迎視也蹤迹也滌蕩也先驅前行靜道之人按節緩行也先驅已歸隔市緩行言不為禽荒也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五牲麋鹿麕狼兎稜威也讋失氣也漢明帝時哀牢王內附遂置為永昌郡三朝歲月日之朝乃元旦也雲龍門名鐘鼓聲之大煌煌光之美東作農務也莘莘多而美也食飽而飲酒曰飫宴辟雍環之以水象海之流故曰海流卒業者讀畫也五詩昔頌建武永平之事五位五方神也太上天也熊山得寶鼎瀼湖出黃金鼎故曰嶽修貢川效珍光武時日南獻白雉明帝時獲素烏

## 觀舞賦　張衡

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判）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縠之雜錯，申綢繆而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修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illegible]纖腰以互折，嬛[illegible]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嫮（戶）目以顧眄兮，眸爛爛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絕。裾似飛燕，袖如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緇髮亂。然後飾笄整髮，被纖垂縈。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如影追形。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官至尚書。昔有陰康始教民舞。靈鼓出周禮。參差洞簫，見楚詞註。叛渙也。文選叛林賦以叛衍淫衍佚也。陸離分散貌。昃日西下也。修容修其容止。襲重衣也。綢繆紗縠。日縠雜錯色相間也。拊者所拊之樂器。啾小聲。傅毅賦盼盤鼓則騰清彈。駢羅並列也。翳障也。王襃賦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歸風趙后于瀛洲榭上歌舞歸風送遠之曲。搦按也。互折左右旋折也。嬛輕麗貌。頓伏倚側也。芙蓉蓮花，言面之光也。嫮美也。飛燕喻裾之輕颺。回雪喻袖之旋轉。挺追拔也。緇黑也。笄簪也。纖衣之輕者。縈帶類。同服各執所事。若影追形，進退如魚貫也。



## 鸚鵡賦　禰衡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交）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志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眾禽。以上贊體言性情鸚鵡

於是羨芳聲之遠揚，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以上言捕者

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六句分明自況二句見愛

惜能言而不能行，卒逢忤以喪生，此鳥而不使之傷也

爾乃歸窮委命，離群喪侶。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愍眾雛之無知。

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欷○感○生○平○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籠○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



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而尚氣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表復侮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祖一日祖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舉酒于衡求爲賦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立成此賦鸚鵡青羽赤喙人古能言此鳥出西域西域謂觽坻擬狩也西方觜金故曰金精喙赤故曰火德也踦立也紺青赤色趾足也綠衣謂毛綠也胸前翠色故云翠袷咬咬鳥聲偉美也表儀表也天水有大陂口隴坻也伯益掌山澤官流沙地名路見也度高以張羅弋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銜之待馬者縱之一目也夜云一目所加植志也窮迫也忝命[illegible]惟命在于人也賬隨倫也縱附鳥羣也崎嶇不平也岷山在蜀神障黠嫡隴西言飄流來涉越嶮巇謂經冬夏也衡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

情言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羇旅也鸚腦也擾習也蘇命天命也險巇艱危也階鸚能言故云言諸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伉敵儷偶也惜憐愍痛也言此餘命不足憐痛其衆雛未有知識也名聲名也貴才能也西都長安也斯指長安代越二國名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言類彼馬鳥之懷故亦每言而稱北也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整轡御秋也明際也放臣棄妻居原哀姜之流歔欷嗁聲仍越險遠也感不生雌雄遊處如壎篪相須何今日兩相隔絕天各一方若胡越之異域也檻房室之疏也縱曰檻横曰楯牖穿壁為牖也闚從于檻檻之牖窺親人之戶牖思其形也踟躕將飛貌崑山崑崙山也高二千五百餘里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蒸乘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毛詩登不懷歸若痛也一隅一方也言恩遊山林顧其翼殘收所懷不遂從怨痛一隅而已背惠負恩也左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詞曰蜉蝣微命力何固毛詩曰欲



報之德司馬遷曰效其癡愚渝變也言託命委身當守死報德盡其既往之恩庶久而不變也

原缺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



# 歷朝賦楷卷二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脩玉松螢選輯　　姪　大業恂若

兄　鳳翼來阿叅閱　高榜　　大千九煙　校訂

## 章華臺賦　　邊讓

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于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窮土木之技殫珍



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于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斯賦以諷之曰胄高陽之苗裔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靈于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旦垂精于萬幾兮夕回輦于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秘玩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徑肉林登糟丘蘭肴山竦椒酒淵流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

以回望兮冀爾日而消憂于是招妄妃命湘娥齊倡列
鄭女羅揚激楚之淸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于北
里妙舞麗于陽阿金石類聚絲竹拏兮被輕桂曳華文
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
華袂以逶迤若游龍之登雲于是歡嬿既洽長夜向半
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淸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
弱支而紆繞兮若緣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
飛于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長
袖奮而生風淸氣激而繞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



俯仰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
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
淸角發徵激楚揚風音氣發于絲竹兮飛響軼于雲中
比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
兮嘉新聲之彌隆于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歸乎生風
之廣廈兮修黃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
素肘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
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淸夜晨妙伎彌妝尊俎徹鼓盤
惘焉若醒撫劍而歎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

呂尙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沉湎于
此歎于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土
階舉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
任而處能百揆時叙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
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于
大持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于鬼神盡肅恭
乎上京馳淳化于黎元永歷世而太平

邊讓字文禮東漢浚儀人大將軍何進辟之仕至九
江太守不偏于曹操爲操所害左史倚相伍舉與楚
賢臣楚靈王時陳蔡二國謀危楚君始祖鬻熊乃高
陽氏之裔二伯謂齊桓晉文大彭商時諸侯兩號文



王時虢仲虢叔五服伎亂亂治也好仇良匹也商紂
宮中以肉爲林登糟爲丘弱支股體也跌失也柳下
惠有女見投坐懷不亂東海有比目魚二魚相並而
行考成也毛嬪即毛嬙虞舜之宮茅茨土階成莊楚
成王莊
王也

# 洛神賦

曹植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



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以上形容神女以下備言己情）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乃眾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



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洛靈感焉至此言洛神之情態）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自屏翳至此言洛神將去）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揚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

西狩賦　應瑒

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躍乎天衢。皇帝奕而闡運，樹臣翼而大舉。散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跡，暨聲教於海隅。將霜凄而淹埜，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落，鷙鳥別而高厲。既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雕輅，綱飛黃，擁簫鉦，建九斿，杖樽清道，飄吝風馳。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騖，萬表星陳。雙翼抗旌，八校紐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方軌連衡。驚飈四駭，衝禽驚逸，騁獸寒埜，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巒，俯掣奔猴，仰接飛猨。雲幕被於廣埜，京燎熾乎平原。釃炰充給，洪施普宣。



應瑒字德璉，汝南人。曹操辟為丞相掾屬。建安七子之一。後為五官中郎將文學。漢以火德王，故稱炎。建安，獻帝年號也。易曰：飛龍在天。又何天之衢。皇，大也。宗，上也。皇帝，獻帝也。奕，盛也。闡，闢也。運，運化也。匡正賀行。謨謀。盪滌。揚，發也。八區，八方也。九土，九州。西所分也。聲，風聲教化。西貢聲教訖於四海。穢秋稠冬。狩霜凄風肅，言其時之肅殺也。古者天子諸侯無事，令而行，故於肅殺之時獵取禽獸。鷙鳥，鷹也。高厲，高飛而猛厲也。揀，擇也。吉日辰日。謝莊表：練日簡辰。左傳：清風戒寒。屏翳，風師。曹操加九錫，為魏公，故乘雕輅。司馬相如子虛賦：乘雕玉之輿。飛黃，馬名。簫，舜所作，其形參差，以象鳳翼。鉦，鐃也。毛詩：鉦人伐鼓。斿，旒全旄旗末垂者，析羽為之。禮記：龍旂九斿，天子之旂也。表，立木為表也。星陳，如星之列也。抗旌，旌相對也。八校，校獵之士。烽燧，晝火也。晝曰烽，夕曰燧。徒，卒。輿，車。驚飈，暴疾之風也。衝禽，禽驚而衝起也。逸，四散也。騁獸，奔逸之獸。玄谷，深谷也。崇巒，重巒也。雲幕，張于野之帳也。京，大也。燎，巨燭，束葦為之。釃，酒。炰，炙肉也。充給，豐足也。

承露盤賦　毋丘儉

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豐莖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
從延層臺偃蹇以横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
觀雜遝衆多若乃靡制模鑄應變入神窮數極妙究盡
物倫命班爾召濘竘攝蘭籍倚艮於采名金於崑丘斬
扶桑以爲訴節爚龍飽吼火逝混元以陶鑄驅陰陽而
役神物會取力於烝民用能兆營不日而成匪雕匪飾
天挺之靈雄幹樹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搴取象於蓬
萊寬神明之所馮竣極過於閶闔鳳高翔而弗升遠而
望之若紫霓下際雙鵠集翔即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
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倦等既平且安越古
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
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毋丘儉河東聞喜人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反兵敗
爲亂兵所殺三輔故事漢武帝柏梁臺上立銅柱高
二十丈名曰金莖有金仙人承露盤受沆瀣之露
和玉屑合藥以求仙魏明帝時甘露降芳林園因徙
斯臺盤折聲聞數十里金仙人淚出曹植承露盤頌
序曰明帝鑄承露盤莖十二丈立於芳林閣甘露仍
降飛閣高閣也鱗接如魚鱗之相次也偃蹇高貌詭
奇壯大也雜沓紛紜貌班公輸爾王爾淮南子曰魯
班以木爲鳶而飛之又曰王爾無所措其削劂銲戴
鑄也簡擇也名金美金崑丘崑崙也十洲記扶桑在

碧海中高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兩相偶故名扶桑山
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龍即燭龍銜燭以照天門混
元天地之氣闔通賦混元運物謁傑然特立也山海
經蓬萊神山在渤海中非有道者不能至閶風乃崑
崙山之北角璆琳皆美玉名華蓋見別註辰極天之
樞也仙掌金仙人捧盤之掌也休徵甘露仍降也輔
性合藥可以延生
也瓊液即甘露也

許昌宮賦　卞蘭

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蛇見欒櫨之交錯覩陽馬之承阿轉仰獵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磯材靡隱而不華懿采色而發越理巧飾之繁多雙轅承梦丹梁端直明窗列布綺井肅幾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修欄陛於階砌崇棟拂乎昊蒼綺發紺垂翡翠生光丹草周匝靈木成行非紛縈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閶闔列鐘



簴於廣庭天鹿軒翥以揚怒獅子鬱拂而負楨珍果數華蘭茝垂榮百蘤照耀飛翠應聲北角則春氣至彈商則秋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進鼓舞之秘伎絕世俗而入微與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翾翾或遲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鳧之迅疾若翔龍之遊天趙女撫琴楚媛清歈奏箏忼慨齊舞絕殊眾妓並奏捎巧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闋遊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論稽古反流俗通虛偽進敦朴寶賢良賤珠玉登必世而後仁在帝王之所欲

西征記地以許由所居故名許又魏帝紀曰魏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有氣見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故名許昌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宮作景福殿七門命何晏等作景福殿賦嵯峨高貌王延壽靈光殿賦屹山峙以紆鬱峙竦立也欒櫨仰今枅斗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阿曲也仰獵重接貌流風揚波層疊貌雙轅承柱木梦棟也望舒月御羲和日御綺文繪紐流藻雄曰翡雌曰翠珍禽也以其羽爲飾而光彩煥發也丹草仙草尚書故實俊乂在位則朱草生郊靈木神木皆不死之藥又謝惠連松贊松惟靈木金人即金狄張衡西京賦高門有閌列坐金狄虡鐘鼓之柎飾猛獸以爲足天鹿一角獸獅子狻猊一名白澤日走五百里食虎豹象狒鬱怒貌兩題曰楨獅背承之故曰負楨珍果果之瑰奇者蘭茝皆香草角屬木春亦屬木商屬金秋亦屬金言相感應也神芝觀名安昌宮名秘伎宮中之伎世所無者七盤舞名翾翾舞態形其輕揚也遲速止旋舞節也飛鳧喻輕捷翔龍喻婉轉樂終曰闋承光明光二殿名幄覆帳也三國闕上下四方悉周曰幄

## 登臺賦

陸雲

承后王之嘉惠兮翼聖宰之威靈肅言詞而述業兮乃啓行乎北京巡華堂以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坻而遂躋兮迄雲閣而少寧爾乃佇眄瑤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民生之喬喬望天居之苕苕歷玉陛而容與入蘭室以逍遙蒙紫庭之芳塵駭洞房之迴飆頹響逝而忘物傾冠舉而凌霄曲房縈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迴路透邃宇玄芒深蘗百重層臺千房闢南窗而蒙暑啓朔牖而履霜遊陽堂而冬溫步陰



房而夏涼萬禽委蛇於潛室驚鳳矯翼而來翔紛譎譎於有象兮邈悠忽而無方於時南正司火朱明鬱蒸懸車式徐曜靈西隤遵乘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暖昧玩邃宇而情欣兮覽八方而思鈍隨雨館之常規兮鄙鳴鵠之蔽茫仰凌眄於天庭兮俛旁觀乎萬類北溟浩以揚波兮南林蔚其興鬱扶桑細於毫末兮崑崙卑乎覆簣於是忽焉俛仰天地既鼎寓衛同區萬物為一原于變之常鈞兮彌億載於今日彼區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何求而有質於是聊樂近遊游言儀佾朝登金虎夕步文昌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綵華以披藻椒塗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之云亡篤虛檻而遠想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悲荊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恨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永懷隆期啓而雲升逝運辟其如頹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兮躡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欽若兮鑒遠符而傳禪清文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為獻委普天之光宅兮質率土之黎彥欽若皇之承天集北顧



於乃眷誕洪祚之遐期兮則斯年於有萬

陸雲字士龍吳人少與兄機齊名時稱二陸為吳王郎中出宰浚儀有惠政永寧中參太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乃作此賦爾雅四方而高曰臺鄴中志魏武帝於漳水上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左思賦曰列三臺以嶸是也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聖宰成都王穎也啓行言從此起行也北京即鄴都巡巡行也華宇鄴宮也周流無不偏也崇臺言三臺也凌冰也詩納于凌陰周禮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高丈曰坻許符麻之旋郭坻如京凌坻冰井臺也躋登也曹植賦迹雲閣以逍徑青閣高連雲也少寧暫息也魏都賦註軒且歸之有窗者一云欄檻也寮小窗也左太沖賦曰纓日龍光於綺寮鄴都處天下之中故曰中原天晷月影也尚書中候周公歸政於成王制禮作樂鳳凰來儀於庭成王援琴歌曰鳳凰翔於紫庭時晉已都洛陽魏之遺宮皆虛無人故入而塵蒙聞風聲而驚

騂也。剫，厲北屬也。屬，臺增之銅雀也。司火，祝融也。朱明，夏也。曜靈，日也。北溟，青林，扶桑，昆崙，言南北東西也。儀侔倚徉，文昌，殿名。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刻爲綺文，故謂綺疏。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辭云：靈王遊於章華之臺，七年不返，國人怨焉，則楚也。則臺章華臺也。

## 籍田賦

潘岳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嘽以雲布。結崇基之靈址兮，啟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届服于縹軛兮，紺轅綴于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



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童稑六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醉縩蔡，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吸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烘隱以砰烹磕。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

震震（真）塡塡（真）。麋鷟逝天。以幸乎藉田。蟬冕頍以灼灼兮。
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
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
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於斯時也。居靡
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遝（沓）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
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躡踵側肩。掎裳連袂。黃塵為之四
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
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儉
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



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
常然。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
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民之務不一。野有菜
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稸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
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
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
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
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
又於此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民和年豐而神

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
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
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於萬
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
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
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
思樂甸畿。薄採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
方以祇（音支）。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粢。我
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



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晉武帝泰始四年。耕籍田。周禮。野廬氏掌達國道路。
適壇也。梐行馬。甸師封人掌令供官名。春尚青。故曰
青壇。翠幕。嶽立。高也。雲布。廣也。崇基。謂壇。環壇四面
而築為基址。阼。主階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犢牛也。
輗車。軛。綴者。置之於車。葱總紺轅。皆青色。取東方之
象。儲牛以待天子親履耕事。屢左。春郊古耕以耒。晉
易以牛。春不用古制也。前驅。駕前導引。屬車從車也。
魚麗。駢羅。言其多而聚。參塗。三門之路。常伯太僕官
名。先種後熟為穜。後種先熟為稑。挈壺氏掌刻漏。宮
正宮中之長。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衡牙。居中央以觸
前後。鏘鎗玉聲。綷縩衣聲。金根車名。沛艾馬行貌。鹵
簿之儀。車騎旌旗。俱各依五方之色。離南朱。坎北玄。
震東青。兌西白。中央黃。五輅。玉金象革木五者。九旗。
常旂旟物旗旐旞旌也。瑰鈒以玉飾鈒也。入蹕鑾
飾也。雲罕幡也。晻藹盛也。嘲哳歌吹竹聲。硡隱砰磕。
車聲。筍簴懸鐘之格。梳。震震盛也。塡塡羣行之聲。蟬

冕侍中服碧玉也灼灼芊芊蠣玉之色言群臣珥蟬
執玉者多也游場染屨言天子游步于場屨染于土
洪縻牛轡也禮記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
頒賦相雜貌末謂商本謂農後謂貨先謂食菜蔬之
色言年饑也備稽僉縻虞備也三季桀紂幽王也此
物謂不修農之過普溥大和也謂黍稷言人君德能
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縮縮酒邑讓酒蕭茅皆香
草言皆出於籍田之中



秋興賦　　潘岳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
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
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
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
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悲哉至此皆宋玉九辯辭）夫送歸懷慕徒之戀
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
悼近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
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



夕殞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
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雁飄飄而南
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
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
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
景（以下則安仁自敘其衷曲）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
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
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
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

閒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潎潎票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潘岳字安仁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時年三十二已見二毛遂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時秋也因作賦以寄興焉四運陰陽四時運行也薄迫也言四時代爲節序萬物遷相遷迫也遒盡也蒔曰時育萬物索盡也敷布也末事以草木衆憯惻末事也蕭瑟陰氣促急風暴疾也憯慄傷念之貌懷思慕戀徒侶也羈旅客悄怨悼傷也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逝也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大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故云懷遠悼近四懸謂遠行登山臨水送歸惑憂也毛詩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疚病也一塗四者之一也隼鷹也秋則搏擊氣秋氣也無悲損落也箑扇巳纖絺細葛也藉鋪也莞蒻蒲席御服之也袷衣衣無絮者颯空枝貌戾勁悲貌嘒嘒小聲晃朗天高貌悠陽日爽而微也飆暴日景短也朧朧月初出貌淒清爽露貌熠燿螢也粲明也蟋蟀蛬也流火心星也耿介執節守度也毛詩耿耿不寐又展轉反側適急也又終也弁冠名斑鬢鬢黑白閒也髟髮下垂貌素白也言悟歲之將終慨然自省乃見斑白之髮或承冕或垂領也攀雲漢言羣儁自致高遠也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輿服志曰侍中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炯炯即頻頻光明貌趣謂求榮利之人也捨謂不取者也斯詎猶何能也躁靜猶動靜也莊子不離于眞謂之至人齊猶等也一指言以我指喻彼人指以彼人指喻我指其理固齊矣以天喻地其理亦同故云一指彼謂榮利人也易曰安不忘危老子曰出生入死言以榮利爲安而忘乎危則出生而入死矣趾足也底安也猨猴之長臂者言人之行投足於一跡之地爲危殆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爲無用欲掘之及泉雖捷若猴猨亦不能履也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言神龜見殺致骨宗廟而祀之貴則貴矣思反綠水不可得也衽衣襟也致綬也厲亢也斂襟投紱棄榮利以自激厲也水田曰皋東者取其春意稅租也湍回流也揚芳謂揚香氣也澨亦水厓也澡浴也涓涓水流貌游鯈小魚也潎



潎遊行貌逍遙散逸貌莊子有逍遙篇阿曲也放曠無拘束也家語孔子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言優游自樂終其天年而已

函谷關賦　　江統

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黍邃山岡相承深谿累隥嶺重升下杳冥而幽曖上穹崇而高興帶以河洛亘以崤阻經略封畿因固設險與服則阿奇言必諭消姦宄於未萌殷（去聲）邪僞於斯漸及文仲之斯廢乃遘仁而受厄聖王制典兼以防淫萬果順軌獵場不侵撫四夷而守境豈恃阻於高岑彼桀紂以顛墜非山河而不深顧晉不之愛險獲女（上聲）叔之忠箴嘉魏武之堅志寡吳起之弘心末代陵遲惡嬴氏之叛（去聲）渙乃因茲而自增下陵上眷山冢崇崩覽孟嘗之獲免穎博愛而多[illegible]國之西征仰斯阻而歎恐貽與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illegible]吞漢祖之絕關又見敗於勍項尹喜愛處觀妙研情李老西徂五千遺辭張祿既入穰侯乃傾營陵之出稟策田生衛鞅及商喪宗推名終軍棄繻擁節飛榮捲浮僞於末俗思立眞乎大庭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函谷關在河南府舊在靈寶縣楊僕征南越有功恥爲關外人因徙關於新安水經注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狹車不方軌故曰天險曖不明貌班固賦[illegible]對[illegible]露河洛二水名河出崑崙洛出冢領山崤山名在永寧縣自東崤至西崤相去三十五里地極險峻秦負阻於二關故曰崤阻鹽鐵論秦地左殽函右隴坻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故曰因凶設險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禮記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鄭玄註譏呵察之也宄盜也外爲盜內爲宄殷鎮也左傳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女叔晉大夫司馬侯女叔齊也左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欲勿許司馬侯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之戰國策魏武侯與諸大夫浮西河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史記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萃危峻也秦昭王囚孟嘗君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客有能爲雞鳴者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楚漢春秋沛公西入關居霸上遣將閉函谷關項羽大將亞父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關令尹內傳曰老子度函谷關關令尹喜先戒門吏曰若有老翁乘青牛車從東來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授喜道德五千言史記范雎更姓名曰張祿入秦說昭王曰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之兵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計失也營陵侯劉澤也齊人田生令其子事呂后所幸謁者張卿因說曰太后欲立呂產爲王恐大臣不聽今卿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呂產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以其半與田生弗受因說曰呂產王諸大臣未服卿言太后宜王劉澤澤去諸呂益固矣入言太后然之乃以劉澤爲琅琊王田生勸澤急之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乃還商鞅變法秦民不便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等告商君欲反捕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曰爲法自敝一至此哉走商邑秦發兵殺之滅其家漢書終軍初入關關吏與軍繻問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

關大庭氏古皇帝號在伏羲之後黃帝之先

## 遊天台山賦　　孫綽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



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籠，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覩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游蒙。追羲農之絕

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游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游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



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孫綽字興公為永嘉太守將解天台山神秀欲往遊之因圖其形遂為此賦天台山在會稽東南越地當牛女之分莊子夏蟲不可語冰二奇赤城瀑布也赤城山色皆赤狀似雲霞懸溜千仞謂之瀑布仍因也羽人仙人福庭在崑崙山上天帝之居毛褐羽衣金策錫杖楢溪溪名五界餘姚鄞句章剡始寧五縣界也懸磴石橋也天台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苔生石上甚滑又有石屏風壁立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行攬樛挐登然後得度冒垂堂之險乃得仙而長生漢書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威夷長貌靈

淡漠名遺塵，即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也。五蓋即五欲
貪慾瞋恚睡眠調戲疑悔也。二老，老子、老萊子。裴
文欞，窓格綺疏窓也。桂林八樹常青不枯。五芝，赤
芝金芝玉芝玄芝紫芝也。山海經：神人之丘有建木
日中無影，百仞無枝。崑崙墟北有珠樹。王喬仙人。塵
真羅漢。襄城牧馬童子答黃帝曰：為天下何異于牧
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已。今嗜欲已除，亦猶害馬已去
也。投刃目牛，見莊子。庖丁答文惠君曰：臣始解牛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羲和日御。
亭午，平午也。游氣海，氣至午乃開。天宗，天尊，道仙列
仙。山海經：密山生玄玉，玉膏崑崙山上有華池。象外，
物外無生之篇，謂釋典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王
弼老子註：將欲悟無，必資于有，故曰即有得玄。二名，
老子道德經：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三觀，色
空及觀也。一無之理消之于此。
寘觀，內觀也。兀然，無知之貌。



高松賦　謝朓

閱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秘經，巡紀林以彌望，識斯松
之最靈。提於巖以翠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榆柳之比性，
指貞椿而等齡。若夫修幹垂蔭，喬柯飛穎，望蕭蕭而既
聞，即微微而方靜。懷風音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
眠於廣縣，亦迤邐於孤嶺。集九仙之羽儀，棲五鳳之光
景。固總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爰謝，雲物
含明，江皋綠草，暖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而抽
英。陵翠山其如翦，施懸蘿而共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雁
相飛，同雲決其無色，陽光沉而滅輝。卷風颷之吸欻，積
霰雪之嚴霏。豈彫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體同器
制，質兼上材。夏書稱其岱畎，周篇咏其徂徠。乃屈己以
私用，構大壯於雲臺。幸為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顧懷。若
王乃從宴蘭室，解佩明椒，搴幽蘭於夕陰，詠繁幹於崇
朝。陵高丘以致思，御風景於逍遙。爽微覽之匪貴，悵紛
陽之寂寥。邈循勝於千祀，藴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為
大，實涓澮之所歸。嶽衡恒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
陋之無取，幸聞道於清徽。弱羽於九萬，愧不能兮奮

飛

謝朓字玄暉陽夏人文章清麗官至尚書吏部兼知衛尉事幽記秘經幽秘之書提舉也吳都賦宗生高岡榆柳性不耐寒不能如松之凌冰霜也帝王世紀堯時有草生階每月朔一莢生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一莢落至晦而盡若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名日蓂莢瑞草也莊子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二萬二千年為一歲修幹長幹蔚柯高柯穎松針之末至銳者懷合也芊眠光盛貌岸下濕曰隰九仙郎九仙觀之九仙科儀指鶴也五鳳五色之鳳禽經青鳳曰鶡赤鳳曰鶉黃鳳曰鵷白鳳曰鷫紫鳳曰鷟如剪松須結蓊乎於剪也月令十二月日窮于紀星回于天同雲雲色同則雪下泱漭也吹斂風拼也器制如山出器車之類是也不待人工而本自中器王者有德則然王者音吉松蕭穄稠多節茂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貢六工材禹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詩徂來之松晉左九嬪松柏賦若君子之風漢官儀御史臺內掌蘭臺秘書緣幹幹拂雲也汾陽即漢武橫汾之歌事也史記河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讓土壤



##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此假梁王主客以為辭也）乃置旨酒命賓友名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泉（溪一作）涸暘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如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嫮若乃

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
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
繁騖之貌皓汗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
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
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輝酌湘吳
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
折園中之芳草擷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
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
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
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
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
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
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
雪豈鮮耀一作燿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玩撫覽扼腕
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
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
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
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汙隨染成縱心皓然



何慮何營
謝惠連陳郡陽夏人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賞之
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參軍而卒也
陰氣凝而為雪暮盡兮冥積厚也愁雲陰雲也梁孝
王文帝子也兔園孝王園鄒生鄒陽枚叟枚乘名延
皆招致之稱末至後至也文章高居賓客之右俄少
間也霰微雪也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又小雅
南山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王乃歌北風以歌也授
與之也簡牘也稱大夫稱之也曰梁王曰也抽出也
祕深也騁馳騁也侔等齊也擢拔也家人梁王自
稱也逡巡卻退敬王命也雪宮在齊故云建東國雪
山在西域岐峻也岐周所居曰文王名詩曰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周姓滿穆王名
中重也穆王遊黃臺之丘時國中人凍王作黃
竹詩三章以哀之曹風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宋玉
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
援琴而歌之為幽蘭白雪之曲儷偶也毛萇傳曰豐
年之冬必有積雪隱公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
桓公時雪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沴之徵沴不和
之氣玄律第十二月也嚴氣寒氣也升上也焦泉
於天門之左南流成溪南陽郡北有紫山東有一水
冬夏常溫名湯谷臨卯有火井驪山有溫泉滅謂寒
而火滅也曲阿季子廟前有井與潭常沸故井曰沸
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其熱如火夏以避日寒
其過鳥北戶向北之戶也塗泥也塗之以避寒也裸
壤裸人國也不衣之俗亦以寒極而衣縑帛也掩覆
也韞藏也朔漠北方也霙霰同詩曰先集惟霰淅瀝
細下貌縟雜也氛氳藹藹奕奕皆盛貌詩曰雨雪浮
浮又曰雨雪瀌瀌若往來繁密之貌甍屋棟也冒覆
也開猶度也隙壁穴也便娟縈繞雪輕廻貌廡堂下
周屋也帷幔也井方玉璧圓玉編白也迭遞也璐美
玉也言雪冒臺道如累璧連玉也瑣瑤並玉階樹盡
如瓊瑤紈素也冶妖嬌美也燭龍天西北有幽冥無
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崑山玉山言積雪未消白
日鮮明光色爛然爛耀崑山之玉也霤屋宇馮夷華

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蚌水
蟲內含明珠河伯制而列之光明粲然流滴乖洙有
如此矣蠲擊也螢桂也承上也洸遥旌也湘湘川吳
吳與皆出酎酒也御着也狐貉皮裘兼衣重裘也踐
遼雞雲屏孤飛謂梁王出封也枚乘陰兄弟悲逝代
相如體梁王思覩戀闕之意援引梁苑蕙香也桂酒
言桂之酒取香也酏酒容既近也謖去衣也鮮鮮明
也言雪過春則消不復留灉是以感而悲傷也繹思
也挖把也腕掌後節也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言
王尋繹吟翫把腕以美其辭使枚叔爲亂以繼之



月賦　謝莊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弗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去聲）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以序情也）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懵）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訥）朓



（挑）警闕朏（斐）魄示沖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懸）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皋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防）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

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服之無斁。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陳王魏曹植應劉應瑒劉楨也端憂多暇言應劉初喪亡植惜其材端然憂愁時多閑暇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騰馳也吹風也弭蓋停蓋也坂山坡斜漢左界天漢西南斜遠于左界也北陸南躔陸道也躔次也日運謂躔謂日在北道南接虛危之次也齊章陳篇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陳風曰月出皎兮跪跽也亦拜也鄙邊也樊藩之也曰東述幽賤孤介之人長自丘園藩籬之中昧曙皆不明貌孤虛也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故地以義稱天以經稱也扶光扶桑之光也若英若木之花也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月盛于東可代日之明故云擅月生于西可繼日之曜故云嗣玄兔素娥皆月也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故云玄兔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而奔月故名素娥月朔見東方曰朒見西方曰朓言覩此警策人君之闕德也未成光曰朏始生曰魄以示人君之謙沖也辰十二辰言月顧之以照天下也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謂多雨也澤即雨也台室三台軒宮軒轅星也言增于華彩于北斗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宣帝李夫人夢月而生元帝委照淪精言入夢也融亦昌也楚詞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山椒山頂也瀨水流沙上也列宿列星長河天河也縟繁彩也韜藏也月盛明時列星天河皆韜掩光彩也柔祇地也圓靈天也靚靚寧也除庭除也縞白也言月之光彩照地如



凝雪照天如水鏡觀宇庭除皆如霜水之潔也澹歷也縣軒懸也質行發生也風篁風吹篁也親懿懿親也羇孤羇客孤子也詩曰鶴鳴于九皋皋禽鶴也朔管北管也秋引商聲也絃桐琴也練聲調音也音容歌舞也選和言音與容德皆選擇而歸于中和也房露陽阿古曲名監籟郭象曰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從流而風曰淪淪文也言風止休痛盡而不鳴池水波文皆沒也纖曲餘痛也怨向也矣人北君子也薄行也蘅乾也無與歸言與詛同歸也佳期喻君子微霜喻讒人謂若子可遠言退于作悲說言將及人也左傳原成長門然私于執事史記平原君乃千金爲魯仲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言王齊其辭賦故命執事令獻壽進璧于仲宣也斁厭也

## 蕪城賦

鮑照

瀰（彌）迤（以）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去聲）紫塞雁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卜）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以上極言其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五臣作割）而豆分。（二句鎖上起下）

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吁鬼）蜮，階鬬麏（居筠反）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呼亞）雛。伏虣（古暴同）藏虎，乳血飡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以上極言其衰）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以上述其昔日堂閣池館聲樂珍玩之盛而歎今之無有也）

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以上述其昔日姬侍之盛而歎今之無有也）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宋世祖時為中書舍人。宋武帝時為臨海王子頊參軍，隨在廣陵。子頊叛逆，見廣陵故城虛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感子頊叛同於濞，為此賦以譏之。瀰迤，相連也。平原，即今廣陵也。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蒼梧，地名，即今廣西梧州、交州等處。漲海，海名。走，避也。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雁門，關名。柂，舟具。漕渠，即溝也。軸，持輪也。崑岡，廣陵鎮也。廣陵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曰重江複關。隩，要也。道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莊，道也。全盛，謂漢吳王濞時。轊，車軸。駕，倚也。言市轊相挂，人肩相倚也。廛，里也。閈，里門。撲，盡也。郭璞曰：今之種物皆生云。樸，地出也。沸，喧沸也。孳，滋鑄錢也。鹽田銅山蕃培。濞會煮鹽鑄錢，而後邑人因以為貨利也。軼，過。劃，開；墉，城；刳，鑿；洫，池；圖，謀；修，長；休，美也。言奢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美命也。板築，築具也。一雉長三丈。堞，城上短牆也。殷，盛也。井幹，疊架如井欄也。烽，望樓也。格，過度也。五嶽，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袤，周迴也。三墳，汝墳、淮墳、河墳也。崪，高貌。矗，直也。磁石性能禦鐵，用以為門，有懷刃者則脅之，使不得逼，故云禦衝。糊，粘也。赬壤，赤土也。黏和之以飾牆，故曰飛文。固護，牢固也。三代，漢、魏、晉。瓜剖豆分，言土地如瓜之剖裂，如豆之分散也。澤葵，水葵，一云莓苔。荒葛蕭蕭也。罥，猶緒也。壇，堂基也。虺，蛇也。蜮，短狐也。麏，鹿屬。鼯，飛鼠也。魅，老物精也。言昔日堂樓階庭，亦皆荒蕪，鬼物遊焉，以為窟宅。厲，猛鷹也。吻，嘴也。拒人門。嚇，鷚。鷄雛也。暴

虎虎狼也言饑鷹猛鷙張吻貪嗙而將有所擊鶚攫
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鴟得腐鼠
鶵雛過其上鴟仰而嚇之此喻臨海王爲逆鴟自恃其
成事居其上而鳴卵食也又若虎狼猛暴害人血食也
前後豈不前摧也呼嘯深路害道也傳霜氣搖落者
貌蔌蔌勁疾貌孤蓬草也無伏而隨風轉輒者
總自驚容遊也坐飛忽然而飛謂戎馬也木草
生日灌莽杳遠貌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通池
濠也方平也峻隅高城也堠隅也藻黼雕帳也
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弋林射鳥處釣渚觀魚所也
吳蔡之女善歌吟齊秦之女善筝瑟魚龍爵馬音樂
爲節以玩樂也蕙香草也蕙亦香草喻美也紈細綺
也玉貌白如玉也絳赤也人皆樂生而哀死故曰
拱命操絃述志也九大爲非非間有遂迷上有得兹
道也



## 舞鶴賦

鮑照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昆閬而揚音。匝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以上言其性之清高

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引圓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以上言其體色之異

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以上言鶴爲人所得爲羈縶而哀

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以上敘其時以下敘其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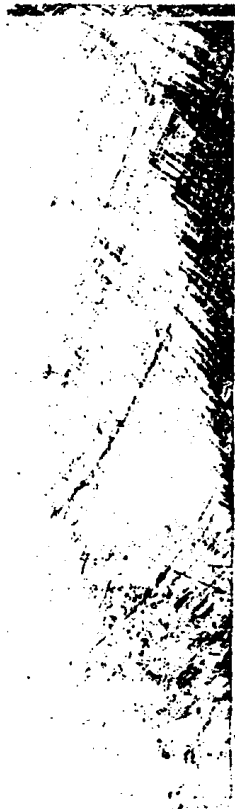
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雪飛。離綱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緩騖，並翼連聲。輕跡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

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譚悉既散魂而
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
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
心恥巾拂兩停丸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
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
悲於萬里

相鶴經而日幽者以其出自浮丘公公授王子晉崔
文子學仙於子晉得經藏之嵩高山石室後淮南八
公採藥方得故日幽也鶴胎生者其體小食稻粱卵
生者其體大食魚蝦相經日鶴爲仙人之騏驥故日
仙禽鍾聚也蓬萊方壺崑崙閬風皆仙山日域天步
言極遠窮高也中區神之區域祀年也一舉千里故



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目赤如星頂色如紫璺
之華吭頭也纖婉長也修趾高足也嫮美也霜毛玉
羽白也芝田在北海仙家種芝處瑤池王母所居言
鶴朝夕遊戲飲啄於中也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
日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從之小澤必有繒弋之憂
雲羅羅高及雲也言鶴厭棄江海冰遊山澤掩邅羅
綢爲人所羈也帝鄉仙都也人寰人間也張氏日嘷
蠑苓悴貌窮陰徐陰殺節殺氣浸盛之節急景殞日
洞年草木凋落之時也貨灼風故曰冀風嚴嚴慘烈
貌寒霧殺物故云若也氛昏陰氣也歎止也廓空也
魏文帝雜詩日天漢迴西流漢漠雁背沙潰以就溫
也蕭條風荇流光月光流下也吸鶴聲也鶴性警至
八月霜降則鳴以丹漆地故稱丹墀以金飾閣故稱
金閣遠軒宛轉鶴舞貌跳躑騰舉如飄蓬飛雪也綢
綴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颯沓羣
飛貌拎頷謂自憐顧盼也遲延徐退也後塵先路謂
飛之疾處迅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路四通謂之
會二逐謂之歧指之而翔中規臨之而步中矩機會

也遲止也角猶競也眯斜覻也言奔會止節以眼斜
觀各分退一遠也長揚言長舉頭綴驚徐行也洊重
也言恣態變化羽貌參差和頂而齊也恣盡也言煙
霧相交與鶴同色若不見毛質如風雨之去來非說
可盡其美散魂盪目言觀者魂散目驚迷不知所從
星離分散也雲罷止也鶴舞畢散立自整持也天居
芝田瑤池之類仰望高遠惕然驚且思也燕姬巴童
並善舞者巾拂舞人所執者丸弄鈴者劍弄刀者對
此舞鶴皆沮喪而停止邯鄲陽阿二地名皆善於舞
對此亦不敢倫擬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
大夫車也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有女自殺闔閭痛之
菲於閭門外送葬乃舞白鶴於吳市萬人隨觀遂使
男女與鶴俱入蘇門因墼之刻頗齡年也此篇前用
後荷後乎形容舞態惟恐其詞之不盡中閒若夫毛
質及釐神容以自持亦皆超詣
木斂舞事絲東正用媚賦格

## 赭白馬賦

顏延之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既接。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先敘此二語下並敘述代典王並得良馬之瑞）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皁；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楙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精曜協從，靈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贐。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



牣。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此下六句言馬形相之奇）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以下六句言馬之迅疾）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此二語恐人但馳騁無度故發此端以下至軌躅疏前崇衛咸神扶護警蹕意）惟帝惟祖，爰遊爰豫。飛輶軒以戒道，環彀騎而清路。勤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雘。寶鉸星纏，鏤章霞布。進迫遮迾，却屬輦輅。欻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此言能徐疾）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以下至咸稜言天子乘此馬因時講武）王于興言，闡肄威稜。（自此至朋悅言天子觀射而見馬之異）臨廣望，坐百層，料武藝，品驍騰。流藻周施，和鈴重設。睨影高鶩，將超中折。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別輩越群，絢練夐絕。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膺門沫赭，汗溝走血。踠跡迴唐，畜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以下六句正形容畜怒未洩之意）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



屬。跼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此至軌躅將紫燕四馬及八駿神行以比之）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纖驪接趾，秀騏齊亍。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跨中州之轍跡，窮神行之軌躅。（以下至末昔諷）然而般於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修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跱衡。故祗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瀆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天情周，皇恩畢。

梧右覘鄴林崩石椅岸蜩劬藏陰遮至山崩丹壁四平
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覘流星既投冠而棄
劍亦杭魄而蕩靈于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
朱華未希猝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擯進映
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謀曰碧
玉作椀銀爲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illegible]美人不見
紫錫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
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鬱既結暮兮思夜半

次寥太虛上下一望無際也[illegible]嶮山之險峻[illegible]碕[illegible]石[illegible]輪囷[illegible]大木之狀尚嚮孔子[illegible]

子授之以易曰[illegible]方鳳鳥青黏黃粱黍稷名也[illegible]酒也太一天星杭搖動也言雖飢者欲採桑歸以飼之蝶蹊行步貌梁孝王漢景帝弟造兎園爲遊宴之所賓客枚乘有兎園賦其文不全江淹擬而爲此

## 恨賦

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
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
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
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
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
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
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
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
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
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
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迺敬
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
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
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
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
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
霑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

塵帀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
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
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江淹字文通六歲能屬詩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毛詩曰野有蔓草左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蒿里歌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列女傳曰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秦帝始皇也拔劍而怒則六國諸侯西馳而朝秦觀法也既平六國天下同文共法也華山西岳在西安府華陰縣紫淵水名在西河遠取山水以為城池明壯大也方且也始皇吞一宇內心猶未已方將駕黿鼉以為橋梁度西海而送日入凡初崩謂晏駕以臣子之心猶謂官車當駕而晚出也趙王遷房陵思故鄉為山木之謳聞者莫不隕涕也黎明也史記為之金輿總衛以繫其飾玉乘玉輅也塡滿也膺胸也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子誰與為繼也李陵與匈奴戰力窮降敵是名之辱身之冤也其心不平故拔劍擊柱朝行帶其影夜寐斷其冤上郡雁門漢塞也陵常思漢故心情存于此常惠教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繫帛書知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凡欲如前書之言報恩于國主耳又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詞曰寧溘死以流亡溘奄也潘岳邢夫人誄曰臨命相決交脫握手明妃齊國王嬙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下帝問後宮欲去者妃謂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賜號昭君後避晉文帝諱改為明妃紫臺猶紫宮也明妃適胡故云稱遠古樂府有度關山曲極窮也插風飄風也匿藏也隴岱並山名雁南飛將燕明妃見而懷鄉仰視浮雲皆無色也域國也燕猶廢也馮敬通名衍明帝以敬通才潤其實抑而不用故歸田里抵拒也閉關塞門却掃家庭不出求仕也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夫人妻曰孺人潘安寡婦賦曰顧稚子兮未識脫晷輕易跌宕放逸也馮衍說陰就書

曰懷抱不栽獮恨入冥竊持也鄒鵾賦曰谷西路而長懷懷恩也嵇康為中散大夫坐呂安事收下獄臨刑康神氣自若康與山濤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索散也青霞奇其負志高也脩長也暘明也已上恨考凡六人已下釋論其狀淹以為古今之恨皆類此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淹愛奇故互文以見義孽子庶子也海上隴陰皆邊郎也汨起風疾貌血下泣血也嬰甕楚也茹食也銷鑠散也遷夜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屯聚也軌跡也四起四面起也已矣哉發歎詞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
已平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居人至此皆言居者離別之苦）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領二句下言行者離別之苦）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以上言富貴而別）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拔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以上言俠士而別）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煙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以上言從軍而別）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朋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惟樽酒兮敘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以上言去他國永無歸期而別）又如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一作宮）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



文詩兮影獨傷。（以上言夫婦而別）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蹔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以上言學仙而別）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以上言男女送別）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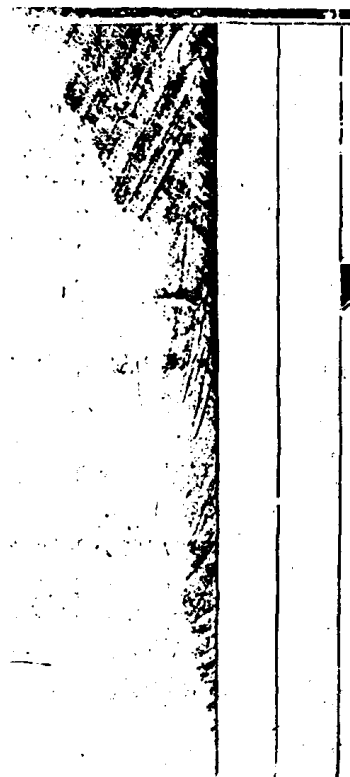
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黯然失色貌秦吳燕宋川途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爲言凝滯遷延少留貌櫂檝也掩覆也瑟有柱以玉爲之曾軾軾車而去滯露車軾也紅蘭秋蘭有紅者楸木名離羣也巡趾也層高也楹柱也掩掩滯也虛涼悲涼也族類也言多也後漢明德馬皇后云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燦爛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高帝過沛帳飲三日疏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石崇金谷詩序曰余有別廬在金谷澗中將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與衆賢共送詡中琴羽琴之羽聲伯牙彈琴淳魚出聽瓠巴鼓瑟駟馬仰秣楚至趙樂聲之妙宴諸之樂至於分手爲別皆銜涕傷神

郭解以軀借交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卻仲子交驩政使刺殺俠累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吳公子光具酒宴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炙腹中刺僚燕太子丹怨秦王使荊軻獻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揕秦王下訣決同別也抆拭也李善曰以劍刺人面自死者此感國士之義非求價于黃泉也荊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鼓鐘而見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故云色變聶政既刺俠累因自破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政姊欲揚弟之名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自殺于尸旁故云骨肉悲漢書宣帝徵日還郡前有羽從車者負之而行遡水雁山二地名無險言深廣也參雲言高也曜景發光也騰文露依于草樹騰其文章也朱塵朱延麗也青氣蕭蟲中香青烟也照燭明貌烟熅香氣糝李騐夫婦故里有香木故覩而識之北梁分別之地坊布也贈爾展也于路側祈荊布地坐而置酒以展敘別離之陽水草交曰湄湄際也淄右淄之西河陽河之南也



晨照謂晨興佩光照曜結綬宮也瑤草香草也不慙謂琴瑟不張故慙流黃素名胸無光彩也閨閉也不襟言日長也紅凝燈明也竇滔妻蘇氏因滔別愛也不鏡織錦爲迴文詩以寄之念別離故泣盡影傷也寂靜也不顧不顧于世也煉金法煉金爲丹之鼎也焉觀如王子喬之控鶴驂鸞如洪崖先生之乘鸞也鄭詩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而直送別之處秋露垂草其狀如珠禹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秋月似之千名言多也心折骨驚亦互文言別離之所致淵王褒也雲楊雄也嚴安徐樂上疏言時務上台見拜二人爲郎中金門金馬門蘭臺漢之臺名得叙班固等爲蘭臺令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大悅飄飄然有凌雲之氣雕龍鄒奭于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而成龍文也

麗色賦　　江淹

楚臣既放竄往江南弟子宋玉釋珮解驂濛濛淥水裔裹青衫乃名巫史茲發何止史曰臣廖學敝理臣之所知獨有麗色之說耳夫絕代獨立者信東方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盧瞳而赬脣鏤金花于珠履颯綺袂與錦紳色練練而含奪光炎炎其若神非氣象之可譬奚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艷金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映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價値瓊草共琁璣玉堂春姬不絕素女張烟



霧于海際耀光景于河渚乘天梁而浩蕩叫帝閽而延佇猶比之無色方之非侶于是彫臺繡戶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巖巑亘虹梁之崚嶒錦幔垂而杳寂桂烟起而淸溢女乃耀邯鄲之躧步媚趙北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紲蕙初嫩頳蘭始滋不擊蘅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藥含詠坐醉笑月出于陳歌感蔓草于衞詩迫夫氣炎日永離明火中隍燦任露蓮花勝風後簷丹葵前軒碧桐笙歌畹右琴儛池東差靈王之心悅悲漢女之情坐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照戶玉露駿天網絲挂墻綠錢繞梁氣已溫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珮兮一欲念錦衾兮九傷及乎四陰凋時冰泉凝節軒叠厚褥庭發積雪鳥封魚歛河凝海結紫帷鈴匝翠屏環合鏤帶周彰熢爐重府恥新臺之青樓想上宮之邃閣若乃水始冥而見虛烟尋風而無極霧出奧而綺章雲堆趙而碧色露瀉苑而容裔風去燕而悽惻覓不極鏡徙倚擘琴心息于是帳必藍田之寶席必蒲陶之帶闔明窗畫浮雲桂櫺摹網綺地應紡秋梭鳴機織爲裘衣象蓓瓊盤神瀝仙丹雕



柱綠瑟元華六出翠粧羽釵絲秀金枝故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艷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覩其容亦可駐髮還質騁星馭龍蠲憂忘死保其家邦蓋天下之至麗孰能與于此哉宋大夫乃耀影汰迹縈竟灑鬼賞以雙珠賜以合璧拂巫湯祝永爲上客

楚臣謂屈平北人謂黑爲盧盧瞳黑瞳也赬脣朱脣術路也邯鄲之女行步最工洛神賦左倚采旄右蔭桂旗詩陳風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夭糾兮勞心悄兮衞風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如淸揚心邂逅相遇與子偕臧秋時日行西陸白道月弦初入二十三日月如弓之上弦鳥封魚斂魚鳥藏匿也詩衣

## 箏賦　梁簡文帝

江南之竹弄玉有鳴鳳之簫焉洞陰之石范女有遊仙之磬焉若夫排雲入漢之美含商觸徵之奇龍雍嗣之麗響絕漢殿之容儀別有泗濱之梓營幹孤峙頁除拂日停雪棲霜嶔崟岩崿亙嶺相望寄丹崖而茂采依青壁而懷芳奔電礪突而彌固嚴風猗拔而無傷途畏峰澁人羣罕至乃命夔班剪而成器隆殺得宜修短合矩制端平雕鈒綺媚俛而春柔巳舒𦡁風𩣡𡟎丹𦫹成葉翠除如黛佳人採掇動容生態値使君而有時逢秋胡而不對里閭旣返伏食𫷷饑五色之繆雜亂八熟之緒方治異東垂之野繭非山經之歐絲於是制絃擬月設柱方時若夫鏗鏘奏曲溫潤初鳴或徘徊而蘊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將連而類絕乍欲緩而頻驚陸離抑按磊落縱橫奇調間發美態孤生若將徃而自返似欲息而復征聲習習而流韻時怦怦而不竑如浮波之遠鶩若麗樹之爭榮譬雲龍之無帶如笙鳳之有情學雛鵾之弄響擬翔鶩之妙聲朱絃在手擊重還輕爾其曲也雅俗兼施諧雲門與四變雜六列與咸池王贊旣工阮

賦亦奇曹后聽之而懽讌謝相聞之而涕垂至若登山望別之心臨流送歸之目隴樂夜黃關雲曉伏牀獨屬之寒飛鳧交河之水縮聽鳴箏之弄響聞茲絃之一彈足使遊客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姿方桃侔李本住南城經移東里納千金之重聘擅專房之寵私方姜珥而不減擬甘橘而無嗤鬪劍成於斜領照玉緻於鉛脂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與重行遲爾乃促筵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花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



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牕看春風之入柳合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譜輕薄之經過黛眉如掃眼睇成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奏相思而不見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彈之未工疑秦宮之詎和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烏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餘西舞於荊妃足使長廊之瓦虛墜梁上之塵染衣鱣魚遊而不沒白鶴至而忘歸於是乎餘音未盡新弄縈纏參差容與顧慕流連落橫釵於瑱下斂垂衫于膝前乍含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續絃照瓊環而

俯捻度玉爪而徐牽見微嚬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長吟之靡曼雜新歌之可憐歌曰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故乃宋禕綠珠之好麗文君愼女之清角倘掩面而不前言韜輝而恥學實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簡文帝諱綱武帝第三子六歲善屬文讀書十行俱下。樂府后妻得羅敷採桑出逢使君有陌上桑曲拒之。秋胡傚金以挑採桑之婦。川有蘭一房天發奐都賦鄉貢入蠶之婦。山東有野蠶成繭山海經外有阿婦人能口中吐絲。箏絃十二象十二月列開故曰旋月桂間故曰方時。周禮大司樂作樂自一變以至六變。雲門咸池皆古樂。水經木若為沐也。阮籍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瓠巴鼓琴游魚出聽。師曠作樂白鶴夜翔。古詩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宋禕綠珠弟子。

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節畧本　　庾信

于時玄鳥司曆蒼龍馭行羔獻冰開桐花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盖同飛楊柳共春旂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纍虞九節貍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蹬𧾷落雁鐘鼓振地埃塵漲天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青祇效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園廻六龍於天苑華盖不飛風烏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濟雍草渭口澆泉堋(音朋)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弦實撫玉律調鐘金錞(音純)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三驅而齎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雁失羣而行斷猨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選新廻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尚帶流星猶兩奔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熊耳刻栝浮雲畫鷁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鐘賞至酒正栝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悵從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仲春之月玄鳥至天子駕蒼龍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見皆禮記華林園在鄴都城南魏武所築晉洛陽亦有華林園於上巳集宴其中後周承其名雷動雲屯言車騎之富也張衡西京賦有芝蓋九葩偃覆有如芝也周禮王射樂以騶虞九節諸侯射樂以貍首七節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故曰朱汗王武子好馬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黃金埒紅陽張協七命駕紅陽之飛黃其註引駿圖有含陽侯騕疑含即紅聲之誤鵲亦疑即飛燕也晨風馬名左傳唐成公有兩驌驦海西侯漢李廣利也於大宛得千里馬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獸射之飲羽銜亦飲也竿箭鏃也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前笮橋東流江南岸以錢為市漢文帝賜鄧通銅山俱移合徙言貨資之多至於移市徙山也昭陽癸也大梁季春之月日在胃星在酉大梁之次上巳三月三日也少陽春也晉張協詩春郊禮青祇勾芒之神也平樂館武帝時館名大作樂處建章宮名度為千門萬戶木為欄格車部及養馬用之故軍校馬官皆以校名易埒乘六龍以御天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與蚩尤戰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止於帝上故作華蓋渾天儀長安靈臺有相風銅烏有千里風則動周亞夫傳亞夫軍屯細柳天子至不得入雜草除道也澆泉蕩滌也堋射埒也的射侯之中也金錞似鐘有舌周禮以金錞和鼓咀銜拉鐵言貉馬也陳思王詩走馬長楸間漢天馬歌沾赤汗兮沫流赭易王用三驅儀禮士布侯畫以鹿豕變三驅為畫鹿則禮之變也百尺言侯之高也天子熊侯白質諸熊侯則禮之正也周禮王射六耦

漢選六郡良家子充羽林期門五陵長陵陽陵安陵茂陵平陵屬陝西多任俠輕騎少年馬邑屬雁門郡漢王恢匿兵馬邑令聶翁壹誘單于入塞因擊之單于聞之而退於是絕和親龍城涼州葳有臥龍形故名龍城匈奴所築也木衡錢織室錦賜勞也古者射於澤宮以觀禮樂之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



## 枯樹賦

庾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裡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烟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蘖)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睗睒

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羇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庾信字子山父肩吾元帝中聘於西魏值大軍南征留於長安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義城侯殷仲文其妻桓溫女也後溫子玄篡位以佐命親貴玄敗因二后投義軍爲鎮長史轉尚書自謂名望素著不得大用常快快忽外遷意彌不平十三州志燉煌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玄中記萬歲樹樹爲青牛桂銷亡桂以香自焚意七發龍門之桐其心半死半生建始獻帝殿名睢陽歸德府園即兎園也嶰谷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以爲管雲門黃帝樂名樂府有鳳將雛曲古歌巫山三峽猿鳴悲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剞直刀劂曲刀用以雕鐫者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註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古度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梓改爲子當避上文梓字也森梢魏王桀柳賦曰森森梢以奮揚斜斫木曰槎兒斬之曰枿漢官儀曰始皇上封泰山遇疾風暴雨休於松下封松爲五大夫大夫秦爵第九秩後漢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獨屏坐大樹故吏卒號爲大樹將軍白木白松在密縣東三里天仙觀相傳軒轅三女葬此化爲此樹小山叢桂淮南王客所作招隱篇劉峴詩日繫馬長松下維柳周亞夫軍營名天子至軍中不得馳文帝曰此眞將軍也左傳守陵林之塞注在弘農華陰東潼關底瑗詩采彼北山葛伯東叔齊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博物志曰天河與海通有居



海邊者見年年八月有大槎來不失期此人乃齎粮乘槎至一處室中多織婦一丈夫牽牛飲渚次問之答云問嚴君平便知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是矣金谷石崇園潘岳爲河陽縣令種花滿縣桓溫北征經金城見少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條泫然流涕

小山賦　唐太宗

何四序之交運轉三陽之暮時風辭暄而入暑樹替錦而成帷想遂瀛兮難覿望昆閬兮難期抗微山於緗砌橫促嶺於丹墀啟一圍而建址崇數尺以成岯既無秀峙之勢本乏雲霞之姿承墜宇之殘露挂低空之新滋爾乃參差絕巘歲紆短逕風暫下而將飄煙纔高而不瞑寸中孤嶂連還斷尺裡重巒欲復正岫帶柳而合雙科石澄流而分兩鏡爾其移芳植秀擢幹抽莖松新翠



游桂小丹輕細影雜兮俱亂弱勢交兮共縈纔有力以勝蝶本無心而引鷰乍葉舒而巖暗一花散而峯明何纖微之同景亦卑細以相成於是易淨歡於沉思賞輕陰於勝地俯蟻垤而有餘仰終南而多愧非爲圖於九折庶無虧於一簣聊夕翫而朝臨足攄懷而蕩志

唐太宗皇帝姓李諱世民蟻垤小土堆終南秦中巨山九折坂名書經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琵琶賦　虞世南

若夫梁木爲金門之始轉蓬乃玉輅之先斯蓋前古之機畧而後代之精研是以土鼓質而罕見箏篇輕而莫傳笛不爲於商律瑟見毀於繁絃此皆自珪玷肓疵疾嗟近者之莫言嘆知音之不述惟皇御極書軌大同鑠矣文教康哉武功既象彝之載設亦夔歌之遂通乃定八音論六樂成均絃誦之藝制氏鏗鏘之學辨新聲於變徵研奇操於清角鑑管成奏絲桐畢陳有琵琶之妙曲乃越衆而超倫器便時而適用節奇段而邈新論四



座以便耳嘆和聲之入神爰詔百辟備序厥因於是大司樂進而稱曰臣以末學聞諸前志尋斯樂之所始乃弦鼗之遺事强秦創其濫觴漢代盡其深致爰有達人演茲奇器集古今而定質凝神明而攄思慰遠嫁之羈情寬絕域之歸志既而班爾逞能鈞繩將設求鄒木于五嶺取殊材于九折剖文梓而縱分割香檀而橫裂木瓜貞柘盤根錯節或錦散而花開或絲縈而緒結徒觀其爲狀也則象形斗極殊姿巧製隨良模之修短逐規模之巨細既異材而合體亦刻方而爲鋭惟適道以從

宜故無取乎凝滯若乃琢玉範金之巧雕文鏤采之奇上覆于以懸映下承絃而仰施帖則西域神獸南山瑞枝屈盤犀嶺迴旋鳳池開寶撥以更運帶文綬而旁垂體備商角韻包宮羽横抑月于天漢寫廻風于洛浦始聞絃之既調乃長弄而徐撫應緩韻之疎節隨輕身之妙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擬金谷之宴仲容暢竹林之聚至如七德昭備六軍凱旋諸戎率而威遠合金奏而功宜詠燕山之已勒美瀚海之方鏘亦有飛梁邸遊菟館閭促柱之再調聽鳴絃之疎彈叶高文而自遠飛羽觴之無算又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小苑而看花遊上蘭而獵野泛澄波而轉鷁息長松而繫馬臨清流而揮弦與殊方而俱寫其奇趣則抑揚嘈囋聯綿斷續紆餘雙鶴之吟清壯三峯之曲望南山之遥琴見西江之始綠少年有長命之詞娼女有可憐之調願百齡兮眉壽重千金之巧笑逮乎嘉客既醉高宴將闌浮觴劇飲披襟極歡乃催絃而急調交酬獻之無端若以河而注海亦抆來而始彈叢感物動神和心悅耳豈振木之爲韋奚繞梁之足擬夫道以簡易爲尊物



以精微爲貴蹉四絃之已約乃包含于元氣叶笙鏞之律呂絲鐘石之經緯于是鳳簫輟吹龍笛韜吟玄雲掩影白雪藏音故以暢皇風之威武悅大雅之神心者也

琵琶本胡樂前推曰琵後推曰琶古無宮室有巢氏架木而居遂開門戶之制古人賭蓮遂風轉遂制車輪土鼓簣籥俱古初樂器之始伏羲命素女爲瑟用五十絃伏羲彈之而悲因改爲二十五絃虞均周大司樂之官三代以後音樂失傳漢班惟制氏得其鏗鏘鼓舞畧班王爾俱古巧匠五嶽在廣東太行有九折坂西域南山等語俱琵琶中鏤刻之文昭君嫁單于漢公主嫁烏孫俱有琵琶詞石崇字季倫有金谷園阮咸字仲容爲竹林七賢之會寶憲伐匈奴命班固爲燕然山銘勒于石霍去病伐匈奴至瀚海瀚海者翠鳥洗翰于此鷁首舟也蘚諭之琰音振林木秦青之謳繞梁三日琵琶之製四絃

掖庭山賦　許敬宗

覽先哲之英華遊舊典之場圃善追遠而斯應德既貽而必溥見漢房于睢陽驗周滯于有魯表商丘而作鎮規楚室而興宇亦何代其無人諒吾王之邁古于是命世作弼含章挺英允文允武惟誠惟明聰甘棠之聽陟想叢桂之幽情敞浮雲而志遠瑩衆井而神清乃命僕夫整駕山隅騰鳴笳于通谷擁飛蓋于高衢逍遥仁智之志放曠道德之園造中天而式宴陵倒景而爲娛星懸珠網日對金鋪雲承綺棟霓縈繡櫨既而近矚玲瓏



遠眺溟濛隔翠微而半顯歷丹穴而幾通等玉京之仙化侔銀闕之神功于時百卉敷榮六合清朗霞濯水而川媚風飄林而澗響聳絶壁之千尋挂懸流之萬丈蔽日月而孤峙吐雲霓而秀上循折坂而遒廻躋名嶠而來往鑿巃嵸于石鏡法瑞露于雲掌爾其花藥芬披蹊徑參差舒英冒渚擢幹臨崖作莽蒼而横植忽葑茸而倒垂扇晨飈而梟梟含宿霧而猗猗蔭町疃之毛羣憩間關之羽族或相賀于甍棟或競馳于原陸駒食藿而驅場鶯含桃而出谷德澤加于飛走榮光周于草木日

云暮時稍闌暢神襟而體物紀盛跡以濡翰發祠林之華藻寫筆海之波瀾命小臣而適作賦大雅而承歡辭曰芳園兮鬱鬱高岫兮峩峩君王兮遊豫軒蓋兮經過花同林兮異彩鳥各嚮兮相和野獸鳴兮應鐘石山英開兮問綺羅侍荆臺之入夢舞洛汭之凌波懸清蹕于日月同眉壽于山河

唐太宗爲秦王時以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等十八人爲學士許敬宗亦與焉此賦當是爲秦王作漢房睢陽謂梁孝王爲漢景帝之族周滯有魯謂魯伯禽爲周之滯淡淮南王招隱辭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曹子建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封禪書海中三神山以金銀爲宮闕蒲萆日也詩幽風町畽鹿場相賀甍棟謂燕雀小雅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荆臺入夢楚襄王夢巫山神女事洛汭凌波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寒梧棲鳳賦 以孤清夜月爲韻

王勃

鳳兮鳳兮來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棲高梧梧則嶧陽之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雛理符有契誰言則孤遊必有方駭南飛之驚鵲音能中呂嗟入夜之啼鳥 以上孤韻 況其晶靈蕭散節物淒清疎葉半殞高歌和鳴鳥也將托其宿止人也焉知乎此情月照孤影風傳暮聲將振耀其五色俟簫韶之九成 以上清韻 九成則那率舞而下儀彼衆會罔知淳化雖璧沼可飲更能適於醴泉雖瓊林可棲復憶巡於竹樹念是欣往敢忘晝夜何安安而能遲則思思其不暇 以上夜韻 故當披拂寒梧翻然一發自此西序言投北闕若用之銜詔冀宣命於軒墀若使之遊池底承恩於歲月可謂擇木而俟處卜居而後歇豈徒比跡於四靈常棲棲而汲汲 以上月韻

王勃字子安絳州人六歲屬文對策高第授朝散郎爲博士嶧山名陽山陽也禹貢徐州貢嶧陽孤桐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五采名曰鳳凰魏武帝詩烏鵲南飛黃帝使伶倫采嶰谷之竹制十二管以聽鳳之鳴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謂之律本唐書樂志曰宋元嘉十七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徙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徙還慶大懼伎妾聞夜烏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夜更爲南兗州刺史作樂府夜烏啼曲又李勉琴說云何晏係獄有二烏止於舍上女曰烏有喜聲父必免因撰此操漢

書鳳集長樂宮東闕文章五色吏民並觀之簫韶舜樂名夔奏簫韶至九成而鳳凰來儀那何也璧沼圓如璧形毛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曰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韓詩外傳黃帝時鳳蔽日而至止東園集梧桐食竹實沒身不去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號木鳳口中放數百丈緋繩廻轉飛下家語孔子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聖王在上則四靈爲畜

九成宮東臺山池賦并序　　王勃

九成宮東臺地挾閑曠面山臨水爾其松峯桂壑紅泉碧磴金石丁聲雲霞蔚色侍郎張公雅思沉鬱永懷梓匠式侔仙造聿構靈扃仙流成止水之源拳石假于霄之狀雖流波覆蕢俯穉人機而布葉攢花妙同天會僕因暇日濫奉清渙敢抽南畝之才聊敘東山之事云爾

若夫金臺妙境玉署仙居酌丹墀之曉暇候青禁之宵餘驟冲情於月道飛峻賞於烟墟指山楹而思逸懷水鏡而神虛既而仰瞻顏嶠傍窺紫壑複嶂烟迴攢溪霧錯偉所用之兼濟想神功之可作規壘獻於盤龍瀍飛泉於掛鶴覆蕢而縈巖磴浮芥而環洲嶼採拳石於瑤濱寨纖珠於綺瀨萍徙楚江之藕花轉崑墟之萼岫蘊玉而鴻驚浦洞珠而星落美仁智之同歸信高深之縱托爾其危岑漏景曲渚流寒傾松偃鶴清篠吟鸞被蘭丘而結佩照蓮服而披冠激岩堂於別派引膚寸於危巒若乃嶺分雞秀波迷鳳液花鳥縈紅蘋魚漾碧綠衣玄雉賴鱗翠額在林藪而同翔望江湖而齊適每至景沉西嶺月下東濱峯深夜久潭靜秋新荷抽水蓋萍引



山閑學芝獻液露菊頤津嗣南畝之逸興有東汾之遐賓保林泉而肆賞混簪紱而同塵何漢綴之有也如孳桂之無因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幽明錄海中有金臺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岳渚瑤棚星燦顏丹也鵲翠也浮芥膚寸別見雞鳴坡在興安州紫陽縣高出雲霄昔漢高祖微時行聞雞唱而上秦嶺山在寶雞與麟遊連界鳳液鳳凰池也郡國志南商商洛山也四皓隱處

青苔賦　楊烱

粤若稽古聖王重暉月光開博望之苑闢思賢之堂華館三洞軒四下地則經省而書坊人則後車而先馬相彼草木兮或有足言者吁嗟青苔兮可得而聞也借如靈山偃蹇巨壁崔嵬晝千峰而錦照圖萬壑而霞開王孫遊兮山之隈披薜荔兮踐莓苔悵容與兮徘徊一去千年兮將不復來至若圓潭寫鏡方流聚玉苔何水而不清水何苔而不綠漁父遊兮漢川曲歌滄浪兮濯吾足桂舟橫兮蘭枻觸潮淑適迴兮心斷續別有崇臺廣廈粉壁椒塗梁木蘭兮椽瑇瑁草離若兮樹珊瑚白露下蒼苔蕪暗瑤砌遊金鋪有美人兮向隅應門閉兮卹躬心震蕩兮意不愉顏如玉兮泪如珠請循其本也見商羊兮鼓舞召風伯兮電赴占䫆兕兮離畢星雷闐闐兮雨冥冥皓兮蕩蕩兮見潢汙之滿庭倏兮忽兮視苔蘚之青青爾其爲狀也羅縣綿浸淫布濩彬駁兮長廊賁縷兮古樹蕭兮若遠山之松柏況兮若平郊之烟霧春潏蕩兮景物華承芳卉兮藉落花歲崢嶸兮日云暮迫寒霜兮犯危露觸類而長其生也蕃莫不文階兮



鏤瓦碧地兮青垣別生兮類西京南越烏韭兮綠錢金苔兮石髮苔之爲物也賤苔之爲德也深夫其爲讓也每遠燥而居濕其爲謙也常背陽而即陰重扃秘宇兮不以爲顯幽山窮水兮不以爲沉有達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唯天地之大德匪予情之所任

楊烱華陰人舉神童爲盈川令爾雅苔石衣也說文苔水衣也述異記苔謂之瀞葵今古注苔或紫或青樂府辭曰日重光月重輪星重暉海重潤博望在西安府城北武帝爲戾太子築使通賓客取其廣博觀望也西京雜記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省禁畧天下經籍悉在秘府故曰秘書省王珉答徐邈書曰見傅咸彈孫誇事或云宮或云坊晉宮闕名曰洛陽有藝文坊楚詞芳草綠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又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又逍遙兮容與又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又沛吾乘兮桂舟又桂櫂兮蘭枻又朝搴阰之木蘭木蘭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瑇瑁形如龜生南海中鼈首嘴如鸚鵡大者如蘧篨背負二十葉又云背有鱗如扇去鱗乃見黑白斑文遂櫛鉠錙如鋸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櫂水而行出廣南巨延州楚辭覽椒蘭其如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又采芳洲之杜若玄中記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底石上以鐵網沉於海中而得之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洲法志蕭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應門天子之門洛神賦曰心震蕩而不怡古詩燕趙有佳人美者顏如玉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集於殿前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兒童有屈其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必大水飢兒見別註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雷與填兮雨冥冥左傳潢汙行潦之水易觸類而長之爾雅苔邪烏韭也古今注苔一名綠錢拾遺記晉

武帝時祖梨國獻募苔亦曰金苔色如黃金投水中
蔓延水上光出照日如火生波面置漆盤中照耀滿
室著衣如火光風土記石髮
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 螢火賦

駱賓王

伊玄功之播氣仔丹烏之賦象順陰陽以亭毒資變化
而涵養每寒潛而暑出若知來而藏往旣發暉而外融
亦含光而內朗若大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
物迎秋或夜虛而赴遠乍排叢而出幽均火色之背洪
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
而焰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過疑秉燭以嬉遊
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
無定所習無常翫曳見周流飄光凌亂泛艷乎泓沼徘



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沉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飈而不
烈逢霢雨而逾煥熠灼兮若湛虛之夜飛的皪兮象招
搖之夕爛共爝火而猶息與夜燎而相炫照亞陰於已
昏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鼠而
伺夜謝飛蛾而赴熔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
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隱
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
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烟不貪熱而苟進每和
光而曲全如鎔金而自鑠寧嘗膏火而相煎匪螳螂

而習蜿怵蠖蟻之纍㸃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榆榆飛而搶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曾逍遥之與齊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上四句總領）若乃有來斯通無去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隣壁寧假耀於陽燧終徇已以効能庶引人以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於同類始未明其趣舍終詎識其指意予尚不知魚水之爲樂吾又安知螢火之所利髙明兮有融變遷兮無窮哀牛倏而化虎羽泉忽兮生熊血千年兮藏碧魂一變兮成虹知戰場之化燐悟寃獄之爲蟲彼翾飛之弱質尚矯翼而夌空何微生之多類獨宛頸以觸籠異璧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豐覩道迷而可復庶鑒幽而或通覧年華以自照傾形影而相弔感秋夕之殷憂慙宵行之熠燿熠燿飛兮絶復連殷憂積兮明自煎見流光之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飛電兮忽焉儻餘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燃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屬文高宗朝王楊盧駱爲四傑授臨海丞怏怏不樂後從徐敬業作檄討武后后覽檄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有才若此而使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後敬業敗或云被



寺武太白命殆僧靈隱寺爲宋之問續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句禮季夏之月腐草爲螢註離明之極故腐類化爲明類也大戴禮丹鳥螢也亭發眉言化育也列子亭者品其形毒者成其質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詩七月流火註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夜光腊投別見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如鑽木取火尸子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火井明珠別見淇虛劍名有光樂人自吳飛入楚招搖北斗七星也莊子日月出矣而熠火不息其爲光也不亦難乎蝙蝠不飲鍾乳能壽于歲日仙鼠倚火光梁元帝詩着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烟漢梁鴻與隣人居隣人既炊有童子謂鴻可乘熱釜炊之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之老子和其光莊子膏火自煎也又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蜉蝣朝生夕死之蟲搶榆小鳥卑飛之狀博狀鵬鳥高飛之狀出莊子匡衡傳衡勤學貧無燭隣有燭而不逮乃鑿壁偷引其光而讀之陽燧石名淮南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莊子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淮南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其兄啓戶虎搏而殺之方其爲虎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左傳舜殛鯀其神入於羽淵化爲黃熊周末萇弘殺之於蜀血碧色入地三年化爲碧玉數里內土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史荊軻將之秦飲於易水悲歌慷慨怒髮衝冠白虹貫日燐鬼火漢武幸甘泉至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生肝頭目口齒悉具問東方朔對曰此爲憤氣必秦獄處也始皇發無辜憤氣所積而生以酒沃之而消按地圖果然弱小飛蛾豐城劍別見漢韓安國繫獄獄吏苦之安國不能堪謂吏曰死灰獨不能復然乎

梅花賦　　宋璟

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舍時病連月顧瞻圯牆有梅一本敷葩于榛莽中喟然歎曰斯梅托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高齋寥闃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吟坐窮簷以無朋命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躑躅倚藜杖于牆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于宿枿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遝于衆草又蕪沒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諧襲疎藥暗臭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風晚溼夙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蟾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晨昏陰雲晝閟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飇捲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慎子正容物悟或蕉萃若靈均或欹傲若曼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難偏彼其執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于地產之奇名著于風人之托然而豔于春者望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或朝榮而速謝或夕秀而遄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冱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蟄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棲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廛甘遯巖穴江僊躲之孤姿向寂不怨懷迷悶淵明之三徑候閒胥無悟結諒不移于本性方可儗乎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于來哲



宋璟字廣平唐玄宗朝賢相始爲下僚時作梅花賦直指蘇味道見之歎賞擊節名遂振雜遝亂貌何晏魏文帝妹將容姿白皙帝疑其傅粉夏月食以麵汗出拭面顏色愈皎韓壽爲賈充掾充有愛女時外國貢龍涎香充以賜女女與壽通竊香與壽充覺後知之妻以女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如白雪綽約如處女樊通德伶玄妾綠珠石崇妾崇爲孫秀所害欲求綠珠不從自墮樓死莊子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子路問其故仲尼曰是人者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言矣蕉萃同憔悴靈均即屈原離騷經予滋蘭之九畹兮五柞漢宮名淮南小山招隱辭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杜若香艸楚辭采芳洲之杜若

## 古石賦

鄭惟忠

博望侯周遊天下。歷覽山川。尋長河於異域。得美石而獻焉。漢武帝未之奇也。東方朔見而喟然曰。此石英輝潤密秀色明爛若枕昆吾之谿曾驪歸美之岸玉雉飛而啟矣。金雞鳴而縱躍。乍如天台。始裂地乳。初分丹青孕彩。隱起成文。盈尺則內含明月。膚寸則外吐浮雲。別有兩楹分棟。雙闕相向。依依識啓母之形。亭亭表望夫之狀。鼓迎桴而若動。帆映舟而似颺。此亦流背曲澗。滴髓危峰。㨾谷成虎。臨池作龍。蒲英九節。蓮葉千重。若乃



泗水之上。岐山之側。撫之則磬動奇音。被之則錦開新色。匠石見而驚駭。師涓聞而歎息。於是琢磨成狀。雕瑩生姿。似龜則負圖盤峙。如鵲則銜印騫飛。在地者佳人構練。登天者織女支機。及其火烈昆墟。星流宋國。被隕形碎。遭焚影黑。碑沉峴路之東。柱折陽關之北。昔之閒壇竹。聳抱劍松。柚礎應山雲之潤。橋通海水之流。柳谷岸崩之馬。鬱林泥落之牛。莫不歲月潮訛。丘陵蕪沒。頹隧坑穽。析倚巖窟。據洞門而差峩。出泉心而碑仡。徒見新排理坼。舊壁文廻。圓分者璺散。方裂者冰開。倪藏瑕而被蘚。又抱穴以侵苔。豈如寫鏡能明。磨鋒可利。擊樹克帝庭之樂。關和視上府之器。總五色而補天。含九光而鎮地者矣。詞未畢。帝乃頷而言曰。楚王見璞棄之山阿。不有卞氏。其如玉何。抽琴命操。爲古石之歌。歌曰。江東藏瑞館。濟北藴兵書。若非下岡湖中。厲定是昆明池裏。負歌響既終。神儀有懌。左右雋觀。符采旁射。使玉人而攻之。果得連城之璧。

鄭惟忠宋州人。累官至太子賓客。封滎陽縣男。漢書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後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
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爲博望侯。因窮河源
其山多玉石。采。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



侖。云。龍魚河圖。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
冶其石成鐵。作劍。割玉如泥。南康志。贛州府雩都縣
有余雞石。鍾乳有三。一曰石乳。公羊傳。觸石而起。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山之雲乎。闕
門。悅也。瀨鄉記。瀨鄉老子廟前。有兩石闕。漢書。武帝
詔曰。朕用事嵩山。見夏后啓母石。王韶之云。啓生而
母化爲石。望夫石。別見與前。昔武帝時。吳郡臨平岸
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取蜀桐刻作魚
形。扣之聲聞數十里。宋嘉記。堯時神人破石爲帆。
今名張帆溪。與天台相接。神仙傳。武帝上嵩山見仙
人。總而問之。答曰。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
之可以長生。千葉蓮。泗濱浮磬。別見。尚書。中候。堯沉
璧於洛。玄龜負圖出。搜神記。常山張顥。遂一鵲。忽化
圓石。椎破之。得金印一枚。文曰。忠孝侯印。支機石。別
見。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
也。晉書。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碑二。一立峴山。一沉水
中。曰。安知後世不爲陵谷乎。淮南子。山雲蒸。則石礎
潤。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渡海。看日出處。時有神

人能驅石下瀨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柳谷在
夏縣北陽城隱處泥落之斗別見幽明錄宮亭湖邊
山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晉皆鑿石析石又闕
石和鈞王府則有淮南子女媧氏煉五色石補天菊
山之璞別見名山志宛委山水以文玉覆以盤石其
書金簡玉册禹退齋三日發石取書史記圯上老人
以兵書授張良曰後十二年見濟北山下黃石即我
也良後果得黃石而祀之南康志平固縣覆笥山頂
有湖數十里常有石鴈在湖中秋天輒飛鳴如候時
西京雜記昆明池中刻石爲鯨每雷雨鯨鬣皆動



大獵賦　李白

粵若皇唐之挈天地而襲氣毋兮粲五葉之葳蕤惟開
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
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明
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
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
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是月也天子處
乎玄堂之中儉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
人之閒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關天仗



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飈掃萬
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摟塞門赫壯觀
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
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諮咽喉以洞闢吞荒裔而盡取大
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乎日月之所通
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王於是撞鴻鐘發鑾音出鳳闕
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
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
於是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

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
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聚長戟羅賁摩訶
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爀震於蠻貊陋梁都之
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陸
夾東海而爲壍兮拖西濱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廻
千羣以坌入聯八荒之 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
張天網密布罝罘綿原峭格掩路蠛蠓過而猶凝蟭螟
飛而不度彼層霄與翳榛卒翔鳥與伏兎從營合抜彌
巒被崗虹旗電掣金戈森行卷長空之飛雪洗晴野之



寒霜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禁象山之聯綿隔遠水之明
滅使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塹高頹深平險谷擺椿栝
開林叢嘷嘷呷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彊古冶之儔烏
獲中黃之黨越崢嶸獵莽蒼喑嗚哮㘎風旋電往脫文
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猨手猱挾三挈兩旣徒搏以角
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虓號以鷙睨兮氣赫火而敵煙拳
封豨附巨貔梟羊膺叱以斃踣猰貐亡精而墜巔或碎
腦以折脊或歕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林藪扼土伯殪天
狗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擴雄虺之九首

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君王於是峩通天駢[illegible]
旗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
何神抶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卒雖轆轤之
已多猶拗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
車轔轔以陸離彀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
之所蹉蹶攫麏麚之咆哮躁犲貉以挂格膏鋒染鍔塡
巖掩窟觀殊材與逸羣尙揮霍以出沒別有白貉飛豰
窮奇貙貐牙若錯劒髮如叢竿口吞戈鋋月極槍櫓碎
琅弧攫玉弩射猛蹏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



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八校搜四隅
馳專諸走都盧趫喬林擻絕壁抄獮猢攬貊貐四[illegible][illegible]
於峻崖頓殺蠼於穹石養由發箭奇肱飛車巧跖更羸妙
兼蒲且墜鶤鷄於靑雲落鴻鴈於紫虛捎鶺鴒漂鷫鷞
殫地廬空神居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
其靈鼇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
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
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
兎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淸所恨穹昊之路絕

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
何足以爭雄俄而君王薾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安思危
防險戒逸斯驍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
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
之綱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
雖翦毛而不獻豈割鮮以焠輪爾鳳凰與鸑鷟兮旋驅
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於是享猶徒
封勞苦軒行飲騎酌醋韜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
臺宴八紘之圃闢日月之扃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



物覩覽蒐岐與狩敖何宜成之足數哂穆王之荒誕歌
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之觴
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
以爲罝琢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
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木蕃殖六宮斥其
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
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
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方將延
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遂古揖讓璇璣元符登封於泰

山象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
於是廻蜺旌反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
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

氣母氣之始也唐自高祖至玄宗爲五世故曰五葉
高祖至玄宗共六帝故曰六聖易比卦王用三驅十
月風爲不周風玄冥冬神土蠡大穴也臨川西河郡
有火井月令霜降百工休水衡林虞掌山澤之官地
以草木爲髮窮髮草木不生之地黃帝使大章拔步
以知東西南北地里之數夸父逐川飲策而走追日
不及暇死五柞三危細柳上林供在長安梁都之梁
王罔峭格網架蠨蛸蠨蛸皆極微乘走被吉馬之白
蹀血言馬之赤田獵古冶烏獲中黃育者長力士唱哮
嚩劣貌白虎爲貔豬野猪貔大獸似貔豹長八尺唱鳴羊
山精獸貐軋與惡獸似貙迅走食人狙似狼善驅
羊天狗猛獸杜甫有天狗賦封狐大狐雄虺大蛇通



天冠名夔鼓大鼓抑怒怒氣少抑也赤羽赤箭鳥紫
兮名獸似獅子貔貅似狸而大立秋日祭獸窮奇惡
獸白額虎也專諸古刺客都盧夜提之人術貒似猵
猴頭上有髦猨似猴而大好攫猱女養由善射奇肱
善騎御更羸蒲且皆古善釣者鷁鶂水鳥鷁鶂兒頭鳥
鶂鶖亦水鳥列子龍伯國人最大一釣而來六鼇任
公子釣得巨魚腊之可以供四海高大雨獸六句極
言獲獸之多擧日烏月兎皆恐弋取也成湯遂野見
人張網四面命解其三而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
之曰湯德及禽獸矣歸者四十餘國秦時有二童子
化爲雉入陳倉古者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王將
獵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次日得
呂尚于渭濱周成王蒐于岐小狩遊旋搏獸于
敖言宣王田獵周穆王巡狩至崑崙見西王母母歌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
死尚能復來天老三皇時臣風后黃帝相三階三台
星社首雲亭皆封禪地古封泰山之君七十有二處

成子右神仙俗吟啼蔚翦齡降
之大隗亦仙人留象別兄



明堂賦 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
締搆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邈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
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
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其辭曰伊皇唐之
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首之於是
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
滅而日月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
昊之頹綱淳風汨穆鴻恩滂洋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



駁沓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休仿臻瑞物
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人遂登封而降禪
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
揚列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
綵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攢雲
樑楶玉石於隴坂窮瓌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
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雖暫勞而永固兮始聖
謨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𡾊巃乍明乍蒙

像太古元氣之結空龐鴻傾杳若鬼若神似天闕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岝崿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垂勳燭萬象而騰文窣恍惚以洞啓呼嵌崟而傍分又比乎崑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岧嶢乎紫微絡勾陳以繚垣闢閶闔而啓扉崢嶒嵸粲宇宙兮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黃河垠漱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遶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點翠綵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吸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



斗之所伾佖拏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硉兀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樓臺崛岉以奔附城闕崟嵯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掇華蓋以儲精仰太微之參差擁以禁扃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軋其巃嵸廣廈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大火嬰樓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之堂炅乎瓊華之室錦爛

霞駁星錯波沏颯蕭寥以颼飀窅陰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蔥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闈聯綿飛楹磊砢走栱夤緣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桷攢巒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赩爛各落傾倦霄淡翠盤迴合蟬聯汗漫杳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跨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虬蟠梯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復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藻井綵錯以舒蓮天窓赩翼而銜霓扶



標川而罔足擬跟絓而罷躋要離欻矐而外喪精視沭背而中迷互以複道接乎宮掖坌入西樓是爲崑崙前疑後丞正儀躅以出入九彞五翟順方面而來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嶙嶙形庭煌煌列寶鼎敞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湯闢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閎闕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南七西九白虎列序而躨跜青龍承隅而蚴蟉其深沉奧密也則赤熛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光推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若乃燔

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樹勢若飛動聆聽睢盱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於是王正孟月朝陽發饗天子乃服蒼玉鑾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紳乎皇儀彷彿神臺順觀雲之祧俯對清廟崇配天之想欽若將攀惟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葳蕤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張龍旗與虹旌揚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珪璋獻琛帛顧眄俯僂儼容肅跡乃潔祖臨修粢盛奠三犧薦五



牲享於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怒轟張約天之鏗鏘孤竹合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群神來兮降明庭恭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尊祀宵賓也然後臨辟雍宴群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烝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僚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覼縷乎深宇騈闐乎闕外群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目極於天耳下於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沉珠卑宮顏濁使山澤無閑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棄末反本人和時康建翠華兮葳蕤鳴玉鑾之鉠鉠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苞陶唐遨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濟然不知所在若群雲從龍眾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況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



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穹崇明堂倚天開兮龍嵸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坱圠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靈臺兮赫奕日噴風雷宗祀肸蠁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四門啟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唐高宗稱天皇武曌稱天后　景星瑞星也其大如月
練日擇日也　先作宮室先立臬以定日景　玉石白石
也　瑰材巨木也　崒巀高峻貌　崑崙山最高為天下華
山之祖號曰天柱　業峨勾陳俱星名　熊耳龍門俱山
名　嵩嵩山　伊伊川　伭伭懸布貌　瑤井玉繩亦星名　代
室世室也唐避太宗諱故稱世室曰代室　跟縫以足
跟削柱也　要離勇士　精視古明目者　米背言長倮婀
以水激背也　明堂之制春青陽秋總章是明堂今玄

堂中爲太廟天子分四時居之東京賦度堂以筵度室以几註筵長九尺几長七尺取几筵爲準則也暖既動兒蝴蝶飛騰之狀赤熛南方之帝招拒西方之帝靈威東方之帝汁光北方之帝坤斗中方之帝北明堂所祀之五帝也明君臨主忠臣烈夫俱壁上所畫古今人物以爲鑒戒者蒼璜郎蒼龍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服蒼玉駕蒼龍居青陽左个玉戚玉斧天子養老禮三老五更三老知三才者五更知五行者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五牲麋鹿麏狼兎周禮大司樂奏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樂有六變簫韶九成栗陸氏古帝號黃帝夢遊華胥國後治天下與華胥國同元元民也秦築阿房宮趙有叢臺吳有姑蘇臺楚築章華臺紂造瑤臺盼蠁微蟲言祭祀煙燎如盼蠁之飛也



## 擬恨賦

李白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慨慷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殁昔如漢祖龍躍群雄競奔提劍叱咤指麾中原東馳渤澥西漂崑崙斷蛇奮怒掃清國步握瑤圖而條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鬭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微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騅兮不逝喑啞何歸至如荊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讐始皇擬報太子



奇謀不成憤慨而死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凄錦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楓之嫋嫋聞嶺狖之啾啾永埋骨於淥水怨懷王之不收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或有從軍永決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抆淚霑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烟塵曉沓歌鍾晝諠亦復星沉電滅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

潚兮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戚兮螻蟻聚碧臺
空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萬里古楚地漢高祖微時大蛇當道高祖拔劍斬之
項王荊卿陳后屈原事俱別見韓信登壇對項王爲
人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李斯爲趙高誣害死咸陽市
臨刑顧子嘆曰吾與汝欲牽黃犬出上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



## 奉和聖製喜雨賦　張說

愚臣啓先王之册府較絶瑞於群經樂雲雨之平施濟品物之流形帝王爭亟而爲寶麟鳳白轄而讓靈况怒時之渴望欻（音忽）意違而神聽是月也朱明漸半赭汕未吐恐降災兮此下人嗇虔祈兮我仁主退象龍之灑禱斥持驚之貌舞屏翳怖其廢職祝融悔其遷怒山決澍而出雲天滂沱而下雨速一言而感應趨三日而周溥氣滃霟以駢䨴颯灑以蕭條洊如雲漢之屑落散似珠泉之歕澆衙歷漫其濆潦皐壤奜其綠苗舒四瀵之



清潤卷六合之喧囂威濼骨於神液共歡心於聖朝借如五月有梅雨之名三春有穀雨之氣粵人以泥牛待沃胡士以寶龍求費出員嶠而不香入成都而酒味彼偏方與小節非大人之所貴復有送地祇於夔鳥迎海后於葛川疾雷碎其山裂走電躃其海燃天子作愁霖之賦詞人綴苦雨之篇牆屋壞其倒井黍稷沉於下田乃凶履之不令曷休徵之有焉請言瑞雨之可喜也協氣交泰嘉生是賴湛聚而不溺衍益而無害東漸出日之表西被無雷之外南窮火鼠之澤北盡燭龍之會天

文則雲漢昭回天澤則江河滂霈雖欲談天而竊憚孰
知堯德之爲大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中舉博學科中第三等進太子校書令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終左丞相封燕國公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說言曰龍象致雨持鷺持鷺翻也周禮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滃靈騎驎皆降腊彩四瀆四游六合天地四方也學人泥牛則見抱朴子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吾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則縮至數寸乃取著壺中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即賫龍往賣直金數十斤拾遺記員嶠山有瑞石其色多紅質虛如肺燒之有烟香聞數百里氣升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後漢欒巴正朝大會巽酒不飲向西噀之曰成都市上失火以此滅之詔使往問果然且云雨中有酒氣蜀文翁有愁霖賦潘尼張協有苦雨詩傅玄詠霖雨如斜拊出於扶桑極東之域漢書注無雷國名出銀南蠻有鼠入火不焚其毛可爲布所謂火浣布者是也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晝不見日



## 秋霜賦

崔損

日長空以流意偉繁霜之獨異雖變露而成形不遡雲而自致向朝陽而既滅逢夜晴而又墜候暖而止乘寒則飛當鷹隼之始擊値鴻雁之初歸稜稜作氣凜凜生威比齊紈之顏色奪楚劍之光輝及其降池塘被原陸衰衆草落羣木萎蕭瀾之白蘋碎東籬之紫菊梧桐爲之失影蕖荷爲之銜殼豈直若斯而已徒美其威不妄作動隨物情因其死者而死保其生者而生雕芝蘭而無怨色拂松竹而不傷榮譽大聖行刑必順於時序通



賢用法不害於堅貞至若蒲海之居桑河之汭侵戰士之馬蹄封將軍之狐毳沾翠幕而生冷凍朱旗而自脆助陰氛之肅殺壯堅冰之體勢三冬閨閣兮貯相思萬里關山兮苦留滯不私於巳觸物而止凝薄霧之初覆似輕塵之未起陵厲自然嚴凝莫擬故能發揮司寇光揚御史明忠臣之無事承孝子之所履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累官至右諫議大夫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進門下侍郎五經通義寒氣凝以爲霜霜者人氣修喪物皆喪也淮南子曰青女出以降霜注青女天神青腰玉女主霜雪也漢書鷹隼始學以成嚴霜之威禮鴻鴈來賓班婕妤怨歌行新裂

辨銳素闔閭若霜雪吳越春秋楚昭王臥寤而得吳王湛盧之劍問風胡子曰寡人臥寤而得寶劍不知其名對曰此謂湛盧詩了凡采蕭南澗之濱陶詩采菊東籬下辨命論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並盡禮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氣蒲海一蒲昌海西海之小海羨者曰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潛行地中南出積石一補類海部文基廣志云在西域東北積固擊伊吾戰于此桑乾河在大同府馬邑縣源出累北洪濤山與金龍池水合狐飛飛暮也易履霜堅冰至司寇秋官主肅殺御史爲風霜之任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獄仰天而哭六月飛霜尹吉甫聽其後妻之言逐其子伯奇伯奇采楟而食自傷無罪乃援琴作履霜操



東征賦　高適

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復久方適楚以超忽望君門之悠哉微先容以効拙姑不隱而不仕宜漂淪而播越出東苑而遂行泝濁河而兹始感隋皇之敗德剗平原而爲此西馳洛汭東盡淮涘地豁山開川流波委六官景從千官遷迤龍舟錦帆照耀乎數千里大駕將去羣盜日起尸位者卷舌而偷生直諫者解頤而後死寄腹心於梟獍任手足於蛇虺既受殺於匹夫尚與疑於愛子豈不爲窮力役於征戰務淫逸於奢侈六軍悲



牧野之師萬姓哭遼陽之鬼嗟顛覆於曩日指年代於流水惟見長亭之煙火悲曠野之荆杞至酇縣之舊邑懷蕭相之高風既屈節於主吏每歸誠於沛公始俱起於天下乃從定於關中推金帛於他人挹圖籍於我躬按山川之險阻救天地於屯蒙嘉盈俸以增邑方指蹤而建功納卹平以防患舉曹參而告終經銍城而永望想譙郡而銷憂慨魏武之雄圖終大濟以橫流用兵戈以威四海挾天子而令諸侯乃擅命以誅伏徙矯跡以安劉吾始未知夫逆順胡寧比於殷周下符離之石扁

臨彭城之高岍連山鬱而滌蕩兮大澤平渺漫憶昔天未厭禍項氏叛渙解齊歸楚自蕭擊漢天地無色風雲潰亂惘君王之坎軻混士卒以奔散荷炎運之克昌登人生之塗炭次靈璧之逆旅而垓下之遺墟嗟魯公之悵慨聞楚歌之摧於歌拔山以激洩竊驕悍而莫於指亞父之何甚悲虞姬之有餘出重圍而狼狽至陰陵以躊躇顧天亡以自負雖身死兮爲如登夏丘而寤目對潸潸而愁予閱取慮之斯在微長直而合諸宿徐縣之廻津惟偃王之舊城方以小而事大豈無位而有德彼昏縣以喪邦伊何仁義而亡國高延陵之挂劍慕班彪之述職涵沛水之悠悠俯婁林之紆直卽日河湝依然泗上山川土田耳目清曠眺睢源之岈谺倚楚關之雄壯挂輕席於中流順長風以破浪過盱眙之邑屋傷義帝之波蕩雖三戶之亡秦知萬人以離項越龜山而訪洎入漁浦而徛潮鴻鴈飛兮木葉下楚歌悲兮雨瀟瀟霜封野樹冰凍寒苗斷草無色蘆花自飄辛息肩於人事願投跡於漁樵思魏闕而天遠向秦川而路遙候鳴雞以進帆趨亂流以爭逐縱孤舟於浩大擲垂堂以誠



愼遵枉渚於淮陰微昔賢於韓信哀王孫以寄食蕩漂母之無愠鄙亭長之不仁乃晨炊而蓐慘忽從龍以獲騁遂擒豹以自奮破全趙有奇謀稱假齊以益振幸辭通以感惠俄結豨而謀釁當處約而心亨曷持盈而不順陵赤岸之迢遞棹白波之紆餘歷山陽之村野投襄賁之邑居人多耆艾俗喜觀漁連葭葦於郊甸雜汀洲於里閭感百川之朝宗彌結念於歸歟日杲杲以麗天雲飄飄以卷舒聳放情而蹈海孔永歎於乘桴遇坎則止吾今不知其所如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仕至西川節度使隋煬帝幸江都自洛陽鑿河通道龍舟鳳舸舳艫相接二百里後爲宇文化及所弑臨沒時謨疑其子爲逆又帝屢征高麗役民遼陽故日哭遼陽之鬼漢蕭何封鄼侯鄼縣乃其食邑何初爲沛縣主吏椽從高祖入闗諸將皆取金帛何獨收律令圖書藏之後帝封功臣何功第一諸將疑其無汗馬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之功狗耳何之功則人也帝既誅韓信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召平謂何曰此上楚君也勸何讓封弗受悉以家財佐軍帝乃大喜何今之日舉曹參自代曹操歎君杖殺伏皇后漢高帝率諸侯伐楚斬王敗之彭城又漢高帝圍項羽垓下羽奔圍出至陰陵遂失道臨死歎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羽既死高帝封爲魯公徐偃王周穆王時諸侯初爲徐子偕稱假王穆王命楚伐之徐子愛民不忍闘走彭城而死哭延陵季子適徐見徐君季子有寶劍徐君愛之季子心許之而不言後至中原歸還見徐君君已死季子至君墓掛劍于

樹而去今有壯劍壺一布淵城一銜張秋□雅故趙
懷王孫心為義帝都郴州後復弒之楚人歌曰挽趙
三戶亡秦必楚韓信貧時寄食亭長亭長妻惡之晨
炊蓐食信怒而去擒豹者擒魏王豹信破趙得齊欲
稱假王蒯通說信背漢信不從後舍人告信與陳豨
通謀反呂后因誅之



太常觀樂器賦　　達奚珣

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動天地感鬼神節風雅導人倫樂假器而成用器以樂而見珍或採孤篠於鄒嶧或收浮磬於泗濱或斷彼金石或制自陶鈞被諸大道輝光日新逮乎上皇云謝戰國相滅雄殺氣於五兵崩禮容於八列大樂之器斯焉是缺剝極則貢天臨我皇化東戶而咸若歌南風而有光觀奮豫而崇上帝舞干戚而柔大荒樂器咸列盈乎太常客有覩而駭者曰國之盛事粗所未識雅象純陰蔡光翕葩樹羽紛濯崇牙崱屴玉管清通瑤琴古色朱絲疏越之制雷鼓靈鼉之飾清笳闕列於軍容畫角融怡於武力故能頓應悚孕張祝敔猛獸赫怒而擊鐘金人嵌巖以負簴鸑鷟在目疑影搖於周王鳳鸞可吹紛胎響於嬴女況復天球曜逸金鏡紫鴻大籥清磬虛籟生風怒齊竽之濫吹壯秦缶之爭雄稽爾既偉猗歟載豐匪天子之明德孰以成其泉美總四奏而徵妙越六代而高視思其鏗鍠嘈囋清暢透迤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虧窮高遠而測深厚故乃盡美而在斯

說文曰樂五聲八音總也太常典學之官漢書曰廣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禮師乙曰歌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又所以領父子君臣之節也篠竹也齊岳笙賦鄉磬之珍有汶陽之孤篠泗濱浮磬別見國語金磬之不擊之陵樸七徵金石諧而齊樂記和故百物皆化東戶氏上古帝王也在渾沌氏後道不拾遺耕有餘糧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淫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易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禮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翕純赤色也禮殷之崇牙詩崇牙樹羽刻木為之飾以綵色施於簨上以懸鐘磬刻為山貌狀其隆然也漢書黃帝作律以玉為管舜時詩瑤琴生嶰羅禮渤澥之琨朱絃而疏越穿竅見別註笳者胡人捲蘆葉吹之其聲甚悲即感聚又名悲聚又名長離李陵書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角名長鳴十二聲為一疊鼓止角動單中

以司晨曉黃帝內傳玄女請帝制角二十四以警眾詩應田懸鼓鞞磬柷圉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柷狀如漆桶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甘泉賦曰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嶽嶽嶽其龍鱗笙賦夢鸞音而厲聲列仙傳王子晉好吹笙鳳女吹簫見別註書天球河圖在東序古今樂錄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鼓簫伊耆氏之樂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虛籟不見別註韓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其中食祿宣王死湣王立欲一一吹之先生乃逃史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缶顧趙御史亦書秦王擊缶白虎通東夷之樂曰離西夷之樂曰禁南夷之樂曰兜北夷之樂曰昧左季札聘魯觀六代之樂禮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 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符土德為韻）

李程

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叶華。以上）懿彼日昇，考茲禮斗。因時而出，與聖為偶。仰瑞景兮燦中天，和德輝兮光萬有。既分羲和之職，自歎黃人之守。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麗九華，當帝業之嗣九。（叶九。以上）時也寰宇廓清，景氣澄霽。浴咸池於天末，拂若木於海裔。非煙捧於圓象，蔚矣錦章；餘霞散於重輪，煥然綺麗。（叶麗。以上）固知畤人有秩，天紀無失。必觀象以察變，不廢時而亂日。合璧方而誰可抱，羽比而奚匹。泛草際而瑞露相鮮，動川上而榮光亂出。信比象而可久，故成文之不一。足使陽烏迷莫黑之容，白駒驚受采之質。（叶日。以上）浩浩天樞，洋洋聖謨。德之交感，瑞必相符。五彩彰施於黃道，萬姓瞻仰於康衢。（叶符。以上）足以光昭前古，照耀下土。殊祥著明，庶物咸覩。名雖嬌翼，如威鳳兮鳴朝陽；時稽傾心，狀靈芝兮耀中圃。（叶土。以上）斯乃天有命，日躋聖。太階平，王道正。同大少昊，誠感之以呈祥；異彼夏王，徒指之而比盛。（叶聖。以上）今則引耀神州，揚

光曰域設象以啓聖宣精以昭德彰暉遠於皇明乃備
采於方色故曰惟天爲大吾君是則 以下叶德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五世孫也貞元中試日五色賦破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揚於陵見之曰須作狀頭翌日無名於陵揚示主文曰揚中有此侍郎何以待之曰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若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亟命取卷對之一字不差遂擢第一詔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懶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後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歷尚書左僕射武宗立爲東都留守書惟德動天發陵有日華詩三光日月星也五色五行之方色禮斗威儀曰政理太平則日五色援神契云日以日神五色明照四方瑞典符瑞之書劉氏正曆云夏日者純陽之精尚書考靈耀曰仲春仲秋日出於卯出於寅仲冬出於辰宋玉賦曰覽德輝而下之萬有萬國也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黃人日發黃氣



如人唐有黃人守日之端嗣九德宗嗣位正當九帝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山海經曰炊野之山有樹名曰若木日入處史記曰若烟非烟是謂慶雲圓象日象圓也謝宣城詩餘霞散成綺史記時人子弟注同類之人明歷者也雜兵書曰日冠者日上有冠有兩珥者尤吉洞冥記東方朔曰吉雲之地雲起五色照著草樹皆成五色露尚書中候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榮光并出青雲浮河陽烏見別註詩莫黑匪烏莊子人生如白駒過隙言日影也禮白受采黃道日行黃道也堯治天下微行康衢聞童謠及擊壤之歌詩雉名射雉賦有五色之名翬鳳有威儀故曰威鳳詩曰鳳鳴朝陽又昊天有成命又郊敬日齊泰階平見別註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夏王指桑害自言吉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史孟荀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日域日出之域

荷珠賦　　白居易

迸水所集輕荷正敷引修莖而出葉凝玉液以成珠淨綠田田神龜之巢處斯在虛明皎皎靈鵲之銜來豈殊旣羅列其青蓋又昭章於白榆亂點的皪分規青瑩仰虛無以上出擬晶熒而外映灑之不著混兮逾淨不倚寓於傾欹每因依於平正可止則止必荷之中央在圓而圓得水之本性飄颻旣息而常凝魚鳥蹔銜而不定爾乃一氣暗後初陽照前宿雨斷而猶在曉露炎而正鮮爛爛有光映空水而煥若熒熒無數遍池塘而燗然



宛轉而魚目迴視沖融而蚌胎未堅因霑濡而小大隨散合以虧全輕彩蕩淵芳濃厭浥明璣而夜月爭光丹粟而晨霞散入其息也與波俱停其動也與風皆急若轉於掌乃是江妃之珠如凝於盤遂成泉室之泣冰壺捧之而殊倫水鏡沉精而莫及則知氣有相假物有相資唯雨露之踞處當芙蕖之茂時雖賦象而無準必成形而在茲喻於人則奇之生也擬於道則沖而用之自契玄珠之妙何求赤水之遺

白居易字樂天仕唐至太子少傅詩與元稹齊名迸水散水也古樂府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千歲神

龜音伏蓮下靈鵲能銜珠魚目混珠蚌胎産珠詩緯泥行露鄭交甫行漢濱逢神女贈以珠鮫人於泉室泣淚成珠夏禹曰生寄也死歸也言荷珠空虛如人之生寄黄帝使象罔探玄珠得之於赤水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　韓愈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信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瀆斯川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寔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以上玄韻於是命烜氏音毁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持鑑辯不而精氣旁射照川而陰靈潛下覩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以上化韻應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汚於酒醴詎比賤於潢汚以上無韻明德惟馨玄功不宰於以表誠潔於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以上宰韻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蘗之名寔處罇彝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鮫人之淚將以贊於陰德配夫陽燧以上至韻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兎影騰精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靡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淚生以上精韻豈不以德協於坎同類則感以上感韻形藏在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

地之至公竊比太蔟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以上通韻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歷官至吏部侍郎德宗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典貢舉以此賦命題時進士中第者二十二人其間多知名士而愈名在十三時號爲龍虎榜周禮以鑑取水於月以共祭祀謂之明水詩吉蠲爲饎吉蠲日擇吉之善蠲齋戒滌濯之潔烜氏周官名其明水火隸在秋官冬至日祀天于圜丘夏至日祭地于方澤老子曰希日夷夷無色希無聲合浦人採珠易米珠徙去及孟嘗化行一年珠復還濆小水汀濁水易東井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書若作酒醴爾惟麴櫱圓魄月也金蕭見別註方諸鑑名淮南說林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也鮫人見別註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桂華兎影指月也蚌精淚生指水也易坎爲水又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青虛處之翠霄太蔟不和



披沙揀金賦 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爲韻　柳宗元

沙之爲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爲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材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徒當愼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 以上求韻 披而擇之斯爲見寶盪滌而俱盼指茲焜而探討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湛而不淄旣堅且好 叶寶 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久晦未彰固亦將君是擇先迷後得孰謂棄予如遺 叶之 其隱則雜昏昏淪浩浩濟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倚俯拾而不棄諒致美於無窮欲蓋而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 叶同 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眞質而特殊雖處瞶而纖光作比劍拭土而異采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 叶乎 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比疑剖蚌之作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郎咏陸文可俾而昭明是選 以上選韻 若然者可以譏披沙之所托明揀金之所裁

良工何遠善價圓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籝之學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容有希採擬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叶才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第進士博學宏詞科官至柳州刺史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書六府三事允治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詩如珪如璋說文剡上曰圭中非曰璞道德經和光同塵是謂玄同易發蒙禮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予夫子將然若發矇矣泰攻趙不原君求救於楚約門下可與俱者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士處世如錐處囊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晉書吳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問雷煥煥曰寶劍之氣在於豐城



華補煥為豐城令掘獄得寶劍刻題曰龍泉曰太阿一送華一自佩以西山北巖下土拭之光芒焰發華曰不如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拭之倍明蚌生珠別見圓來按秦誓若弗云來正義曰員即云也集韻云通作圓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孫綽作天台賦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



顧豹文且鞏鑒定

西陵 王修玉松齋選輯 丹林赤書

兄 鳳翼夾阿參閱 姪 朱穡子凡 較訂

題橋賦 以望在雲霄居然有興為韻 李 遠

昔蜀郡之司馬相如指長安兮將離所居意氣而登橋有感沉吟而命筆爰書儀並遷鶯將欲誇其名姓非乘駟馬誓不還於里閭以上居韻原夫別騎將遊鄉心頓望銅梁杳杳以橫翠錦水翩翩而逆浪徘徊浮柱之側睥睨



長虹之上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聲影落中流已動龍蛇之壯以上壯韻觀者紛紛嗟其不羣染翰而含情自負揮毫而縱意成文渥澤尚遙滴瀝空聽於垂露飄飛未及離披且視其錦雲以上雲韻意以立誓無疑傳芳不朽人才既許其獨出富貴應知其自有潛生附翼之心暗契縱橫之手以上有韻於是名垂要路價重仙橋離離迴出一一高標參差鳥跡之文旁臨綵檻翩躍鵬搏之勢下視丹霄以上霄韻既而玉壘經過金門寵異方陪侍從之列忽奉西南之使乘軺電逝於遐方建節風生於舊地結構如

故高低可記追尋往跡先知今日之榮拂拭輕塵宛是當年之宇以上興韻想夫危梁蘚剝漬壁蟲穿長含氣象久滯風煙幾遭凡目之見嬉徒云率爾終俟瓌姿之後至覺始瞭然以上然韻所謂題記數行敘寥千載何攜管而無感如合符而中在僭後進而慕前賢亦丁寧而有待以上在韻

李遠字求古太和五年進士蜀人也累官歷忠建江三州刺史終御史中丞升仙橋在成都府北魚鳧王張伯子俱乘虎仙去因以名橋司馬長卿東遊題其柱曰不乘駟馬不復過此後為中郎將持節使蜀大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銅梁山在合州翠色如銅錦江別見成都志張儀作錦江橋如虹跨水文字志



垂露書如懸針而不遒勁婀娜若濃露之垂蔡邕表重若崩雲史記卓王孫昆弟諸公曰長卿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又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所自有諶文泰更古文八體四蟲書書斷謂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玉壘山在成都府灌縣湔水出焉揚雄解嘲歷金門上玉堂史記相如奏上林賦天子以為郎建節馳傳使諭西南夷

## 睹觀秋河賦 以寥天瞰滿景象昭晰為韻

王損之

覩彼斜漢拖於中天遇良宵之已艾與清景而相鮮勢則昭回既闌干而遠映時方蕭瑟亦汎濫而高懸天叶的爾遙分淒然仰眺登奕奕之浮彩隱蒼蒼而引耀孤星迥泛之狀清淺之沉珠殘月斜臨似滄浪之垂釣耀叶輕曜冪冪遠景蕭蕭色分隱映光凝泬寥凝瀣布而下落似輕雲之欲銷寥叶夜景將分清光向曉繁星落以迴薄漸清泬而縹緲瞻攀不及限一水以心遙曠望空勞邈九霄而思杳曉叶發跡無際淩虛不傾積曙色之半落涵爽



氣之淒清凝曳練而勢遠訝殘虹而體輕遠想牽牛漸失迢迢之狀遙思弄杼無聞軋軋之聲清叶景氣潛昭氛埃遠屏寧在地以為狀信滔天而掛影可以甄清光狎餘景分耶爽亮向曉色而亭亭遠勢縱橫帶清光之耿耿影叶偉茲垂象倬彼青穹映星躔之的的出雲路以昭晰想發蹤之初悠然莫測稽源流之始邈矣方遙昭叶則知既自人工實由天設自虛無而想像界寥廓而昭晰意天邊之橫注遠若波瀾想空裏之潛流遙疑嗚咽宜其臨清泚挹澄澈倘天路之可昇與清漪而比潔晰叶

秋河天河也又曰天漢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
漢天畢影斜女曰斜漢艾適半也詩昭回于天闕長
橫斜貌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的明也光的
然也古詩河漢清且淺沉珠狀碎星也垂釣狀殘月
也泬寥曠蕩空虛也楚辭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天台
賦瀑布飛流以界道碧落天也古詩盈盈一水間與
練如白練之曳於空也牽牛見別莊軋軋弄杼聲畢
躔星之躔次也橫莊橫于天而若莊也鳴湍水聲古
樂府鳴咽隴頭水
水之有文曰漪



汗血馬賦 以絕足方驟流汗如珠爲韻　王損之

興彼天馬生於遠方驟流汗以津潤如成血以熒煌所以名重騄驥價高驊騮骨騰肉飛既𢹂紅而沛艾赫赩龍媒亦流汗以徜徉 以上方韻 當其武皇耀兵貳師服猛破大宛之殊俗獲斯馬於絕境由是辭遠塞以供來登漢庭而遐騁初凝霡霂染渝海之霜華終灑淋漓變樁閣之霞影 以上驟韻 及乎獻闕之始就駕之初飾金羈而勢如擬流拂玉勒而態若凌虛佇象人觀訝滴襟而沃若王良載馭驚灑袖以斑如 以上如韻 觀其步驟如流驅馳若滅



態余力而𨀀躍於中衢而霅絕長鳴向日躞蹀而色若渥丹驤首臨風奮迅而光如振血 以上絕韻 疾徐中節羈束如濡流膺膺以飛赭灑纓鬣以凝珠雖姿泛彼逸態濡于映白駒之翠皆疑火素齊紫燕之匹不可奪朱 以上珠韻 卓彼奇姿實爲殊觀初溢腹而霑灑終盡足而渙汗此朱翼而表異難侔駿良彼赤鬣以稱奇翻同欵段 以上汗韻 超騰莫及迅疾難儔初赫如以浹洽乍煥若以飛浮儵遂越都甚追風而更疾如同過隙似奔電以潛流 以上流韻 且其跋聯翩與跪蹋材逾良驥名逾足倚不棄於血

誠將八鑾而奔蹶（以上足韻）

漢書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大宛馬曰天馬穆天子傳天子八駿中有騄耳赤驥梁史使鴑鴑可駭何以異夫驥騄驊騮別見沛艾馬疾行貌張衡東京賦齊騰驤而沛艾貳師將軍李廣利也霢霂小雨也詩益之以霢霂山海經北海大海之別有瀚海匈奴傳驃騎臨瀚海而還榆關一名臨閭關在永平府撫寧縣伯樂王良別見詩六轡沃若易乘馬班如詩六轡如濡白駒紫燕別見款段一馬也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常哀我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善人斯可矣越都追風過隙奔電皆言其疾也



## 飲馬投錢賦（以效善騁名吁乎前智爲韻）

王損之

昔人有暗室無欺行行路歧涉清流之蕩漾指白日以驅馳乘匹馬而來念玆枯渴傾一蠡以用投彼漣漪（以上馳韻）且水本無情人能誓志俯濯纓以上善控奔蹄之小駟廉隅是切斗升之水無多重價將酬子父之錢盡棄（以上智韻）湯湯淺瀨歷歷五銖飲之而忘其量也投之而無乃甚乎同濟河而沉璧異濁水以求珠隱金沙之中進於赤仄落藻蘩之上混彼青蚨（以上乎韻）嗟乎利已則多潔身誠鮮在一飲而何損投斗兩而稱善鬼驚下處對哉眼而難分鱣鮪游時雜鮫文而不辨（以上善韻）駸駸練影瀉滴波聲滿腹而自負行道墜泉而孰謂沽名郭況之家人傑來訶移金穴漢代之貲郎或見猶認水衡（以上名韻）浦溆縈盈汀州重疊吳酌貪而難論王不言而訶叶致香醪而一醉且乏杖頭入春溜以俱沉不漂榆莢（以上叶韻）澄明水底散亂馬前乍似揀金之磧何殊種玉之田遂好利之徒無辭俯拾同貫珠之子幾誤旁穿（以上前韻）是知雅志無儔常情不到將均勺水之直自勝飲冰之操則墜銀瓶於井底思婦徒傷投竹杖於陂中仙翁可報賢哉

頊氏之心從吾所好以上好韻
三輔央錄安陵項仲山每飲馬渭水輒投三錢而去
老子上善若水左傳乘小駟鄭入也莊子顧視單轂
中有涸鮒曰豈升斗之水活我乎國語周景王二十
一年將鑄大錢以振救入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漢
書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銖錢平準書武帝
更鑄三銖錢後復更鑄五銖錢左傳秦穆公納重耳
於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
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抱朴子識珍者必拾淵
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藪之芳蕙漢書武帝時公
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仄以赤銅為其郭搜神記
曰南方有蟲其形似蟬而大生子必依草葉如蠶子
取其子歸母即飛來以母血塗子以子血塗母用錢
貨市旋則飛還名曰青蚨漢書秦兼天下銅錢質如
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裴子野宋略泰始中沈慶
之啓通私鑄而錢大隳一貫長三寸謂之鵝眼錢洞
冥記武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飛來化為三小童合



握鮫文大錢三枚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
影錢穰影馬影也郭況傳況為大鴻臚賞賜金錢豐
盛莫比京師號曰金穴史記漢武時入財者得補郎
郎選衰矣漢武初置水衡都尉水衡天子私藏也廣
州有貪泉相傳飲此水者廉士皆貪吳隱之題云試
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晉書王衍口不言錢婦欲試
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呼婢曰舉却阿堵物阮宣傳
以百錢掛杖頭遇酒肆便獨酣暢家無儋石晏如也
平準書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披沙
見金別見京兆記藍田出美玉搜神記羊公雍伯洛
陽人父母亡葬終山遂家焉性為孝山高無水汲義
梁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人就飲以石子一斗
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可以得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
數歲往視見石子生上北平徐氏女人多求不許公
試求焉徐氏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於所種石
中得五雙門聘遂以女妻之故名其地為玉田莊子
朝受命而夕飲冰古樂府非底落銀瓶恩情中道絶
後漢費長房過仙與一杖騎投之葛陂中化為龍

## 小雪賦　林滋

傳茲雪之霏霏應玄冥而不失其期賦象於虹藏之日
成形於冰凍之時委地則微應表三冬之候翻空雖小
那無六出之姿當其寒氣初升陰風始變既淅瀝於遙
野郤飄颻於廣何邊域一望龍山之淨色猶稀上苑再
矚鳳闕之清光未遍聊若毫端輕飛可覩細細而千巖
送冷飄飄而萬戶迎寒霏微墀廡之間瑤臺月曉旁霧
草莽之上玉樹花攢迥拂陰軒高翻曉律榮枝分盈尺
之象帶月誤如珪之質微交月影天邊之孤雁應迷稍



助山明松際之浮煙已失細穆長空纖縩綺櫳淨若盧
花之沒水輕同柳絮之因風是則謝氏林亭盡在迴眸
之內梁王池館無非跬步之中於以則潔白之姿於以
表陰凝之漸雖見晛而無滯詎因汚而成染初疑盡闔
粧奩之香粉微微又若墮遺玉篩之凝藹點點既而纖
悉緝紛呈祥是因掩目而難分薄霧開簾而不辨輕塵
影入空雖預想映晉之子光侵遠水潛思訪戴之人可
謂不遠而來自無而有始縈盈於階砌終散漫於林藪
安得不燎薰爐命芳酒作小雪之賦繼大夫之後

十月虹藏不見始冰凡十五出惟冬雪六出如珠月圓如珠也選詩庭皆見野陰山明望松雪謝安朗君見庭中霏雪命群姪各有所擬車騎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深賞之謝惠連雪賦花辭梁孝王遊讌命大夫司馬相如為賦詩爾雪濃濃見晛日消晛日也孫康好學常映雪讀書王子猷於雪夜思戴安道乘舟至剡溪而返燕大夫之後言繼司馬為雪賦也



## 賜冰賦（以海上沙前光耀清景為韻）

林滋

考庶物於朱艮，得賜冰於碧海。託巨浸以潛結，泛驚波而長在。堅乎自得，皚皚之素色寧虧；渙若無虞，皎皎之清光詎改。（以上海韻）始其孕太陰之精，因積水而成。勁飇飇之遠吹，潑混漾之餘清。別浦宵凝，孤鴻之聲作；絕迴汀曉合，蟲凝之質俄生。（以上清韻）縈是外肅，重溟中分，萬景滄淵，擁巨蚌之魄；碧落奪寒蟾之影。幽凝玉樹，露皓氣之脩脩；淨若銀河，亘秋光之耿耿。（以上景韻）既叶數九，寧將屢遷，乍瑩洪濤之末，時明綠岸之前。不解東風，諒難資於



履薄；非藏北陸，復何患於攻堅。（以上前韻）炎炎之艮景雖臨，冽冽之寒威益壯。萬輝想冰始之日，洞徹得夏頒之狀。解飈乍觸，無慚於雲母屏中；織翳不生，曷愧於琉璃地上。（以上上韻）淨拂霜影，輕籠月華，冥質苟因於固沍，分形詎委於泥沙。既異在陰，彩射鮫人之室；非同向晦，光寒漁父之家。（以上沙韻）至若浪息遙川，煙收遠嶠，燚晶鑠野以增熾，皓色澄空而引耀。清今上善，曾無泮渙之期；素激中流，豈憚赫曦之照。（以上耀韻）所謂出自靈長，居然異常，苟惟貞而是守，雖盛暑其何傷。亦由抱素者絕陷己之患，履

道者爲終身之防幸消釋之無日庶永託於朝光光以韻上

說文水水堅也五行志水者陰之盛而水之滯也木華海賦陽水不冶冶鎔也瑱似珠禹貢厥貢惟球琳琅玕文紀註狐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孫綽賦陋夏蟲之疑冰漢書珠生蚌中陰精也搜神記姮娥羿妻也託身於月是爲蟾蜍王樹銀河俱別見易陽數九又其爲道也屢遷禮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魚上冰詩如履薄冰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禮孟冬之月水始冰周禮夏頒冰後漢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位遂爲故事内典云琉璃爲地左傳開於沂寒博物志鮫人能織綃從水中出至人家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謝主人海賦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易向晦入宴息老子上善若水詩迨冰未泮赫曦夏日也



息夫人不言賦 以此人不言義安在爲韻　白敏中

有一人兮甚美事二夫兮深恥不咄咄以怨人常默默而傷已何窮冤兮若彼而寂寞兮如此舌雖在而口不言身未亡而心已死叶此殆其喪主失身去故從新初爲息侯之婦今爲楚國之嬪標二八之佳麗冠三千之等倫豈君恩之不至顧我恨之有因觸類無言似峽口爲雲之女含情不語如山頭化石之人叶入守而不改邈矣而心有所在叶在行之實難確乎而性有所安指誓波於舊寵比浮雲於新歡得不佇意思於心曲祕玉聲於舌端叶安於是語笑已而得意莫其處喧譁而不亂挺節操以自持翠羽常低多値斂眉之日瓠犀難見少逢啓齒之時然則動宜三省情順九思似愼樞機暗合吉人之象類含鋒亦潛符靜女之詩叶其嗟夫蔡家之女兮在德何有賈氏之妻兮其言亦苟雖令喋喋騁五馬而請使君之愚爲用嚆嚆獲一雉而忘大夫之醜彼則務此則否外結舌而內結腸先鉗心而後鉗口叶不既而再離生育幾變寒暄想蘇燕之不見厭芸茴之空繁勢與絲蘿徒新昏而非偶華如桃李雖結子而無言叶言及夫雲夢

初春章華夜侍永忘一顧之念難奪三緘之志起居有節惟聞珮玉之聲應對無詞不吐如蘭之氣君王於是崇其意重其義命女史以書之爲楚宮之故事叶養

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衆王起典文衡欲舉爲第一嫌其與賀扳慈爲友密令所知諭令絕之而扳慈遣門左右紿以他往敏中躍出見賀曰吾可以一第負素交耶遂不得首舉宣宗朝拜相左傳楚文王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詩窈窕淑女禮婦人食夫自稱未亡人君思指從下高唐賦楚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行雲暮爲行雨神異記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傳云昔有貞婦送其夫從役至此山立望其夫化爲石已而莫其背無之辭也好色賦眉如翠羽瓠犀詩齒如瓠犀注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北次辯齊也易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又言人之辭



寡詩靜女其姝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拒之其詞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晉叔向曰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還故夫周南芣苢之詩言家家相和婦人無事賦其事以相樂也絲蘿蔓草采而菁綠喻婚姻之相託也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綺了脂指息嬀已生二子也雲夢楚水名草華楚臺名家語孔子觀周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漢武帝宮人麗娟吹氣如蘭周禮女史掌王后之禮

庭燎賦以早設王庭爲韻

王起

王者崇北辰之位正南面之威赫朱燎以具舉列形庭而有輝助彼王明可燭於夜色叶茲睿哲引耀於宵衣信乎令典有作舊章不遐以上遐韻當其冠劍鏘鏘環珮將嘶峩峩爭赴肅肅就列聽玉漏而未央仰紫宸而初發珠旒將出方熠熠以星懸綵仗徐來已煌煌而電設以上設韻九儀稍布六樂爰分代晨光之昭耀雜佳氣之絪縕騰輝於鴛鷺之行若離若合委照於熊羆之旅或友或翠以上翠韻昭昭彰彰紫氣紅光聲明曄曄百物熒熒觀炎



上之有赫知臨下之無荒遠而瞻之謂熒爽之煙晰於晉帝廹而察之似流星之火呈瑞於周王以上王韻金釭莫齊銀燭非競長風乍拂高燄彌盛華衮燦爛以相鮮猛虡攫拏而交映以上映韻其容烈烈其明杲杲附寒者覺其春深假寐者疑其曙早以上早韻則知統四海朝百辟厲夙興勤夕惕佐盛儀而有待惜流光而無斁昭其明也叶天鑒之清穆望而畏之救天威之咫尺彼爟火泰壇神光漢祠何足示來儀之容呈大觀之績以上辟韻則知我皇立人之程爲國之經旂渭渭而咸造鸞鏘鏘而可聆

萬宇乂，多士寧，豈徒美君子之至，在宣王之庭。以上庭韻

王起，字舉之，元和中擢制科，書耶云武宗廟進尚書左僕射，卒。大燭也。周禮註曰：地燭也。一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皆所以照衆爲明。又云：樹於門外爲大燭，於門內爲庭燎，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天子百。司烜以物百枚纏束燎之，今用松葦灌脂。詩：庭燎之光。禮：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春秋合誠圖：天皇大帝，北辰星也。禮：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西都賦：玉階形庭。注：帝居也。宵衣，未明求衣也。庭中設燎火，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故曰今與。晉起居注曰：咸和八年，有司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詔命當由舊章。冠劍環佩，皆早朝百官之儀。錦帳衛漏水轉。漢天儀制曰：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漢官分職：紫宸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庭前漢官儀制：冕與古冕略等，周加垂旒，天子之前後垂珠各十二旒，曰珠旒。兵器五刃總名，兵人所執曰仗。唐制：殿下兵衛曰仗。又唐儀衛志：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閤外，號爲內仗。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又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二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鶩鶩之行，文班也；熊羆之旅，武班也。晉書：晉武帝時有獻雉頭裘者，上曰：異服奇裘，典制所禁，焚之。史：武王伐紂渡孟津，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爲烏。說文：袞，龍衣也。虡，鐘柎也，刻猛獸攫拏之狀以爲足。詩：夙興夜寐。易：夕惕若。左傳齊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洞冥記曰：漢武帝以升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蘊澗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詩：其旂渒渒。又：八鸞鎗鎗。庭燎之詩，所以美宣王也。

## 姮娥奔月賦 以一升天中永棄塵俗爲韻

蔣防

昔姮娥服仙藥於蛾眉，指陰靈以馳騁。嗟人世之如流，覺天衢之何永。於是竦身鸞翥，舜月凝冷，振環鏘佩，雜珠露之珊珊；霧帔花冠，渡銀河之耿耿。以上永韻伊立志之有恒，果躡景而可懲。出乎寥廓，愛此清澄。企予望之，蟾蜍之下，覩進吾往也，軼埃壒而上升。以上升韻且夫碧虛望而自致，清質聽而不墜。天迴而青冥已殺，風落而芳襟微至。往而不還，誰謂與子偕行；仰之彌高，孰云不我遐棄。以上棄韻窈窕輕舉，圓明欻空，遺九族於脫屣，翼孤輪之處，躬獨往孤高，若集瑤池之上；滑來烟霧，如分執扇之中。逃晶皎亂，曈融神明。合景德通，想泛金波，詎假琴高之鯉；將揺桂魄，寧因鸞冠之風。以上中韻冥冥眸容，規規皓質。乘飛廉兮竦躡，迢望舒兮寥慄。初凝妝以臨鏡，形影猶分；終類冰之在壺，輝華相失。故得享年代之悠久，與乾坤而齊立。以上一韻明明配日，高高在天。對陽烏之升降，伴孤兎之晦宣。滿時而玉貌和光，虧分皓皓；處而蛾眉共麗，不辨娟娟。以上天韻嫺若通靈，逌然絕俗。想明眸而下鑒，金玉鈎而傍燭。閨中結恨，感兮於三五之時；笛

裹傳情聽我於闕山之曲以上俗韻岱伊與人學道全眞湘

波之妃洛浦之神曾不足繼其芳塵以上塵韻

姮娥奔月見別註霧鬢衦縱貌珊珊環珮登銀河天

河也埃𡏖塵也移天子傳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延

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扇金波月也梁元帝詩徐步

待金波廣輿記琴高善鼓琴時從碭水中乘赤鯉出

入月中有桂故云桂魄也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

也飛廉風伯望舒月御也楚辭前望舒使先驅兮後

飛廉使奔屬六帖日中有三足烏張衡靈憲序月中

有精積而成獸象兔在月中搗藥鮑照詩朔望如蛾

眉三五十五夜也樂府有關山月入橫吹第七曲博

物志堯二女娥皇女英爲舜妃後死爲湘水神姿徽

女必妃蔣

洛水爲神



月影透書帷賦以光彩照帷徹間今古爲韻　蔣防

顆俯凝素綵如夕發丙潔朗以旁徹遂虛明而內彰縣

是以洞篇翰鑒蒐芸委大山之姿喜眾時而瑞聖就三

冬之業期利用以觀光光叶況復素袖增輝輕紈閃彩釋

居中之莊昧致藏用之所在霏微兮太素初分晃朗兮

窮陰既改映卓玄之卷類姑射之神仙隱映天之人疑

环渾之眞宰彩叶凜凜寒色融融春暐綠細叢耀簡牒連

輝曈曨而微月將入幕歷而輕風乍霏輝叶故得百氏旁

窺萬流仰鏡稽古昔賓與詠動鉛管而有助含章對傷



書而無非浴淨益以啟其幽默不獨專其辭映契莊周

之理虛白自生徵大禹之文光陰是競映叶俾夫夕可以

忘寐廳可以罷貌燠浮而不藏於密晰然而益取諸離

清焱兮寒氣方壯紛紛兮晴雲欲披澄筆海之波瀾皆

爲練色耀書林之柅櫳盡作瓊枝披叶是能燭前轍彰往

哲聆觀謝賦想塤篪之榮盈嶽視曹蔚數蜉蝣之掘閱

閱叶詳夫迥間委照處異在陰比燃膏之功益簡功繁日

迷務愈深必將修詞以進德實勤考古以親今今叶所謂

月姆而彰韶光有將袪絳紗之幽遂發素王之牖戶期

潔白以無虧庶研精乎千古
務如指帷也六出冬雪也故劉義恭啓門過吾見六出以為瑞東方朔傳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易觀闈之光居中蔽形帷帳處也揚子雲草太玄班子堅見褻姑射之仙肌膚若冰雪齊鄒衍善談天郭璞江賦丕渾之未疑言渾沌之氣也縹囊緗帙書函也竹日簡版日牒鼎籠月初出光也翳歷薇覆貌西京雜記揚子雲懷鉛提槧謂以鉛刻於槧故以名管鍛碧徵歷士之書鉛管鶴書皆取白義莊子虛室生白大禹惜寸陰老子不窺牖知天道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離取重明之義練熟絲瓊美玉皆有光彩流越謝惠連雪賦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詩麻衣如雪馬融傳施絳紗帳授生徒素王孔子也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賦 九域爾庶外方同心為韻 謝觀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巍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教，朝萬國之侯王。以上方韻 而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太室於中霤。啓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為季孟之交；分上方下圓，法天地之奇偶。時也六年之初，孟春之首。有截而至，無脛而走。將欲交正於成王之命，所以立儀於周公之手。洞八闈以臨八極，闢四門而來萬有。所司備班品於庭除，執事肅文物於前後。以上九韻 乃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群臣而不同。以上同韻 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鶩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以上向韻 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翟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遙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旂豹韜，抑揚而相借。以上外韻 肅肅沉沉，邃崇奧深。烟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負斧扆而南面，知萬國歸心。以上心韻 於是鏘金石，揚律呂，動塤篪，搖柷敔。儼若思而山立，悄不言而雁序。一拜一起，抃而齊傾；舞之蹈之，雷

屯而復舉以上序韻俄而翠華轉仙仗迴恩覃率土化溢九垓合蠻貊以畢至盡梯航以畢來彼禹有太室武作靈臺曷與而同哉以上垓韻

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堂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出政令之所按春夏秋冬之流仲季月而居春太東夏居南秋居西冬居北辰戌丑未之季月居太室各十八日如土之寄旺於四時也制如井田東爲太青陽南爲明堂西爲總章北爲玄堂中間則太廟太室也凡屋个爲竊孟月居仲月中間季月每面各三室隨月之孟仲季而開其門閉月則屬仲左右正四角如井田之八家中間如公田則太廟居正位太室處中霤大戴禮云一室四戶八牖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季孟之交如三月至四月則青陽左个而至明堂左个也餘倣此宋王大吉賦方非爲畢

圖天爲蓋詩海外有截劉子珠無脛而行玉無翼而飛淮南天地之間九州八極書賓於四門萬有衞國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禮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翟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九州之外桑翟也鷺立球立也觀犖球璧也金西木東水北火南朱干朱漆之盾玉戚玉餙斧柄也揚鉞也新劍衣也黄帝作兕以絲纏貝王前後各十二旒淮南九州之外有八貨八貨之外有八紘斧扆屏也高八尺以絳爲質畫爲斧文天子南面而立則扆在背故曰負金石八音之二律陽呂陰各六墳篪柷敔別見禮儼若思山立如山之嶷然不動也雁序如雁行之次序也獄抃嵩呼抃舞也舞所朝儀也易雲雷屯翠葆天子之旗仙仗天子之儀仗也國語天子乘九垓之田文選梯山航海

越裳獻白雉賦以周德方與遠人貢爲韻　　謝觀

懷彼越裳南之一方域皇化於蠻貊獻白雉於周王以上方韻原夫獲皎潔之姿本鴻龐之德閉靈質於雕玉馳星使於絕域夕辭南土形迷夜月之光曉向北風影混朝霜之色以上德韻嗟乎跋涉谷澗川山阻修途程萬里星歲幾周過與門而綠彩光透思昔風而麻衣色浮以上周韻後達成周之大庭陳本國之所執歷雉門而捧進瞻鴻臚而登入俯雕題而就位拱疏跗而前集利背玉植修翮稿戢風搖細尾當軒而練帶長垂日照輕毛在手而雪花孤立以上入韻爾其耿介無比貞明可稱距列瑤刺身摛鶴翮排徊而顧躅其轉奮迅而振鶩將與其淨珉潔其神露凝皎皎紛紛亭亭阜冰自稟時清之化誠非日浴之能以上與韻多以臣之賤所獻無微勿以禽之微所來自遠蒙恩耽而化及似風行而草偃以上遠韻是以齋此嘉瑞雅叅後時欲以明誠上答攸遐阻爲辭作獻靡遂東之豕不獨殊聲予之綵一以見潛兼鳥獸一以彰德彼蠻彝王乃愀然色動沉然念玆發明南國之忠汝之遠矣舉奏殊方之瑞予甚嘉之以上貢韻方知雉之潔兮可

珍士之潔兮殊衆可珍猶尚於彝俗殊衆可標於歲貢

儻援引而不遺願舉白之一必（以上貢道）

春秋運斗樞瑤星散爲雉雉鶴不能遠飛高不過丈善闘故曰介鳥不處下澤故曰原禽懼覺悟旦詩懷彼淮夷史周成王時交趾有越裳氏三譯而來獻白雉抱朴子曰雉有種南越尤多按地域圖今之九德即古之越裳也蓋白雉之所出成王所以爲瑞者貴其所自來之遠明德化所被之廣非謂此爲奇也蜃賢靈異之賢言白雉也在思賦閒以雕龍門雕玉能也馳星使使星馳也韓詩外傳一顧回長故門見非足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採一匹長耳故後人呼馬爲一匹詩曹氏麻衣如雪禮雉門天子應門秦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武帝改爲大鴻臚王莽改典客東漢復曰大鴻臚禮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又雉曰疏趾周禮上執雉鄭玄注取其守介不失節後儀禮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會



經雉交不一雉交不再貞也燿軒玉瓜鶴頸如鶴之羽莊子曰駒過隙詩振鷺于飛皆以形白也珉石次玉者莊子鵠不日浴而白東觀漢記朱浮責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說林墨翟見練絲而悲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太阿如秋水賦（以容色如彼秋水爲韻）　賈餗

燁然若秋水者楚王有太阿之鋒窮其原則三尺成狀窺其底如百尺無蹤可以照魍魎鑒形容涵空而表淥泓澄詎私毫髮騰氣而風雲慘淡如隱蛟龍（以上原其容韻）極良冶之功出洪爐之際蔚燭埒駭風胡𦞦視千里萬里之斜漢耿耿兮併八月九月之洞庭沉沉相似深淺難測精光不死磨越砥礪穿石之泉淬爲淡如貫河之水氣晶熒而不息質瑩徹而難比流影耀金精之上遊淡皆空涼颸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以上水韻）韜漾無遺矣



虛不居澄曉峽贍清渠俯視則孤光溢目橫窺而一帶澄虛旁臨挾刃之徒疑開別派近睒腰金之士似躍遊魚比練之流奚匹容舟之所寧如（以上如韻）其文也流而無極其清也掬之不得短長如任器之狀蕩漾有盈科之則似無雲之溪澗徑挺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沉其色（以上色韻）龍泉非偶巨闕難儔蓮影如植龜文若遊星綴明珠孰辨懷珠之浦環分圓月終疑映月之流泊乎霜露冷天地秋豁是彰勍敵決究讐故得名溢古今聲流遠邇解晉鄭於紛若掃欃槍於彗孛一智乃於胸中其

精如此（以上彼韻）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舉進士高第累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稱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越絕書楚王使風胡子之吳見干將之越見歐冶子干將使襲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卒頭畢白又太阿劍色如秋水照懸鑒容言其明也吳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劍越王允常以劍示之薛燭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其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斜漢別見洞庭湖在湖廣岳州府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劍之始也或曰葛溪此山下水也金精月也顓頊有二神劍在玉匣中時作鳴嘯豫章記雷煥至豐城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



閱之得二劍唐車服志文武職事給隨身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三品以上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復給以魚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孟康曰龍泉宮西平界其水用淬劍特堅利龍泉名取於此吳越春秋曰越王聘區冶作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道影劍之光也郭元振詩琉璃匣裏吐蓮花魏都賦劍則含章飛景龜文龍藻漢書音義長星亦曰欃槍妖星也莊子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

天上種白榆賦（以垂陰天上歷代不測為韻）　薛逢

象帝之先，種白榆於自然。布歷歷之貞質，逼高高之邃天。攀折何因，杳在寰區之外；陰陽不測，永無凋落之年。（以上天韻）徒觀夫夾帝座以分行，直天街而互對。婆娑乎乾道之側，蔭映乎端門之內。匪據險以稱闕，詎臨戎而設塞。星榆去日，曾莫問其短長；鶴駕來時，又不言乎年代。（以上代韻）易古移今，烟濃霧深。當空耀本，向日舒陰。攢柯於貝闕之前，圓光藹藹；倒影於瑤池之上，褒彩沉瀣。（以上陰韻）輪囷既出於中台，偃蹇亦臨乎上將。分土明得地之勢，



編珠表邐迤之狀。或全或缺，陋蟾桂於月中；莫往莫來，鄙蟠桃於海上。（以上上韻）美素莢之規規，狀列錢之離離。苒弱雲球，玲瓏露垂。崇朔而顯氣常積，永夜而玄風自吹。（以上垂韻）發端既興於乾行，成象固殊於縣有。曲直之號，徒爾斤斧之虞則不（去聲）。始則叢丘墟，依培塿，與樣栟混枯朽，歎頹齡之日既不殊，桑充燧火之時焉能異柳。（以上不韻）夫如是，又安得越漠排霄，含芳振條，擁露根而稱古，長爛披素葉而千霜不凋。（以上測韻）所謂向晦而明，終天而覿，裂榮不繫乎寒暑，運動罔差乎經歷。榆之壽兮誠大椿

之莫敵。以上歷韻

薛逢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元年進士調萬年尉崔鉉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有為逢知制誥者劉瑑當國忌之乃出為巴州刺史稍遷秘書監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白榆星也史記帝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漢書天街在畢昴間街南中國街北狄也黃道別見天官星占太微者天庭也南端門間十星分為左右掖榆關在冰平府撫寧縣隋伐高麗出臨榆關即此史記秦樹榆為塞以卻匈奴在陝西延安府綏德州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年周天名貫月槎又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又桂陽蘇耽仙去後化鶴上郡城樓以爪攫樓板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十洲記王晨大道君治蕊宮貝闕集仙集西王母居龜山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史記中宮文昌魁星下有六星名三台上台中台下台也又文昌六星一曰上將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尚書中候五星若編珠酉陽雜俎月中仙桂高五百丈謫仙吳剛常斫之樹創隨合十洲記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盤曲三千里下有鬱壘神荼以食凶鬼名曰蟠桃漢武內傳王母降漢宮侍女以玉盤盛蟠桃七顆母自噉二以五進帝帝留核母問用此何帝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實非下土所植也春秋元命苞三月榆莢落漢書漢鑄榆莢錢詩隰有榆洪範木曰曲直淮南子時則西日垂景在樹端曰桑榆槎桥大桥別見

## 日賦

王棒珪

杲杲太陽升自扶桑既移晷而高下亦候時而短長其復也天地為之黯色其出也遠近為之生光及夫春景初動寒威始歇煦百川以冰開暖千林而花發行乎赤道應其朱明煎綠潭而水沸爛青雲而火生於斯之時誠可畏也既而暑退涼進烟歸霧返懸淨影以悠揚度斜暉而婉娩送秋景之已末屬冬陰之方盛融晴雪而曠朗暴晨霜而溫映於斯之時誠可愛也故能明以成象高以臨空有形必鑒無幽不通在七政雖擅其長照



萬物不競其功抱三足之靈烏挂五彩之輕虹魯陽揮戈而三舍漢皇握鏡而再中曜凝霜而輕白帶飛霞而淡紅誰復知其動靜安能察其始終徒美其黍質上浮流光下濟不擇好惡不遺巨細葵藿向之傾心旂常畫以增麗匪杖策之能及豈長繩之可繫至若螢火聚燃魚燭遙爇明月高映繁星遠列爭散彩以炫晃競騰輝以照晰見白日之一臨總光沉而影滅則知赫然作色無物不懼溫然為容有情皆歡終而復始既明且煥自非造化之至精孰能作羣生之壯觀

詩杲杲出日日爲衆陽之宗故曰太陽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日出處晷日影日溫日煦夏日行赤道朱明見別註左傳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也月令曰涼風至晼晚日落貌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曖朗溫映皆日之光也明以成象易曰懸象著明又曰日月麗乎天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日月五星也日居首故擅其長尚書考驗靈曜曰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萬物得其炎精而生長不自居其功也靈憲曰積精成象象成爲禽火烏三足表陽之數春秋元命苞曰日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反三舍風俗通曰文帝爲代王及徵即位後期日爲之再中文帝十七年新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頃日却復中於是改元葵心向日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夫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廻光終向之者誠也梁李鏡遠詩長繩不可羈



風不鳴條賦 以天下和平則如此爲韻

陳章

風之起兮不觸而行條之應兮有動無聲察微祥於生植表靜理於承平輕搖而聽露初滴暗發而春鳥轉鳴入楊園而若舞拂花徑而如迎以上平韻寂兮寞兮自南自北其去莫止其來可測方縈仙樹萬年之影稍垂爰報聖將五日之期不忒長養資於是化沉潛契乎玄德似行心於松柏之內上下依依類無言於桃李之間往來默默以上則韻嫩葉隨轉柔荑共舒颺絲光於空際惹縈影於春餘聽莫得聞訝繁柯之旋闔覩之不見驚蟲夢之潛如以上如韻倏自廻而迴遐俄起彼而集此順八方之候若有若無調四序之宜時止則止以上此韻由是輕纔偃草細不揚波興秋吟之擢木同春扇於徵和均習習之容寧比大空谷而至絕蕭蕭之響誰謂其高蓋則多以上和韻散漫千林翔翔九野修通匪亂於疾徐溥暢必齊其高下舍其元也亦類於人焉靜以化之乃符於王者以上下韻片旟靡鶩於厚地羣籟皆息於晴天對翩翩之鵲鳥任嚶嚶之鳴蟬感之深殊桂鳴於秦樹害乎物鄙禾偃於周田我國家化將時茂德與風傳竹見傾梧之後棲儀

鳳於君前。以上天韻
鹽鐵論周公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西京雜記上林
苑有萬年長生樹論衡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十日一
雨桃李不言別見芽之始生日黃呂氏春秋東北方
曰融風東方曰陷風東南方曰景風南方曰薰風西
南方曰巨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方曰厲風北方曰寒
風易緯冬至廣莫風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立夏清
明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分閶闔風立冬不周風
史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譯來朝曰天無烈風淫雨
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詩習習谷風
莊子空穴來風拾遺記崑崙山有祛塵風莊子扶風
吹萬物有聲曰籟詩鳴蜩嘒嘒周
公居東三年大風拔木禾盡偃



漢宮人誦洞簫賦 賦以漢宮人誦洞簫賦為韻 黃滔
王子淵兮誰與倫洞簫賦兮清且新麗藻上聞於天子。
妍詞遍誦於宮人名假有兹寫扎於御牋彤管風流無
比吟哦於貝齒朱唇以上新字韻 斯賦也述江南之翠竹生
彼雲谷甘露朝灑瑞烟晴撲般斤進取於貞勁變律巧
知其繁蓊既而植物惟一樂工惟獨九重帝子能珍於
玉韻金聲兩掖佳人爭致於瑤緗繡軸受授相從彤闈
終宮始喧喧而歷覽旋一一以精通十二瓊樓不啼鶯
歌於夜月三千玉貌皆吟鳳於春風以上宮字韻 莫不習



殿斷魂巫山破夢應教罷客以心死獨得紅牋之口諷
時時桂席鶯飄舞雪於羅衣往往蘭臺謠下歌塵於綺
棟以上諷字韻 于時閑趙瑟寢秦箏駐雲雨咽咸英非春而
御苑花折當夏而幽蘭景清如鸞人人以詞鋒而勵吻
雕龍宇宇於禁署而飛聲以上清字韻 泉噴香喉雲靡綠鬢
豈貫珠之歌同調冏如貫之言別韻遂使霞飄麗處不
吟紈扇之詩樂府無人更重蔡倓之引以上韻字韻 斯則琴
賦與笛賦奚過才子獲才人詠歌鐵物之能有是厲詞
之道如何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漢帝三十六宮之牙

齒詎啟秦娥（以上娥字韻）方今天子思求文詞入畢用有才可
應於妃后工賦足流於嬪從洞簫之作今何代無誰肯
當時之吟誦（以上誦字韻）

漢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時爲諫議大夫嘗作洞簫賦元帝爲太子時愛褒斯賦命後宮貴人誦之敫斥言晉殷蓮斥夔律言后夔協律秦青歌聲繞梁虞皆落禮記歌纍纍如貫珠班倢伃作執扇詩古樂府有箜篌引稽康作琴賦一千餘字四何言琴賦雖工不及子淵此賦爲元帝所重也



五色露賦（以聖人之應爲韻）　白行簡

惟上天之陰騭至誠感通遽彼發吉能分五色之異以候一時之出祥風翔乎茂草瑞景隮乎朝日玄黃雜錯綴玉樹以相鮮丹紺交輝映金盤而乍失既能偶聖以呈貺寧有普天之不率（以上率字韻）飛液花塢流光蕙圃青瑩玉綴燦爛珠吐露藥訝仙童捧來潤石疑女媧欲補花禽拂著宛如陳寶之雞乎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土（以上土字韻）當其金烏戢耀玉兔騰光夜寂空知警鶴寒輕猶沐爲霜登辨彰施而披棘尤分雜錯以沾裳滿林嶺而



資駁遍薄昔而錦章自然鬱爲天祚慶我皇唐何必徵畢勤之言以爲國泰驗吉雲之說乃彰時康（以上康字韻）嘉其風中煜爚空際浮爍綴瑤草以紛敷泫庭柯而照灼彼瀼瀼刺其感嘆此湛湛歎其宴樂徒用與其詠歌曾何觀其交錯（以上樂字韻）未若含瑜表德燦采逐時作綺分於彼或星合於茲爲陰陽之淳粹作花木之葳蕤喜氣慶關徒虛語耳雲光出水曷足方之（以上之字韻）是知天降休祥聖爲明證淡汪濊之淳澤得文質之善稱夭何言哉國有感而善應（以上應字韻）

月令章句露陰液也五行通義和氣精液凝爲露凋
冥記吉雲之國雲氣著草木成五色露甘味天陰降
下民初學記李德林爲甘露頌表云魏明仙掌見無
靈液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恩從祥風翔德灌湛露斯
匪陽不晞白虎通露之興者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
露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金精即承露盤見別註子
夜歌花鳥蝶雙飛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有芝田蕙
圃青熒光明續齊諧記鄧紹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
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問之云赤松先生取
以明目忽不見女媧氏鍊五色石補天漢書秦文公
獲若石於陳倉祠之其神光若流星集於祠城若雄
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禹
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風土記鶴性警八月露降流
於草葉上滴滴有聲則鳴月令章句釋爲露結爲霜
背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拾遺記畢勒國人長三寸有
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飲丹露爲漿丹露者
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詩野有蔓草又零露瀼
瀼又湛湛露斯淑氣慶關雲光出水俱別見



氣賦　張文

若夫氣之爲物也寥廓無象中虛自然激混混而爲地
蔚蒼蒼而稱天其下降也日月星辰著矣其上騰也山
河樹木生焉虹橋隱於雲際蜃閣浮於海邊聖人過之
而爲主道士餐之而得仙紛蘧松而吐露擁鑪柏而生
煙若乃變化於體包含萬類結慶呈祥敷榮表瑞翳春
榮而綺靡能秋黎而枯顇噴朝霞而共丹騰晚靄而並
翠觸途無限遇物相因扶心體而爲命道手足而爲身
九關用而粥魄六腑通而谷神朦朧虎岫曨曖龍津重
煇發於太子五色彰於異人出春陵而表既度函關而
浮真既霏微以蒼蔚復蕭索而輪囷象圓光於淺瀨搖
碎影於微塵爾其聚散無窮塤箎異態乍舒乍卷如纈
如晦孚養懸絶虛驚聚穎或散漫而成羅綺或貽彰而
爲黼黻昏曉樹而沉沉繞遥峯而藹藹至若噓精吸液
含風吐雲拂鮑肆而均臭凝麝幃而共芬和妝臺之艷
粉雜舞閣之輕裙汎衡皋而鬱郁襲桃徑之氛氳有色
可見無聲可聞助鴛杯之桂馥添鳳俎之蘭薰脂蠻難
名雖盱不測隨致動靜與時消息聚散無定盈虧獨全

其纖也入於有象其大也出於無邊凴太虛而作宅終造化而爲年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惟恍惟惚玄之又玄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

虹蝃蝀借亘如橋簡文詩日照飛虹橋月令雉入大水爲蜃天文志海中有蜃氣爲樓臺涂之得仙指南氣也魏收詩古松闘假蓋新柏寫鋒峰虎虎丘山吳王闔閭葬此以三千魚腸劍金氣化爲白虎踞其上故名龍津即延平津也晉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氣在豐城華補煥爲豐城令掘獄得二劍一與華一自佩煥卒其子持經延平津躍出墮水化二龍漢明帝爲太子時樂府辭日月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史記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劉裕嘗遊竹林寺獨臥講堂上有五色雲氣漢光武生於春陵有望氣者

凡氣生哉鬱鬱葱葱慶雲兩關見別註霏微氣之輕也脊蓊氣之盛也天官書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生氣也潘岳賦河濱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家語如入鮑魚之肆麋賦如小麋膳有香帷帳也蘭皐見別註肸蠁盛作也相如賦肸蠁布寫又左思賦景福肸之與作言蘭如蟲羣起也雖班元氣也見漢五行志老子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又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光



## 光賦

甘子布

原夫陽之化陰之融功斯玄理斯妙故沉凝者類象淸貞者流曜惟茲光之精爚闘亘昏以臨照夫其明滅靡定虛無窮測道叶神氣功作夜力齊方圓以分影逐玄黃以變色鑑無隱而不彰狀雖空而可識類至人之虛己同日月於玄德若大丹鳥啓旭彤輝麗空藻晨霞而飛綺照晚霧而生紅發菱花於玄鏡轉蕙葉於淸風故其辨物成燭呈形披景透幽隙而露纖埃漏疎林而分細影從寂空而不留雖駁雜其如靜若夫至此言日之光至如銀河披暗金風送淸孤圓上魄飛鏡流明沉露文而委淨浮氷浪以將輕雖覩之若溢而攬之不盡以上言月之光亦有鬼燈焰吐蘭紅彩發煙奪銀燭輝凌練月破錦幛之宵晦假熒螢之餘暉以上言燐之光況復玉關秋燧紫塞涼烽開暗空於千里徹夜宿之九重代羽書而謫警登飛檄而齊蹤以上言烽燧之光且夫遇蒙則晦因通則揚乘物無朕適變無方大則彌於蘂籥小則細於毫芒寧雨露之不潤匪寒暑之能傷歷衆妙而校德固莫善於斯光想貴和於將叟咸稱悰於蒙莊悟燭無之見獲誠暗投之不臧

鏡茲道之用捨乃君子之用藏

炳煥光明照耀也至人處己取易謙尊而光之義丹烏日也旭朝明也形赤色鸞燭光也菱花魏武帝鏡也楚辭光風轉蕙泛崇蘭也詩終風且暴金飆秋風也飛鏡喻月也唐有金烏燈釭亦燈也楚詞蘭膏明燭故曰蘭釭幬說文禪帳也玉關在沙州班超上書曰但願生入玉門關古今註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紫故名烽燧見別註羽書徵兵之書軍中有急插以雞羽言如飛之疾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欲兆也老子和其光同其塵莊子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蔽藏也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眄



## 土牛賦

陳師道 非唐人 宋

惟土作稼維牛配坤將底法於川賦故作形於國門其聽也非喘其觀也非豕協東風之表處俾南畝之司存戒期於彼發令於此知出者之在衢見觀者之如市三之日可以于耜四之日可以舉趾稱小大之非修標遠近而稱美為德不殊建功能大思負軛之無斁忽跋山之行害曾是獨立農夫咸集非芻茭之是飾豈鞭策之云及騂而且角與犧國之山川花以為蹄同漢朝之井邑若乃擇元辰司上春塗泥萃丹腰陳牛從繩兮則正人從物兮惟新既奉之而不復亦繫之而克馴其儀可采其跡難改奚中正而不倚若將行而有待假使卑俗多方武侯尊思或封泥作雨或刻木成器五穀以之惟豐三軍以之不匱徒見機而有作匪應節而有利豈如我以牛為名以土為質示稼穡之早晚驗播植之舒疾在天成象望北陸而分區在地成形近東郊而候律百王傳而靡替九扈司而弗失等提祥於程度漸帝籍之克實

洪範土爰稼穡易坤為牛漢書丙吉問牛喘史記田單用火牛奔燕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詩似栽菊

畝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言三陽之月往修田器四陽之月舉足而耕也古詩牽牛不負軛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昔時乃務茇洞冥記元封三年西域大秦國獻花蹄牛何井已言入漢之井里也昔維其塗丹履廣州記鬱林郡有石牛歲旱土人殺牛以血和泥泥其背則雨屯其背則晴諸葛亮傳出兵祈山伐魏造木牛流馬運餉易不勞食北魏北宮牛女等宿分屬之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又律中太簇左傳少皞仁立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東京賦農祥晨正[illegible]房星月令躬耕帝籍



仙掌賦 以指掌極嶢巍然秋碧爲韻　喻餘

行龍燭蘿仙峯隱嶙兮高掌巍峩無得而踰扼金方之險固不言而信指秦地之山河以上峩韻覩其[illegible]削成峯岑遠蹠幹開元氣剖破凝碧五千餘仞兮似假扶持百二之都兮如能指劃每勢瞻望徂泰適洛之人誰可攀援僊鶴驂鸞之客以上碧韻勢比捫天形標一拳旁臨而藹藹無際直上而巉巉克全稍謂動搖帶晨光而欏若如同拊擊鬭石鼓以轟然以上然韻可以引拳生崖八極孤標承露之狀想蓄拔山之力霽雨飛濡見毛女同掌上之人嶽岫叢兮封蓮峯爲握中之色以上極韻勢孤傑於巖巖形不類於纖纖坼煙霧以斯出控關防而可瞻夕清而月桂輸低疑將褫佩晝短而六龍傷逸似欲攀髯以上髯韻拏攫難窮規模酷似莽若劍緣以盈握葛藟駢青而繞指因鏬裂以成文偶嵌空而脈起齊大道之悠久挈坤維之綱紀以上指韻有客西遊時當凜秋始憑軾以遐睇惟攀雲而寫憂若鬬太華中立黃河西流有巨靈兮受天之命擘奇峯兮裂帛斯柔故得一帶東引致洪濤而直注千尋西峙標異跡以長留以上秋韻況乃豫鎮稱雄秦城

是仰沉潛之右臂斯見示化之前蹤可賞豈非大壯皇

都制遐荒而示諸掌以上掌韻

太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爲西岳也上有仙掌崖華山爲西上之鎮西嶽金故曰金方太華山壁直上如削成西京賦巨靈贔屭高掌遠蹠贔屭作力之貌實爲七載華山高七千丈周迴二千里漢書泰得百二言泰地險固以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華山在豫雍之交故西面徂泰東而適洛也華山記山頂有石鼓常聞其鳴承露別見史記坎下之歌日方拔山分氣蒞世列仙傳毛女名玉姜隱華山體生毛過巖人自稱秦始皇宮人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北有蓮花峯視諸峯爲最高漢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升小臣悉攀龍髯而號西京賦注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二山之間昔本一山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蹋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華山掌形首陽脚跡具存周官豫州鎮山曰華山始皇踐華爲城



## 瑞橘賦

李德裕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貞葉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寔變黃動江潭之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鵷鶵由是棲息雖同沾於雨露竊自得於彫飾終獲登於

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幹造化之玄力思

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蔭陰靈之不測逮乎霜飛文閣風落秦川金莖炫晃於朝日玉樹清葱於舜天我方壺之翠鳥引靈沼之清漣上蔚檉松下秀蓀荃艷朱草與屈軼曄紫芝與賓連靈卉畢植而嘉橘在焉翠葉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焜燿閬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圖於野露色凝炫於江煙既而大官

獻新奇果列筵非厥包之自遠何非陋之莫傳樹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寔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鄰孤臣謬陳三事既乏和羹之用猶霑可口之味弁食不剖竊愧晏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改於霜雪永酬恩於天地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幼而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以蔭補校書郎武宗立召爲平章尋

冊拜司空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改衛國公宣宗即位奉冊太極殿與日罷爲平章後歷岐至崖州司戶參軍而終此賦序略謂上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靈囿所植也橘踰淮爲枳由地氣不遷今近太陽承膏露而生豈非瑞乎斗樞璇樞星散爲橘曹植橘賦有朱橘之珍樹于鶉火之遐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杲日之休光張華詩橘生湖水側漢書江陵千樹橘吳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莊子鵷雛非梧桐不止古詩橘柚垂嘉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自獨雕飾文囿文王之囿秦川在陝西金莖玉樹別見方壺在渤海東仙島也南都賦其木則檉松楔櫻蓀香草生溪邊似石蒲而無脊荃草之香而柔者即蓀謂尚書故實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部鶡冠子聖王之德下及爲靈則朱草生史堯時有草生於庭佞人入朝此草即屈而指之名曰屈軼焦氏易林文山紫芝長生和氣王以爲寶白虎通寶進木名王者繼嗣平明則生徐摛橘詩照耀金衣丹天漢圖贊見別註山海經崑崙北墟上有珠樹漢宮儀太官供食書厥包橘柚錫貢張華橘詩菲陋人莫傳家語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東觀漢記明帝宴羣臣大官進櫻桃盛以赤瑛盤羣臣月下視之皆笑云空盤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王進橘晏子并食不剖王曰橘當剖對曰吾聞之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史光武以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乃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盆池賦（以儲水盆器如塹深池爲韻）　浩虛舟

達士無轍居閒創奇陷彼陶器疏爲曲池小有可觀本自挈缾之注滿而不溢寧逾鑿沼之規（以上池韻）原夫深淺隨心方圓任器分玉甃之餘潤寫蓮塘之遠思空庭夜矚通宵之瑞露盈盤內澤無風一片之春冰在地（以上器韻）觀夫影照高壁光涵遠虛潛窺而舊井無別就影而汙罇不如雲鳥低臨愧鏡鸞之縹緲庭視俯映遠月桂之扶踈（以上如韻）是則涯涘非遙漪瀾酷似沾濡纔及於寸土盈縮不過乎瓢水蘭燈委照以珠動紈扇搖風而浪起



沉蛛絲爲羨魚之網深抵百尋浮芥葉爲解纜之舟遠同千里（以上水韻）想乎泥滓無染泉源本清盛之而細流不泄鼓之而圓折長生蛙穿而別派潛通想漏卮之難滿雨落而古痕全沒知小器之易盈（以上盈韻）及夫岸灔灔以初平水汪汪而羅漲翻雲分白璧之色映竹寫圓荷之狀光翻曉日誰謂覆而不臨底露清天孰假戴之而望（以上望韻）至若煙靄沉沉莓苔四侵方行潦而不濫比坳堂而則深遂使好勇之徒睹起憑河之想無厭之士潛懷測海之心（以上深韻）故得汲引無勞泓澄斯積環纖草以瀰

澂泛流萍而更碧沙洲連一畝之地山翠接如拳之石

悠哉智者之爲心聊覩之而自適以上積韻

陶器罰缶也。挈缾小器。左傳雖有挈缾之智。晉滿而不溢。玉甃井也。舊井見別註。禮汙尊而抔飲。鏡鑑見別註。漢書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淮南子江河不能實漏卮。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史記戴盆何以望天。客難以蠡測海。



明光殿粉壁賦以上春早朝伏奏青蒲爲韻　　樊鑄

粉潔白兮壁宏壯白者取潤色於明光壯者取雄居於君上成巧人之手澤起漢皇之心匠凝雪彩耀冰狀展旒居際謂分照於如月之君冠劒朝將欲和光於爲盥之相叶上玆殿攸起不無所因寧在於白亦以象眞守靜舍虛上以隣貞明於千年之主保純不汚下以範恬淡於萬國之臣煥北極而開瓊室激南風而生玉壁月桂低檐失蟾暉於午夜御柳垂砌惹絮色於三春叶春則知粉壁之道齊乎玄造達上下而明明通晝夜之杲杲日昃之後慰天勤而曠遲夙興之晞副聖恩而暗早信可大而可久實永堅而永好叶早懿夫榮雖待畫飾不至驕挺業岌以莫變洞閑華而自貽可使楚客具瞻差持練而稱獻荆人仰止恥懷寶而來朝叶朝豈止光動玉戶氣射金屋秋露懷懸冬霜自伏蛾眉夜待意瑤臺之已升玉顏曉臨若瑞雲之相逐而已哉叶伏觀夫匪叶晉皎晶音杳廻環廣袤濃潤交翕浮華相透處高異葭逼四目之敷求含明必光受百官之草奏鑒睿儉不失精研克搆終末可小桂椒爲獺糙次茅茨俯匠軀叶奏居安撫極抱

素常寧色不喪眞久已生於虛白自能受采眞一及於丹青（叶青）憶漢皇立則未足爲模我聖作範寔謂殊途象爲壁兮則搜材於豫章之器代其粉也則聚賢於堅白之徒以張皇二儀爲光明之殿以照耀四海爲粉壁之隅故錯薪從楚安輪以蒲是得邀於金馬希便維於白駒（叶蒲）

西漢有明光殿尚書奏事之所巧人塗墍之工展旋見別註家語陶唐就之如日晉若作和羨爾惟靈梅瞑昏色十洲記崑崙山有瓊華之室何遜詩時逐微風起誰言非玉惠業发高貌荆人卞和懷玉獻楚武帝記長公主指女問武帝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楚客獻棘以楚地棘佳也匠匝



周繞貌殷鼎光潔貌書明四月古之宮中以桂椒塗壁取香燥也史記茅茨不剪莊子虛室生白禮白受彩豫章多名材史公孫龍爲堅白之辨二儀天地也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漢武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名金馬門詩皎皎白駒縶之維之

沛父老留漢高祖賦（以驥止前驅中深意爲韻）　王啓

漢祖還鄉兮鑾駕沛中父老兮留連潸然憶故舊於干戈之後敘綢繆於旌旆之前白髮多傷鳳輦顧停於此日翠華一去皇恩再返於何年（叶前）昔以蒼盜斧與我皇斯起英明天授其昌運神武日鬪於舊里今則秦楚勢傾鼓鼙聲止聖代而陽和煦物元首明哉暮年而蒲柳傷秋老夫耄矣（叶止）然而黃屋才降丹誠未申豈可風馳天仗雷動車輪一則以情深閭里一則以義重君臣隆準龍顏昔是故鄉之子捧觴獻壽今爲率土之民



（叶申）乃曰陛下創業定傾順天立極臣等犬馬難效星霜屢遍窺泗水則淒若舊風指芒碭則依然故色眷戀難盡沉潤易得昔日望雲之瑞豈有明言當時貰酒之家堪驚默識（叶得）帝乃駐天步遂人心戈矛山立貔虎烟深草澤初興雲動而蛟龍奮翼鄉園重別烟空而鸞鶴歸林（叶深）時也親友咸臻少年並至縱兆民如子恩更洽於故人雖四海爲家情頗深於舊意（叶意）往事如觀流光若驅望幸誠異攀轅則殊交遊既阻於秦時堪悲今昔黎庶正忻於堯日自悵桑榆（叶驅）已而雙淚盡垂一言斯獻

請沛爲湯沐之邑賓臣悵死生之願是祝萬歲千秋香
冥無恨 顯叶

鑾鈴也以金爲之持銜銜鈴於鑣上動則有聲故曰鑾鸞鳳聲天子所乘車翠華天子之旗聲騎鼓也顧懷之日蕭摵之姿望秋先零言年齒之易衰也黃屋車蓋也天子之車以黃繒爲蓋項羽圍漢王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以誑楚漢書高帝爲人隆準而龍顏準鼻也顏額也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泗水自沛縣逹徐州始皇使人入水求周鼎於此芒碭屬徐州高祖常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又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青如虎如龍堯日見別註淮南子西日垂景在樹端日桑榆言遲暮也高祖與沛父老宴樂酒酣起舞以沛爲湯沐邑

## 裴將軍劍舞賦　　喬潭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禽山戎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闐闐獻功魏闕上享之則鏞以悍[illegible]皷以[illegible]饌十倍度武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爰及蕭蕭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容節八音行八風奮兩髀之干羽公於是乎貝胄朱綬而作色虎裘錦裼而[illegible]鐔抗稜威飄銳氣隨離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奏林之容以蕭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翼爾龍驤鋒隨指顧鍔應回翔取諸身而[illegible]擢上其手以激昂縱橫擺[illegible]　光觀乎此劍之躍也作雄飛戢虎吻搖鹿[illegible][illegible]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欻風落而雨來累愜心而應手爾其陵厲清浮絢練霓綆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覩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illegible][illegible]迴環光冲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雲出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之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變出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擒風生兮倚旆旆電走兮形

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阿房宮秦始皇所建，極其侈。後項羽入關焚之，火三月不絕。六王，韓趙魏燕齊楚也。几詘也。檐牙高聳若鳥之啄也。屋心如鉤，屋角鬪湊。盤囷盤桓，屈曲貌。蜂房，天井如蜂房。水渦，水爲窩也。長橋臥波，渭有如能形。複道，閣道也，在空中行如虹之彩。轆轆，車聲。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宮人有終身不得一見者。以鼎爲鐺，以玉爲石，以金爲土塊，珠爲瓦礫，見秦人視珍物爲棄物也。此次末段純用議論，不合賦體，但前幅鋪張處奇炫陸離，尚合聲韻，故不可駁。

温洛賦 以天上何言而物表聖爲韻

鄭宗哲

惟上天降厥瑞，瑞著於用；惟君人臨厥聖，聖通於天。由盛德之應矣，化滑洛之温然。當短至之時，景爲凜冽；及晷變之際，應在淪漣。以上天韻 散彼皇明，受茲靈貺。奚獨異於和氣，乃潛感於深泥。遂使清冰不冱於洲渚之曲，白露罷凝於蒹葭之上。狎而甄信，哉温以異；流迥而視，亦滔滔以難量。以上上韻 爾其發自山谷，會於河濱。其外也皎兮如鏡，其中也煦然如春。夏蟲不疑，失語冰於曲渚；秋鴻欲去，戀微暖於通津。豈止玄覽不昧，呈祥有因。以上因韻

測彼淺深，窮茲浩渺。方將表瑞氣於潛潔，豈獨激巨浪於昏曉。揭厲之叢，謂祈寒初失於波中；游泳之倫，疑薰風遠至於天表。以上表韻 若夫德至則應天，且不言。就其深則酌之不竭，變其性乃即之也温。狀真宰爲蘊於其底，意鄰子吹律於其源。以上言韻 彼火井之熒爆，湯泉之滃鬱，徒及時於四氣，寧善利於萬物。以上物韻 德之感，其感良多；水之瑞，其瑞維何？方將吹竅之共禀，忽猶鼓橐之相和。霽日初懸，似陽燧之藏深瀨；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以上何韻 方今地不藏寶，天惟瑞聖，茲水也有時而温，由

一人之德盛以上聖韻

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領山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玄黃積朱道牛夙及有李和受圖溫洛詩短至冬至凜列之時也暄暖也淪漣風動水成文也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後漢李尤洛銘曰洛出熊耳東流會集溫則無冰故夏蟲不疑鴻乃陽鳥故戀暖不去莊子今一以天地爲大鑪劉向別錄燕有谷寒不生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故名黍谷異苑臨卭有火井恒盛時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後於魏而火滅三秦記云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漢武故事驪山湯初始皇砌石起宇至漢武又加飾焉莊子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淮南鼓橐吹埵以銷銅鐵又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游賦陰火潛然

禮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貂蟬冠賦以製冠要清悍之義爲韻　　侯冽

冠表朝容飾崇工製示勁悍而貂文既緝彰清高而蟬翼斯綴所以發華臣之盛改武弁之弊配紫綬而增華入黃樞而轉麗以上製韻究鵠將藏翹然可觀綠輕毛而絲絡闘微殺而花攢引雜錯之光足見乎以文爲貴分動搖之影誠誠夫居危如安麗則無替漸而莫彈彩列如星衛公何榮於命弁用當謝帝齊相嶷嵯於濯冠以上冠韻所以類鼠咸收如蟪必取示威無假於鶡鼓呈巧豈矜於鷸聚影麗華簪光聯垂組作臨天陛潔鮮而日照如濡特受王言質薄而風搖自舞鄙舊規於却敵笑遠適於章甫貂之貴誰憂換酒於晉臣蟬之清是用加金於漢王以上要韻故能堅逾鐵柱妙奪玉綴非不足之時狗尾何續從有緌而用蜩甲如生柔而蝤曲潔以從輕灼灼而自爲首飾炯炯而能使心清至矣哉蟬者食潔居高貂者內溫外悍盡飾斯在齊光不散發令姿於綴者王何以尊耤舊業而耶誇金張銘烜以上悍韻將進賢而並美輿交讓以相資承柱後之名是表聚無遺者冠侍中之首欲使人皆見之以上之韻道光漢册事含秦賜冠乎斯用

之以明義以上論

董巴輿服志蟬取居高飲潔貂取內勁悍外溫潤漢官儀貂蟬冠侍中中常侍服侍中插左常侍插右又侍中冠武弁大冠加以文飾者又綬者有所承當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百官表丞相金印紫綬盧諶宣猷賦鄭山辟於谷口揚朝隱於黃櫨注揚子宇雄為黃門侍郎三葉不徙官建前傳王莽傳序於乎宇雄而發之蘄日三綱絕矣掛冠東都門歸家將於遼東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詩晏耳綉裳會弁如星此衛人美武公服飾之詩也禮鄭平仲辭衣襦冠以朝貂鼠屬衣蟬也宋謂之螗蜩鄭謂之蝭蟧晉謂之蟬漢官儀虎賁冠插兩鶡尾鶡鷙鳥中之勁果者又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三禮圖却敵冠前廣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衛士服之章甫儒冠禮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淮南子魯人善制冠徙於越而大困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晉阮孚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劾帝宥之輿服志侍中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鐵柱以鐵為柱法冠也六與御史大事則鐵冠朱衣以彈之纓緌系也左傳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晉趙王倫篡位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檀弓范則冠而蟬有綏陸士龍蟬賦以為首成冠飾李百藥詩清心自飲露宋書孝武遣侍中四人並以風儀王蘭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漢書金敞病其成帝拜子為侍中又張安世子詳自宣元以來並為侍中與宋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也人主五梁公侯三梁卿大夫尚書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東觀漢記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與人對述見之甚喜與備入宗廟令冠交讓冠立褚交之位在後漢儲首也亦曰惠文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瑇瑁首冠前插貂尾泰誠趙以其冠賜近臣



聽歌賦 懷魏王教作 謝脁

君王以政隙務閑披翫餘日闢華軒以遐想臨風庭而自逸於是屏青編收縹帙忘榮翰輯雅瑟情廓志遠慮靜神謐於時日下梧宮陰清百殿鮮雲始發光風初弱餘霞未歛殘虹猶見玉舉既陳鬧肴乃薦登龍閣而騁目臨曲池而游盼於是徵趙女命齊倡動瓊珮出蘭房橫寶釵而耀首靚鉛華而飾粧低翠蛾而歛色睇橫波而流光聲欲出而含態氣未揚而騰芳乍連延以爛熳將頓挫而抑揚始析宮以合徵終分角而和商掩餘韻於雕扇散輕塵於瀟梁若夫振幽蘭飛激楚俯仰艷逸顧盼容與其繁會也類眷禽振響而流變其微引也若秋蟬輕吟而曳緒似將絕而更連疑欲止而復舉短不可續長不可去逸促合度舒緩有所聽之者慮蕩而憂忘聞之者意悅而情紆歌未終君王乃喟然歎曰夫樂者所以通神明節情欲和天地調風俗觀往代之遺風覽前賢之軌躅莫不治亂斯在興亡攸屬是故聖人以為深誠君子以之自勖于是放鄭衛引鄒枚臨曆苑游叅臺畢東平之樂包天下之才盛矣美矣優哉游哉

横波目也。幽蘭激楚古歌曲。鄒枚鄒陽枚乘俱梁孝王賓客。漢明帝問東平王曰王在國以何爲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甚重之



## 觀舞賦 應魏王教作

謝偃

惟欽明之昌運應雲圖而嗣籙紐三代之離術正千齡之差謬可以治定制禮可以成功變樂賓磬石之攸寄圖維城之斯屬欣微生之多幸濫高選於名藩刻通籍之遲恩承置醴之殊恩晨曳裾於東閣夕侍宴于西園於時霜氣斂霧夜景澄鄭雲撤幹蘗煙銷連閣流月華以照耀間星文而灼爍嚴桂偃而未凋宮梧紛而就落於是羅薦內設瀟帳高舒露凝珠綱風清玉除燭浮輝於緹幕燈飛光於綺疏留乃叫咤聲揚激徵金石奏絲桐理奇調間發新聲互起促宴洽而忘疲歡情暢而未已於是燕餘齊列絳樹分行曳綃裾兮拖瑤珮簪羽釵兮珥明璫擢纖腰以孤立若卷旌之未揚紓修袂而將舉似驚鴻之欲翔退不失倫進不踰曲留而不滯急而不促絃無差袖聲必應足香散飛巾光流轉玉若乃巴姬飾進鄭媛俱前對席齊舉分庭共旋乍差池以鸞接又颯沓而鳧連止有餘態動無遺妍似兩艷之同發類雙花之偶鮮進止合度俯仰若一節緩則顧遲唱速則迴疾殊姿異制不可殫悉若夫金翠的皪綃綺參差方

超應矩圓步中規飛鈿雪落頹鬟雲垂舒類飛霞曳淸漢屈若垂柳縈華池旣而曲變終雅奏閡淸角止流商絶頓華履以自持整文袿而於節始綽約而廻步乃遷延而就列於是君王悠然懷古怡然自適遷思廻慮弛懸改夕揖摛藻之賓引良談之客然後討聚八使詆訶六籍語妙則衆絶希夷論遠則愉窮開闢議先哲之往軌考前王之餘迹方欲草登封之頌勒雲亭之石與日月而齊明同天地之不易

磐石縣城皆美類子之詞漢府穆生爲楚王客生不善飲酒王特置醴待之醴甘酒也緹幕錦帳綺疏窓 傍燕餘絳樹俱美婦人袿婦人上服聽之不聞目而視之不見曰[illegible]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　張何

粵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縈郭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晩景彌秀晴江轉春卽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廻文之重錦艶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佈業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而不欠擬山鳥而能悉續纏嫌遲嚬蛾恭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沉傍淸泚朱顏始映珍篋方啓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潤



中少將安爲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泫百花微雨新洗爾乃緣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緩送稍變廻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弄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靑爲集柳紅作宮花能使石尉榮賜夫人餙申郞官拜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練豈非細縠之與輕紗

臨卭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蜀郡成都司馬相如與臨卭令善因飲卓氏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之夜亡奔相如相如馳歸成都濯錦江在成都府城南益州志織錦旣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也月令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又其神勾芒橋有雁齒故曰雁橋庭葵山鳥廻鸞舞

鳳背言錦之文也晉書石崇錦步障五十里崇官衞尉典略孔子反衞見靈公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漢官典職尚書郎入直中宮供錦被漢書上拜朱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海人獻文錦賦 以珍物時來以應君德爲韻　李君房

彼潛織兮泉室之人曳文綃兮結冰縷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 以上珍韻 於以獻之爰彰至德非同㡆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啓全含珙樹之芳向闕爰開遠寫蜃樓之色因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 以上德韻 當其彩縷方織鳴梭靜間剪霞光於陰火綴綷藻於卿雲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擬翥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弄杼斯成既呈妍於泉客垂衣可仰欣有奉於明君 以上君韻 啓瑤緘而駭覩方霧縠而難擬離披耀彩臨玉砌以蓮舒爛燭生姿映金門而霞起固將寶其所異孰能識其所以投熾焰而彌燎爲灰濯淸流而不濡於水 以上以韻 原夫獻琛方至捧篋圓來臨虛庭而障倚俯洞戶以屏開蝶翮翻而誤起鳥聊睞以驚迴 以上來韻 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斯應以文爲貴寧同巷伯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 以上應韻 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對天庭而照燭向麗京而葳蕤皎潔凝光爰識冰蠶之緒霏微發色不惟閨客之絲 以上時韻 既而煥彼文章作而黼黻方可重於遠人寧

有識於玩物。以上物韻

海人鮫人也亦名淵客泉客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肯寄寓人家賣綃臨去乃泣珠於盤留遺主人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周禮幌氏湅絲以涗水天台賦琪樹璀璨而垂珠埤雅蜃氣成樓臺將雨即見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飄吸之而下謂之蜃樓今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即此亦謂之海市陰火朝雲見別註華談虹背下澗飲雨兩頭皆垂澗中詩來獻其琛圖來即云來別見巷伯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拾遺記員嶠山冰蠶長七尺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燃列仙傳園客植五色香草有五色蛾集其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至蠶時有一女夜至助客養蠶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甕



## 登吳嶽賦以崇樹險固示鎮西貂作韻

周鉞

吾嘗文職將北覊遊極西覩吳嶽之孤峭計羣山之莫齊。由是遡崖谷遼攀躋入雲霄出塵泥既臻頂上用覩天倪。雁塞妹小。峨眉甚低。以上西韻蓋以氣壯神扶雄標固祚。將白帝兮不見抱皇城而自固。嶽光擁翠拓開霄漢之心。岫色橫空鎖斷戎夷之路。以上固韻嶒嶸旁咏岧嶢上干。碧草春含。清風夏寒。遥瞻魏闕迴立。煙巒疑超洞府。謂在天壇中隱深溪。日月之光不到外連層阜。龍蛇之勢斯蟠以上蟠韻當其區宇正寧氛埃初見覽造化之宏制識乾坤之設險枕水縈紆而線走。隴山崩摧而螺掩。西窺劍閣霜地表之千鐔。東瞰蓬萊黛波間之數點。以上險韻稽徵衆嶽式金隆崇。彼皆受封於百代。此獨不覩於三公。森爭立以削成。寧憩太華。顯雲凝而化出。豈讓維嵩。以上崇韻況乎萬仞委處。千里倒影。虎踞華裔。鯨吞鹵境。叠嶂邇將壓迴巖列屏幷絕域以增隘固中原之甚永。以上永韻直使以禮窮九有。仁服八荒。辟賢以爲輔弼。宅道以作封疆。亦須假我巖衛。兆我巨防。靜藩垣於都邑。遠隔閡於氏羌。以上羌韻吾唐重其功。崇其鎮。爰升成德之號。用補

極天之峻小儒是以覧日與感柚毫賦韻登詠舉兮欲
岑指長安而後進以上鎮龍
吳獄在陝西鳳翔府隴州爲西鎮上有五峰莊子和
之以天倪注天理自然之分荆州記鴈塞北接梁州
岷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至此矯翼幾度故
名雁塞峨眉山在四川眉州兩山相對如蛾眉自岷
山連岡叠嶂延袤三百餘里周千餘里白帝山在四
川夔州王莽時公孫述據此稱帝以殿前井中嘗有
白龍出因自稱白帝山亦以名皇城即唐長安城也
嵽嵲岧嶤並山高貌山小而銳曰巒汧水出隴州灘
汧縣隴山亦屬隴州剡巃嵸且長貌劍閣在劍州北
三十里兩岸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故謂劍閣鎮
劍鼻也蓬萊山在海外禮天子祭名山大川五獄視
三公山海經太華之山如削成詩崧高維獄扞衛也
九有別見隔閡扞格不得入
也詩自彼氐羌又峻極於天



聽秋蟲賦　李子卿

時不與兮歲不留一葉落兮天地秋況白露之夜遙聽
陰蟲之啾啾且鳴因夜急思以秋苦如趯趯而緣階轉
嚶嚶而入戶輕颸颸而韻合幾淄泠而響哀朧木咽而
應然峽猿啼而何取由是知悲秋者自此生興感物者
因茲爲主則有三年逐臣千里遠客鄉路何處君門且
隔吟澤畔之風秋臥江皐之煙夕道旅愁聽鳴蛩四壁
欲解寒衣蕭然淚滴嬋娟恩薄義猶辭輦永巷秋深層
城夜淺涼月斜照明河近轉鱗漪瓊鈎珠簾不卷秋聲



四入曼睩雙泣長樂歌鐘悲來莫辨香衢甲第趙李經
過霞攏繡軸風調玉珂高堂引滿醉舞婆娑永夕之樂
孰知其他清露醒後遠砌聲多賤覩凝聽傷如之何去
歲良人遠征絕域錦書欲寄翩翩鴈翼不語朝紡含聲
夜織其那空閨悲鳴亂逼欲夢翻驚方愁更憶腸絕聲
聲門前月色貧士失職叙蜺下蟀蘭葉風敗苔痕雨滋
覽鏡而玄鬓皆白拂塵而素衣已緇柴門日瞑䜣拂茅
茨展轉孤枕偏驚故時念懸匏之正傲恨躍馬之將遲
何必葉落自長年悲且蟲之聲也無端人之聽也多緒

亦曰心羇者多感激志苦者易悽楚荷有任於行藏亦何嗟於寒暑水之積也鱗斯奮風之厚也翼斯舉彼數蟲兮何知且逍遙以容與

詩要要草蟲趯趯阜螽趯趯躍躍貌要要鳴聲秦川隴水嗚咽遊人聞之思鄉古詩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三峽多啼猿古詩猿鳴三聲斷人腸屈原被放行吟澤畔婕妤辭輦別見曼睞目睹也趙李趙飛燕李夫人之族屬阮詩行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錦書即蘇若蘭寄織錦廻文事陸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悲鶉衣破也曾子悲鶉百結莊子之二蟲又何知



七夕賦　　失名

若夫銅儀改候金氣迎秋驚飛灰於素管送流水於清旻聽涼風之嗄響覩秋露之凝津月藹藹而上桂風蕭蕭而吹筠步廣庭而延佇仰層漢而馳神惟暮序之靈匹仰良宵而展會息龍杼於仙機鴛羽橋於淺瀨耀九微之華彩澄八極之氛澌儼翠鳳以翔鑣舉卅蜺而振旆籠霧縠於雕輦疊雲花於綺蓰舟容裔於水濱駕透迤於煙外若乃仙娥侍轂玉女承騑飆簫後唱洛鼓前揮褰九霄之雲幄曳五色之霞衣珮搖星而玉振扇掩



月而銑飛陵紫宮而沉景轥各黃道而騰暉始徘徊而好密契旋阻而情違悵此夕之行樂恨前秋之未歸惜佇光之不駐泫晨露之將晞於是斗水移箭魚關驚鑰槎客河低針樓月落分一筵於俄頃解雙袂於今昨河漢忽其無梁秋期杳其無度銜別緒而惆悵對離居之寂寞思纏綿於曉雞情縈縈於歸鵲浩長歌於耿介弔孤影其焉託歌曰悲莫悲兮離別長怨莫怨兮私自傷歛橫波而向秋野垂玉筯兮沾羅裳歌響既畢恍然如失獨盈盈兮一水間空望望兮三秋日

銅儀古有渾天儀之法至漢耿壽昌始鑄銅爲象轉
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金氣秋令也天文志
候氣之法竹爲管葭莩爲灰爲室三重布緹加律氣
至灰飛靈匠指牛女也漢有藻龍繡兗龍錦故曰龍
杼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故曰羽橋淺瀨指
天河也漢武每七夕掃除宮掖燃九微燈淮南子曰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鐵馬街外藏也蘇旃也旋秦姓
秦女弄玉吹簫感鳳故曰鳳簫洛神賦馮夷擊鼓天
文志北極五星皆在紫宮曰轉躁踐也漢蘇有中道
日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周禮挈壺氏懸壺以水灰
冬水滿人下器中設箭爲刻箭浮爲準壺作蚪形故
日蚪水魚鑰取魚不瞑目能守夜也槎客見別註判
楚記婦人七夕以彩結樓穿七孔針橫波
日也玉筯淚也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 觀農賦　失名

歲起於東丁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廩實强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繁樹蒲葉抽叢繞出鳳城疲道路之攸往廻瞻鶉野知耕鑿之斯崇美夫原隰底績溝塍咸刻鐵耒耜交横煙雲輻輳人沮溺而爲伴水鄭白以分渠一稃六穗禾同北里之禾苗盛草稀豆異南山之豆觀夫田畯至喜室家相歡揮鎡去莠築堰濩野餉曉持於斜徑本歸暮荷於肩鋤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葵履鎌而乍來黍策杖而將登且人生在勤



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稷濟時敷播植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嵎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裏農爲二俾彼甫田習夫不利故土爰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贊雍熙無辭艱難服先疇之畎畝皆當儲峙救黎民之阻饑九年服憂於堯印萬箱發詠於周詩迹忝門人得承規於孔父心將諸學恐貽責於樊遲

春屬木居東故春耕謂之東作孟春勸農詔望杏勸
耕瞻蒲勸穡書日中星鳥注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
南方朱鳥七宿朱鳥即鶉火野分郡也豚田開畦埒
史記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

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溉田漢書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絕渭中袤三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北里地名其禾六穗見管子註漢揚惲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為萁田畯勸農之官詩田畯至喜養盛土器鍤鍬也書分命羲仲宅嵎夷洪範八政一曰食甫田大田也儲畜也峙備也堯大水九年

詩千斯倉萬斯箱

金在鎔賦 以金在良冶求鑄成器為韻

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 以上金韻 觀其大冶既陳滿籯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靡靡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 以上在韻 況乎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歸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類鑄軒鑑倘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 以上良韻 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



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 以上冶韻 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諭冶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 以上求韻 彼以披沙見寶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未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 以上鑄韻 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行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 以上成韻 士有鍜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國器

以上器韻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嘗以天下爲己任仕仁宗朝出入將相多社稷功謚文正說文銘鑄器模範又鉶也董仲舒傳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金之在鎔惟冶者所爲書金曰從革莊子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漢書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白帖淮南有變南金方丈山舊有池池中泥百鍊成金其色青能照見鬼魅書六府三事允治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也左傳夏方有德貢金九州鑄鼎象物注九州之牧軒鑑軒較鏡也干將別見禮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周語范蠡乘輕舟浮五湖句踐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禮之春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東漢管寧與華歆共鋤菜地見金寧揮鋤不顧世說陸士衡文如沙揀金往往見寶新語罷藏金於嶄巖之山以塞淫邪之路洪範五行四曰金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韓子荊南麗水之中生金韓子以天地爲大爐



四海以職來祭賦 以天下之職能助王祭爲韻　　孔武仲

上聖孝至諸侯職揚當一人之奉祭罄四海以來王肅爾駿奔各述修方之舊貢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 以上王韻 夫惟承祖宗積累之休處廉陛崇高之勢尊其親也既重假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宁教流當世本至誠之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 以上祭韻 也六服而內諸侯至前同姓異姓兮各奉玉帛大賓大客兮迭承豆籩並來享以悅懌咸行祠而吉蠲造此闕庭鏘八鸞於外屏盛其餼貢洽百禮於中天 以上天韻 擇於大射則賓自得賢誓以常刑則臣無廢職辨其吉禮之掌同厥驩心之得儼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遞見君多振鷺之容承命勤修皆有和羹之德 以上職韻 誠以報本反始者神聖之美教尊祖嚴父者朝家之上儀在盛王之顒若格絲宇以承之故爾各備上服並承約軏所以周廟常陳美肇公之肅肅湯孫致饗詠列辟之祁祁 以上之韻 衆莫衆於侯方尊莫尊於君者大邦小國兮至自畿外美味和氣兮進於堂下共承上化參德遜於前書各盡臣恭協祼將於大雅 以上下韻 夫盡九州之力致五福之膺

孫先爵於西漢與貢茅於召陵以極精禋之意用金孝饗之能薦牡惟時推至誠而茂對執膰有序贊大事以靈承能韻以上聽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易俗於蠻貊下感心於黎庶列于茅土分龍親賢同慮幸丁亨萃之時執不騁庶而來助以上助韻

詩來享來王又駿奔走在廟又肅雝顯相又相予肆祀漢書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顯側陋也易王假有廟正守若位也吉禮八曰饗別見詩以洽百禮禮記天下將祭射於射宮中者得與於祭詩振鷺言杞宋二君助祭其容貌修整也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約軝以皮束車轂嚴告堅固也詩約軝錯衡則頌乎止肅肅美辟公之敬也商頌來格祈祈言助祭之衆也漢武帝時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坐以不敬免爵者百六人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弗供無以縮酒楚使屈完如師盟于召陵詩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左傳祝有號驕茅上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



周以宗盟賦以周以同姓為周王室為韻　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枝而作庇强王室以承休治尚以文重恩親於同姓世縣其庥大形勢於諸侯以上周韻自昔后稷開基公劉繼始盛德彷被豐功世美文武光其業成康繼其軌奕永永以能然蓋親親而得以任先宗于條圖夾輔之勳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址以上天以韻邑中奠侯封外崇大邦小邦兮我所錫壤伯父叔父兮汝其懋功萃國勢於寢盛萃民風於大同曆末繼以當天子闢以永法轄星而建屏邦本其隆以上同韻有変服以等華其男有金路以優其命寶玉分賜脤膰均慶所以興諸臣恩先庶姓史稱乃德盛陳過曆之期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詠以上姓韻豈無異姓與之翊昌豈無列辟與之贊襄推本而治尚親則强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忠厚一時重本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基緒於靈光以上强韻至如魯衛之所分邢茅之所附衆列邦壞一寧國祚歸然磐石之安屹然寶鼎之措無煩兵革並收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為藩之固以上固韻嘗夫木之植枝茂者幹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必長緊爾列辟輔予一

王秦室寖微蓋制五侯之壤漢邦未善徒俠七國之强以上王韻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之操術圖五十兮北如犬牙之制年七百兮緜如瓜瓞之實方今宗也盛而國也強跨基圖於周室以上室韻

后稷周始祖公劉后稷之曾孫自西戎遷於豳此基也天邑王畿鞏固也萃聚也晉天文志轄星傳軫兩旁主王侯左轄爲主者同姓右轄爲異姓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其二曰金輅又以脤賑之禮親兄弟之國漢書周過其曆秦不及期詩宗子維城藩青也籙帝王之籍也周以木德王故曰蒼籙周道邢茅小國磐石寶藏皆言安固也五侯謂五等諸侯秦以未封同姓故易敗七國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此漢所封同姓也恃强專恣後遂有尾大之患史記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漢諸侯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左傳成王定鼎於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曆年八百詩緜緜瓜瓞瀹初小後大也



曆者天地之大紀賦以聖人以通天地之數爲韻　蘇頌

昔先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曆用明於大紀考星咸自於初躔合三體以爲元成書最密叶二篇之定策備數無遺以上天韻古有善談撮於前志因太初創曆之首述往聖知時之義莫不究極緜數精窮天地有時以記夫啓閉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望也於此而爲正晦朔昏明也於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於辰次推君審璣衡之運所以緒正於元功使民知寒暑之來然後順修於時利以上地韻况夫曆爲一歲之本紀明太極之基推精覈之至妙豈深思之莫知必也迎辰以策定晷於儀帝舜則羲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而是司皆所以準厥二氣秉於四時豈有作也人皆度之制自淸臺得舉正履端之要藏由太史謹觀文察理之宜以上之韻若乃辰集於房乃窮於紀流陬既觕於月建攝提亦隨乎杓指國將興正朔以爲令王乃觀情性而順理章蔀元之書兮著於彼子丑寅之正兮見於此可以參發斂於未然定舒慘之所以推而生律子陽午陰而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是擬以上擬韻且夫天之運也昭與星而代

達地之道也裂以剛而莫窮非乃聖無以探其賾非至
法無以舉其中我乃錯綜氣候稽參變通迎建星而遷
算故積歲以成功考連珠合璧之辰得名尤遂應太呂
黃鐘之統立道斯同 以上通韻 用能鈞校曆儀審觀新度成
敗因之而遂紀氣節於焉而可步於以極陰陽之本端
於以備六五之中數亦何異經緯比事舉二中以處成
義易窮神合五位而象布 以上數韻 後三句是知曆象不可
不審經紀不可不循或立元而謹其始或節事而授於
民焉相則致乎日月保章則志夫星辰以定五十五數



以通三百六旬所謂見道而知治何患以天而占人彼
爲刻漏以考中星但紀曉昏之度處璇璣而觀大運蓋
明氣候之因 以上人韻 猶未若測運動於二儀齊往來於七
政建乃星紀先天算命春皇所以鑑古曆之尤疏須新
書而考正天人之際因以明焉乃知大作者謂聖 以上聖韻

稱頌字下[illegible]泉甫人學上神之了卯開井呂惠卿當
辭人日[illegible]各[illegible]部先進皆一指我既政可得也頌間
之象而不[illegible][illegible]曆[illegible]成以爲嫌領曰京師浩倰正
當日[illegible]後惠文帝[illegible]且括[illegible]紀[illegible]象已本公門無私諭
漢書曆表[illegible]地之大紀也紀有五一曰歲二曰月三
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說文[illegible]新[illegible]也星之躔次
所[illegible]行也文選日月初躔[illegible]部[illegible]舊傳巴郡洛下閎
漢武帝時改顓頊曆更作太初[illegible]曰後八百歲此曆

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左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啓丹
鳥氏司閉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周禮馮相氏掌
十有二月十有二辰注謂斗柄所建每月一辰自正
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是也璣衡別見書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漢書顓頊命南
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左傳履端於始舉正於中以
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春秋元命苞殷紂之
時五星集于房應周之興也月令季冬日窮于次月
窮于紀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
志星辰日月之變動白虎通術家推閏法爲蔀首律
曆志黃帝造曆元起辛卯子丑寅謂夏建寅殷建丑
周建子也史記黃鍾陽氣而出大呂萬物條治六六
律五五音二中春秋也律曆志春爲陽中萬物以生
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又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書朞三百有六旬
周禮挈壺氏掌刻漏續漢書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
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
生焉七政二曜五緯也

屈原廟賦　　蘇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叶俱王反）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家于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叶符未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不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以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强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叶平聲）苟宗國之顚覆兮吾亦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導余以上訴歷九門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叶未詳）



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叶未詳）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爲圓（叶未詳）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雖刀謂子爲非智（叶未計）惟高節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叶未詳）違國去俗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

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叶那沿反）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蘇軾字子瞻眉州人老泉長子弱冠博學雄視千古舉制科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謚忠惠屈原名平郢人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靳心害其能共讒毀之王放原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沉汨羅而死遺宮屈原宅也江陵志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嬃廟擣衣石尚存襄王立復聽讒言遷江南離騷曰濟沅湘以南征死無以爲墳謂葬江魚腹中也離騷終章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原乃楚之同姓故曰宗國九門九閽也楚辭何故懷瑾握瑜又紉秋蘭以爲佩空舲峽在歸州明月峽西陵峽亦所在夷陵歸州楚臺山昔楚襄王建臺其上楚辭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

病暑賦　　張耒

吾將東走於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播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仰不見白日陰森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晦披閶闔之清風飲黃流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瀰漭流背而鑠骨何異避喧之適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



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鬱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于煩酷

張耒字文潛楚州人丰儀秀偉弱冠有文名尤長騷賦官起居舍人坐黨籍家貧郡守欲為置產堅謝之雅與蘇軾兄弟善此賦之作喻虐政也名山志泰山五嶽之東嶽也泰山記其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七

餘蟠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崑崙山在西北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水經注崑崙為無熱丘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黃流黃河也莊子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枚乘上吳王書曰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息跡絕北荒大荒之北也楚辭北方不可以止些層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易曰高宗伐鬼方莊子窮髮之北

大禮慶成賦　張耒

維宋六世壬申仲冬將有事於南郊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輈建虹霓之修竿兮颭彗星之飛斿太一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周流貔貅六師雷蹬萬乘初海沸以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潤徙然天顔望宮門而動色願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實鼻祖於神明覽先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廣樂備干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神嬉靈豫醉爵飽俎



翼翼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在天時降于宗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忠我文人贍祖祏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孝油然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霽陽告旦祥飈掠擊從我髦士來祗精禋御史肅吏司馬飾兵既逶逶遲遲雲流而川行兮又洶洶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旆翕赫歘霍兮攫挐龍虎而亂鵾鵬雄騖憯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威弧戢天戈兮固已熄滅蚩尤而折攙搶執飛廉圉商羊屬之有司兮羲和磨刮盡獻其光明蓋傾都容闐翹首跂足俯窺履綦傍覘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額口之成祝也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坰坦其逶遞兮場圍既寒而畢功類青雲以連屬絜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兮陳錯施於萬維扶顛之神仰立而拱翊德之龍下抱而戢擬神變之欻成兮涌九地而出峙逮廡千楹廣殿萬栱飛甍閗桷洞牖屹璧酸股之明眩目之極唐洛執弄而莫計班倕樑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斲漫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官之費何啻衣一國驚蹕之蹕既震洶鑿之聲咸寂微齋寂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



子方端而虔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戒作飛歛走伏神讋鬼愕望舒騰精以燭霄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鼉瓦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齋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于燎具揚萬炬畢融上撽熒惑旁爍燭龍近爲朝陽遠爲融風赫赫曦曦煌煌爗輝剡次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醇而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照徹祥祲衛布協氣下浹音爲樂和形爲人悅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周燎烟如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陛奔馳而仰騖

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閶闔兮闢清都后帝燕兮百神
愉圜錫蓋兮方獻輿岳輪囷兮寘效濡於是辭旂彙成
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庚恩流百川北
包大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電動
風傳野無窮人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發錢車及其
舍士復其伍效伎呈才千饒萬鼓天子舉酒以𩞄群公
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皇建皇極兮嚴恭精
禋帝來格兮柔祇並立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有赫兮
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



不易兮帝則鑒之戩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祇
一祀年萬億兮

張耒字文潛宋學士與蘇軾交善太乙天之貴神商
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宋自太祖至神宗共七代故
稱七聖祧宗廟藏神主于室光撮捻俱星名飛廉風
神商羊鳥名見則大雨執之闡之言天晴無風雨也
紫微勾陳亦星名酸股賅目言立而股酸望而目眩
也唐都洛下閎漢人能算曆法者班魯班倕古善製
器者甲夜一更晴也蝥斵也望舒月也玄冥冬神靈
鼉鼓名千燎庭燎也萬炬燭也熒惑火星黃流灌地
降神詩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白質之獸騶虞篇聲之
鳥鳳凰豐隆風神祝融火神宋時天子郊祀則有大
賚故曰賞出千庚恩流百川柔祇地祇郊天社地同
一時也文涵言宋祖配天

颶風賦　　蘇過

仲冬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祲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之暴怒掠
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
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
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挾陽侯而將戮
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



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
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
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
晝命軀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
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葺軒檻之已折補
茅茨之罅漏塞牆垣之頹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
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
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
昔之飄然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

則壁蟢之集也呵則聚夫蠅而曾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惟耀眩求彷彿之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寔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蘇過字叔黨東坡第三子歷官郾城令通判中山府皆有政績宋祀堯曰嶺南有颶風舒作時雞犬爲之不寧過隨父過嶺故作此賦南越志颶風具四方之風也故颶字從具從具者非左傳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莊子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七襄衆竅別見屏翳風師陽侯木神史文帝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我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昆陽在南陽府葉縣南光武破王邑王尋於此唁弔也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大塊噫氣別見



貧女賦 并序　　吳澂

予春秋二十有二嘗偃蹇不得志因讀史記感甘茂貧女分輝隣燭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伊大鈞之坱圠兮敷動植於八紘茲女蹇其居貧兮乃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遇多難之來并咨展轉其窮寐兮寬惕惕如有驚饑瘠衣之不備兮支墻屋之敧傾月鼠跡於牀塵兮網蛛絲於門檻韌藍縷而不完兮又機杼之無聲凛寒風之中人兮感促織之宵鳴拂敗奩之殘塵兮舊鏡黯以羞明銅釵折其半股兮亂鬒鬅之縱横拈竹篋之素縷兮箴欲澀而不行亦何心於組紃兮况鴛鴦之能成挾故絮以假寐兮耿寒宵於孤檠誰哀吾之窮窕兮幸自保其堅貞嗟父母之鞠我兮奚裳衣而藏匿矧櫛風而沐雨兮身乃瘁於荆棘忍須臾於溝壑兮豈敢休乎紝織欲一賒其盛年兮縱粉黛而無色羞鑽穴與踰垣兮謂私淫之爲惑庶容德之可全兮雖凍餒其奚卹彼隣姬之纖巧兮日靚粧以登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插翡翠之搔頭騁茲心之妖冶兮學趙舞與齊謳倣堦闌以求媚兮祇怨曠之懷憂信怙

寵以取樂兮盡夙夜於衾裯飛瓊觴以嬌醉兮秉銀燭
而懽遊恨兀兀以獨處兮欲從汝以爲謀紬娛聿其可
翫兮重桑濮之聘羸寫予心於瀟水兮恐年華之遲暮
甘蓬葆而不耻兮豈峨眉之見妬且絶世而特立兮逮
傾城而刑窮廼蕉萃之或弃兮縱效顰而罔顧紛采彼
之柔桑兮輕擲金於行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微隱德吾
誰慕繄二南之發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
兮獨不憮乎婞㜸利遺秉與滯穗兮豈年登而啼饑篚
卒歲之無褐兮何功裘之足爲慨茲道之愈遠兮指古



人以自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聲之以爲詩詩曰有美
一人兮東隣子耀金珠兮列綺紈弄姿飾髩兮匪桃伊
李朝爲春風兮暮則流水曰妍曰醜兮云誰之使見肘
決踵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寵之一失兮
金屋生塵固榮艷之匪堅兮又何必怨夫陽春

坱北廣大貌八紘即八方藍縷衣破敝也左傳蓽路藍縷以啓山林箴針同容德婦德婦容木難碧珠金翅鳥口沫所成出大秦國曹植美女篇珊瑚間木難搔頭以玉爲之婦人首飾古詩金雀玉搔頭蓬葆即蓬鬆左傳雖有姬姜不棄蕉萃擲金行路即秋胡以金挑婦事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子家貧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 修竹賦　趙孟頫

猗猗修竹不卉不蔓非艸非木操挺特以高世姿瀟灑
其拔俗葉深翠羽幹森碧玉孤生太山之阿千畝渭川
之曲來淸飈于遠岑娛佳人于空谷觀夫臨曲檻俛淸
溪色侵雲漢影動漣漪蒼翼夏集絲霧朝霏蕭蕭用沐
嫋嫋風披露鶴長唳秋蟬獨嘶金石間作笙竽雜吹若
乃良夜明月窮冬積雪掃石上之陰聽林間之折意參
太古聲沉寥泬耳目爲之開滌神情以之怡悅盖其婉
秀碧梧託友靑松蒲柳慚弱桃李羞容欲籊籊于衛女



詠淇澳于國風故子猷吟嘯于其下仲宣息偃于其中
七賢同調六逸齊蹤良有以也又况嶰谷之鳳化葛
陂之龍者哉至于虛其心實其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
葉則吾以是觀君子之德

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宗室入元爲翰林承旨詩文書畫冠絶一時妻管夫人子雍亦善書畫古詩冉冉孤生竹托根太山阿與君結新婚兎絲附女蘿太史公貨殖傳渭川千畝竹衛詩籊籊竹竿以釣于淇王子猷愛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晉嵇康阮籍山濤七人爲竹林七賢李白孔巢父六人爲竹溪六逸黄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爲簫其聲合鳳鳴費長房學于壺公公授以竹杖騎而歸投杖葛陂化爲龍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臥褥香爐賦　　陳樵

廣宵宴於上春兮蛾眉紛其御坐錦韉舞散引連吹罷歌殘綠玉之盃笙媛茱萸之火月轉華房釭花暗墮芳襟徵解男錢半妥衾聯雞畫褥飲紫霓絳螭蚴蟉來遊紛披連溫屏之屈膝卷華幔之參差空翠忽其滿堂兮集衆芳之菲菲若薔薇薦芬沉榆効質又若龍腦在燔丹螺獻甲漢壁指椒楚芳委櫰奪雞蘭之蒸蕙醒醉花之病藥博山倚席茵苔生寒薔薇百濯豆蔻湯乾香從何來來無定源藻綉裝中不火而然香生蒻縵五色非



煙援衾拂席銀黃可鑑動如丸走止與輪停觸鈿函而不轉環綬笥以如縈拂綺襦而緩引當白澤以留行左右周旋芳塵不驚金爐無迹芝印長存花將銀鏤驕臆金校么鳳低回繆龍夭蟜鈿花爭麗雀翹分藻映紅玉之春嬌共瓊枝之晨照畫隔邪寒之簾夜近絲衣之烏寒依熊席溫隨犀簟初辭露竹之几旋遲五明之扇共君合歡之綉被藉君象牀之羅薦外恐方以玩世兮中石心之不轉均茵席而莫吾知兮謂方心其如面內仁外義千載金言彌動彌靜聖哲所敦願以小人之腹爲

君子之心

陳樵好衣鹿皮自號鹿皮子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爲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於被褥故以爲名庾信集盧女黃花之枕張家碧玉之杯古樂府貧賤生清蓋黃暖則字正而聲清蔥故必用火炙之李賀詩沉香火暖茱萸烟風土記茱萸欓也九月九日熟色赤說文條謂燈爲釭釭花燈花也段成式詩詩嫉爵貝磨衣鈍私帶男錢堅髮依卷藏生色也楊雄集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蜿身於蒼梧之淵蚴蟉貌鄴中記石季倫作金細屈膝屏風游絲碎中張道陵母見魁星中以薔薇香浸之歲而有孕封禪記黃帝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香酉陽雜俎龍腦香出婆律國樹高八九尺圍可六七尺葉圓背白結實如豆蔻香即木中脂乾脂謂之龍腦香清脂謂之婆律膏其絕妙者日梅花龍腦椒蘭別見楚詞韓文克夫佩幃又蕙肴蒸兮蘭藉醉鄉記飲流謂斯賦者爲狂花睡者爲病



葉呂大臨攷古圖爐象海中博山下有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回環說文芙蓉未發爲菡萏五代史周顯德中占城國獻薔薇水十二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云得自西域以灑衣裳雖敝而香氣不歇飛燕外傳飛燕浴五蘊七香湯合德浴豆蔻湯帝曰不如婕妤體自香鈿函介也飾婦人短衣古詩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朝野僉載韋后之妹號七姨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么鳳即李德裕所賦桐花鳳也小於燕集桐花飲露花落不知所往一名倒桂子一名收香日收香藏之羽間夜則張翼散香住極馴好集美人釵上雀翹髻飾也西京雜記飛燕與女弟昭儀並色如紅玉楚辭滿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杜陽雜編同昌公主有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鳥羽所成蓋之辟寒綠衣則鵲也拾遺記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西域所獻紫熊褥人以指彈席而鳴風入室洞冥記疏勒國獻文犀角表裏有光因名文犀席中有影亦名影犀纖以爲簟如錦綺之文古今註五明扇舜所作也古詩客從遠方來

遣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渠魚容恠侈靡以象𢂊辈𣲖簡文淮南之𡚒紫羅爲薦詩吾心匪石不可轉也蔡邕協初賦莞蒻調良左傳楔郄人有獄以女樂賂魏獻子閻沒汝寬二人因食進諫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注言我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如此無過貪也



龍虎臺賦　至順癸酉會試作　劉基

猗歟太行之山叫雲鬱霧紆元氣而左轉於赫龍虎之臺厚乾軸坤魁群山而獨尊其背崔嵬突兀森聳鬱而拱衛其勢則崑崙駊騀仰星辰之可捫白虎敦圉而蹲峙蒼龍蜿蜒而屈盤狀昂首以奮角恍飈興而雲屯其北㟂則居庸巘嵲烟光翠結攢峰列戟斷壁立鐵駿鳥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其下視則滄海沖瀜飛波洗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之縹緲見三山之可通彼呼鷹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蟾望鵲曷足逞其雄豈若茲臺之不事乎版築而靡勞乎土功也想其嶔崟碕礒曼衍邐迤形高勢平背山面水巨靈獻其幽秘歸邪護其光晷何嵩華之足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通光道於上都揭神京之外勢匪松喬之敢登羌乘輿之攸止也至若四黃既駕鹵簿既齊方玉輅之萬乘蔚翠華之葳蕤載雲罕與九斿光彩絢乎虹霓山祇執鬠以廣道屏翳洒雨以清埃朝發軔於清都夕駐蹕於斯臺明四目以遐覽沛仁澤於九垓眇軒轅之粱甫屑神禹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數乎方壺瀛洲蓬萊慨愚生之

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獲覩斯臺之兆覩敢不慕乎
頌聲遂作頌曰儼彼神靈在京之郊金城內固靈關外
包上倚天倪下鎮地軸太行爲脊滄海爲腹崇臺峨峨
虎以踞之羣山龍從龍以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於
隆神臺與天斯同崇臺有偉鸞鳳爰止天子萬年以介
遐祉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元朝中進士官儒學提舉明朝
歷官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謚文成龍虎臺去燕京百
里在居庸關之南右接太行地勢高平如臺背山面
水每歲駕幸上都爲往還駐蹕之地以其有龍盤虎
踞之形故名駊騀高大貌揚雄甘泉賦崇丘陵之駊
騀敦圉虎怒貌蜿蜒龍動貌陽德殿賦濰虬文之蜿
蜒一統志居庸關在燕京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夾峙
一水旁流關跨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爲險要巀
嶭高貌駭鳥渤海別見輿地志西王母言巨海十洲
人跡稀到瀛洲其一也山海經海中有三神山蓬萊
方丈瀛洲也劉表好鷹常登臺歌野鷹來曲山川古
今記彭城西南有項羽戲馬臺劉宋武帝昔九日登
之三輔黃圖未央宮有鳳增臺暘二臺碕礒山峻貌
迤邐連接也上靈別見晉志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
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
者嵩山中嶽華山西嶽岱宗東嶽松赤松子喬王子
喬詩四黃既駕五經精義車駕行羽儀雙道謂之鹵
簿玉輦葆華別見蔡邕獨斷天子前驅有大旋雲罕
大旗名九斿別見爾雅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
虹暗者爲雌曰霓山祇山神也屏翳雨師也一統志
梁父山在泰安州東南一百十里軒轅所封禪者會
稽山在紹興府城東南禹穴至今猶在陳涉世家始
皇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李白
賦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

奉制撰蟠桃核賦　　宋濂

炎漢六葉寔惟武皇闢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
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
慶諸福之畢集思騎能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
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步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
啓承華之秘殿眄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託青鳥
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覩芳姿之妍靚於是珮兮初延
霞觴屢傾蘭辭吐兮襲人纓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軿
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幪乃灑翠篋乃出桃實
獻於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暎以不乾鸞刀割蜜神
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僊將懷核而種之斷上林之
寒烟王母微笑雖世易遷倘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
千唯紫府之列真覩滄海於桑田彼竊鳥臘之小兒尚
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匪陶而凝精五行之亭
毒賁六氣以流形鄙鄧扉之脆薄並玉寶之堅貞爪之
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介半璧之晶熒俯貼金
盤巢蓮之猗仰承玉露常濡之倚銳首聳兮尖岑豐下
稍殺兮墜星象皺蹙背文之縮一穿肇面色之類荷盤

欲展蚌印未扃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犇如生函肉辯
好之懸絢開合綠之交層鵰鶴軒翥兮顯彖寶章絢爛
兮金明鳳卤鸞㝃同藏真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灝氣於
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楠
類盜兮巴園爽如瓜兮漢庭炁燕齊之方士騁詭辯之
奔騰躋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
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
高擎詫飈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若白日之易短兮
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列



宵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託青華之帝子設神胥
之玄稱何殷塗之不遠匪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眞人
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飢龍虎
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
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
生屈軼齊氣溯兮偕秀堯蓂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
重輕此所以肇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辛曰桃
有核兮大如掌歷千齡兮多惚恍嘅靈仙兮勞夢思誰
見崑崙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寓豐禮樂爲冠兮仁義

作瀏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致徐兮幻說淸千秋
萬禩兮永長生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用大臣薦以布衣爲翰林
編修不肯就明太祖徵爲儒學提舉改起居注歷翰
林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致仕以孫愼獲罪坐死特赦
安置茂州卒於夔州年七十二宛委餘編載弘武乙
卯出示元內庫所藏巨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
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
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甲申月丁酉日記命學士
宋濂爲賦前漢孝武記元光元年汾陰得寶鼎其文
日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乃祀汾
陰禮樂志天子自竹宮望以竹爲宮也漢書武帝幸
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芝生甘泉宮九莖金色祿業
朱實夜有光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漢武時西海獻
鸞膠遒弦斷以膠續之終日射不斷帝大悅瑞應圖
大漢二年月支國貢神香凡三枚狀如燕卵帝付外



庫後長安大疫宮人多得疾使者請燒香一枚以辟
疫氣帝然之宮中病者皆起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
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漢武內傳王母降漢宮侍女
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厚白皺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
母問用此何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
年一實非下土所植也青鳥王母使也紫雲輜軿王
母所乘之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設座大殿之上以
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九微之燈以待王母
麻姑壇記王方平嘗過吳門蔡經家遣使與麻姑相
聞俄頃郎至從樂家見之是好女子指似鳥爪示有
文章而非錦綺耀蔚行酒曰接待以來東海三爲
桑田蓬萊水又淺海中將復揚塵乎宴畢乘雲而去
金盤巢蓮之器未詳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
常滿盃受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
中庭以向天比明而升巳滿杯汁甘而香美斯實靈
人之器惜狹長也樂記注內璧之內地如璧孔也合
線核之縫也龜鶴核中所繪之象寶章所刻十字也
幽冥錄巴圓人收兩大橘如三斗盎剖之有二叟對

祺身長尺餘曰此中之樂不減商山化爲龍而去史
記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
食巨棗大如瓜建章甘泉兩宮名銅莖仙掌別見宣
和宋徽宗年號鼎湖別見宣和遺事青華帝子神霄
敎主徽宗自號也蓊
松屈軼莞蕢並別見



## 思親賦

王禕

仰蒼旻之寅漠運玄化之渾淪何賦授之殊致或偏頗
而不均撫予身之海秸悼此生之多屯豈造物之見靳
將受命之匪辰歲越在乎稚齡餒棄捐乎嚴君曾志學
之未逮已過庭而無聞奇卟眇之藐植托微微之孤根
灑血淚於枯柏結哀號於愁雲痛蓼莪之既深幸菽水
之可樂調甘旨於淪瀡拳餘粒於藜藿躡積雪而荷生
新屑冰而躍奉慈訓之溫恭承懿範之柔恪雖罔極
之莫忘固終養之有託急景不息芳年易徂曷致三釜



曷責重墟恐令名之不振使先猷之弗舒奉堂上之明
命離膝下之深娛迺辭故里迺游名區厲紳是從冠蓋
爲徒擷麗藻於淮浙覩清光於皇都朂節獨以遐奮蜚
聲韡其旁敷虔功名之蹭蹬慨日月之居諸處違離以
自適與憂悄而長俱盼丘園之而寂眺桑梓之雲腴黍
菁邈其弗逮溫凊倏其久疎嘗初服之難返念夙業之
已淪感風樹以浩歎閔燧穀而長吁至若青陽布和舒
景騰美風揚柔飈日轉華晷雖行樂而何歡恨承顏之
非遇朱明啓節南薰奏琴杲散往寒樹聯芳陰忧炎蒸

其孰理襟邑鬱而莫任瀼露宵零嚴霜晨被坂遠委蛸
闃空推毯雁哀哀以翔霄葉蕭蕭而隕地林此日之苦
思激往年之餘涕玄冥臨御重陰固寒蕭條微鬖搖落
鄉關日韜光而弗耀川積凍而成乾伊天意之猶慘豈
物情之能歡別予懷之含悴固觸景而增酸撫四時之
推移靡一息之停緩年既廹於喜懼日宜較乎長短指
白雲之在望緬丹丘其未遠遡歸風而效誠藉流月以
寄欵倘微榮之可養固遠游之焉敢閔予祿以辭親胃
爲吏而踰險在往哲其猶然可吾儕之不勉誓至恩之



少酬期餘生之無忝持寸草之微心報春暉於未晚獺
設祭以報本烏反哺而効慈彼蠢蠢之細物亦靈明而
有知祭紗理以靡戚購大觀而遐思悵意長而語短聊
摹翰以陳詞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翰林待制奉高帝命招諭雲南
奮義死節至正統六年贈翰林院學士賜謚文忠其
序略曰天台陳君徵初幼孤事母盡孝壯歲遠遊所
寓之室因名曰白雲著思親也內翰黃先生旣爲白
雲之辭禕復造斯賦焉狄仁傑傳仁傑登太行山見
白雲孤飛顧謂左右曰吾親舍在其下古樂府自惜
身薄祜夙㱚離孤苦多屯多難也詩我生不辰逢天
僤怒易家有嚴君焉父也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
養死無以爲禮也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內則慈以旨甘又修瀡以滑之家語子路曰昔者由
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
後遊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欲念藜藿爲親負米不
可復得也躡雪筍生斲冰鯉躍孟宗王祥孝感事詩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莊子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
仕三千鍾不洎而吾心悲重墟重泉也躡蹬罔攀也
詩日居月諸又維桑與梓禮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
日礿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又冬溫而夏凊家語丘
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在楚詞仍
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獺祭魚別見譚子化
書烏反
哺仁也

龍馬賦　　羅汝敬

有神物兮叶坤之貞符乾之靈合秀月窟㛹品東濵鬃騋牝兮毓質蒼龍兮降精方其震電倐爍風雨晦冥房星馭兮移次川后翕兮效祇匪渥洼之異產信祭河兮同徵有耋者氓載骭載佽爰告於邑爰陳於庭於時天開黃道雲駐霓旌聖皇穆兮當宁百辟儼兮盈廷諸福畢至奇祥沓呈乃瞻乃顧乃睇乃登兹騊駼兮同刻翊瑞象兮偕行旅玉獅兮為友槲麒麟兮作朋恍矜已之逍遥仰金鋪兮長鳴肉騣磈磊兮玉甲精榮首昂渴烏兮尾掉長鯨蘭筋權奇兮鳳臆驍騰臥則蚪伏兮動則雲興粲河洛之文背絢麟鬣兮綏膺耳批竹兮錐車蹄躍鐵兮風輕五彩爛兮霞綺明目睒兮長庚澄匹練兮雪花凝混驪珠兮流霞頳元氣氤氲兮瑞霜蒸雄姿俶儻兮馴不驚朝飽玉山兮珍粒夕飲太液兮清泠神竦赤墀光涵纖楹方阜曾不能以得其彷彿韓幹安能以貌其容形爾時聖皇篤天之祐宅是兆京禮玉帛兮交錯將圜丘兮告成爾乃載駱法駕七就繁纓寶鞫銜玉錦韉棲璚躡浮雲兮御天巡六位兮時乘彰聖德兮合



清寧兆萬世兮昭文明臣乃㦸拜手稽首而從為之歌曰龍馬兮翩翩神變化兮合自然雲為黃屋兮風為驂熊羆夔皐兮相從先奉時巡兮周八埏永樂昇平萬萬年

明永樂十八年山東諸城縣產龍馬獻于朝汝敬為此賦頌之易坤卦坤利牝馬之貞又乾為馬詩騋牝三千房星為天駟漢武帝時渥洼水出天馬伏羲聖龍馬見于滎河偵候也騶虞仁獸其形白虎黑文騶肉騣玉甲渴烏長鯨蘭筋鳳臆皆駿馬狀天馬歌志俶儻精權奇伏羲時河馬負圖背上有奇偶文杜少陵房馬詩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九方皐善相馬唐時韓幹善畫馬大駱繁纓七就七匝也

麒麟賦　夏原吉

惟我皇之明聖兮膺天命而御極環六合以爲家統四彝而混一化洽殊方仁覆萬物和氣所鍾禎祥疊出而仁瑞之獸所以復獻於今日也爾其滄海之濱瑞氣勃鬱玄枵降精二儀合德榮光燭天輝耀赫奕山岳爲之炫映江海爲之滋液百獸爲之奔衛萬靈爲之拱翼而麒麟於是生焉豐骨神異靈毳瑩潔霞明龍首雲擁鳳臆星辨眩兮焜燿迴文燦兮煜爍牛尾拂兮生風麕身動兮散霧蹴馬蹄兮香塵接蹤聳肉角兮玉山貫額步



無蹤蹄必中規而蹈矩聲無咈闘自協商而應律固不犯乎陷阱亦豈傷乎生物是以不眘而威不猛而烈虎豹見之遁藏犀兕遇之辟易封豨巨蜓雖悍戾而誰羨麕麚貘貉顧步乎其何益彼漢庭之角端徒自誇其美而渥洼之神駿焉能與之匹茲實聖世之奇瑞匪有資於人力此所以海隅島夷不敢自逸乃梯山而航海於以獻於中國於是離遐陬道滄溟越重譯詣帝京侑之以方物遂之以至誠匪惟效職於王會益將昭德於聖明於是時也天門洞開袞龍在御瑞物既呈祥烟斯布散精彩於彤墀濯儀文於甘露或昂首而欲馳或跪起而欲舞重瞳載顧百獸歡欣曰惟此獸希行之珍昔在軒轅曾一來馴暨周成康郊藪是臻歷千載而及茲乃有感於皇仁越期歲而再至寔前古所未聞是宜播之聲詩勒之金石著盛治之無窮延休徵於莫極顧微臣之謭謭覩盛美而愉懌爰稽首而獻賦頌聖德於萬一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成祖朝進士官至戸部尚書贈太師謚忠靖其序略云永樂十二年秋葛剌國來朝獻麒麟今年秋麻林國復以麒麟來獻其形色與前獻者無異麒麟瑞物也中國有聖人則至今兩歲之間而茲瑞洊至寔前古之未有也臣職忝地官竊覩盛美謹拜手稽首而獻賦徵祥記麒麟毛蟲之長仁獸也鶡冠子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毛詩義疏麟麕身牛尾狼頭馬足一角角端有肉設兆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瑞應圖麟王者嘉祥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不羣居不旅行遊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穽不罹網罟吳都賦注犀狀如水牛黑色頭似豬足類象蹄有三甲一角當額上鼻上又有一小角兕野牛封豨野豕也淮南封豨修蛇皆爲民害貘猱猴之屬麕麚也麚牡鹿豺狼屬貉善睡獸漢武記五畤獲白麟一角五蹄則作白麟歌薦宗廟終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出是改元元狩渥注別見汲冢周書有王會篇王城既成大會諸侯也以丹朱漆地故曰彤墀昔軒轅時麟遊於囿成康之世見於郊藪

# 歷朝賦楷卷六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脩玉松壑選註

兄　鳳翼來阿參閱

姪　大業恂若　大千九煙　辟姪　校訂

## 九華山賦　稍節　王守仁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啟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于坤軸孰搆奇于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于蓬谷掬金沙之清潦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于深窅



尋諸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飲鉢盂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于晴昊儼雙椒之闢門駕陽雲而獨騁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玉神升于翠微九子降于積稍炎歊起于玉甑爛石碑之文藻回登秋于枕月延少微之星旄覈眺承滴翠之餘瀝般旗立雲外之旌蘇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于松杉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灝瀨流觴而縈紆遺石船于淵道呼白鶴于雲峯釣嘉魚于龍沼倚透碧之峗屼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削鑒琉璃之浩淼

沿東陽而西歷餐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羣巒翳其繆繞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復佻履高僧而暴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于春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盼爛遺光于拾寶緇裳迓于黃匏休圓寂之幽悄鳥鳴春于叢篁和雲韶之鸞鷟攪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姣碧雞噦于青林鵰翻雲而失皓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于蕈葆淙淅淅而落陰飲猿猱之提狡憫子京之故宅歎知微之碧桃弄玄珠于



赤水舞千尺之潛蛟闢仙掌于嶔嶔散青磬之迢迢披白雲而躋崇壽見泰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于蓬敷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熊嗥鹿麋羣遊于左右侶幽人之岑寥迫高寒其無寐聞冰壑之洞簫溪女膚晴瀧而滕朮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于層霄雖長處于窮僻乃永離乎迍囂嗟有生之追隘等滅沒于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蕣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

雄傑于蓬蒿弃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韋喙之呶呶巳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摶鵬翼于北溟釣三山之巨鼇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而友予晉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于碧落共太虛而逍遥辭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于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攪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兮

九華山在池州原名九子山唐李白遊其地見九峯秀色峭拔如青蓮花故易以今名山有九十九峯嵐烟森列紫翠葛洪杜甫鴻羅隱杯渡俱嘗隱此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歷官兵部尚書以功封新建伯爲明理學名臣從祀孔廟嘗遊九華賦此青陽即池州無相化城俱寺名滿仙即李白山中有李白草堂鉢盂蓮花王展旗俱峯名九節菖蒲服之可以成仙石船七布雲補俱岩石名文殊燦髻言峯之狀黃龍僧菴白鷳鳥名長尾而白萱蔴草木也流泉曰澌猿猱連臂挂而飲泉故曰撓狡子京知徵俱古人玄珠赤水別見崇壽寺名白朮黃精茯苓俱藥名溘忽然也瓜鷺喧雜聲泡水上浮漚薜木槿花朝開夕落呶呶衆口聲浮丘仙人子晉周靈王太子成仙去勾曲三茅即三茅真君秦始皇時兄弟三人棄官學道俱爲神仙



弔屈平賦 并序　王守仁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洸中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微瞰淡峻嶒兮嶷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嶕嶢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顛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豁谺兮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嘷兮虎豹蹟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魅魍遊兮鼙跳踊獸出入兮爲纍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謂爲殃眤比上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啼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礀道絶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名申屠兮使騷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煩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兩蛸亦焚讒鬼遁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憤若可復兮排帝閽望遺跡兮渭陽集怪石兮其行以狂擧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肝中憤激兮

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遠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謏兮讒
喙衆狂稱兮謂纍揚巳爲魋爲魅兮爲讒勝妾纍視若
鼠兮佞顙有泚纍忽滐兮雲中龍蘄馳霧兮飄風横四
海兮倏忽駟玉虬兮上衡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瀰
蓼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嵯峝亂日日西夕兮沅
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溢兮孰
知我憂

湘纍謂屈平篇中凡稱纍者皆平也下叶音戶寻去聲于蘭楚懷王弟上官大夫皆嫉平者九疑山名舜葬此就重華兮陳辭即平騷中語彭咸申屠秋俱古忠臣諫君不聽自沉于河屈平抱石投汨羅與二人相類娥湘君馮夷水神君不還兮郢爲墟謂楚懷王不聽平言而入秦爲秦所留以致鄢郢爲墟亟蛸亦焚言楚亡而秦亦爲漢所滅也讒鬼謂嫉平之人箕攜囚以箕子喻平也易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明叶音芒遠忽也上官大夫譖平于楚王曰王使平爲草稿平驕曰非我莫能爲平以是獲罪故曰謂纍揚巳魋魅勝妾俱指嫉平者旆旃通



東山草堂賦　李東陽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於故園涉泱漭經巑岏横延
礫芟薾菅葺草堂之舊搆啓衡門之幽關於時洞庭無
波萬里一碧飛鴻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
高山大壑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奇一感於今昨乃
進予姓而告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舉甲第登
郞曹北窮幽薊之墟南涉楚粵之郊藹省凝日闕臺麗
霄高居迴瞰遠絶塵囂而或江驅夜發星郵晨騖水宿
風餐沐行雪度呀豻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窘步驚突黔
之靡定寧足胝而不顧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遲暮
眉聳爲之莫展領髮爲之垂素幸吾堂之尚存恍風景
兮如故孰謂三紀之餘數千里之外堅斯堂而歸歟且
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基吾父締其規據雲夢之名勝
攬荆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寺隨年而屢移吾嘗植
松爲林種竹成蹊窮引煙霞上蔽風雨傷俗駕之猶滯
覩山靈之無主覽物象於聲動悲乾坤於一旅時偶得
兮暫息聊斯堂兮容與欣壯稚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
於是散髮戊杖載游載歌朝出暮還左挈右摩天壤之

闘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焉䘏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曰子非治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擁而布韋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於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此中吾不歸兮將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脫繡服兮被荷衣今吾故吾兮何是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嗟未竟客行已遠不能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坐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以殿試一名選翰林成化元年授編修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正德七年



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諡文正其序略曰吾友劉先生時雍居華容之東山山麓有舊址疑昔人壘榭地先生少時爲草堂一區出入仕途三十餘年每欲歸而莫得遂也比以戶部侍郎得請歸將葺堂居之予見其勳績聞望烨烨在人耳目又能先幾勇退皆予所不及者因託客語作東山草堂賦泱漭大水貌巑岏山銳而高也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華容縣在岳州府有東山峯巒秀麗連亘百餘里古松夾道驛路經其中又有雲夢澤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漢官職儀尚書省中以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士故曰畫省又御史臺內掌蘭臺秘外督諸州刺史漢書墨突不黔詩王事鞅掌荊門山在大江之南衡山即南嶽也百官志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大獄楚辭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朱槿賦　李夢陽

司陽兮熇烈涉秋兮逾爍覽逝兮中蘊游物兮揄志覩庭木之榮麗閔含芳之不修傾朝職以擢華夕景至而隕枯伊賦形之靡移諒天道而奚私幸見標於哲典厥登詠於刪詩何有性而易遷恒隨所而盤據條荏苒而孔弱葉禁陰而繁布裳薰風之拂披爰修妍而逞嬌既抽鉛以剖絳遂希芳而效馥濡沆露以斎韻藉垂光於杲日熨炎陽之靜彩褒絕代之英質態嫈嫇而遠損媚若斂而復出怳若流霞過茂草爛若慶雲遊春沼宛孌



窈窕猗猶縹緲或爾托文堂之隙寓奉君子之榮輝側朱陛以敷陰競葵榴於赤墀屈纖枝於皓朧徵瓠齒而清歌歎形微而寵重屢回笑而增酡天暮日夕顏銷華落辭高墊卑飄蕪汎濁檻塵池綿撲簾鏤幌或委空曲或飛土苴颺叢迴波踩踏坐隅觴停鐙昏主倦客煩爲履無序折釵碎鈿几席很籍命駕歸旋於是鬌滕損嬌愁女怨姬出幽房步苔階搖金扇吟殿月掩團扇而涕零徙長門而望闕攀斯木以凝盼擬寶蕚而中熱足將進而踟躕立長廊之肅陰眇蘭臺而首疾咨增城而痛

襟思惝怳以攢內泗交頸而淫淫嗟咨邑之難恃慨懽懮而興嘗佩蕙芳以順委庶生桀而沒寧

槿花生於夏秋朝開暮落揄抒也漢班婕妤賢而失寵賦紈扇詩陳皇后妬閒居長門宮詩甘心首疾長門賦登蘭臺而遙望兮增欷班婕妤所居宮猗猗飛墮貌





## 荷花賦

何景明

曲池兮清波綠葉兮丹華叢生兮若屯並蒂兮連跗其耀靈株之狀數綴兮搏輕荷而低昂呈紅顏以流眄兮麗繁呈之煒煌枝婀娜以承動兮娟清漣而揚芳委微吹以披靡兮紛若鸞羽之回翔倏煙霏而霧淪兮態隱約而凝粧薇并月於鮮雲兮晃朝日之照虹乘乃若遠兮益清近兮愈妍披蘭皋以被縟映堤杪而聯娟垂清房以綴珠結翠菂而連錢美曼如靜女翩躚若飛仙恣意態之橫出匪擬像之可殫於是乃有姣姬連袂或三或五競傾名都香出洛清徒凝袿御輕紗操木蘭楫蕩莎赴中流而競援娥迅體而揚波於是稱曰綠波揚兮清風會歌宛轉兮餘流響花爲房兮翳荷蓋弗樂胡爲兮歲云邁又稱曰製綠荷兮爲衣把瓊枝兮餐玉蕤夜巳央兮風露微明河䌛佾兮橫參差心中樂兮樂忘歸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目秀骨也宗藩貴人爭自觀之所至人遮道弗得過又四年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正德初劉瑾用事謝病歸瑾誅以李東陽薦復除中書直內閣制敕九年不遷出爲陝西提學副使居四年投檄歸抵家六日而卒年三十九爾雅荷芙蕖也又名芙蓉並帶

連蓮兮之並蒂蓮宋起居注泰始二年嘉蓮一雙駢
花並實合樹同莖族華甲齊也綏綏同孫楚蓮花賦
儕聚星列潘岳賦猗那柔莖子夜歌酣尖綃朱景遊
平子賦回雉虹之長梁簡皐別見拾遺記漢昭帝遊
柳池有芙蓉紫色香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張籍詩
蓮葉出水大如錢詩靜女其姝赤壁賦挾飛仙以遨
遊洛浦別見劉孝威採蓮詩金槳木蘭船梁元帝採
蓮賦綠房兮翠蓋楊雄賦雜蘼蕪而爲席兮折瓊枝
以爲芳文選注
玉蕤注香也



白鸚䳇賦并序　王世貞

鸚䳇純綠色以其喙紅黑爲雄雌見鐵圍山叢談而白
者紅者五色者最不易得北戶錄桂海志皆稱白者稍
大於他鸚䳇冠有五羽若蓮華作輕黃色怒則聳張尾
截如鴿外粉內蜜余從友人徐子與所見之果爾而靈
慧秀俊依人可憐予與以余之喜之也衆能以贈而徵
一賦焉其視正平不能彷彿視延年庶諸或差有致耳

猗西域之慧羽稟金方之淑㦕頻迦授以仙音孟虧錫
其美徽倘瑤池之托質何青鳥之傳信冠擬蓮而三秀
尾如鴿而偏俊若乃孕別雄雌喙分丹黑黑則片葉破
霜丹則微苞坼白掛辨口之象人實靈心之天錫忽乎
穿林閃銀梭之透機舒而欲泉儼螺觴之承瀝於是虞
人慫恿以進羅射師屏營而却弩雖靡逃乎一日幸毋
損其片羽強彷徨而就食中掩抑而思土覬焉獨處悄
然私語彼越裳之遙使何與德而僉依此隴首之下儔
復質是而文非出入珠恩夷猶紫微感與夢於司空受
真經乎貴妃爾其性含雅馴度絕驚怒皓皖增輝飛霰
尊素璧人出則一市盡傾玉奴入則六宮爭妬何郎傅

粉以清言杞婦被縞而悲訴偶失身於罝網遂長辭於
林樾足何辜而見維繫奚妨而遭鍛嗟弇薮之示恩均
轍涔以苟活顧壺冰以憐影臨綺饜而捫舌乃有謝豹
勸歸倉庚和歌聞音似友辨字則訛彼栖鷗之濯濯或
舞鶴之傞傞儼長翟之來魯郊非族類其奈何是以絕
念戒荒甘心謝庭藉玉樹以長棲顧瑤草而怡情嗳三
危之滋漿飯九光之秀甤願得臣弇州之大鳥相與謌
聖瑞於千齡

一頌迦西天坐國詩其辭清圓孟彰未詳慾恩贊耶貌
一日吉網中之口周武王時越裳獻白雉鸚鵡多出



隴州故曰隴首賢是文非言與舉色者異楊貴妃有
白鸚鵡常教之誦經衛玠白皙而美出市則人盡觀
之稱曰璧人王衩楊貴妃字何邪傳粉見前杞婦杞
梁之妻莊子涸轍之魚得歸涔可活喻鸚鵡得弇薮而
生也子規帝王最苦處則連呼謝豹春秋時長翟入
魯見左傳三危山有瞻露山海經弇州有大鳥色五
彩

## 愁賦

王世貞

搖落窮愁云何在心勞如蠶絲歷亂難禁又以膠漆黏
結不分沉冥晝瞑鬱術寒雲七情之表五蘊之外別搆
愁國金湯衣帶海輸何竭酒攻不解於是僕產樂土晚
繫愁庭出入愁伍寢食愁弁朱顏向墨鬒鬓移素中腸
陰窖骿脅徐露憐死尺寸厭生萬端撫膺搏頰聊舉其
凡在昔齊桓初霸燕儲未釋狐腋已空烏頭尚黑賄幸
姬兮不顧望故鄉兮長陽雞迫明而尹喔馬中夜而躍
栗蛸關垂啓追兵已迫若乃荊卿既遺呂王若故刃隔



提囊屍分踞柱秦兵電發檄書星布君父怨讒國人指
詈遯左奚匿易流堪揭撫頭顧而非我知社稷之他氏
至如蘸季獻策三年不收燃桂欲盡因鬼虛謀貂離披
而別體馬踞蹯而異投鳴機轉軋憂釜誰留樂將貴逝
辱與賤求爰有中廢長門追寵增成君恩一失六宮見
輕玉堦絕跡銀井無聲明月含波春花欲霰宮車輕塵
鱉部別殿空乞賦於黃金但沉吟於紈扇又乃棄妻斥
如械思賓公爰爰白兎趯趯草蟲鸛鶩死垢珧琲牀空
酒戍不歸嘉書未返鐵嶺天遥榆關夢轉覩三星以何

夕歎流年之漸晚其或中朝鳳女遠嫁烏孫酪漿盛罷
毳褐奇溫兮廬代宇服匿承觴髯慿豬面咽啾歡言眄
塏我之金屋隔縹紗之玉門雖托情於黃鵠竟絕軌於
南轅載有王稽內訴安乎外畔應侯奉郎明主與數一
士譊譊沉幾先見欲辭不可覺禍難遂墮富貴之履危
仍寄願於貧賤未若屈子懸腸郢都側跡漢渚詹尹謝
筴漁父鼓枻隱宗國之猶縊從讒夫之爲蠹樂猗柔之
無知覩耿雉而尚淚抱石匪遠回光難覩及夫晉祚中
衰司空被羅盧郎感交破涕爲詩如何撫枕遂興聞雞
倚危樵而清嘯挾扶風之妙辭雙騎驟馳華蓋摧埋百
鍊繞指七尺難期於戲梁獄重關夏臺累樹四侯辭春
兩儀偏夜雀鼠同食荊棘互穡貝錦滔天金雞杳赦功
成不賞究極何論感飛霜於六月邅返照於九閽身將
奮而俄摯聲欲舉而潛吞懼於垣之屬耳獨黯然以銷
魂辭曰秋風至兮愁以來秋風逝兮愁不歸愁帶長兮
無可減愁淚枯兮不沾衣萬古愁兮一身歛秪應人世
有愁稀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北史金城湯池陳史陳後主荒淫廢政帝曰



豈限一衣帶水不拯之詩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齊相
孟嘗君也燕太子丹也史記孟嘗君有狐裘已
獻秦皇客有善狗盜者復盜裘獻秦王幸姬得放還
秦皇追之秦令關非雞鳴不啓客有善爲雞鳴者乃
得出關而追不及又燕太子爲質於秦亡歸使荊軻
刺之秦皇環柱走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軻秦皇拔
劍斬軻左股軻倚柱而罵遂被害於是益發兵擊燕
燕太子匿遼東衍水中燕王乃斬丹首獻秦秦終滅
燕呂王始皇也實呂不韋子故名薦於季薦秦也秦之
楚三年乃得見王王辭去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又說秦書十上而說
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歸至家妻不下紝嫂
不爲炊陳皇后乞賦別見班婕失寵擬作怨歌行曰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懷袖中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竇滔妻蘇氏滔戍久不歸
乃織錦爲迴文詩以寄之秦嘉隴西人爲郡掾妻病
甚不得歸以書寄妻漢書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
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王李陵答蘇武書曰羶肉酪
漿以充饑渴毳褐毛衣也穹廬旃幕也蘇武傳單于
弟於靬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按服匿器缶之類
小口大腹方底金屋別見玉門關在陝西沙州細君
思歸作黃鵠之歌范雎傳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
坐法誅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秦法任人而所任不
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二人皆雎所舉也屈原屈子也
楚三都皆曰郢楚辭詹尹端策拂龜又漁父莞爾
而笑鼓枻而去讒夫上官大夫也詩樂子之無知又
雉離于羅尚寐無吪抱石別見司空劉琨爲段匹磾
所羈盧諶贈琨詩曰中夜撫枕嘆晉書琨思復晉室
聞雞起舞又琨爲胡騎所圍乘月登城樓清嘯賊倭
然而退琨贈諶詩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
鍊剛化爲繞指柔漢書吳王濞欲反鄒陽上書諷止
之下之獄夏臺亦囚所也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金
雞別見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
之獄衍仰天而哭六月飛
霜九閽別見詩耳屬于垣

錦帶賦　　李攀龍

彼都人士上谷少年翩翩遊麗原嘗是賢速交紱冕英俊之域締好貂璫景繆之家三輔豪舉五陵紛華莫不肺肝共瀝意氣相加爾其冠蓋如雲騎從如水持觴娛晝投袂鵲起浮遊近縣適言千里思美孟姜在濟之湄神招魂挑匪我愆期悲青春兮桃李衰況白日兮西南馳握君手兮淚愈滋悵軒車兮來何遲忽嫮目兮調笑容復易中兮恩怨移絙洞房羅幃帳發蘭鐙酌瑤漿桑間詩芍藥章酡朱顏發姝光始容與以微動兮體陂陁



而精蕩頹薄怨以相難兮旋靡迤而態暢爾乃下裝金恣歡情沉湎日夜極欲所營乍百草兮艷陽又彈芳兮素秋胡鴈鳴兮愴故鄉逝將返兮動離憂幾抗輈而北發重嫣肰而且留若乃聊城控急邯鄲被圍射書則紛難立解竊符則趙魏焉依回鑣迅赴媚子頓違羈棲就道繾綣去鄉送復送兮遠山曲行復行兮大河隈飛雪掩野悲風北來妝血相對灑涕銜恩妾居齊右君家薊門豫子袪兮蒼玉玦捐余佩兮贈王孫於是願假須臾似行未辭何以張之錦帶條而方其織下秦川之機垂諸燕市之俠颩纓繡於輕颸繫陸離之長鋏容兮遂兮鞘鞘獵獵於是引如霜兮并刃剖五色兮紛擕乍若彩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濤澇兮鳳凰羽翼兮垂傷令黃河兮如此帶置懷袖兮天地長女如東素郎亦青衿雖纏思之作分康離緒之可尋羌艮會兮終合將永結兮同心於是紆領徘徊引踵遷延痛一逝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驅征輪兮不顧望行塵兮霑巾塵漠漠而無見別脈脈以方新居人闇掩遊子馬嘶夢遥遥以空逐形怳怳以長联撫此物兮準嗒昔欲往從之誰為匹



李攀龍字于鱗濟南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提學副使平原君趙公子孟嘗君齊公子皆好義結客後漢宦者傳秦漢中常侍參用士人冠皆銀璫左貂明帝改金璫右貂悉用閹人漢書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五陵別見北齊亭廟歌豹報南國鵲起西歸詩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又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又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史記齊圍聊城久不下魯仲連射書入城燕將自殺又秦攻趙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魏魏信陵君求如姬竊魏王臥內兵符救趙李白集機中織錦秦川女若木別見

壽成皐王賦　　盧柟

梁孝王讌賓兎園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爲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知壽然未知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商巨賈征戍之客劉工浮游田父跔路黃冠玄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佳思聿興殺酒矜設招致友生縟藻匪施浮觴無傾帷幔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飛曾爲歡之幾何旋紛擾而伊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脩瓊珠



之宮金華之畢象棲鼅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雲氣四散化爲仙靈綺麗慌忽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之士遝坐駢至兌乎後庭炮翠鱗膾霜鯨宴素日張金燈檥皓朓之鸞袖映繡柱之鴻箏調採蓮之艷謳發遏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瑶池兮騎白鸞躋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迺分曹投博飛觥舉白促席交臘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澁然後歛儀肅容悄然言別揚於離節迴鑾東闕此所謂大王之壽非夫凡氓所得擬也王乃釋位就相如坐以酒

觴相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盧柟字次楩北直濬縣人明世宗時國學生有才落以傲睨獲罪邑令繫獄後得釋有蟣蝨集行世玄牝玄虛也見道德經象棲象牀鼅屏鼅甲屏風霜鯨鯨肉白如霜學分曹投博分儕類爲六博也擧白擧大白也金虬水澁言天將曙漏聲澁也

## 登釣臺賦

宗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隕百草兮何芳杜猶非非其襲人聯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磷磷宿莽摇落而變衰兮予又安得問夫白蘋予將懷椒糈而徼聽兮羌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振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夸姣以抗行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袞冕黼黻之盛以章兮蓀獨愛夫羊裘猋鴻鵠之高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傅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抒懷兮羌獨偃蹇以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恍惚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夫沉冥蓀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兮夕秣駕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豈忘覩於厥旨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羑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忍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下兮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畢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跡而連蹇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者既已不可復兮冀來者之猶可爲委予佩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擘長虹以爲衣兮拾清露以爲珮託微誠於浮雲兮蓀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若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浩浩歸何晏兮乎楚落日愁青楓兮歸來乎山中吾與女嬉以遊兮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舉嘉靖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司歷文選司稽勳司員外出爲福建布政司參議遷按察副使督學政其序略曰予聞嚴子陵舊矣丁卯秋以參藩赴閩取道兩越始登厥臺爰申厥詞把酒放歌白雲莽互豈君聞歌而來哉嚴光字子陵光武少與之同遊學及即位子陵變姓名而隱帝訪之言有披羊裘釣澤中者以安車玄纁迎之三徵而後至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今嚴州以此得名所屬桐廬縣七里灘即子陵釣處一統志富春即今富陽縣有富春江爲浙江之上流楚詞錢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蔫釣臺在嚴州府城東五十里石瀨嚴陵瀨也即七里灘謝靈運詩目覩子陵瀨想屬任公釣楚辭夕攬洲之宿莽又懷椒糈以要之又芳與澤其雜糅蓀香草楚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史記武丁夢帝賚以良弼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傅說於傅巖命以爲相又呂望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出獵卜曰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望與語大悅載與俱歸卒與周又韓信彭越卒就烹醢絳侯周勃也史

記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
四於請室拄冠見別註



白兎賦　　姚涞

赫皇明之丹扆啓聖人而馭宇紹皇王之丕圖振陰陽之宏綱象三光以乘幾順五行以立軌熙鴻齊於昊軒匹休光於姚姒放勳襲其欽明皐龍宗其豈弟仁恩衍而横流義聲馳而遐蹤煥采㸃以弘文遵彝常而崇禮洽庶德於幽明敷茂化於遐邇覽隆古以獨懋揚景烈以齊美三靈協而符慶百朋秘而來覩或吐秘以表既或孕奇而薦祉紛嘉瑞之徵集兆至和之所委逸西蜀之上游蟠龍鬱而爲瑞育異兎以馴伏固川澤之能藏陋中山與東郭何凡品之足方美冠倫之仁獸傳郡國以騰章凝皓輝於西陸披素彩於少商瞻湛淵兮融魄感玉衡兮流光照明眎兮爾祀應畢野兮歲賜毳如絲兮皎皎將若珠兮煌煌璧月滿兮露濟箕風入兮桂芳物與時兮競爽望帝都兮開祥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糧耀珍環於玉戺配純雉於越裳躍昇平之華圃儀涓穆之朝堂映翠華於上苑棲朱草於中唐暨彼麟之爲族亦既繁而孔庶駭降質之特殊乃呈姿以托跡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法采之里俗之謠訊之篋

龜之喻往紀之所尠聞先朝之所未遘猗金柔之有徵章皇風之廣駛庶事敘而惟康高年逸而有懇既丕振乎文英復遠哉乎兵戎占以類而相從嘉協氣之充稍臣工見而翔泳靄四域以同豫覩介奇而應符信龍德之當天恒遜矣而弗居厲皇情之乾乾存寅畏於宗馭切兢惕於臨淵紛華敞而不御嗜好至而莫邇道既隆而愈恭精已勵而尤堅辨數忍於儒縉嗇勞逸於農呼敦德業於久大衍聲長之幽凶游高明兮浩浩履中正兮平平願升歌以頌德從八風以相宜茂本支以百世命乎景以萬年

明世宗時四川獲白兔于崇壽𥨊以獻姚淶爲賦頌之中山東郡皆產兔之地西陲少商俱屬金色白由禮兔曰明昄太歲在卯爲單閼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環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翠華者天子之輦中庭中庭也丹書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敬姜教子曰人勞則善心生逸則惡心生平平叶便便



## 梅賦

徐渭

孤禀矜競妙英佾發肌理冰凝幹膚曲屈偃連野水之烟淡蕩寒山之月蕤一攢而集霞葩五出而爭雪側披斷礦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拗中萬斛之一梅古幹橫臥玉龍遊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飛以流翰珮玦繽紛何啻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取艷以冷而爲妍緼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宵端瘦影橫窗臞然山澤素魂麗瑩忽爾嬋娟託使將伯寄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乃有巖居之徒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龎眉壽考跨蹇策節熱漿烹藻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詠騷作記當其處景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心暢神洗襟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麗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九歲能屬文爲邑諸生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聘爲幕客所次獻白鹿表皆出其手世宗稱善始躬之山別見吳陸凱與范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予曄贈詩曰折梅

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樂苑
塞上角曲有梅花引羌笛曲有梅花落琴譜有梅花
三弄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天寒日暮憩
於林酒肆旁見一美人淡粧素服芳香襲人因與扣
酒家飲一綠衣童子歌舞久之起視乃在古梅花樹
下上有翠羽啾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東獄在王
山縣其地梅花
最繁涓嘗觀之



牡丹賦 稍節　　徐渭

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東青州而南越曾不足
以頡頏茲上代之無聞始絕盛乎皇唐爾其月陂堤上
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既和藹亭榭
之載營大宇曠霽兮緜游昇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
王孫䜩游龍于流水遠茲葩而寄坐藉芳草而芊芊感
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華朱含霧雨
群蔕如翔交柯如拒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
于羅幃鄂君擁翠被于江渚當其百藥千芽照耀朱霞
絲葉紛紜望之轉眩若儒生之授學列女衆于絳紗迫
夫背戶迎牕上下數層二三作隊嬌嬌愈鮮飛燕進女
弟于遠條夫人挾王國而朝天錦瓣重捲擅心飛骨柔
鬚夜殿慈苞曉決宛婦姑之反脣似相稽而無說則有
若盛時合沓諸娣從韓姞以同歸颯焉凋喪漢主放宮
人而憎別風篤小爽雨委微濕楚妹舞歌于章臺陳后
流寵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愼妃横逼座之勢紫侍黄
側班姬抗同輦之辭或勁而昂婞好當逆態于上殿或
翹而望處子窺宋玉于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騁近不

極態遠不盡妍夭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臆存奚援引之數姝可譬比而殫論

唐時武后遷牡丹于洛陽牡丹之種始貴漢書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石崇爲衛尉鮑姬最多楚辭楚王弟鄂君泛舟新波越人擁楫而歌漢南郡太守馬融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趙飛燕進女弟合德於漢成帝遠條漢宮名唐明皇時楊貴妃姊虢國夫人同秦韓二國夫人俱賜湯沐安樂婦姑不相得則反脣而相稽詩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武帝陳皇后妬帝放之長門宮與夫人漢文帝姬帝寵之坐席常與皇后並袁盎却之于劍班婕妤事漢成帝帝欲與同輦婕妤辭却之漢元帝同馮婕妤入上苑熊逸出至帝前婕妤恐傷帝以身當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東鄰之女乘垣而窺臣者三年矣



## 畫鶴賦

徐渭

朱冠縞衣四池玄綠鐵脛昂尻金睥夾頰長喙易湑圓吭闊天乘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鶱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瘞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纓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闊淚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微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頡而希冀其玄妙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



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瀋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纔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甚濕一雙譜燕忽驚行麗孤雪兮毰毸頂殷茹而低昂方拂淵而振翰亦將嘯而引吭以爲負儀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綱兩翼於蒼蒼

鶴者陽鳥也生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頂赤潔白如雪玄絲黑毛爲緣飾也說文尻雁也春梁畫處是也詩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古今注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金石錄瘞鶴銘在焦山下列仙傳蘇耽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鶴止城樓人或

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滌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彈我何爲世說支道林有鶴翅長欲飛乃鍛其翮鶴舒翼反顧殊似懊惋道林曰既其凌霄之姿豈肯終爲人作耳目玩養成翮放飛去小說有客言志一願爲揚州刺史一願多貲財一願騎鶴上昇一人曰吾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翟伐衛將戰受甲者皆曰使鶴世說陸機臨刑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機乃吳人故云吳儂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是真畫者也永嘉郡記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伏子長大便去惟餘父母一雙在耳多云神仙所養一統志黃鶴樓在武昌府黃鵠磯上世傳子安乘黃鶴過此又云一老翁飲酒此樓只橘皮畫黃鶴一隻副後過來飲者鶴輒自舞致飲者甚衆後赤壁賦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琵琶張冴貌名畫記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真蠅舉手彈之



## 五色雲賦

屠隆

五月既望遵湖而西驅車高原飲馬空陂娟娟者湖秀絕而孤綿亘千里暎帶城隅沙長水明沉鷗潞鳧青浦照人綠波平鋪乃稅駕於河滸弔昔賢之遺跡余欽斯人兮高曠俯大湖而歎息歎息自天俛仰今古何彼卿雲爛焉以巨廻合剪暎皦日微吐蔽天者半厥色維五厥狀瑰麗玄黃雜組或如玄圭或如白珂或如靈芝或如玉禾或如絳綃或如紫綸或如文杏之葉或如含桃之顆或如秋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濟修眉之連蜷呈治態而婀娜又如萬花競開百鳥齊飛奇姿窈窕秀色離披威鳳之彩葳蕤錦雞之翼差池屑屑霏霏纚纚褷褷粉乎若纈蟲乎若鬣又如仙人製錦借色雲君濯彼天河五彩成文丹霞失麗明星載昏長天紺碧遥光深靚群山並朗回浦獨映芙蓉相鮮下爍紫荇大物矜炫變幻靡窮乍散乍合若淡若濃廓乎若啓宵兮若濛嗟此璀璨雕彼太素神乎巧哉天孫所妒何文章之綺靡恐大帝之是怒疇驅真宰泄秘抽玄東壁獻圖丹甲命篇掞河漢以布彩走五星於毫端振藻擢日鴻思寫天

彗妖虹而直上。捫列缺而倒懸。洵天章之巨麗。何人工之能爲。相如么麽。子雲無奇。錦心莫吐。彩筆藏輝。雕龍刻鳳之技。黼黻藻火之形。莫不銷其文彩。遁其精靈。金闕洞開。高敞玉樓。丹青錯落。棟宇雕鎪。閣道玲瓏。列仙出游。引以珂輿。夾以華輈。霞裾成列。環珮相糾。紛朱幢而建紫蓋。嵌七寶而雜琳球。眇焉翕葩。六合晶熒。繪山川。絢日星。掩闔門之紫氣。奪霞標於赤城。有爛其光。曄其英。王母之所不能謠。羣臣之所不能賡。是誠乾坤之瑞。而國家之禎。

居隆字緯真萬曆丁丑科進士初爲青浦縣令後遷禮部　說文雲山川氣也　京房易飛候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宋符瑞志雕雲自成五色　潛水涯也　詩坎坎伐檀寘之河之滸兮　尚書大傳舜時慶雲現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白虎通圭者銳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　禹貢禹錫玄圭　通俗文勒飾曰珂　杜甫詩與在驪駒白玉珂　神農經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雲芝　鮑照詩遠食玉山禾　宣室志婦人自稱汜人繹綃一端胡人償之千金逮蛟曲貌婀娜美貌　拾遺記員嶠山冰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織爲文錦後世效之染色絲織以爲錦　楚詞雲中君雲神也　星經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　河漢別見　列缺電名　李白集心肝五臟皆錦繡耶　騶奭傳談天衍雕龍奭　章元旦詩刻鳳蟠螭凌桂邸　書經注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巳相背取其辨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　張衡賦蟉蜩與而蚴蔻兮　古詩發鼓送葦輀　闔門紫氣別



見天台賦　赤城霞也而建標　穆天子傳王母觴穆王於瑤池之上歌白雲謠

玉壺氷賦　袁宗道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氷焉問於憑虛丈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攄情子其抽秘思騁妍辭倅色揣稱爲我賦之憑虛丈人三延而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於君子氷並潔於神人山海備載夫龍首函風發詠於淩陰璞或獻於楚山井或鑿於淩雲賜重宣室値倍連城或不礲而自明或屢琢而稱珍玉號貞栗氷亦堅瑩離之則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釆玉於石剡器成壺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倅巧周瓚琦奇夏瑚於是嚴律閉陰雲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塞鴻驚天景初夕玉壺始氷質規規而外圓色煇煇而內瑩遠而望之若太陰團圝升銀海迫而察之若沆瀣洗朗浮金莖若夫朝開霽色旭日曈曨光射氷壺如紫金之在鎔殷殷爍爍照映房櫳或望舒繼明羲馭已沒光凝氷壺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若乃置於殿廡列諸明堂彩襲龍袞色耀黼裳琬琰陳兮韶輝弘璧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圭俎靜閑用昭潔祓式供清燕閒觵觴之璀璨添秬鬯之甘淡又若依



玉堂近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清翰墨之思脩焉遠闤闠之塵至若賓筵乍啟酬獻初行劭綺筵兮靜嘉袪錦席兮炎蒸夫何借能皮之病不用冷蛇之紫釋肺腑之塵鞅愜賓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愧慚隋珠失照趙璧讓妍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所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觀之者神清何凉艸之可擬豈寒狐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矚止及夫戶庭然已寬然具體乎閬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似已濯魄於瑤瓊亦何必躡足於峻嶒也稱引既已再作而爲亂曰玉匪氷兮空復守貞氷匪玉兮未離滓塵氷假玉以爲用兮玉含氷而轉清立方任器規圓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溫如皎如衆君子之清貞姑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膺於氷壺之德矣乎微子鴻辭則氷自貞執章厥美矣於是命觴飾腊敬薦上客肅佩玉音服之無斁

袁宗道字伯修湖廣公安縣人萬曆丙戌科會元官翰林古詩清如玉壺氷言清且潔也山海經龍首山產玉函風詩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淩陰望舒月也羲馭日也周書顧命篇弘璧琬琰在西序觵觴皆酒杯秬鬯縮酒以降神者白龍皮爲褥可以却暑夜光璧明月珠隋侯救蛇蛇啣珠以報

招寶山閱兵觀海賦 并序　米萬鍾

皇帝御極之二年歲在玄黓閹茂月次仲辜予謁直指傅公於句章時公適大閱水陸並舉繼之以夜登招寶山臨滇海余及海道洪君從公顧謂余賦之余謝不敏敢拜嘉命賦曰

歸墟之澀滇渤之瀾歷渾太淸澒洞淼漫徒觀夫陰火弱流之倣怪寒裔炎徼之鬱盤斯若無而若有託巽隅之片干爰有鉅鎭越在灌門前襟榑木後枕四明安期留島而境迴任公蹲犗而波神廻徐市之窮島望龍伯之遐濵其忽荒奧陜壙食窮垠吹封狐而嵴雄虺時鯛攖而甘人是用斥以重掫之警譬以均服之振窺偵䑸其鋳要害扼其津羌小腆之蠢動馳羽檄之紛繽妖纏白草霧慘紅巾桴靑徐之鼓宿山海之屯諒遊釜之終糜既矍矍而震隣維晳人之長慮甚老謀於壯事緬七伐之止齊將一鼓而作氣捽踔注之君子蒐兜鍪之介士帥以丈人董以大吏誡剛日以戒期余趨蹡而佃至荷輿數於御戎屬右韃以憑軾奉樽俎之淸燕摩壁壘以揚勵防水續陸質明遄昧甫觀其水閱則邸然足以



驍矣其閱也樓櫓如烟芒檣刺天蘭錡齊栒儲胥衛焉䑙飛梯之岌嶪每三休而躋巔屹中艘以建闒翼傍艦以開甄拳勇剽然忍纇精研三老競奮五兩高騫軍聲震而海水爲之沸風濤擊而士氣爲之軒鰲背掣兮雲旌亂魚眼射兮日羽鮮張歙之勢迅奇正之機圜汊艮工之使馬儻沒人之忘淵固宜恬波來越裳之譯安瀾迴楊僕之船爾乃執訊明威須勞餙喜命駕崇丘弭節高址臨招寶以揮眺俺浮畝而決眥周四睇以無際但連天之積水鯤鵬化於一勺日月經乎波裏神惝怳以中疲目瞇貽而近眡覩俯瞢䆗蟲蛇蠢之懸詹艅艎侈戕䑶之比倏如葉以如薺失京坻之前擬肆詰朝之再閱嗟水德之靈明潮湧山其懷褒海展鏡以虛澄蓬壺若可覩朝夕爽其恆嚙坳堂兮賨漂灝門軌兮濡輪逮波委而瀾穨爰縱金而奏角轉靑舫之泳艮列緇壇而命鶴雷厲猋舉錁綴擂棳五色方引千花繡錯乍魚頡而鳥舒忽風卷而雲落率然之首尾應鴛鴦之羽翼合弓擬桂於若華駕將鞭乎蛟鯉沸蜩螗天厖譁廣莫誰縣驚矯以避風馬銜閃㸚而逝蹵迄振旅之銜銜奄謐

慼而恬漠忻暮戰之同朝待燔燎而繼作留餘燔於魯
戈嗣前眺乎宿諾直瞰蔣伽傍睨三甍指虎蹲之將將
辨蛟門之嶽嶽何飄飄之帆影點微茫於天末已而揭
蟻酣昏傾烏黯夕列幕莽蒼覩之同色欻一燧之高颺
龍萬燧而併出蜿蟺明虹之飲天熖火龍之昝始炬列
以摹璋旋規隨而效壁散似熠分聚若鱗翕惕暮夜之
有戎開一面以延敵變叁五而勝全踰丙夜而功訖推
廓略胳上下情懌若夫討而訓之以敵愾摩而厲之以
聲實多筭勝而少敗否臧因而律吉師以和克勇以方



立此固昭日昃以提命窮穀櫝而不置者也猗使君之
天挺貞虎躍而龍驤蔚文昌於紫極森武庫之清霜理
棼絲而立斷控函鼎而弗恒擬手中之僕姑墮天上之
欃槍審折膠以立威賚省汛以立防余小子之厚幸瞻
韎韐於頻行聞鼓鼙以軒翥佐折衝而慷慨傾耳泛昆
明之水凝神騁金馬之鄉商烏號之肉好析夏服之楛
良運籌決勝此焉已覘鏑矢磨盾作檄竊欲附其末光
頸標狡之協威貫頭顱於烏航魄已褫於先聲去卒摧
夫後殃悉俘而獻之闕下斯亦我武之惟揚行洗兵於

鰈海會刷馬於龍荒華臙節鉞扇奕旂常期斯言之不
忒庶斯遊之不忘

招寶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明府宿重兵備倭於此皇
帝謂明熹宗玄黙閹茂歲在壬戌也何章卽寧波歸
持海也寧波在東南應八卦之巽方灌門搏木四明
皆寧波境安期生仙人人東海任公子居東海以犗
爲餌釣得大魚犗牛也徐市方士爲秦始皇求仙載
童男女入海不返龍伯國人最長大舉竿而釣得六
鼇封豕大豕雄虺巨蛇喻倭人海寇重擬于城之寄
左傳均服振振註均同也武事上下同服振振盛也
殞偵探事之人元時江淮寇起號紅巾賊桴擊鼓之
槌甚救也收誓不忿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註伐擊
刺也擊刺不過六七不欲多殺傷也尉注戎衣兜鍪
武士之胄易師卦師貞丈人吉乃老成之人也曲禮
外事以剛日謂甲丙戊庚壬也韃弓袋也左傳楚子
玉請戰于晉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昉始



也質明黎明之時蘭錡刀戟之架三休躋巔言飛梯
之高三息乃升也頸音堅三老持舟之長五兩雞毛
囊雞毛五兩挂于簷以其所向辨東南西北之風王
維詩魚眼射波紅子貢曰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沒人
善泅水者越裳別見漢武帝時使楊僕爲樓船將軍
伐粵浮獻熱氣也艓艙駭覘狀艱戚繁船艦之棧詩
小雅如京如坻言其高也懺褁言潮湧山上也急鴿
皆喻船艤殼音火開多也擺擺音拍朴射中物聲張
衡西京賦流鏑擺擺常山之蛇名率然擊首則尾應
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若華海上之木穰懸
海鳥馬銜馬首一角而能形閃厥沒匿也謠虜無聲
也魯侯與敵戰天將暮魯侯以戈揮日日退三舍宿
諸前約也洛伽三萼虎蹲蛟門俱海中山揭蟻傾烏
俱指日月隨天而轉猶蟻之旋于磨上日中有三
足烏齊方王璧圖王丙夜半夜也愾怒也左傳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寶單賓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
勝易師卦師出以律否臧凶言出兵以紀律不善則
凶也左傳師克在和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彀

楨刑罰也。憤與鎮同。滕王閣序。棨也衍衛王將軍之武庫。恇怯也。僕姑箭也。攙搶星名。冬菀可以折膠。瑠威嚴也。韎韐赤色戎服。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顏行雁行也。樂記聞鼓鼙思將帥之臣。昆明今爲別見烏號弓名。夏服矢名。嚆矢矢之先發者。



## 別賦

陳子龍

漫漫長道。悠悠我心。揚舲極浦。總轡荒林。與子言別。愴然哀吟。仰視浮雲。倏忽難尋。我有旨酒。慨慷酌斟。況秋風兮渡河。又落日兮在野。葉蕭蕭而摯飛。泉淙淙而始瀉。揹寥廓於翔鴻。怨悲鳴於去馬。覘徒御之紛馳。傾芳樽而不下。念別緒兮孔多。欲陳辭而難寫。於是攬袪徙倚。執手踟躕。曾當去我。頃刻相逾。聽車音而絕響。望稽幃而藏徂。悅愴人之極目。悲遊子之賤軀。掩金鏡而罕御。理瑤琴而常孤。仰明月之迅邁。悵重關之崎嶇。言念



古昔。誰與爲比。至若祖道浙江。歌驪易水。擊筑漸哀。舉杯數起。入虎狠兮不復。還燕烏馬兮誰能。理信事君兮無二心。憤國讐兮懶壯士。獨臨風以唏噓。感攀轅而莫止。乃有河橋送客。灞上辭人。奉使隴外之官。漢濱念殷勤於京洛。忽散漫於風塵。嗟宦局之有守。欲翰飛而無津。陳嘉核於錦幄。寫繁奏於陽春。日行尊而款款。車遵道而轔轔。又有陷敵避讐。遠適異國。隱漁艇於江南。築高臺於塞北。望鄉里兮天涯。遇故人兮相匿。逝將別以起舞。臨交岐而並食。託黃鵠而神傷。撫瓊枝而歎息。至

若臨江少婦文園小姬恩方膠固義當乖離痛寶玦之既賜出金屋而長辭陳后長門之賦班姬紈扇之詩一朝失職相見無期瞻戀聲於咫尺慨音徽之永違更若漢武好武絕域稱藩賜美人於朔漠嫁翁主於烏孫夏積雪兮天山春無草兮玉門莫不凜乎變色悽然歛魂改紅顏兮白髮掩青塚兮黃昏思金堂之縹緲念鴛侶之嬋媛又若妾居北里君戍交河夜飛白羽朝負琱戈迷鳴沙之異響捲陰風而震波悲傳寶女望斷秦娥寄文章於縑素託流怨於織阿閒邊烽之未靖悼玉貌之



躊躇至有銅臺尚食之伎茂陵薦寢之女宮車晚駕曠然獨處惜餘香之在握顧遺容之無所憶緒言於生平愴永訣於終古玉盌出兮人間魚燈明兮下土豈若上宮麗質邯鄲名倡皎皎牕牖盈盈道傍解雜佩兮贈君子折芳馨兮心內傷則有煙林花墜平皐草長青驄蹀躞紅袖徬徨遠與君別各天一方飄搖兮袂杳若參商嗟夫別何年而不愁愁何年而能散陋羣遊於燕趙壯遐征於羽翰苟兩心之不移雖萬里而如貫又何必共衾幬以展歡當河梁而長歎哉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至給諫有文名楚詞橫大江兮揚李陵別蘇武詩仰視浮雲馳祛袂也襜幃車中幃也送子以賤軀亦李陵詩此平聲趙王勾踐入臣於吳羣臣祖餞浙江荊軻入秦賓客餞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而歌驪駒古別詩烏馬事別見嘉核嘉肴伍子胥奔吳楚追騎至隱漁人舟中李陵降匈奴後登高臺望鄉焦仲卿爲廬江府小吏其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沒水而死司馬相如爲文園令長門紈扇別見漢武帝以江都王女爲公主嫁烏孫王昭君嫁單于死後塚草常靑故稱靑塚竇滔妻織廻文詩以寄夫曹操平後命伎登銅雀臺奏樂尚食漢武帝葬茂陵玉盌魚燈皆塚中物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詩召南抱衾與幬李陵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妬婦賦　陳子龍

楚襄王時下令國中有不好色者予千金封以百里之縣令尹願以燕見因自稱曰臣幼生貴族長秉國政田宅具備廣有姬媵中選麗都姿態璀靚粃背明逆心氣和令纖穠應圖疎密無定善娟極妍宜人情性然臣外尚方嚴內守貞正誦習師承微纏前聖冶容莫睇清歌不聽惡其妖蠱一旦驅屏又嘗奉使道經江皐宛有淑女緩步山椒色采奇艷芬芳飄颻玉輝始濯蘭風乍交知臣貴客解佩相邀陳詩微笑令人蕩搖是日薄暮輕颺蕭蕭空館岑寂庭遺翠翹臣凜高潔厲聲以譴驅車進發晨抵郢郊臣相三主何求不得遣斥倖儒峻拒邪色以此坊民請封臣國時宋玉在側進謂王曰胡令尹之面欺大王也夫嗜悅美好憎厭頹醜凡人之情也捐靡曼而不御棄窈窕而不錄此有所制也臣與令尹里閈同處微聞閨閫厥婦奇妬年及衰耄既疥且瘠面若橘葉體若敗瓠手若蛇腹足若腫樹不解絃管惟淫是務耽耽其君無問朝暮吁閑密緻恐有他遇封識臉臊發蹤蛇軀伺主出入察主言語小有燕私飈發憤怒惡聲嘈嘈譁奴達聯道逢少艾不得回顧歌筵綺席沒齒難與淫刑御下頹狀其悖呵笑穢雜鞭撻無度酷用炮烙輕逞刀鋸截髮務面丞毀修嫮窺覘儆僕雅善搜捕奴僕噤口閨室恐怖羣巫紛若性好呪詛祝鬼祆勝求寵之固威攝主君愧汗傴仆紅顏流離娥肴永錮終身奉禁不敢一忤夫邪佞入而賢才損嫉媢昌而婉孌饑令尹所遇誠爲可悲致當請於大王策嫫母召還南威賜帝休之木承萬蕠之詩而爾隱情矯飾譸張詭辭拂逆好惡撓亂是非願大王之弗信也楚王曰善哉諷矣於是視朝出令黜陟有司爰命公卿各舉所知蔽賢者罰遺逸者歸賜玉貝璧官至執珪

此諷諭也女之美惡騎士之賢不肖醜女妬美猶小人嫉賢山椒山足也坊民表正下民迸疥病瘠也祭昏亂褻橘葉爲色枯敗瓠身體脹蛇腹言手足粗糙腫樹言足膝彎曲易頤卦虎視耽耽漢高帝曰逐鬼者狗也發蹤指視者人也發蹤蛇軀命使老婦也淫刑非法之刑商紂無道以炮烙之刑虐下以刀畫面曰髡婇美也少與卦用史巫紛若詩婉兮孌兮季女斯饑言賢人在下不得進用也嫫母古醜婦南威楚王愛妃帝休木婦人佩之不妬詩周南南有樛木嵩巖累之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書譸張爲幻言虛詞也執珪楚上大夫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修玉松壑選註　男　儒星譽升

兄　鳳翼來阿參閱　儒晟曙升　校訂

## 上林春燕賦

尤侗

靄靄丹城萋萋紫苑日照秦樓春生漢殿撫淑景之駘妍望華林之葱蒨覩其羽之差池有于飛之燕燕若乃蒼龍啓蟄青鳥司開寒鴉已散賓雁將迴烏衣乍染素翼如裁花前早至社後頻來度海風而宛轉遇朔雪而



徘徊思營巢于金屋願卜宅于瑤階並啣泥兮鳷鵲觀翠啄草兮鳳凰臺擇一枝而爰處繞三匝而無猜避弋人之矰繳幸託體于高禖于是微露班襟斜拖紅褸畫棟低棲雕梁軟語掠芳草之池塘穿珠簾之院宇闘梆繫之輕風夢梨花之夜雨尋錦水之鴛鴦伴金籠之鸚鵡偕睍睆以同歌蝶翩躚而交舞彼戴勝之降桑及鳴鳩之拂羽雖應令于田間未委身于天府美鶢鶋之逢時傍宮牆而容與寧嫵媚以依人惟翱翔而投主寄君王之廡下敢辭勞于羈旅遂乃遺音下上弄影頡頏紉繆牖戶顛倒衣裳既宛頸而雙宿漸將雛以共行曰將荼而蓄租防鷙鳥之見傷憂漂搖之風雨長棲遲于帝鄉庇連雲之大廈食天廚之稻粱用恩勤以鬻子期報德而不忘勿變巢于幕上豈啄矢于昭陽願留爪于椒殿還遺卵于玉筐含赤書而獻瑞叶金德而呈祥陪鴛鴦于靈囿和鵷鷺于高岡雖小鳥之何知庶嫓美于帝江覓止魯侯有喜衛女于將幻作仙人之履靚成神女之杭飛形石于零陵馳名馬于紅陽者哉

詩邶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選詩金波麗鳷鵲莊子鷾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魏武帝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月令玄鳥至之日后妃親高禖以祈子又三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鷾鴯燕也鴟鴞詩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言鳥之爲巢艱苦也左傳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啄矢昭陽趙飛燕妬後宮有子者輒殺之故時有飛燕啄皇孫之謠留爪椒殿言爪痕緗緗于椒宗遺卵玉筐帝嚳妃簡狄吞燕卵生契事周文王時有赤雀含書之瑞帝江鳥名善識歌舞詩魯侯燕喜又之子于歸遠于將之零陵有石燕風雨則飛名馬有紅陽紫燕

帝京元夕賦　尤侗

美哉帝里大矣皇都巍然天府邈若雲衢環九州以星拱俯四海而峯趨控三關之險阻包八輔之膏腴上萬年之寶曆肇一統之輿圖考王制以肇建順月令而分敷駕蒼龍而布出命青鳥以先驅乘春陽之淑麗啓品物之昭蘇値上元之良辰遊長夜之康娛綴昇平之景象萃靈秀之珍符爾乃方城鼎峙九門洞達六宮絡連三殿高揭一人所居閶闔千門萬戶周廬閶設倚紫微之在垣森衆宿之羅列御鑾輅於青陽應條



風之獻飾陳仙仗於龍樓懸華鐙於鳳闕仰萬燭之輝煌驚六鰲之飄搖賜大酺於閶闔傳黃柑於闕闈望雉尾而光搖披蟠頭而香結遏歌管於紫雲廻舞衣於明月洞　君王之行道與臣民而同悅內則長信長樂昭陽上陽　兩宮燕喜萬壽稱觴前星方曜麗日重光佩環進御椒蘭揚芳偕聽玉漏競剪銀釭遙看綠閣忽架虹梁巢玉樓之翡翠宿金殿之鴛鴦奏瑤笙與錦瑟奉　宸遊兮未央爰泛舟於太液時步輦於長楊坐宣室而迎溫憩甘泉而納涼命金吾以放夜喜元宵之正

長外則金馬披門石渠策府鳳閣鸞臺槐廳棘宇調羹政事之堂贊筆文章之圃兜鍪絳灌之儔貂珥金張之伍僉結綬而彈冠皆析圭而紆組居則三戟在門動則兩驂如舞幸休沐之優游對春明而容與折梅東閣之林踏雪西山之壁張九華之珠燈爇雙龍之寶炬或載酒而流觴或吟詩而揮麈或盤馬而呼鷹或投壺而催鼓招珠履於玳筵列金釵於繡戶採宮鬧之縮縮鬧蛾兒之栩栩于胥樂兮公侯流徃觀乎士女至如場開九市路廣三條五方羣聚百貨俱饒包藏陸海輻輳神皋



此摩肩而擊轂彼携手以聯鑣競驅馳於五夜覽偃息於三朝造白粥以享祀煎紅餅以招邀結銀花於火樹掣鐵鎖於星橋燒蚖脂與豹髓爇薰草與蘭膏幻千影與萬影祇取勝而增高施卉紈與魯縞鋪蜀纈與吳綃燎荼蘼於籬落雜爨象於瓊瑤皆幕天而席地若繪野而繡郊傍東牆而撫竹聚南坨而吹簫過旗亭而索酒入里社而蒸䉼戲鮑老之傀儡弄假師之妖娆歌踏春之士女欲舞袖於弓腰濺衣裳於溪水願度厄而除枵逐紫姑以問卜亦嬉戲兮逍遥別有蕭寺棗林丹房紫

結緇衣以白蓮爲徒黃冠以赤松爲伴諷靈寶之妙經
供伊蒲之香飯焚百和以降眞燃九微而常滿照王臺
上曳五色之繽紛文相祠邊颺十光之宛轉黃皮烏弋
共稽首於蘂衢白鹿蒼麟畫來儀於上苑庶矣富矣合
萬國以攸同唐哉皇哉比兩京而更遠於是 天子覽
封畿之翼翼玩民物之熙熙喟然而嘆范然而思雖叙
豐而示儉恒居安而慮危念稼穡之艱難恐風俗之奢
靡深惟無逸之訓三復豳風之詩祈穀東皇之月升香
太乙之祠藏耒耜於保介明籍田而躬推覩西園之刈
穫恤南畝之耘耔俾農桑之樂業庶庠序之成宜將息
馬而論道乃稽古以修辭訪圖書於乙夜勤誦讀於萬
幾摛 天章於雲漢布 王言於綸綍搜幽人於巖穴
資黼黻之彰施偃兵戈之末戢修文德以來之舞而階
之干羽齊七政之璿璣調太平之玉燭方履端於春時
期永年以億世祚丕丕之鴻基

昇鼎山海天津爲三關順保永河眞順廣大八郡爲
八輔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漢建章宮千門萬
戶殿傍直臨日周廬正月風日條風列子海中仙山
有五天帝命巨鼇十五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
代龍伯國有大人一釣而舉六鼇天子賜人民合樂
聚飲曰酺開元遺事上元之夕傳黃柑於禁中進尾



宮中羽扇天垣帝座前有星爲太子星佩環即婦人
背環進御時金環則進銀環則退銀鉦燭臺李太白
詩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太液漢宮池長樓漢宮
宣室漢帝受釐之所甘泉亦宮名唐時燈夕金吾不
禁夜行金馬石渠鳳閣鸞臺皆詞臣之館周禮三公
立槐下九卿立棘下挽鑾武臣冠絳侯周勃灌嬰
金張金日磾張安世三戟門前列戟容與猶從容爲
樂也公孫弘爲相開東閣延士北京城西有西山宮
蘭娥兒皆燈戲詩于脊樂今杜審言燈夜詩火樹銀
花合星橋鐵鎖開蛇龍廚其脂可以燃鐵一指按笛
日操唐開元時鮑郎善傀儡周穆王時有工人偃師
能爲木人動走歌舞如生春時婦人浣衣水邊云能
除厄又燈夜競迎紫仙姑以問一年休咎日遊祉僧
祉赤松子右神仙靈寶經道士所誦伊蒲塞門之儀
百和香名九微燈名燕都黃金臺昭王所築文祖祠
即文文山祠五色十光皆燈黃皮烏弋外域名蘂銜
四爵之館漢武帝祠太乙爲後人燈夜之始七政日
月五星天下太平爲玉燭左傳履端於始乃正月也

春柳賦　尤侗

於時春日遲遲春草萋萋望園林之鬱鬱見楊柳之依依垂長條而踠地聳芳蕤以迎暉絲嫋嫋而拂帶翠濛濛以沾衣一百五日之雨膏柔枝如沐二十四番之風信輕絮將飛爾乃靈囿初開禁林乍煖皆綠侵堦花紅鋪檻移星宿于天街布葳蕤于 帝苑未央宮裏萬束高騫太液池邊千章低偃繞雕碣以扶疎映漣漪而宛轉殿前之碧玉光齊臺畔之黃金色滿傍月觀而霄堂承露盤而晨泫催牙管于鶯簧藏烏衣于燕剪三眠三



起瘦分南國之腰一笑一顰青入東君之眼于是 翠華風翥彩仗高張豫遊綺陌小駐蘭塘玩綠翹之弄影愛素纓之含香掃八分之螺黛舞三疊之霓裳牽弱縷于玉輦粘飛花于羽觴雖草木之微質得奉侍于 君王幸垂恩而攀折賜圈帶于朝堂比菁菁于中沚效莪莪于朝陽況復尚息與懷來思起慕靈和想才子之姿永豐採詞人之句陶潛門外堪招隱士之風亞夫營中常式將軍之樹豈如種向隋堤折從樊圃雜谷連岡章臺塞路登灞岸而傷離過金城而憶故繫馬杏花之村

維舟桃葉之渡攬轡河梁與澤旄對人柳而加步試觀周雅莫歌采杞之詩倘入漢廷願奏長楊之賦

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立春後有風二十四番名花信風二十八宿中有柳星故日移星宿于天街碧玉池名黃金臺名漢武帝造仙人承露盤漢宮中柳一日三起三眠楚王宮中多細腰女詩菁菁者莪在彼中沚又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靈和殿前植柳數株武帝嘆日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永豐坊有柳元白爲之詞陶潛門前栽五柳周亞夫屯軍細柳營隋堤曲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楊柳不勝春詩齊風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小雅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漢楊子雲奏長楊賦

鷫鸘裘貰酒賦　　尤侗

於時司馬相如馳歸成都家徒四壁囊少五銖采云烏有帛曰子虛草垂石井埃沒繩樞綠苹廢脩青苔開堦還看麗室寂寞紅裾山眉罷掃雲髻慵梳頭先欲白顏不勝朱捐放誕之風流瘦柔弱之肌膚相如於是獨立嚱吁四顧躊躕解鷫鸘之裘提鸑鷟之壺從陽昌以沽酒就文君而稱娛曰甚哉貧賤之傷人也昔予出蜀中行天下車騎雍容衣冠閒雅劍擊風歐筆拼屈賈蓋業及乎列錦合組而志存乎高輿駟馬奈何一官落拓蕭



事遭迍長驅叢棘曲突承塵已固窮夫君子乃波及於佳人飲巫雲於蓬鬢厭湘水於布裙紛因紅而多淚蛾雖綠而長顰翟公之門惟羅雀卜子之衣若懸鶉幸乏秋胡之金取羞少婦愧無曼倩之肉歸遺細君然而與子偕老宜言飲酒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惟有公子留姬以絕纓田家挈婦而拊缶況尚居以端憂可稱觴而上壽盃號蓮花酤名楊柳暈芙蓉之面啓櫻桃之口但恐濡首何辭見肘笑牛衣之空泣喜犢褌之尚厚彼淳于男女同席可飲一石今相如夫婦携手豈不能飲一斗乎文君聞之低鬟微笑含睇如失遂擁頸以嬌啼還飲巾而掩泣曰嗟乎長卿貧耶病耶嗟乎長卿時耶命耶以長卿遊梁園則鄒生枚叟無足誇以長卿立漢廷則東方吾丘不能加胡爲塗窮四海門掩三巴烟寒土銼韉脫金車鬱青雲之意氣遲白雪之才華范叔一寒至此馮驩何以爲家且妾生名門居秘宇金穴銅陵玉樓珠戶五馬成列兩驂如舞飾翠鈿與鸞釵曳楚綃與鄭紵嗤抱布之衛姬陋分燭之齊女竚立鷫鸘杯擎鸚鵡醇酎鵞黃葡萄馬乳長舉白而飛觴尚引宮而刻



羽今乃脫衣換酒黽勉自苦方觸緒而興悲何解悶之足語也吾有奇策可以禦窮君贈妾以一盞妾報君以千鍾遂驅車而入市同賣酒于臨邛

鷫鸘西方神鳥長頸綠色似雁其羽可爲裘司馬相如曾以此裘貰酒與文君遣悶太史公相如列傳家徒四壁立漢武時鑄五銖錢二分五釐爲一銖烏有子虛言無有也亦相如賦名卓文君眉黛如遠山面如芙蓉陽昌酒家相如同時人鳳胡歐冶古善鑄劍者屈賈屈原賈誼也相如嘗言爲賦當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又嘗題橋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曲突竈烟囪也翟廷尉罷官門可羅雀卜商家貧鶉衣百結東方曼倩社日賜肉曼倩候同官不至先割肉歸以貽細君曾子家貧捉襟見肘王章貧病臥牛衣中與妻對泣相如嘗著犢鼻褌與保傭滌器于市以酤酒淳于髡對齊王曰州里之飲男女同席

先可飲酒一石鄒陽枚乘同相如爲梁孝王客東方朔吾丘壽王俱同相如事漢武帝上繼士寵也范雎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耶贈以綈袍馮驩爲孟嘗君客嘗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詩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齊有貧女常先爲富家女掃室布席以分其燭九醖酎酒葡萄馬乳俱美酒宋玉對楚王曰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言歌聲之妙賣酒廝功即相如事



## 楡臺覽古賦

尤侗

噫嘻乎悲哉莽蕩平原蕭條曠野金飈始吹木葉驟下望江上之青虹睇城頭之白馬攬愁景之茫茫思登高而自寫客告余曰有楡臺焉蓋吳王闔廬之所築也伺者經始九仞落成五年危峰冠日傑閣參天埒重璧于京周等黃金于幽燕倚西山爲屏暎太湖爲池泉瑩蓋霓旌集其下鸞簫蛟瑟鳴其巔繼以夫差[illegible]遊西施善舞酒城既開花洲爰處壽屧翩躚餅舸容與[illegible]林採香極浦朝醉紅粱夜歌白紵登斯臺也鮮不[illegible]



晉宋胸吞齊晉劍擊西秦鞭箠南楚披大王之雄風行美人之神雨百官獻萬壽之觴三軍撻四征之鼓胡爲乎越兵一炬遂成焦土臺上何有有烏棲矣臺下何有有鹿走矣鶴市已墟鵾鵡飛矣雞陂已荒狐兎藪矣館娃之山叢枳棘矣香水之溪飄蘆荻矣迄今幾千百年漠然徒見山高而水寒斜陽古道敗址頹垣綺羅散兮野草萋蘼管欲兮秋風酸君王沒兮玉牀冷宫嬪去兮香徑殘惟有樵夫牧豎躑躅而歌其間歌曰梧宫秋吳王愁火始蕪兮沼長洲柏梁兮燬堆銅雀兮哀丘談古

今兮同盡獨感慨兮何求

孔子登泰山望見吳門白馬黃金臺燕昭王築酒城百花洲響屧廊錦帆涇皆吳王遊處古樂府有白紵歌宋玉風賦此大王之雄風也高唐神女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周靑四征不庭李太白詩姑蘇臺上烏棲時又只今惟有鷓鴣飛伍子胥諫吳王曰吾見麋鹿游于姑蘇鶴市麋鹿館娃宮香水涇皆近蘇臺吳夫差時童謠梧宮秋吳王愁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吳其為沼乎



鴈賦　宋徵輿

宋子與其徒棲於原澤之中時涉肅霜陟高四覽俄有羣雁翩然成行而南已而嘹音自天嘐然甚哀宋子聞之告其徒曰鴻雁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皆齊桓宮有東海心猶感之斯其自得之時也奚為哀鳴哉夫千里一舉毛羽豐也冬夏易處時地便也雌雄有義貞於禮儀也是以賢俟嗟焉大夫贄焉其徒曰善哉子之論斯鳥也何不頌之宋子曰唯唯嘉良禽于北垠惟橫絕之六翮感青陽之剛姿稟玄水之令德戒羽翼于旣成將海而朝夕當秋節之屆期乃奮心于南國踐嚴霜而命侶凌淸風以率從欲稅翰于崇山復翶掌乎雲中惟是淮南木落衡陽草青秋水瀰瀰石礫磷磷鳴羈心于萬里乃翩然而來賓朝飲蘭池之白露兮暮容與于方塘時拂儀而漸陸音趁兮低肅羽而翩翩惟落影于淸波敢希謀于稻粱循中背以相衞懼雲羅之高張悲不鳴之就烹駭虛弦于孽傷若乃羈雌失雄離羣獨處毛羽摧頹流離中路涼夜悲鳴有類長慕被蘆葦之蕭條嘯鳳皇之激楚似亡國之遺臣等離家之棄婦則物類之

可哀微禽之失過者也至于瀛苑上林滮池滇河延亘百里水鳥是都軒軒炎集赤文啓符公卿進觴天子作歌相斯鳥也爰嘯匹而抬朋或棲林而舞沼懷此都之好音伺君王之色笑浮太液之澄瀾哦瓊臺之芳草懼君恩之不終恐失身於萍藻俄谷風之自東驚衆禽之鳴春懷故鄉于天末希冥冥于青雲旣軒舉于中途復徘徊于故林嗟洵美而難居矯脩志以遐征于是辭玄鳥于江南委青蘆于塞北咽凉氣于窮荒謝餘華于中域幸繳矢之偶遺免刀俎之見辱懷中澤之餘恩望秋風之載肅苟弋人之無慕雖去來而焉辱願養君之曲池恒鳴舞以自暢庶雌雄之匹居慎羽儀而自足

宋徵輿字上木雲間人癸未進士仕至都御史易漸卦鴻漸于陸陸當作逵雲路也杜詩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鴈羣夜宿使孤鴈巡夜以防羅弋莊子山木篇莊子過故人故人有二鴈烹其不鳴者以供莊子漢昭帝有池賦歌小雅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古詩鴻飛冥冥弋人何慕慕篡取也



## 南海子校獵賦

沈世奕

蓋聞天地之亭育也春生而夏茂秋肅而冬殺故草木有枯菀之候毛羽有氄毨之節聖人出焉順時令握權衡寓武事露威靈于是乎蒐苗獮狩乾豆賓客之經烈山旣遠邈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矣若夫成湯好田是弘解綱岐陽石鼓畢柴以壯陳寶之畤獲其雌雄孟諸雲夢蘄荗以崇古君后莫不候豺祭箙戊午䘏鳴鳳之巢而探麟趾之府也豈以樂利獸是雄心哉亦以順時而布武也

我國家之受命賓靈旗之誕揚掃長鯨于熊耳紹火德以騰驤乃卜幽都光宅河朔背嫩以爲夾關海以爲絡匪以襲故乘便蓋同漢之繼秦履上游而制六幕正陽之南海子對焉神皋廻匝墟落崽芊其陽則有平原廣皐嘉材甫草飛走之所交棲阜衍隆地兼其所有其陰則有幽林繚垣虎落龍穴窅眇而不可究結加以朔氣驚沙悲風積雪于旁則穿象海帶環流神龍游其裏石鯨跳其湫有若昆明太液可以採蓮芙發櫂謳于中則馳道周

盧離宮別館侈若上林欝似西苑金刃之柳大谷
之梨綏山桃實之天夭葡萄千丈而離離文梓神
桑蓼葛而蒽蒨者不可殫稽乃有渥洼之駒長樂
之雀越裳之雉條枝之鳥珍禽奇貨貢于殊方畜
于天府者纍纍不可紀極斯實具囿之雄觀華物
之藪澤

天子乃以仲冬玄月命羽林七萃之士設罝羅陳罪罟
列重鏝驅黃耳西秦韯獫之技瑯琊射雉之手上
谷按鷹之校三楚扼虎之倡莫不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飈發而爍舉于是乎下玄堂駕驪鐵清蹕除
道以稅上苑之野是日也木落霜平草枯鳥疾朔
氣漫漫彤雲將密乃使北宮東郭之徒張彌天之
罘校橫舍之埒縱而獵之鷸血訓其弓毒藥傅其
矢鵰鶚淬其鋒飛鷲利其趾連騎競逐不知西山
之日將指爾乃掣電流星風毛雨血箭不單麗鏃
不虛發翔天逸地之倫紛紛焉枕藉數百里繚繞
而相接于是屬車狼籍計獸割禽有酒如澠有肉
如林條巧赤長[illegible]血饋典更絕郊埒旁臨馬苑紅

陽追風青萍絕漢東縱西橫壹發無算則有孟賁
烏獲之士接飛鳥制奔獸上下山坂出入澗溪以
自賈也猿公不及避陽侯不及肆鯤魚失其形雙
鵰墮其聲又有文學掌故託乘後車目識䶂鼠心
駭俞兒傳徵異獸辨及服匿思含毫以染翰且識
筆而躊躇越日而復獵也忽有陰霾之氣自東南
飛飆乎濛鳶鴻之旗乃召詹尹之徒伏而筮之其
占曰風山之蠱獲其雄狐非熊非羆致遠之符乃
下蘭林馳原隰憑軾而觀焉則見摯獸突車與委



當前騰拏萬狀爵鐵銷鋋佽飛所不及刺緹騎所
不及施

天子曰何獸也博士曰貘也乃命壯士合圍漫山布野
親抽金鏃而射之正中其脰眾皆再拜而賀曰昔
黃帝之狩得其大首乃封鯨鯢朝羣后今獸骨之
專車其馴雉南飛之兆乎于是獲解齊山㩳呼動
機射虎以為瓶斷兕以為甲集翠以為裘斷骨以
為戟曳柴塵而蔽天蹴金丸如落雪心搖目瞀而
不知其所節上怒未已尚遑肅殺乃突有一物出

于林間騎從辟易聲似角端期門犀首尚思戲焉
天子獨廻顧曰吁此上天之慮我以黷武戒我以盜物
遂樹騶虞之幡絕靈鼉之鼓偃豼貅之旗回騶騎
之馬弭節而旋左歌右舞奉辰牡于烝祭賜羣臣
以大酺于是陽律將轉嚴氣漸消物不疾蠡人不
瘥天文德光于熾偶武治炳于招揺然後掩豹房
閉熊館設翡翠之帳抱蜀而處廷臣覩其事之盛
而足以埀遠也方將侈之以興于黃竹之事遂著
頌以獻曰征鳥厲疾兮玄武斯張順時行狩兮王



鸞鏘鏘山川修貢兮毛羽縱橫叶音王及時廻蹕兮
勿敢禽荒感茲異類兮鱻至鶼翔用登粱父兮告
厥成功叶音光白麟赤鴈兮何足輝煌
亭育生育也毳毛堯典鳥獸毳毛鳥獸希革毛豐
曰毨毛落曰革烈山氏之時茹毛飲血衣皷周宣
王田獵詩陳寶二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月令豺
祭獸然後田獵宜王吉日詩吉日維戊吉日庚午
乃田獵之日也六幕六合也昆明漢宮池太液唐
宮池蓼茸茂密貌條支國有大鳥重鐶黃耳俱犬
名鵰鶚血汗刀劍其利飛燕紅陽俱良馬名青萍
劍名谷蠡俗名白漢能食銅鐵金僕姑箭名見左傳
期門犀首武騎名靈鼉鄆靈鼉詩奉時辰牡
疾蠡物生蠡疥也見左傳招揺北斗星名抱蜀者
抱祭器而居也周穆王至崑崙賦黃竹之歌鱻比
目魚鶼比翼鳥古聖人東鶼西鱻至乃可封禪此

管仲告齊桓公語白麟
赤鴈俱漢武帝時瑞物

## 漢姝賦

陳廷會

楚襄王好色下令於國中曰有能獻寡人以美人者封以萬家之都錫以駭雞之犀於是州侯陽陵君之徒各馳騁乎鄢郢四境得佳麗玩好習音者納之後宮襄王見之不悅曰楚國大矣廣矣人衆夥矣色盡于此乎寡人茲不好色矣是時景鯉侍側進而言曰州侯陽陵君之屬皆大王之嬖幸臣也矜妍而恃寵妬勝而忮功何肯爲王殫心畢力以求絶才冶容乎臣聞天下之美人皆稱楚國楚國之美者皆稱漢江漢江之美者皆稱南



濱之姝王曰有是哉其都若此試爲寡人狀之景鯉曰唯唯夫何名姝之杳絡兮表嫮姱於漢陽邈迅衆以殊制兮體便娟而獨揚退靡顏而舒艷兮耀朝日于扶桑荒鬢髮而曲眉兮目曼睩以騰光腰纖巧而若鮮卑兮肌皦潔于雪霜啓丹唇而發皓齒兮似蘭茝之吐芳形中豐微度合修短南威孟娵不得稱善然是姝也雖未御輪約而新寡賤盟守貞敦書說雅屏棄膏沐慮不衍且大王誠有意幸憐之臣請爲大王往諷之也楚王于是降高臺前稽首賫以黃金勞以旨酒景鯉乃發駕鄢

郢都南浮漢口訪于南濱之姝遣守閽媪而說之曰楚王聞靜女體質姽嫿比德閑好和中惠心流盼睠䀹艴然微笑解釋窈糾故使景大夫歷江抵漢結轍以迎靜女願靜女勿拒之也且夫楚之後宮都麗不可勝詳采丹砂以飾版雕玄玉以成梁裂翡翠以結帷簇珊瑚以爲牀被青雲之奇服曳白蜺之名裳有葦製味儀狄薦觴齊謳巴舞閒奏迭倡範綺象棋相羊洞房闌暜明燭差池夜光王又幸憐愛女則必屏秦娥退衛姬黜趙女遠燕妃入則專席出則相隨靜女豈拘鄙節而不貪此極



樂爲乎漢姝于是開言怊悵潸泣橫流因稱詩曰鼓枻櫂兮泛中洲皇天何辜兮我命不猶吁嗟漢女兮不可求景鯉遂歸報楚王楚王聞之顏色立變宋玉進前曰臣固知景鯉之欺大王也夫楚之漢江實近臣里南濱之姝臣識厥男臣皆聞其體貌惜懡嫿施莫擬故使人盛宣大王玉聲諷其父母漢姝不應拒而矢死臣知其不可彊致不以禽也夫姝且不臣之許而許鯉乎且夫蟹可以敗漆鼈見膏而殺桑蟲遇果蠮而類其子橘踰淮而化爲枳此物性之不堅者也兼金煉而愈剛江河

日下而東行冬青寮寒而葉不萎黃此物類之不可移
者也故誼士不以時遷而改節貞女不出見靡麗而失
常大王雖好色又安能以漢妹充開房哉楚王曰善于
是亦不罪昊卿

陳廷會字際叔杭郡庠文學駿雜坪通明雜見之而
駿故名州侯陽陵君皆褒王嬖幸嬖盛也宋鰹褒王
臣跳牙嬉娉俱美貌南威孟陬古美女紀婿親迎妻
御輪三周施嬙靜好貌詩月出篇佼人僚兮舒窈糾
兮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箟蔽博箸也楚詞招魂箟
蔽象棋有六博些言設六博以箟蔽作箸象牙爲棋
也相羊徜徉也悁悵惘悵也悄憯和而善也嬙毛嬙
施西施漆入鑿汁則化爲水桑蟲仰螟蛉果蠃無子
取桑蟲入穴呼之七日仰變成其子橘大枳小不可
食橘踰淮化枳見周禮考工記兼金者百鍊剛金冬
青樹遇寒不凋稱萬年樹



哀賦　　丁　澎

極目窮秋原野黯澹陰風慄颲帝用斯赫人世胡尤忉
怛紛來搆此百憂僕本羈人感時則畫草木變衰天地
異色俯仰曩賢傷心一轍觸緒哀生纔縣易極有若西
楚按劍虞雌屏息阬卒城南濺血雖北雙瞳裂眦謊奔
歌踣迫夫鴻溝始割泰宮乍燒楚歌使動艮騅怒號寒
舞裾於蛾眉曝扛鼎於鴻毛乃如咸陽驕寵藍姬遠聘
黃屋云偧玉几難勝踏霜露而夜闕撫金牀之若背但
見洛水彌長欲渡愁逆愛有齊相好客錯蹝披襟結靷
已難刎頸明心千秋萬歲慕拱成林惆亡邑於俄頃終
隕涕於雍琴至若慶卿報仇酣歌燕市俛笑旧光目攝
甚于奮臂強巖帳飲易水長虹暴流馬角牟起擊筑無
聲濺血千里更如陳后失婚中廢長門瑤瑟結軫寶匣
塵昏平陽近寵永絕承恩冷梧楸兮井幹隨明月兮層
軒聆車音之徑度比桃李以無言誼若烏孫下嫁初辭
鳳苑玉珮長牽鑾輿莫挽驚穹廬之夕昏悵離宮之秋
晚託黃鵠以裴回去紫臺而不返則有孤猿夜嘯羣鴂
賁啼誰爲此聲杞梁之妻援琴一鼓聽者增悽嚴城欲

坼淄水爲泥兄復洛陽少俊憂毀長遷浩浩湘流弔屈
沉淵感飛鴞之集舍悲搖落於早年主人將去何時可
旋遂若羊公荊南出守窮攬川原極命峴首覓鬼焉依
徒嗟身後墮淚如縻名溼胡有至於遭世流離無如仲
宣身羈楚國目斷泰川征輪膠轕戎馬駢填衹青袍兮
塵結蔽白骨兮草芊登高樓以送遠廻灞岸而潸然若
夫步兵泷湎簡脫世趨抒嘯巖谷振響高梧山河若邈
長臥酒壚嗟太行之失路每返轍於窮途更或孤臣去
國戍客懷歸閨人傷別棄婦辭幃此人但覩愁雲匝起



破鏡忽飛亦復填膺墮鬼扼腕露衣若乃金堂把羅袖
散歌臺曲沼夷爲莽灌靡不擧景欷歔撫時追歎已矣
哉春華歇兮繁霜催繁霜懍兮白日隤日復日兮淄素
髮夕何夕兮瀘黃埃人生適意能幾何孰不彷徨躑躅
横涕泗而增哀

蘆憂傷也項羽坑秦降卒二十萬人于新安城南又
與漢高祖戰于睢北睢水爲之不流雙嗒勇悍貌史
記信陵君傳晉鄙嚄唶宿將項羽與漢高講和割鴻
溝爲界項羽焚阿房宮又兵敗至垓下聞漢軍四面
皆楚歌遂逝作歌曰時不利兮騅不逝又羽力能扛
鼎孟嘗君聞雍門琴歌爲之隕涕虞卿卽荊卿荊卿
與蓋聶論劍蓋聶目攝之荊卿刺秦王白虹貫日燕
太子丹質于秦秦不許歸誓曰烏頭白馬生角方許

歸太子憤欵高漸離擊筑和荊卿之歌平陽公主謳
者衞子夫得幸漢武帝後立爲后漢武帝以江都王
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公主悲歌有曰願爲
黃鵠兮歸故鄉杞梁之妻哭夫哀城崩水淵飛鴟鴟
鳥也賈誼恐壽命不長有鵩鳥賦膠轕滯塞也或柔
乇哀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阮籍好酒長臥壚
邊又遇途窮輒哭而返破鏡半月也古詩破鏡飛上
天

## 秋濤賦

朱之棟

爾廼白藏司辰素商紀節露冷蘋蘭雲濡列栢十里喋其寒螿九皐翔夫鶩鶴秋旣盛月方弦川原瞻眺物澄王孫降止客子遐征登樓感興總轡移情爰駕言于江浦稍寓目于廣陵原稱浙濟亦名漸江導自天都介于越邦派與濫觴之源要歸巨壑之宗（叶音商）夏后航而首傾秦王渡而心慴覩烟渚以迷漫鶩水波之回潏諦倚伏于方輿候盈虛于陰律肆九秋以大壯丁八月而怒發倏忽百里彭湃三峽勢甚滔天觀者傾國方其楓林沿岸葭菼連疇淅淅微風宛宛長洲沙鷗飲犢石際眠鷗舟子揚舲而欸乃蜒人濯素而夷猶豈變幻於須臾遂鼓蕩其洪流于是金祇整御素蜺揚旌雲色晦浪花生白浪起青山平木越海門微起一痕及夫激水逆集迴旋駭奔鯨穴旣入鯨宮欲吞漂沙則沫聚礐（音哭）石則溢嚬鬼神㳫魄山嶽流根天地合沓日月爲昏故始而望之疑蛾眉皓齒綺縠之行（叶音杭）繼而狀之儼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隱躍也游鱗浴鷺之迴翔其徐來也飛花舞絮之飄颺其層湧而疊至若銀臺瑤闕之輝煌其旁攫而紛拏如霜戈電戟之縱衡（叶音王）嘯吸神鰲泳洛扶桑叱咤陽侯凌厲天漢弭節固陵之口高厲胥母之場紆徐嚴瀨之磯溯洄桐君之鄉光怪出沒莫知其京（叶音光）儼曦紛綸嗟同望洋仰瞻太虛難窮物化緬彼秋濤實甲天下詎鴟夷之式靈匪強弩之能射洵東南之環觀可翰墨而虛借秋風徐兮秋水清秋江霽兮秋月明登高望遠兮人各有情爲問洞庭木落何如浙浦潮生此蒙莊所以達化而枚叟所以移情也吁嗟乎春去秋臨匪今斯今極月通川振衣高岑浩浩江流以寫我心

此賦錢唐江秋潮也廣陵亦有潮然其怪盛不及錢唐白藏素商俱言秋蔴浙江原名漸江天都徽州也錢唐江源出于徽州黟縣慴懼也秦始皇至錢唐江望水波惡不敢渡後從狹處渡至會稽潮與月相應月盈則盛月虛則落故曰候盈虛于陰律潮盛于七八九月而八月尤大欸乃音襖靄漁人歌聲金祇西方之神素蜺潮初起狀海門在海寧縣界俗名鱉子門礐石相擊聲固陵胥母俱江近境嚴瀨即七里瀨桐君之鄉即桐廬縣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盛以鴟夷皮投之江其神不沒隨潮上下故人稱潮爲胥潮吳越王錢鏐築捍江塘患潮擊岸遂以勁弩射潮潮避而西塘乃成莊子有秋水篇枚乘七發中亦言廣陵之濤

## 上林春燕賦

彭孫遹

美上林之巨麗擅漢苑之芳菲萃九天之淑景蕩二月之清暉草成茵而媆碧香生樹以霏微攬韶光之在望見彩燕之交飛爾其翠袖繽紛紅襟容裔紫綺裁裳玄雲剪袂翔不干仞來踰萬里警霜露以言歸隨陽和而自致雙棲玳瑁之梁並集珊瑚之砌既乘候以知幾亦託身而得地若乃祈辰未届社日初臨綠楊簾幕紅杏園林泛崇蘭之曉吹飄微雨之春陰啄芹泥之清潤搴蕙幌之深沉拂差池之妍影弄呢喃之好音喜故人之無恙傍舊壘以重尋至於綠水銀塘游絲芳樹冉冉殘英依依落絮乍高兮乍低自來兮自去受風兮欲斜蹴花兮如語惜綺節之漸頹對流光之將暮似展轉以含情向斜陽而欲訴豈如借樓閣花託質瑤宮芝田蕙圃藹日光風陪瓊林之游讌穿玉樹之菁葱戀藻房之婉孌度珠綴之玲瓏掌上呈姿並矜舞態釵頭比玉偎颺歌容彼夫列柏之烏搶榆之雀翠羽翩翾雲衣綷縩彫籠閉而長閒金彈飛而乍落雖飲啄之自娛何樊籠之足樂詎若烏衣艷色大廈重闈棲游畫棟翔集花裍風

恬巢穩泥暖雛新祀高禖而迎候秩玄鳥而司分天假之以毛羽人貯之以連雲與遷鶯而並起長流玩於芳春

容裔行貌洛神賦載雲車之容裔三月三日修禊之辰崇蘭高大之蘭杜子美詩芹泥沾燕觜又輕燕受風斜又燕蹴飛花落舞筵甘泉賦玉樹青葱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趙宮人玉釵化爲燕飛去漢御史臺柏上有群烏棲宿莊子鷽鳩笑大鵬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月令玄鳥至后妃帥嬪御祀高禖以祈子少昊氏以鳥紀官玄鳥司分者也

大西洋國貢黃師子賦 并序　　邵遠平

獸有獅亦曰師子亦曰狻猊亦曰白澤殊名一種不可詳考其色黃間有靑者蓋西域之獸也

今天子聖德洋溢澤及遠人於是大西洋國遠在萬里之外君臣嚮化望風慕澤爰遣使臣貢黃獅白鸚䳇各一鸚䳇雖珍禽白者尤貴然隴山羽族或間有之未稱奇詭也若獅之來遠矣千百年中耳目僅遇自非

皇威遐被聲教訖於幽荒無從致此雖越裳之雉西旅



之獒何以尚茲乃不揣庸薇而賦之其辭曰

維聖一十有七載德敎加乎重譯西光曜乎月窟東震虢乎日域仁風衍而外鶩謳方聳而遐赫披王會之昌繁接梯航而絡繹極絕徼之颺舉誇幽荒之轍跡昔者龍馬負圖出自風皇飛黃伏阜隆於軒帝熊皮當大禹之辰麟趾振成周之際自漢以降帝籙罕昌間得珍獸遂號嘉祥般般騶虞白質黑章龍鬐宛宛麟彩煌煌大宛之馬黃支之犀圖題赤首修項朱蹄殊形譎詭倣儻瓌奇變幻恍

惚不可端倪雖逸倫而絕覯猶髣髴乎恆姿乃有猛毅髬髵師子是名既奮迅以躍武亦遊戲而通神靡耳目之能及渺衆慮而徒凝或疑其幻或詭其靈聿稱名於譜牒亦餙像於圖經稱文康之家狗爲妙光之所乘爾其異號狻猊殊名白澤鉤牙鋸爪鐵首銅額金精之剛毛犨之特帝德遠而來賓賢人見而始出

聖朝重熙而累洽南交輸其珍賚西旅貢其賧布白狼槃木之鄉黑齒金鄰之部若崩厥角伏弩先路建



格澤之長竿設金猊之廣座於是身熱鼻飲緩耳頭痛之域四載之所未經二亥之所莫識窮髮之國建德之區是有國土門錫刺加絕域殊方三萬有餘界絕罔鄰天末是佸長老驚相告三年海不波中國有聖人我土則那爰自彼疆及於他境岑崟薇虧紆餘崚峻巒崎之坂臨硎之嶺既谷伏而雲迷亦巖棲而風勁乃命馬人龍戶精夫姎徒之倫布弋設罘蒙盾負竿袒裼觸蹶踶踞盤桓杖鏁鉀而張罝跨雲羅而壯觀扼猛噬於雄窟圖枳落

而奕棘藩徒觀其天麟雄詭星騈騰上拉虎猛貔
裂犀分象鬣毛斗鉅飛輪雷閃剛鍬不磷霜爪不
染喜則尾掉怒則鬣𩰚混蒸合於僧伽凝鄰梁之
近遠至其體㕙露肅威感風發朝發越裳暮踰玉
門哮吼月氏翔躍昆侖拔地軸凌天根駭浪忽騰
虹掀方趨迅而捷疾將懾息而驚竄就徒搏而陷
軀凌重巘而若奔雖中黃與育獲且縮朒而謎言
非
皇威之震疊寧弭帖而遵𩥄於是轔轢圈鼻纓絡籠筐



彩鷁浮江雲帆蔽𡼖鞅八蠻而入貢超百獸以來
王擾馴觀魏靈囿康莊牝㺜牡伏彩奮神揚虎子
僵於北山龍伯遯乎西荒供玩乎甲乙之帳奠安
乎中未之方靈威慓怒猋旅𡼏牧彼兕忿其撲朔
巨象遺其榛木剡金力之可攖郎餘光其易觸逆
百斛之驢潼失千里之騁足寧止筋絕絃琴吼翻
林木臥而蜼不敢集其尾踣而豹不敢食其肉將
使天吳遏其神窮奇息其勢銷兩鬪之兵氣錫四
靈之遐福然而明王慎德義兼仁育不貴異物不
寶殊族神靈所至懷柔聲服論種依類騶瞿慄悒
枯猷貢於琉屬之山勢支祈於胎脅之濱矧茲傑
醜盞胸蟲目廟不可以奉犧牲御不可以供駿服
爾乃置蘽街之邸委上林之圍資其膚以療疾圖
其形以禦廄無供役於耳目任優游於林藪與隴
山之雪衣亦息機而需際詔古人與衆胥懋遠臣
之勞疚使者再拜稽首永誓來享與來王樂
天皇之萬壽

大西洋國在海西距中國三萬餘里一名錫剌廷
國獅子似虎正黃色有顙彪尾端茸毛大如斗用



成王時萬國朝貢故汲冢周書有王會篇伏羲風
姓故曰風皇時龍馬出河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
之壽三千歲黃帝時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
皮周南詩麟之趾振振公子司馬相如封禪文般
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般般雜色
也又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大
宛國出良馬黃支國出犀牛供漢武帝時事圖題
圖類纂騶猛獸猗猊文殊菩薩常乘青獅稱爲
家狗騶虞出西南外國漢明帝時白狼槃木等國
稱臣奉貢身熱鼻飲綴耳頭瘤俱西南外國禹乘
四嶽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太章豎亥
步西南東北之地以知里數邢安邑茶谷浚梁俱
出西域獅子日行五百里故曰似獶越裳蘇瑜王
門中黃夏育烏獲皆古勇士龍伯國人最巨撲朔
兕走狀見木蘭詩天吳九首水神窮奇古惡獸貳
負之神黃帝桎梏於疏屬山中水母支無祈堯時
爲水患禹鎖之於淮渦獅子油可療癩疾畫其形
可以辟邪隴山雪衣鸚鵡古人象骨俱掌外

域之宮如
今通七

禹貢山水圖賦　邵遠平

芒芒禹跡畫爲九區奠山川之經緯關河洛之苞符仰泰虛而崇寥廓運妙有而宰虛無融爲淵濟之精結爲巖阜之爐王百谷而弘水德紀兩戒而合辰樞受命乎蒼水之使探奇乎銀字之書披圖經而臥遊識脈絡之井如溯禹功而美德遠誠劉子之知言歟爾其績始隨刊功由敷土邇神靈於洪荒逮平成於上古巨靈綴二華之掌支祈鎖四瀆之鎖環天柱之崑崙配帝居於懸圃梁弱水之瀰瀁躋不周之逶迤叶音杜載本紀而萬古



之禹稱神誌山經而百物之奸可視乃考周天而畫九州之野正躔度而定十二次之辰用坤靈而識乾象拔地軸以轉天輪壽星當乎兗鄭之域大火屬於豫宋之濱青齊値元枵之次幽燕爲析木之津徐甹以降婁分野揚越惟星紀是因幷衛則娵訾居玄梁益則實沈當申在雍秦而鶉首隣錫維荆楚而鶉尾是經大梁爲冀州而占趙國鶉火爲河内而主周民天與地沓除舊布新曠然荒遠之紀燦然譜牒之陳於是因天經地導峙分流爰掎拔乎五嶽乃蠲澗乎九州鑿龕門以爲巨闕

因餘功以制上游北條則河濟所經歷涉山靈迴岍岐之地乳撑底柱之神門小有周迴於王屋清池層沓於析城太行爲天下之脊關天井而固五行梁岐壺口汾漳所經陰終陽始恒嶽杳冥乃超大河踰南境西傾爽馬之山石鼓朱圉之勝熊耳非積甲可齊鳥鼠藝黃花之盛嵭華嶽以引流剛三峰而成峻高掌之幻長存遠瞻之奇誰竟躡陪尾桐柏之塗遠少室嵩陽之境是伊洛之分流亦渭淮之通徑南條則漢江來蜀派遠流長漢水自來嶓冢華陽地踰三澨水繞滄浪柏盤根於大別竹掩翠於三湘東滙爲澤彭蠡豫章江則雪山松潘五月猶寒九江洞庭薪爲錐觀疏沱潛而既道經雲夢以盤桓由衡嶽以迄廬嶽自岷山而來章山北江漢之統紀表南戒而出其間若其或出胎脅或源南谷或流冢嶺而地符用生或導積石而天苞以出弱水環炎火之山合黎陷鳴沙之石南中點翠而山藏西葉涌珠而水黑侯餘波之入流沙盡擧空而在大澤天於是錫夫宛委之章帝於是刻夫延喜之玉三事克治正德利用而厚生六府孔修水火木金與土穀旅焉祠上帝於北



河聚山精於井絡覗元德而會昌錫神床而降禰祇旨之餘烈允存漸被之經營可復圖書雖寶翰墨爲告緇神理之可稽非繪采其誰斷昔者堯宅平陽舜都蒲坂惟有夏之安邑去唐虞其非遠雖任土而作貢猶艱治乎原隰與墳衍若夫崆峒涿鹿之墟軒后阪泉之戰猶冀土之輿圖越後代而獨善考夾右於碣石控河海於三面歷億載而作神京曾周漢唐宋之可羨蓋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是故鍾長白以爲其鄉毉閭而成宇建析津之名都乃大啟夫寧處覩山勢之縈迴覩川流之飛舞轉漕於東南之區屹柱乎西北之旅末臣揚扢乎

聖朝蓋實以嗣徽於大禹

禹登衡山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授以治水之書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劉子至河顧嘆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華山始令巨靈神擘而分之河乃中道至今有手掌足跡之形支無祁別見崑崙山最高天之柱也上帝居在懸圃不周山名禹治水時伯益作山海經九州謂冀兗青徐荊揚豫雍梁十二次即壽星大火元枵之類星紀斗牽牛斗爲日月五星之所經始故曰星紀泰穆公夢遊鈞天上帝醉之以酒錫以鶉首之地北條南條諸山水盡見禹貢宛委即會稽山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因明治水之理禹治水功成天錫玄珪刻曰延喜之珍禹貢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言敬我德以先天下天

下自不逆也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亦見禹貢長白
醫無閭皆幽州山

元宵花燈賦　邵遠平

芳春伊始望舒成輪椒花製而獻頌彩勝剪而遊人當
開闔之三五喜庶象之維新是日也天懷豫睿慮收思
遐古進侍臣謂萬幾之餘暇息一日之勞薪曾未稽乎
爨哲倘游豫以和民諸大夫欣然應詔而進曰惟上元
之令節爲鶉火之正中望祭拚狎以成俗迎神膏脯以
相遁太乙祀神於漢代昏至明以方終周有常生之自
照焚鳳腦以荷盞泰有五枝之青玉樹百華於咸陽之
宮漢武有芳苡之然戲龍威於紫闥燕昭有霞舟之獻



坐通雲而耀空自古聖者而後樂此胥人和而時豐於
是發聖號需鴻綸賜普天之醵樂合億兆而同春張千
門而列萬戶兮會六宮與尨娥渾雕題與鑿齒兮進衢
陌以同塵象椒蘭而行煙霧兮陳角觝而戲魚龍雲母
殿中含花萼以的爍芰蓮幔褭隱翠羽以丰茸窗藏明
於壁粉柳珈璫於陰濃屏風舒於屈戌行障掩於芙蓉
乃有四照連盤百枝同樹金支交映秀華回互動鱗甲
於鯨魚焰光芒於鸞鷺人連袂兮星斗窺燈蝃蝀兮形
影度蘭鐙紛搖蕙煙如霧乍九光而並明時雙花而連

炷月競爽兮重輪生燈發藻兮蘤珠葳蕤不願宵宵之未央留芳華兮無斁叶音妬歌擊壤兮星前分餘明乎廂布別有吞刀吐火之術跳纚弄丸之臺巨浪浩渺神山崔嵬仙凡總會戲豹舞鮐煙火分形而幻化礔礰礮激而轟雷建戲車以倒投樹修旃而還材於是衆變盡心醒解歡情未極太康是戒日未至乎心中旋蹕駕以言邁命貢廬以閎衞飭羽林以巡界鯢齒鮐背之徒相與歌曰望翠華兮繽紛肆飛龍兮如雲聆鈞天之廣奏聞馥郁之氤氳披星橋兮雙闕睹火樹兮璀璨既祈穀以溫黍復豐登之是勸冀千齡兮萬禩長得奉乎聖君

望舒月也椒花據花于酒劉夫人有椒花頌彩勝歸人所戴像生花俱正月事取和也勞薪車軸也荀勗食物知爲勞薪所炊漢武帝祀太乙之神燭炬甚盛後世張燈始此雕題鑿齒俱南蠻角觝角力技藝射御之戲魚龍蔓衍皆襍戲唐詩昇風金屈戌吞刀吐火西域幻術跳纚舞絙之戲鯢齒鮐背老人也杜審言燈夜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南粵王獻漢高帝珊瑚一株高八九尺枝柯千餘謂之火樹



## 秋懷賦

詹鍾玉

當夫商飈薦爽玉露零寒天澄澄兮如拭水瀞瀞兮迴瀾況閒雲兮乍起更夕焰兮未殘煙嵐萬狀岩壑殊觀既紛紅而駭綠亦飛翠而凝丹時則中懷感而蕭瑟愁緒觸而闌珊壯夫慨焉失志寒士悕其不歡至若洞庭始波瀟湘欲雨迢遞如秦間關別楚去故國而長征睠佳期而出祖素渠甫張淸尊乍舉心迴薄於還車神飛越於歸櫓雖盈盈其可即顧脉脉而不語悵別一時愴懷終古若乃遙天騁望極目生愁攬蒹葭兮未采驚蘭苕兮先秋期佳人於南浦懷帝子於中洲望滄波之渺渺恨江水之悠悠願一見之何期欲往從而遡游莫不馳神杳靄慨想風流迨夫日落平蕪涼生几席暮靄空而翠幙張天香度而朱扉闔顛倒衣裳寄情刀尺望夫君兮不來恐傍徨而竟夕聽蟲聲之激楚增愁思之絡繹既傾耳而動容亦震心而蕩魄或乃蘭釭微暈寶鴨餘烟淸霜滿屋明月在天理機杼而悵望聽砧杵而堪憐則有眼波橫溢眉月連娟宛柔情之默動復淸淚之潸然聲隱隱兮擣衣石畔愛忡忡兮織錦機邊至於羅

悢悽淸鉥衾零亂宵析動而寒生嚴更警而夜半悄無
言兮意不明若有人兮聲相喚獨剪燭而微吟羌不寐
而長嘆痛消息之沉沉慨信誓之旦旦亦有懷人塞北
寄訊隴西懼形影之相失怨關山之不齊寂空房兮悲
鴻雁驚孤枕兮啼莎雞獨旦之愁如織深閨之夢欲迷
腸斷倡樓之女魂消蕩子之妻若夫衛宿長楊營屯細
柳信隔回雁之峯軍進飛狐之口五更而催鼓角乙夜
而傳刁斗控角弓而錚然視刀鐶而恐後蘆管吹而鄉
思生悲笳起而鐵騎走固已傷白首之征夫泣紅顏之



思婦至乃淸宵耿耿長夜寥寥仰見星河之轉遙瞻銀
漢之高萬籟寂其無聲寸衷忽爾蕭騷葉辭霜而亂落
木無風而自號曾搖落之關心覺寤言之徒勞何况吉
士與思騷人動目宮徵變兮中林風聲起兮空谷乍聽
颼颼漸聞謖謖集百端之慮於三秋攬萬古之懷於一
掬意境爲之蒼涼形神於焉蕭穆颯息念於烟霞恍置
身於丘壑固不禁俯仰而情深寤寐而思服也吁嗟乎
茂林兮蓊蔚高山兮崔嵬物經秋而必變秋已逝而不
回惟精神之寂寞與光陰而去來豈幽人之噫氣盡湮

鬱而不開愁上天而莫寄憂下地而難埋悲美人之遲
暮獨顧影而徘徊誰能無言而坐憔悴有感而不傷懷
者哉

詹鍾王字去矜杭郡庠文學商飈凉風也玉露白露
也蘭缸燈名寶鴨香爐也莎雞即蟋蟀詩唐風子美
亡此誰與獨旦塞北有飛狐口五更分甲乙丙丁戊
乙夜二更也劉琨被敵圍琨吹蘆笳敵人流淚散走
詩召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世說新語李元禮謖謖
如聞勁松下風李詩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

平蜀賦　　潘耒

溯皇王於前烈偉撻伐之鴻謨好無鉅而弗剪兇無遠而弗鋤霆發聲於豐隆星耀芒於威弧鯨吞舟而就斮蛇搏象而見屠法春生與秋殺有霜落而露濡必武功之遐暢乃文教之誕敷惟我
皇之聖仁廓天地以爲量王道蕩以平平天門開其蕩蕩彼么麼之小醜敢稱兵而銜抗類射天以彎弓似逐日而投杖蛙虜以陸梁螳當車而倔強依嵐箐以爲巢憑崖谷以作障巖巖梁益實號金城國關蠶叢山開五丁劍閣梯空以懸度棧道循緪而上征天井盤迴而窈黑地網綿絡而縱橫水以虎牙赤甲爲咽喉陸以龍門鹿頭爲門戶挺一戈以當關非萬騎之能取遭天光之分耀有艸竊以偷處脅六合之一家敢走險以旅拒雄虺九首苞櫱三芽傳烽巴閬築壘褒斜驚百城於風鶴變一軍爲蟲沙初屯蜂而聚蟻旋鬭鼠而戕蝸思明瑄於河陽少誠臧乎淮表彼逆孽之遊魂若枯莖之待掃何醜類之睢盱尚橫距而肆爪倚嶂嶺之子壐洞天險其可保
皇赫斯怒整我六師招搖爲戈參伐爲旗審制勝之在將料奪險之用奇拔虎臣於行間建高牙而授之曰汝進寶貔貅如雲東趨閬中毀其重門曰汝良棟突騎風雨西走陰平抉其後戶分道交攻奇正相權或犄或角動於九天惟東軍之驍騰凌七盤而徑度奪朝天之巖險蔑葭萌空而不戍分勁旅爲三行令與道而同赴摧堅陣于苷城斬突稀而餘怒貫甲奔平錦屏投鞭斷乎江路迫禁旅之薄城斬門關而奔驚兇渠焚于窮猿逆竄禽于脫兎登纍纍籍籍鈐甲面縛者不知其數西師捲旆以橫邁拔密樹之重關出間道以犄虎儀匏兕而林攀爭白水之阨塞破鐵門之孱顔忽浮馬而渡江張赤幟于菁山朝耀兵乎江油夕燄陣乎縣竹訝天兵之飛來俄攻心而潰腹開錦城之喪我豎降幡之一幅收奇功于浹辰若風雷之迅速捷書並奏飛檄交馳鋒不再淬矢不再拔劉劯寇若振槁舉名都如拾遺

天子乃升紫宸之殿詔露布於彤墀千官集乎闕下望
天顏之怡怡莫不鼓舞讚頌曰盛哉乎武功振古未覩
玆也惟此劍南代有反側塹山燒棧便同絕域若
漢室之討公孫晉氏之斬李特宋主之擒譙縱唐
宗之誅劉闢皆用堅攻瑕以順討逆風行電掃罪
人斯得然猶水陸夾攻首尾並擊傷損將士窮竭
兵力彌歲淹時僅而後克未有不頓一兵不折一
戟駭若發機震若霹靂旬月之間廓淸西極如今
日者也



天子將將大將將兵既得龍驤復有營平師以和而後
克功惟斷而乃成規萬里若指掌故無戰而有征
夫蜀國者滇黔之維首也蜀平則破竹無前建瓴
直走蒙詔亡魂貴筑不守將遂定邛僰畧犍爲兼
冉駹收沈黎簡巴渝之勁卒與彭濮之銳師浮舟
牂牁飲馬瀘溪裁帽爲鐔縣蒼作鍔置枽葉榆圍
掩蒙樂伐銅鼓之砰訇謳金馬之騰趠血釁齒以
釁鋒膏猰貐以染鏌然後前歌後舞班師而還受
成

册祉薦功
皇天包干戈以虎皮却走馬以糞田沛曠蕩之恩下優除
之
詔與萬姓相勞苦哀渡泯之無告拊摩瘡痍長養凋耗
勸耕課桑興廉舉孝烝斯人於太和擊詠仁而蹈
道躋陛平於萬年襲三五之休號豈不盛哉遂作
頌曰天錫智勇爲
君王兮神武不殺誅猖狂兮運籌決策自
廟堂兮任屬賢將齊鷹揚兮天戈一麾除欃槍兮遂



猜大憝克鬼方兮長御遠駕包八荒兮列山表柱
垂無疆兮

巴陵蜀也堯時有大蛇能吞象羿殺之積骨成陵
故地名巴陵么麼小也商王武乙爲革囊盛血仰
射之爲射天後雷震死夸父逐日投杖鄧而死蠶
叢上古開蜀國之君五丁秦惠王時五丁開山以
通蜀道縣象也虎牙赤甲龍門鹿頭皆蜀地名也
大蛇也風鶴符堅爲晉所敗聞風聲鶴唳皆爲勁
敵蟲沙周穆王征徐偃王一軍變爲蟲沙史思明
與少誠皆唐叛將枳搖參伐俱星名胡天蔑蔣皆
蜀關名實璣堯時有封豨爲害鄧艾入蜀與鍾度
險白水劍門江油縣竹亦蜀地名決辰一旬也公
孫述據蜀光武平之李特據蜀爲桓溫所破譙縱
爲劉裕所擒唐憲宗立西川節度使劉闢反高崇
文平之晉王濬爲龍驤將軍漢趙充國爲營平侯
此喻王趙二將軍也蒙詔雲南地貴筑貴州地邛

僰爨爲門驍洗黎巴渝珍濮牂牁滇濮裔搖[illegible]
地照蒼山在雲南葉榆豪樂俱在雲貴銅鼓攀人
所擊之樂金馬漢宣帝時見蜀郡鬃南徼徐俱堯
時惡獸鷹揚詩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儂佮妖星見
方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表柱馬援平交趾立
柱爲漢界

卷七　國朝　賀九　五

平滇賦　　潘耒

粤稽皇王數典考墳紹業承統守文之君或英明而洸毅或恭儉而寬仁休風駿烈厥亦有間若夫彌綸造化整頓區宇經世以文戡亂以武除凶殘若風霆沛德澤如膏雨魏乎遼哉首出之聖書契以來曾不數覯惟
國家誕膺休命
列聖重光宅中圖大臨馭萬方
皇上克聖亶聰嗣續曆服阜成兆民平章百族咸暢德敷義漸仁育煦之以春陽潤之以霖霂方銷兵以鑄鋤希還醇而反樸屬者五緯遺氛三辰餘沴國厂小厄天亡醜類乃有三藩之事以勸我
聖帝惟三藩者滇南爲魁大廣與閩一苞三蘗駢幹連根貿
先朝之宿將亦勝國之逋臣故豺聲而鷹眼非羈紲之能馴
先皇帝大度軼乎漢高深仁邁夫宋祖念其搏擊之勞畀以帷蓋之所高牙大纛作藩南土盡將以威鑾制

卷七　國朝　賀

徐壯干城而扞屏何圖爵極而亢寵過斯驕揚
士馬之雄富與土地之殷饒殺生操於幕府除拜
擬於天朝聚宵小為淵藪流金錢如波瀾無懸癰
而不潰有厝火其必燒
皇上明燭未形智周無象金鏡在懸太阿在掌與其滋
蔓而難圖不若消萌於方長爾乃發
睿策啓
神謨因乞休之陳請下撤遷之
詔書俾移屯於遼海即樂土而安居將保全乎勳舊匪
弓藏之可虞嗟爾滇渠敢行倡逆忘奕葉之寵榮
背
累朝之恩澤矜百戰之餘勇謂人寰其無敵規豕突與
鯨奔遂白頭而作賊裂背一呼其從如雲彌弓毒
弩十萬為羣既席卷夫湘江復虎踞乎夔門將北
向而爭利勢滔天與燎原闢廣之兕以犯干紀毒
虺雌雄長蛇首尾其餘反者蝟毛而起西綿隴坻
東絡海澨鄖延之郊荆襄之鄙震聾者三方驛騷
者萬里甚漢室之濞雄同唐家之安史彼敦峻與



琨全何克鋒之能擬惟
皇神武不震不驚恭行天討赫赫明明發雲臺之鉦伐
整岐陽之旆旌丈人長子維城磐石之宗以為將
帥中黃虎賁射聲佽飛之士列乎屯營於是親畫
成規密授方畧既攻心而伐謀亦擣虛而批卻堂
堂聲罪之辭栽栽賞功之爵踽鞍而猛士色飛騰
檄而凶徒膽落
天子之兵無戰
帝王之師萬全不逐一壁之利不陷一城之堅其守也
靜於九地其攻也動於九天是使劇賊挫鋒梟雄
失氣矢如雨而不得射戟如林而不得刺艇騰躍
而技窮虎咆哮而力弊賊衆有魚爛之形官軍成
破竹之勢遂乃平乘巴陵橫掩洞庭澧浦之餘艎
失水衡峯之草木皆兵逆臣賊子亡魂喪精血未
膏於王斧身先殛乎天刑亦越閩關大兵飛度士
女謳歌壺漿塞路叛臣面縛而來歸逋寇倉皇而
失據壓咽氣而消亡鯨跳波而偃仆彼孽之卤
役信梟獍其何殊幽厥父以稱亂牙櫟肉而恣睢

天戈臨而糜爛何螳臂之當車嗟葦面共已斃有
延頸而就誅若乃狐鳴鴟嘯之羣鹿鋋很奔之隊
尤來大槍之盜魁延岑彭寵之叛帥首鼠前却乍
叛乍臣者以千百計莫不脫距摧牙沙崩瓦壞梏
尸疏屬之山傳首桃林之塞於是陰平夜走劍閣
朝通索橋度馬膝峽懸弓黔蜀之地悉定水陸之
師會攻徑盤江而擣脇蹂蒼山而抉胸高壘馮城
長圍四築不頓一弦不亡一鏃嗟劉稹之騃癡與
元濟之窮蹙曾飛走其無路空椎心而慟哭竟駢



首以入函無遺種於凶族於是八荒奠定六合無
塵梯航翕乎日窟鞮譯盡乎天垠邊陲無鈴柝之
警南夏皆耕桑之民棄弓脫劍一軌同文原夫三
藩之設歷紀於茲尾大不掉實繁披枝國勢爲之
衡決民生爲之瘡痍而今而後快然毒去霍然病
衰烟消霧剗天清日輝非
大聖人之威德何以及斯惟幾也爲能周天下之慮惟
斷也爲能成天下之務撤藩之議偉矣徵於苟安
搖於浮言則莫能以果決難作而張皇斃成而姑
息則其能以速戡藩鎮之禍未有所底也
皇上以一人之智勇爲海内除大憝以八年之憂勤爲
萬世貽永安雖唐帝之戰丹水軒皇之克阪泉夏
后格有苗於兩階殷宗伐鬼方於三年絜功比德
未知其後先猶且謝鴻名而不居推大美而不有
彌謙冲以兢惕期保泰于永久肅乎欹器之或傾
凛乎馬索之將朽哀烝人之疲勞念三星之在罶
遂乃發
德音沛



恩綸捐逋賦于貧民赦獄囚廣大仁優郵將士大賚臣
鄰罷一切權宜之制與天下爲更新大圭禮
天特牲祭
廟望祀山川潔將燔燎極尊養於
兩宮增推崇之顯號馳展省於
園陵薦成功以昭告然後中明象魏登餝官常百度具舉
四維高張天人協應儲休降祥甘露零庭朱艸豈
唐奏韶濩之樂舞龔山龍之文章故道與天地同
流而德與黄農齊光也日出作兮日入息道平平

兮無反側旋乾坤兮

帝之則賡卿雲兮臣之職歌九功兮頌七德播永永兮

長無極

金木水火土五星爲五經歲星鎮星孛星熒惑太白五星爲五緯三辰日月星也敵惟盜孔子曰敵惟不棄爲埋馬也敵蓋不棄爲埋狗也高鳥盡良弓藏韓信語隴坻蜀巾海蓬閣中鄯延在陝西荆襄在湖廣潞雄漢叛藩安史安祿山史思明唐叛將敦峻景全王敦蘇峻侯景李全俱晉梁宋叛臣丈人長子易師卦師貞丈人吉長子帥師維城詩宗子維城俱言藩王典兵中貴虎賁射聲佽飛俱武騎名梟獍梟鳥食母破獍食父皆惡鳥猘犬來大檢漢時賊名延岑彭寵皆叛光武劉稹吳元濟唐節度使以叛誅庶兗有丹浦之征斬藪戰蚩尤于阪泉敵器周廟器中則正滿則覆馬索夏書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馬詩三星在罶言時亂物少也唐中庭也



平山堂賦 潘耒

伊茲堂之締構洵宏敞而寡儔超奠嶽而特起壓名都之上游崇基塊其造天兮華榱鬱乎雲浮窮地勢於南條兮見江山之相繆苞牽牛而絡婺女兮納淮風乎不周惝恍於虛無兮眇仙靈之所留爾其託體則平岡坡陀西走蹊濠支阜屹立削成增高其面勢則宅岡之陽枕城之兌觀宇迴環林壑周彼爾乃斬懸巖以累砌規廣阿以築堂旁羅桂楣仰承杏梁飛宇周闌嶙巉將颿棱朸詰若迴若翔塗丹錯碧反景流光遠而望之巃嵸參差象神山之出海見銀闕也仰而闞之禰衞巍峩若射的之在峚植箭栝也容兮如皤崒兮如冠霧翁雲施不可乎得多儀若乃蹠乎臯繼長阪步廣除臨絕巘瀏覽有無燭察近遠前瞻揚土之廣博兮原隰紛其錯重緻麓漁於迦皋兮壯于維之金墉天塹劃夫神皋兮蜀岡垂天之白虹連山迴顧乎秣陵兮嘉三茅之仙峰左眺海陵原田每每蒸波漉鹵利盡東海右瞰揚子銅陵樵嶢即山鑄冶吳濞以饒後巨浸之湯湯兮沐日月於中央洩斗門於邗溝兮轉軸艫於 帝鄉泛博覽其

無取兮雞蹋蹴以相羊至如朝光絢野暝色棲麓嶠顯
滃鬱微陰濛栗變含一瞬態窮萬族長楊垂絲大堤水
平芙蕖川華的皪芳馨怒濤漫瀰於曲江兮飛雪颯灑
乎蕪城物無隱之能遯狀無奇而不呈耳目爲之滌蕩
天日爲之開朗斯誠壹觀之巨麗海表覽之奥京者也
於是邦伯郡牧來游來豫弭節停驂怡情遺慮宜從詳
雅尊俎有序究觀夫土風之清嘉與民物之阜庶山川
之形便謡俗之遷注調燥濕於徽弦齊六辯之采歛運
興遠思迦乎獨喻其或大夫君子善詞能文比才曹劉



方藻卿雲期春秋之佳日爰整駕而索羣參萬象於靈
府出玄黃之繽紛亦有都人士女嬉春競往釵靑驪泊
蘭槳采蘼蕪搴宿莽聯關河結遐想漂泛濫沛自廣至
如邈人放谷經奇瑋才鬱風雲乎求感臨岐路而徘徊
覗獨遺此羈愁兮懸高望遠移乎登臺悵民生之多故
羨天地之無涯歲月忽其如流增慷慨而永懷原夫揚
之爲土也襟背江淮綰轂水陸百貨所輳士膏衍沃故
漢代疏以爲國隋帝巡而築宮唐藩宋閫承修廣豐經
營窮乎地軸雕琢極夫天功璇臺瓊館疑若神居者蓋

不知其幾而今皆彭滅光沈山移壑徙際天黃沙獨地
白草螢飛秀麥之墟鬼穴枯桑之壘惟斯堂也剏自隆
宋著於歐陽遺澤在人勿剪樹棠五百年乃有賢牧貫
姚德而齊光考圖索乎故址新夏屋於崇岡華不侈心
儉不陋目高不絕陵深不蔽谷不勞民而爲不廢財而
足形勢盡東南之美風聲結士庶之愛續前薪於無窮
宜可久而可大壁宇宙之幽遐兮惟令聞爲不湮懿德
若大車之載兮文采輪轂而使前或鐫功於銅柱兮或
沈碑於深淵金石敝而名不磨兮孰膠結之使然拔竹



索之寥廓兮得兩犧其猶比肩承休風而結撰兮尚有
述於後賢

平山堂在揚州府城西北宋歐陽永叔建造天至天
也揚州在牛女分野西北風曰不周風滁州豪梁在
郡之西平山堂與蜀岡西方曰兌海中三神山金銀
爲宮闕篇桮吉高而直杜詩篇括通天有一門麗譙
高樓秣陵江寧府三茅山在句容海陵今泰興縣其
地產鹽揚子江名吳王濞鑄錢煮海天下形濤廣陵
賦下吳王夫差所鑿曲池蕪城鮑照賦揚州曹劉卿雲曹
植劉楨司馬長卿揚子雲近時合長貞公修治此堂
故後有五百年賢牧之語鐫功銅柱馬援事杜預鎮
荊州鐫功于石一樹峴山一沉漢水欲使後人知之
不忘

歷朝賦楷卷八

顧豹文且菴鑒定

西陵 王修玉松纖選註 大成聖集 校訂

兄 鳳翼來阿參閱 姪 儒坊懋升

瀛臺試武進士馬步射賦 並序 汪晉徵

瀛臺者

天子京都之苑也於 宮之偏爲 國之囿 勤政之暇時 臨幸焉康熙十有八年孟冬之月天下武舉已登司馬例當 殿試

天子御瀛臺親校馬步二射以定甲乙爰紀其盛而爲之賦其辭曰

維

皇清之受命際函夏之聿寧尉候一于南北車書會于環瀛既揆文以泳化兼奮武而揚靈爰聲升于司馬遂拔萃于神京時當冬月律中應鍾草木易色山川變容宜厲兵以講武矧選士而掄雄

天子于是乘法駕御玉虯前皮軒後道游載結月之珠旗揚冠雲之華斿王侯執鉞公卿奉轡雲麾持蓋



太僕驅騶于乘輿騎雷轟電熛以至乎瀛臺乃名虞卿 命司射慕人設帥虎賁環衛闢平原以作場擴廣隰以爲圃啓帳殿于壇林陳鉤鑲于蘭凡標準既立正鵠斯陳伐雲鼉之鼓擬紫牙之金爰進多士而 詔之曰乘爾良駿操爾弓矢用校爾材以徵厥勇爾其勉哉衆聆

上命咸拜稽首于是蘇軨之夫如雲象弭之士若雨振衣乘韃控弦抽矢屛息厲氣按部以依遞騕褭與騏驎兮騰山子而服乘黃華騮輪及駃騠兮躡遺風而騑驌驦遠而望之煥兮若雲霞之耀朱日近而睇之燦兮若錦綺之濯春江爾乃技士蹶張壯夫佼健發烏號之雕弓貫夏服之勁箭馳玉勒于圜場先左顧而右盼既磬控之克嘉復縱送之可羨歷三埒而不失驟四蹄而不亂神整暇而有餘視秋毫而罔眩俯身而援飛猱一發而落高雁遂命中而釋彀爲觀者之所嘆若夫中黃之侶賁育之徒扛鼎暴虎力疏材麃駕幽燕之騆騑騁并冀之駒騄忽疾雷之駭耳倏流星之過塗超霜蹄于

烟際振霧鬣于雲衢馬蹴跋而奮怒士儵瞬而雖
于矢不妄發中必洞堅貫傷葉于飛鏑穿蟣蝨于
鳴弦爲萬夫之辟易亦千騎之爭先更有伏飛之
騎猿臂之英善爭奇而施巧欲凌衆而夸倫始鞲
弦而邪睨若斂志以凝神旣嚬蹙以角逐遂迅舉
而遐征方廻身以左發又右向以矜能謂白羽之
疊飛實奇技之可驚騎射旣成步射復舉禮容樂
和旋規折矩士決拾以林立官唱籌而辨數衆耦
終而復繼九矢徧而數具于是執弓鳴弦志正體
直或中鵠而抗鏃或穿孔而貫革或舍矢而如破
或飲的而準式飄風不能使之頹驚沙不能使之
逸陋如皋之射雉彷隴西之役石想雙耦之如堵
嗤三耦之不設遂使逢蒙讓能飛衛遜巧顏高却
步養叔稱妙寓禮文于弧矢昭服猛于蹻造信擢
俊之雄觀極奇材之各效
天子于是舜龍顏和玉色顧公卿大夫曰壯哉諸士如
熊如羆如虎如貙其視中雋之多寡以別等次之
先後羣臣頓首奉



詔稱慶而退爰系以亂亂曰於皇
聖辟能得士兮
躬臨苑囿以校射兮奇材角勇畢獻技兮弓矢旣調身
便利兮良騎馳逐紛奮雲兮鏃羽破的無虛發兮
孔武且力邦之傑兮桓糾競進以禦亂兮文德克
彰武事備兮覲光揚烈承億祀兮

月令十月律中應鍾玉蚪以玉飾馬鑣勒如虬龍也
皮軒以虎皮飾車道游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
在乘輿前雲麾武將名坐上承塵曰帝屬幕人掌
之鑾禁鑾凡皆御詩象弭魚服騕褭騏驎山子乘黃
騊駼駃騠遺風騏驎俱良馬名詩抑磬控忌抑縱送
忌言射者之捷中賁育皆古勇士儋聊雖下勇疾
猊養由基善射中楊葉于百步之外飛衛善射能中
蟣蝨伏飛武騎疊麗疊中也決拾鈎矢之具魯大夫
貌醜其妻不悅後如皋射中雉妻始笑李廣隴西人
夜行野中見石疑爲虎發矢射之入石沒羽孔子射
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大夫聘于魯魯君饗之選
耦其射不盈三耦顏高賈人善射養叔即由基蹻造
勇貌漢天馬歌
籋浮雲晻上馳

鳴鷄賦　毛奇齡

秋中臨穎夜半荒旅街無漏下之銅巷絶柝如之鼓嚴霜已棲檻明月又入戶吟蛩嘶燃秣馬齟齬悵清秋之闃寂兮悄遥夜之無聲悲征行之孔邁兮夢還歸而未成何雄鷄之腷膊兮將以發乎司更忽延頸而引吭兮旋促距以奮膺遽竦身而拍肋兮振中脊之一鳴京風於以下襲兮繁星因而西傾動旅人之不寐兮意彷徨而自醒至若初鳴喔咿庶類將舉踹起濡間聲繁樹裏發函關之羈客警司州之主簿傳餐側騎悼嘆燈下其或膠膠角角撫翮再唱銀河低瀉珠斗偃仰霜華轉濃啓明未上逐行隊以驅馳猶夢魂之懵悅乃涉荒程之多路兮聆遠塒之三號傍蒹蘆之囁咬兮聞寒螿而咆嚶恍草間之遥和兮類車下之相設但前途能戒旦兮孰羨夫湲江之伺潮爾乃嚶嚶喚喚因風長追喁喁嘶晰落月未幾沙際鶖發林間宿飛路凝光以驚鶴人辨色而熹微煙起則遥山復寘霧平而灌木皆低盼紅輪之將作兮看丹霞之漸霏閉金閨之綠扇兮掩山寺之朱扉蒼蠅既不可同夢兮黃鵠又不可與棲徒聽鳴鷄



以風發兮將躑躅其焉之

柝如鼓鐘見古樂府又兩頭纖纖詩腷腷膊膊鷄初鳴距鷄後駹踹叫同周禮鷄人踹夜孟嘗君欲出函關秦令非鷄鳴不開關時有客能作鷄鳴孟嘗君始出祖逖為司州主簿聞鷄鳴與劉琨起舞曰此非惡聲也下叶音戶啟明晨星雖鷄備詩鷄栖於塒懸秋蟋蟀叫呼也文選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異物記有伺潮鷄潮水上則鳴孫綽賦石鷄清響而應潮綠扇門也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楚詞將與鷄鶩爭食乎將與黃鵠比翼乎

登大觀臺賦有序　吳琛

吳山之麓有大觀臺臨江背湖羣山環匝杭城勝槩一覽可盡余讀書雲居精舍秋日登眺偶成斯賦賦曰

巍乎高臺聳霄漢而峍屼擢林莽而崔嵬峰巒矗峙彌望中開鳳山嵯峨而翔舞雉堞繚繞而縈廻當居稽之多暇值清秋之新霽雨斷殘虹霞凝晚綺始拾級於山椒終振衣於高址睇大麓之生陰兮雲溶溶於水裔望澄江之洪流兮日煇煇於沙汜越山參差而羅列兮勢蜿蜒其如龍風帆出沒而往還兮帆飄忽之飛蓬海門



澒洞而渟滀兮能翕屹於波中激怒濤而洊瀚兮噫大塊而浮容儼洪濛之未闢兮萃萬水而朝宗於是精移神聳回而旋覩炯霏泉嶺雲歸山寺瓊臺嶕嶢於中天丹樓斐亹於都市法鼓振而清梵出歌鐘起而輶軒度湖光晶晶兮林表明滅靄微微兮樵牧去循乃躑躅荒谿倚徙孤亭儔侶麋豕騶刈荊榛羡飛鴻之冥冥企御風之泠泠同嗒然之南郭荅無言之淨名雖寓形於宇宙等傀葛之天民

杭城南有鳳凰山發諸山之支脉雉堞城埰也禮記儒行儒古人與稽今人與居謝朓詩餘霞散成綺山椒

山足也左太沖詩振衣千仞岡水裔水涯越山會稽諸山錢塘江與東海通合赭二山名在海寧境海水大潮汐由此入以二山夾立故水勢迅激而潮汐壯大大塊地也噫者呼吸也潮汐為天地一呼一吸之氣禹貢江漢朝宗於海裴度文貌法華經擊大法鼓唐詩城中日夕歇鐘起山上惟聞松柏聲晶晶皓色古語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篡取也列子御風而行泠泠然善莊子南郭子綦嗒然忘我淨名維摩居士維摩經一切無語言文字乃為不二法門太古有無懷氏葛天氏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燕子賦　　吳綺

參差送遠，下上于飛。歲有期而必至，主雖貧而亦歸。惟玄裳之羽族，與春風而不違。若夫臨秋暫去，候社俱來。海外有留郎之國，燕中有別友之臺。五色朱絲，臾仙人之廣袖；一雙白玉，化神女之輕釵。艷爭傳於洛，種靈[illegible]侈於商禖。爾乃喃喃絮月，故故斜風。輕衫一兩，細剪雙封楊柳枝高；笑微翎之染碧，桃花影重，看小篆之粘紅。加以芹絲綠淺，杏子黃初。石氏敬臺，裂雕粱以瑇瑁；王家酒榭，綴簾押以真珠。雛學飛而未遠，巢試暖而堪居。



莫不來回兩兩，去作雙雙。留鶯學語，共蝶爭香。顫簪頭之碧玉，長逝下蔡；舞掌中之白紵，薄醉昭陽。遂使春事興衰，夕陽今古。玉京塚上，歎綠綠於昏黃；盼盼樓中，恨白楊之夜雨。記六朝之巷名，是烏衣；入百姓之家，夢誰朱戶。

詩邶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又下上其音　王榭泛舟至海外入燕子國國君招為壻　趙王宮女有白玉釵一日化為燕而去　商禖即帝嚳妃簡狄祈高禖吞卵生契事　石崇王愷家最富珍玥真珠指其富也　宋玉登徒子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趙飛燕身輕能掌中舞居昭陽宮　玉京女名以綵線繫燕後女死燕宿其塚不去　關盼盼居節度使張建封妾建封沒盼盼誓不嫁居燕子樓終　晉王導子弟居烏衣巷　劉禹

錫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太湖賦　　陳之輩

夫何巨浸之天闢兮控東南之上游滙江海而爲瀆兮矗千峰而載浮淼瀚兮如在溟渤空明兮如泝天漢而乘舟蕩着旻之無壁兮謂白日如沒乎中流紛萬族而效靈兮蛟龍盤渦而泛遊仰神功于奠甕兮吾將思明德于千秋（以上總序）爾其度分牛斗垣屬天市跨勾吳于絕域帶于（音鳥）越而千里粵洪荒之乍啓浩橫流于百川排濁浪于坤軸決衝波于遼天嗟生民之昏墊兮固水處而必顛何隨刊之所及兮障狂瀾于既翻鞭應龍使先



驅兮又繼之以日夕相衆流之會歸兮疏沆瀣而爲澤錫嘉名以爲震兮永終古兮安極（以上言水）紛既有此地靈兮又重之以名山峙雙嶠于洞庭兮控東西而若連備諸峰之羅列兮芙蓉七十而迴環洞何爲兮浪底徑何路兮波間（以上言山）若乃微飈迅激巨浪橫興風水相搏霹靂喧豗疊巘疑動斷岸如崩雨霽虹橋清秋光熠風腥黿窟白日陰凝由是考圖按景鼓枻登山伐異者咸即搜奇者畢覯或澹滟而平遠或崍峙而巑岏或虎搏而獸伏或鯨立而龍蟠或連沙而聳石或倒水而驚瀾豈

獨林屋之窈窕入地縹緲之崖嵬刺天（以上總言山水）若乃沿曲徑入芳塘篝車出平林長隰松杉兮合岸紛橘柚兮纂黄既出屋之餘衣亦閭里之成行夏木青兮湖風動冬雪霽兮波凰翔採薑菁于南渚拾岐穗于西塲捎獵騎兮河麓逃歸樵兮野舫豈避秦之遺俗固宛在夫中央（以上言湖中居民風俗）至若昔仕橫塘今離南浦長編大篙布帆桐鄉過君晉與姑蘇每亞朝而三暮豈不畏夫天吳恐方舟而無路固逐末之必然蹇誰留兮中渡（以上言湖中舟航往來爲賈者）及乎珠樹瓊樓花臺金刹雲霞兮沃蕩日月兮



迴薄既樸地而凌霄復鈎心而鬥角下香氣于三天來鐘聲于萬壑鴈王登岈而獻珠鹿女凌波而奏樂窮沙界爲祥河溯遙源而覲齒苟迷海之可窮或于斯焉而舍筏（以上言寺宇之多）由是慕古之英感時之哲覽洪波之浩蕩思古人之往蹟縱平波之遠目蔽巉嶠于連岑悲輿衰之代謝涕横墜以沾襟則有春秋吳越連兵結禍的的宵烽殷殷夜鼓列艦兮湖邊羽月兮茶烟排帆檣兮天上摇組練兮霧端呼嚶鶓而爭集雋島嶼之雙懸會登壇于泗上更致貢于中原會稽航之無日忽消落于

何年（以上言吳越交兵北地）若其消夏灣頭採芳徑裏流水碧波涼風四起空嵐鶯啼花開十里兮雙崦于東西借五湖之曲渚錦縠兮齊廻龍舟兮白來簫鼓鳴兮棹歌發歡樂極兮生悲哀絲蒲長兮新節紅蓮生兮細蒂望君王兮不遠曾何假于良媒（以上言吳王逸樂之時）及夫會稽兵熾穢臺鹿上別殿兮香寒離宮兮月明野葛兮胥階綠苔兮生房白骨兮燐青風號兮雨愴豈復知響屧之遊遨憶包山之蕩往（以上言吳已之哀）善夫范君返國功成名立奄忽辭榮飄然一葉望金門而不見泛滄波其何極狎汀鷺與沙鷗拾江蘺與海月羌履盛而不戒兮雖願忠其焉得想甪里之高風固斯人之遺則（以上言范蠡泛舟太湖）謂蕙華之猗旎兮曾無異乎衆芳苟遠逝之足適兮詎城闕之難忘悼予生之遲暮哀時命之弗將洵五湖可終老兮固將從前哲而相羊若夫想吳淞與闔越長服食而安居革祼壤之舊俗履波濤而不疑麗厥土于上中育人文之與匹斯固夏后之神德亘千載而長存同覆載之高厚與流峙而日新孰能屆峰嶺與之衡高決流波與之擬深者乎



太湖古震澤在蘇州常州松江嘉興湖州之界又名五湖劉定公錫河洛嘆曰美哉禹功禹之明德遠矣勾吳于越古吳越名禹治水有應龍爲之畫地太湖有東西二洞庭山七十二峯林屋洞縹緲峰洞庭山產橘最美天吳谷神勾心闘角見阿房宮賦佛經佛見一鷹投地死曰此鷹王也爲塔葬之故有鷹塔有仙人濯足於溪鹿飲溪水生女人形鹿足謂之鹿女恒河沙界言世界之多羽月白羽若月茶烱望之如荼言吳軍容之盛組練甲名鶴鷺三京賦鶖鶴魚麗其張翼舒皆陣名越王滅吳擢兵淮泗致貢周王消夏灣採芳徑在洞庭山吳王夫差與西施避暑處響屧廊在蘇州靈巖山亦西施所居宮包山即夫椒山在烏程縣范蠡佐越王滅吳後泛舟五湖不返祼壤在海外其人不衣

峴山賦　朱嗣美

伊眉樹之崒嵂獨擅勝於郊隅遠平湖而蹋嶷棱長坻
而覆霓何山右而眉列蒼弁左而肩齊後飛書之遥映
前碧浪之奔趨磴屈曲以若斷石巉巖而露奇聳飛閣
於峯頂匝野亭於山裨爾其遠堞俯瞰連洲而臨青巒
倒翠碧樹沉陰循懸崖以躡步漸窈窕而蕭森望羣峯
之烟霭夾清泉於淺瀨忽孤雲兮歸來失峭壁于天外
蘿薜糅兮成帷木蘢蓯而曳旆棠絕徑而嶙岏衕眉霄
而若連眺江飄於百里鬱雲樹之千盤大壑悲風飛流



欲析驚厓白日落木生寒橫山根於頹岸渺浮沙而絕
漢挿複嶺之嶔崎越洪波之凌亂阻浮雲而不渡迴落
照之高懸俯千峯之夜火欻鳥竄之晨烟展晴霞于塔
外墜明月於洲邊若乃惠風解鬱遲日回暄王孫草綠
思婦芊眠江桃灼其紅入岸柳蔚而青還則有五花之
馬七香之車蓋翠羽以蔽日列錦障而成霞金盤舉兮
零露玉樹歌兮飛花至夫赤馭蒸天火雲爍地山石金
流江波沸沸翠竹森而干立黃梅紛而旋紫則有白羽
高人黃冠逸客藉蒼蘚而高眠蔭長松而抱膝藥竈兮
山間碁聲兮澗側爾其金飈乍至玉露初瀼籬花含色
岩桂飛香蓴鱸既肥張翰就隱蟹螯將老畢卓多狂恣
釣徒之烟艇飛劍客之羽觴及乎素雪飄空同雲暗麓
鴈落平沙鴉棲古木橋上兮吟詩閣中兮顧曲征夫舟
重而收帆公子屏寒而圍幕披鶴氅以尋梅恨空山之
古屋若夫虛堂高敞危軒寂寞檐牖㛹兮凌雲柏森森
兮抱閣悲往蹟之猶存何來者之不作彼石往之清流
爲高賢所獨酌苟廉泉之可傳願乞靈於丘壑緬羊公
之令德留遺淚于南荆何茲山之剏龐遥千里而同名



庶芳規其未泯兮余固將揚舲而遠征

峴山在湖州府城南舊名顯山唐改今名崒嵂山高
貌何山即道場山介山一名卞山飛書溪碧浪湖俱
在湖州境飄帆同岑參詩五花驄馬七香車云是平
陽帝子家張翰爲齊王掾居洛聞秋風起思吳江蓴
鱸不仕而歸畢卓嘗酒嘗曰左手持蟹螯右手持白
浮沉其中足了一生矣唐張志和寓湖州自稱烟波
釣徒人問鄭棨詩藥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
上周瑜善歌人歌曲有誤則顧之時諺曰曲有誤周
郎顧王恭披鶴氅行雪中峴山有石尊可貯酒唐李
適之顏真卿嘗飲此今有窪樽亭淵裏亦有峴山[illegible]
羊公得名其山上有墮淚
碑剏龐山遠而長貌

滕王閣賦 稍節　　陳惟崧

原夫滕王閣者地接衡廬天分吳楚漢灌嬰洗馬之城晉殷羡投書之渚南昌乃三江之咽喉洪都亦五湖之門戶名藩既竹木爲閩愛子復芙蓉爲府徐劉慇教依稀江上之簾櫳潘左陪軒隱約樓頭之簫鼓然而千年觀閣百代江山戴嫣大去鄗子無還哀美人兮淚盡怨公子兮衣單念繁華兮何極悲花月兮難言沿夫明季之將衰也飛燕長安李花河北江陵之文武道消洛下之衣冠運息千里白馬之軍萬騎黑山之賊倚弓於鸚



鵡牕前繫馬於鳳凰樓側空餘玉樹之悲猶見金人之泣槩結綺與臨春奚茲閣之如昔無何而　皇清永奠玉燭初調吳明徹則投身周地庾子山則辭跡梁朝韓擒虎折衝軍壘温子昇出入宮僚斥堠少烽煙之警士女多清晏之謠妙選重臣用綏江服庾征西以重望特鎮武昌郗太傅以名賢坐鎮姑孰領軍則秩擬儀同假節則位崇左僕盍我蔡公實以御史大夫出領豫章爲一時名節度使焉時則四境無虞一軍多暇陶侃之姿致慨慷羊祜之標期儒雅湖疇褰而傷神頤景物而心

焉撫靈構於前人嗣神功於來者眷斯閣以爽塏獨蘊情而瀟灑爰乃召輸般徵梗柟不煩將作之匠寧費水衡之錢結鸞鶯之窈窕鄒舞鳳之嬋娟儼雕甍之宛爾恍繡闥之依然伊左縈而右拂羌前紆而後旋爰乃朱樓綿亘綺疏葱蒨曲房窅窱高臺婉轉鑿桂樹之玲瓏撰華簷之繾綣勢未整而欲斜狀將翔而又變丹青圖畫有若神仙飾之翠羽錯以金鈿鴛鴦起於梁上玫瑰生於棟間斜通闤闠遙接平原俗類數錢之市地疑種玉之田田竇之居縹緲金張之宅蟬聯則見夫紅粧美



女青驄少年商民輻輳錢貝喧闐咿咿畫角之聲江城夜市歷歷紗窗之下秋水晴川一騎琵琶彈來檻外萬家燈火照去闌前於是闔府參佐之徒蟬翼翩翻丹輪的爍輕俊則庾氏肩吾雕華則劉家孝綽飛羽觴而凌亂騁長空而橫溝陪公讌於中天極勝遊於高閣維玉管與金簫遂臨風而競作則有澄波噴欲洪濤渺茫江名彭蠡湖曰鄱陽賈客黃龍之舳佑師朱雀之航蕩子以華珠作檝倡家以白玉爲橋西風起兮鳧雁飛烟波冷兮菱芡長垂畫簾於江上擊雷鼓於中塘又若南浦

層巒西山崇嶺香爐幽邃以遙迤石鏡磊砢而潰滓洪
崖虧蔽夫金梯匡廬隱現夫丹井朝暉無自歷之鮮玄
夜有長舒之飛湍樓與碧嶂俱懸綺戶與翠微相映爰
乃肆開朱鼎瓊筵羅幬玉顏既醉銀箏未收幕府遲終
臨高臺而懷古元戎靜列巨艦而悲秋思夫帝子旌
旂兮風流相賞山江文藻兮賓朋俯仰金聚長埋兮銀
甕猶剩朱門寂寞兮淥池惆悵惟物華之如故兮悼斯
人之一往悲舞館與歌樓兮但長天之明爽思夫閻公
棨戟兮都督綢繆于安詞賦兮文筆縱橫將軍愛士兮



少年能文藝林勝事兮末座知名彼星移而物換兮見
水綠而山青悵賢王之臺榭兮想詞客之生平於斯時
也悲不自勝泣將何及王長史之登山悵眺極多衛叔
寶之渡江蒼茫交集矧復羈人顦顇塞客參差何年泣
別幾度相思攀桃李兮三千里贈蘼蕪兮十二時目斷
揭衣之信魂消織錦之詞又或王粲從軍徐陵負羽官
道致餞東門出祖從軍之供帳傾城都護之刀環極浦
別蛾眉兮在二八望龍額兮在三五更或妾家燕趙君
住河汾君憐紅粉妾念羅裙製黼黻兮未敢忘懷異香

兮不忍熏拖衾裯兮獨宿甕砧杵兮相聞正復登高望
遠覩物懷人倚危欄而躑躅臨複閣而逡巡公乃凭檻
而歌振衣而顧對景兮移情俯今兮弔古授簡鄒枚使
爲之賦賦曰飛觀嵯峨平臺捫漢羅岑遐遶御月屆
戍正橫波金尊對態酒玉貌恰當歌絕姝三閣外秋雨
剪輕羅又曰千秋閣此閣形勝據名邦檻下芙蓉金樓
頭蛺蝶雙王侯不可見花月爲誰長朱欄七十二面面
落空江僕本恨人遭逢苦辛潘岳騎省之年尚餘一歲
陸厥凋零之日已過三齡未躬逢夫讌會徒馳想夫風



雲王門養恆抽筆於茂弘之座謝家覽翠揮毫於安石
之庭遂乃終起而爲之亂曰滕王閣兮江之汜作巨鎮
兮奠方軌邦之人兮康且喜風俗醇兮政事美公之德
兮在南紀長無極兮永終祀

唐高宗封子元嬰爲滕王建閣南昌府城都督閻伯
嶼九日宴客於此王勃爲序南昌府城東南有池舊
傳漢灌嬰洗馬處殷羨作豫章守都下縉紳有致書
者羨悉投之水中徐幹劉楨潘岳左思皆附滕王當
日詞臣戴嬀夫衛莊姜賦燕燕之詩送之郭子國滅
亦去他邦梁武帝都江陵爲魏陷焚古今圖書十四
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嘆曰文武之道今日盡矣晉
懷愍時洛陽城破衣冠盡從江南魏明帝遷漢金莖
承露盤金人墮淚結綺臨春陳後主所建閣晉庾亮
爲征西將軍晉官制領軍儀同三司假節鉞左僕射

漢宮有將作大匠水衡主金錢詩
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田賓田蚡竇嬰
皆帝戚香爐峯在府城東松門山有石鏡光可照人
洪崖在府城西洪崖先生得道處匡廬山在南康府
金粟銀藕俱列葬物王勃作滕王閣序時年少居末
坐王長史歐嘗登山嘆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衛玠渡江後形神慘悴竇滔妻蘇蕙為織錦迴文寄
滔漢武帝時有龍額侯鄧賜枚乘皆梁孝王賓客嘗
賦白馬黑山俱
言明季流寇



看奕軒賦　陳惟崧

若夫北垞靜深南榮夥蹇菉爪莢之橋窈窕辛夷之館藤梢礙帽以難扶橘刺鉤衣而莫剪廬同諸葛門前之桑邑猗猗家類王賜牆外之埒何纂纂花名翻恐以枝長竹號揞愁而節短何況宅區前後街距東西東方小婦仲孺賢妻壁帶則銀釭不異門楣則書戟偏齊多子之石榴對結相思之嬌鳥雙棲樹子初種豆之餘岳箏互響陶淵明采菊之暇棗栗紛携愛有桓家阿買李氏家師或挽鬚以問或繞膝而嬉膠束則五色之錦箋



號勞醴陵則一枝之花管分題洵可懷也于胥樂兮既乃眺長洲之鹿苑惆悵絕多張廷尉之雀羅感愴不少田單之功名何在無意遊齊廉頗之慷慨猶存還思用趙燕丹往矣買漸離為宋子家奴卓氏依然雜司馬於成都傭保大哀韓愈之窮鬼奪柳州之巧刻復三湘淚駭六詔煙迷田閭烽火鄉閭鼓鼙噪巢幕而為燕歎觸蠻其類蠶杜老則常無賜惕於陵則非有蠐螬於是勘處寞歎悄然不懌爰葺斯軒聊云看奕然而寂寂虛堂寥寥短几既無坐隱之實復鮮手談之器潛覓而不見

爛柯竊聽而誰鬪落子幾同莊叟之寓言莫測醉翁之微意嗚呼噫嘻我知其旨世一龍而一蛇遜或流而或峙彼賭宣城之太守者公豈其人而得棊局於長安者古寧無是耶先生不應欠伸而起亟令傳觴頹然醉矣

杜子美詩楚天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棊軒名以此南榮南舊也杜詩楠樹藤梢咫尺迷諸葛武侯成都有桑八百株王陽都家有棗其婦取之去其婦古詩棗下何纍纍篤忿朗合歡樹楊惲報孫會宗書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陶淵明責子詩惟愛棗與栗挽鬚繞膝皆言子孫杜詩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腰束王有五色箋江淹醴陵人夢筆生花文思大進趙熙顏齊燕後輒思趙曰吾欲用趙人荊卿友高漸離隱於宋子為傭保韓愈為送窮文柳宗元為乞巧文雲南名六詔蠻人稱其君曰詔



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易大壯四爻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杜子美詩不將騎驟惱比鄰坐隱手談皆奕棋名樵夫王質入山觀仙人奕不覺斧柯爛歸至家已數世矣醉翁亭記醉翁之意不在酒言此亦意不在奕也杜詩聞道長安似奕棊

## 感舊賦

黃始

粵夫江南麗域海甸仙衢山旌玉穴水秀金匱霞城巷布錦路星馳當奕葉承平之後際蘩昌生聚之餘斯時也山郵不戒水驛無驚艫艦蟻附車騎雲屯劍佩雄于天府冠蓋通乎上京脂粉儗于燕趙鄒俠冶乎齊秦珠甍百雉錦幔千門歌城不夜花邑常春雜沓南皮之會逍遙北海之津則有謝王華冑金張絢族賓爲日煥珠巾星屬茲曳珊鞭爭驟銀鞍過平陽之舊館憩衛尉之新谷高吟落雲輕談霏玉芳筵肆陳流觴飛續炊蠟成



薪楊椒裂屋時而西園冶伎北里傾城蛾痕黯月蟬影堆雲入座抱雲和之瑟當軒撫明月之琴九華帳煖百和香句婉龍城之貴主彷淳水之佳人羅襪陳于洛水玉珮解乎湘皋或凌波而消夏或結侶而招春則有妙舞紆回輕盈宛轉雅曲調箏繁音赴管遂延年于北方招善才于南苑臨月塢以吹簫坐風簾而索阮鳳叶樓容鸞吟閣遠以至星明碧落日盡紅樓重門三千兮洞達黃埔十二兮夾猶聚鼓吹于壽邁族輿馬于芳洲尚有繡腕華箋賦心才士雜坐徵歌揮毫覓句倚絲袖于

鴛鴦結紅絲于翡翠燦照星懸香縷烟沸迷玉漏以無
聲挾金吾而同醉如此者亦何暮而何朝庶幾哉將以
年而以歲何意繁華未息摇落孔多漢寢朝烟唐宮晝
蕪歎江邊之玉樹弔闕下之銅駝伯仁覽新亭之淚羊
曇悯西州之歌茄辭茂苑馬影西湖訪瓊花之故址弔
桃葉之寒波淮市春陰江濤夜呼臥荒碑于禹穴迷丹
簡于仙都隋堤衰柳越沼殘荷離宮芳草蔓井烟蘿深
臺月落野殿霜多粧樓宿鴈繡幕巢鴟鉦聲悲兮秋風
苑牧馬嘶兮夕陽披昔絃管之勝地今叢棘兮丘阿吁



嗟哉年華代謝天道何常覩山川兮陵谷感時序兮滄
桑秦碑兮碣石漢殿兮朝陽駐朱顏兮白日留大藥兮
丹房總千椿與萬若亦夕露而朝霜是以達士神悟哲
人知藏齊萬化于渺渺等千慮于茫茫感富貴之易盡
傺內美而難忘願超世以自立聊娛志以徜徉

漢南有不夜城魏文帝為太子時與賓客讌遊南皮
孔融為北海太守愛客嘗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
空吾無憂矣謝安王導金川碑張安世子弟貴盛唐
詩遺知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石崇爲衛尉有金谷園
以蠟代薪以椒塗屋蛾痕蛾眉蟬影蟬鬢九華百和
但見前漢遺公主下嫁單于處龍城洞庭君龍女嫁
涇陽君子牧羊涇水上遇柳毅托之傳書洛神賦凌
波微步羅襪生塵解佩即鄭交甫過漢女事漢武帝

時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善木唐時歌伎白樂天琵琶
行曲罷長教善才服阮三絃琴炎爲謝豫也楚詞君
不行兮夷猶陳後主宮中有玉樹後庭花曲晉索靖
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
中晉南渡後諸名士登新亭游宴周顗嘆曰風景不
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謝安居西州門羊
曇常被其德後安歿曇不忍過西州門一日醉中過
之後覺歉曰生時居華屋零落歸荒丘痛哭而去茂
苑在蘇州西湖在杭州瓊花仙在
揚州桃葉渡在金陵皆繁華地

夏雲賦　汪森

景風司令鶉火垂文虹流精而散彩龍爐氣而成雲乘離德之方茂炫朱華之旣芬方蔚薈於朝隮又徘徊於夕曛經一氣之回旋任變化於蒼旻於是乎屏翳戒途炎精退宿江風徐來嵐影相觸觸石藏崖栖林映谷若寸縷之方升遂瀰漫于遠目起萬籟而生涼蔭千疇而交綠若乃時雨旣降輕雷乍收遠樹新沐村烟上浮散餘霞於天半回返照于林陬鳥瓜飛而光亂魚聲戲而影流映藂菁于遥岸搴木蘭于中洲佇江皐而閒睇何



卷舒之自由爾其爲狀也霏霏〻紛輪囷絪縕泱兮若合斂兮若分萬兮若錦蓋之方張沛兮若三軍之就行爛兮若赤城之建標鬱兮若九嶷之相望杳渺兮若企三山於碧海連蜷兮若將神御於高唐至於魯馬秦人周輪韓布赤珠水波迴環交互旣應時而徵奇亦因方而改度登觀臺而書之按天官而推步是以秋雲縹緲而輕揚春雲靉靆而縣邈寒冬慘而同雲霰雪霧而相薄在四時之推遷惟茲雲之磊落彰不族而能流氣方蒸而已作觀聚散於須臾任往來于寥廓萃衆形而難定似連峯之岸崒缺者如洞斷者如谿或嶺峻而坡平或岩深而崖削何昔人之豚歌善體物而辭約時則有避暑之苑招涼之歌雲廊水殿茂林交柯鼓蘭櫂擧層波望奇峯鬱嵯峨美人侍朱顏酡按紅牙揚翠蛾聲繚繞而不散思飄飄其若何盼彩雲而難留恐歲月之蹉跎若夫疋練垂天龍鱗疊水當陽氣之畢達順發生之恒理慰農望於三時布恩膏于千里譬檢澤于仁人爲蒼生而一起況其非烟非霧抱日浮空揚五彩於丹陛耀光華於紫宮方四門之旣闢當九牧之來同信太平



之嘉瑞正物卒而民豐是宜効卿雲以作頌並雅奏於薰風

夏月風爲景風。日在鶉火。詩。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言雲氣葱鬱也。屏翳風神。天官書。蕭索輪囷。是謂卿雲。高唐之神。朝爲行雲。暮爲行雨。魯雲如馬。秦雲如人。周雲如輪。韓雲如布。周禮。保章氏。二至二分。登靈臺觀雲物以占吉凶。族。聚也。杜子美詩。江雲飄素練。舜時卿雲見。舜作卿雲歌。八伯和之。

## 重新青浦文廟賦

陳堂謀

三江浩浩以奔瀉兮惟兕淞堯導其歸宜清淑之鍾雲
間兮澱湖又從而蓄之涵聖澤以擴詞源兮於由拳滙
峯泖之奇鬱鴻筆爲風雨兮揭道德爲綱維肅冠裳而
治禮樂兮蠡經師與人師增壇開於一水兮赫然鄒魯
之遺當夫聖裔南來實宦斯域家廟宏典寢室翼䎀笙
鏞以張籩豆有飭立高家之嶕嶢峩　文宣之法物儼
七壁而餘三副彝瓚以什襲邈闕里之精英爰憑依於
是邑迄乎有元絃誦相宜染博依操縵之室增闢黌虎
觀之編四庫難專其繁富五車因藏以流連署爲書院
藝藪文淵談經者奪戴憑之席受業者分謝朓之龜逵
邑治之剏立兮爰贊宮之特建當闤闠之中移兮乃堂
構之甫奠茂宰蔫目以鳩工左藏籌緡而乏美規撫巍
其無徠松甫栢之材悠緬彌堅遜景福靈光之殿曾未
盈乎十紀已摧頹之三綘及乎歸昌協運曜朗天晶三
雍臨而聖謨丕著六經正而儒效胥成湛龍江之曲曲
應龜兆之庚庚鎖院奏羣英之入彀臚傳首學士之登
瀛既地靈而人傑合緣舊以圖新是當起南榮之豁達



呈東壁之輪幽雲雷登乎楹桷日月麗於栱桭俾章縫
益其符采箕虡振其威神天惠斯文爵矦戾止本息釋
之家聲奮鵰程於帝里方攬秀於來青旋鳴騶於頻水
周覽宮牆徐升廉陛指陁陊之楷牙目動搖之鴟尾謂
黝黝其何堪笑歙斜以奚俟諭欣助兮多方捐幣餘兮
經始爾乃更老衡命衿佩致詞感德音之下沛衆邪許
以相隨匠石之來兮斐斐主計之積也纍纍梥窗柝梧
皆豫章之妙選欃櫨奕棋亦南澗之霜皮懸以藻井綴
以芝栭鴛瓦鹿磚之錯互甃礫平硃之撑揞莫不縱橫
合度用當其宜由是外觀則巘嶫乎磔佹乎鳳翹驚獻
之難以援梯也內視則爛闃乎璘瑞乎霞繞虹檀之莫
可臆窺也右映湖光之澄澈左帶江流之漾淼若杳壇
獨峙而洙泗二水之護其藩籬也於爍哉墉垣既同淑
氣斯全樹千秋之道域快四國之雄瞻盻旌麾而來五
馬兆台鼎而集三鱣育夔龍之拔武賁鵷鷺之聯翩於
是同官做奚斯之作諸生詠魯泮之篇我公則從容論
道揮麈臨筵飲難老於東序爪蓺醜於西偏詎非總優
優之百祿壽　天子以萬年乎歌曰溥彼江城廟奕奕

兮表正儒風鄰孔宅兮誹其新之二千石兮明明僧侯
賢詞伯兮敢朗三辰宏敎澤兮不日成之煥金碧兮匯
美偉公佈家法兮於邁從公頌無斁兮

青浦慧日寺側宋時有孔廟蓋　先師三十四代孫禎官遊至吳所立元至正間里人章鶚因建書院其地明萬曆初遷邑治初建文廟雙巷郡地令劉史議庵僧穴行部至青倡始南翁因有斯議爲首三江號人謂松江東江婁江吳淞江晉陸雲雲間陸士龍故後人名華亭爲雲間澱湖在青浦雲間有九峯三泖澱書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聖裔指孔廟君時奇僧後集得王璧三環二舊一藏之都學孔禎立家廟葬衣冠於北此其鼻中物也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操縵不能安弦四庫經史子集藏憑澳侍中佈命與諸臣設經不勝者奪其席憑奪人席數重篇目談日毛詩視也美美餘之數得頌佩徐之松新甫之佈景福



魏殿靈光魯殿明堂辟雍靈臺爲三雍南榮南簷飛閣文貌章經儒服箕虡懸樂器之具來青青浦樓名隨隙參錯不齊貌櫨牙鴟尾俱廟中物點點陳朽也更老五更三老詩青青子衿青青子佩邪許衆工助力聲豫章巨木霜皮老幹橋支同漢制官與駟馬京官出爲刺史加一馬爲五馬傷寒與諸弟子講學有雀銜三鱣於堂其弟子曰三公之兆也後果歷晉閣宮詩奚斯所作又泮水詩永錫難老屆此萃醻

浴象賦并序　　稚節

吳萬璿

馴象充庭所以表宮闕之壯容示威武於異域也
常以歲六月出宣武門浴于河士女傾都往觀
天子親臨城上建曲旃張翠蓋億兆之民瞻仰喜躍非
徒玩物適情抑亦人和俗阜海內晏寧之驗也旣
留京師親見其狀乃作浴象賦其辭曰
惟師蠻之炎荒產丘徙之大獸繁族類於九眞映
瑤光於列宿儷魁枏於盤兕徠阜澤之廣囿壯黃
門之鼓吹先鸞輅以馳驟逞正旦之大朝輿銅駝



而先後際景運於　皇清欣咸若之在宥受虎賁
之封號飼路馬之芻糗蓋將以揚威太微之垣示
武執法之右彰遐裔之率臣明一王之所守爾其
爲狀也礧硊特詭山負巖移大踰兕虎力撼熊羆
四蹄柱立數尉並騎牙若巨腕鼻似尾垂方斯珍
異則貝齒同于璦璐齊厥殊觀則呼吸提于取擕
於是金門初闢玉戺啟鑰萬國獻琛百寮列燭驅
爾前行被以朱鞹白狼盤瓠之君穿胸鑿首之長
占星測海而至者莫不望闕色戰覩容心慴維歲

六月爰浴于河時雨初霽旭日耀波積塵思滌宿
垢願磨乃出宣武之城闉向淵池而戾止引類聯
綿被服褖纚或降于阿或飲于氾去備縱羈投之
瀰瀰始彳亍以舒步繼騰躍而相倚水潺湲以迴
激流漻淚而徑駛鼻呀呷以吞吐背隱曓而突起
乍噴瀑以摩肩旋漩濁而激齒騰驤高崖汩沒水
底揚沫雨施飛涎霧委異狀紛拏殊姿爾迤魚蹬
影逝蹤蹤穴徙翻雲漢而揚泥體離褷以流視並
舞馬而逞妍與蹲華而競美都城人士峩服靚妝
交臨玉沼共集銀塘儼旗亭之別館命巾車以徜
徉羅衣飛雪團扇含光金羈的爍白馬超驤憑市
樓以顧盼連上下如堵牆是時
大駕猶未至也既而仰窺峻嶂紺拂練紆鬘髻環布曼
胡前驅旗懸明月旆樹魚鬚玉虬騁于霞表繡騑
俯乎天衢千騎雷動萬乘山呼爭
天顏以登眺展日角之清矑遠覽識何近睞
皇居滋乎浴象之所與斯民而樂胥變態未極移淖
就清爰以則曜激以澄泓淴漩騰踔潭沲相傾乃



試水嬉更薦遞呈使拍膝而應舞命蹴地而成聲
彷彿莫之灑水效鼉鼓之乍鳴盡滅沒之逸景駭
餘態之橫生況夫入歷歲深遍精諸伎既習朝儀
亦解人意似延首以承恩復稽顙而至地備虎庭
之率舞效掖庭之陳戲
天子乃返乎深宮悅郊麋之盈衍適醉化于上穹服旅
獒之古訓薄鶩車之陋風弟以順陽氣而適物性
馴異類而示大同豈徒供耳目之玩以娛
聖矚而賁
宸聰哉浴既畢日將旰車返馬旋風迴雨散恍縱目于
瀛洲勝浮槎于河漢久目眩以低昂遂援毫而咏
嘆

宣武門在京師俗名順城門九真交趾地象多出
于此春秋運斗樞瑤光之精散而爲象象能知地
之虛實虛即不行故帝王車駕之前以象載輅朝
廷列班之象食指揮千戶百戶之俸故曰受虎賁
之封號象之四足如柱一象可乘數人詩魯頌元
龜象齒大賂南金象全身之力在鼻鼻雖巨而取
物甚捷即芥子可以拾取孔酣也自狼王在西蜀
外微廣明帝時獻詩頌德盤瓠犬名今湖廣九溪
蠻其始生乃犬種也穿胸築首俱外國名亍亍音尺
局行步貌駛疾也矗昂高貌旗亭酒家鬘髻獸奮
鬣狀曼胡粗率不理之貌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
短後之衣上林賦雜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

牆門也周武王時西旅貢獒
太召公作旅獒篇以誡之



挂劍臺賦 并序　　程降琪

康熙戊午詣　京師道經張秋遊徐君挂劍臺感吳公子札之高義遂作賦曰

歷張秋之城闉兮越河滸而南行求踟躕而周覽兮循碕曲而孤征覩挂劍之崇臺兮陟徐君之幽宮瞻季子之遺容兮企先哲之高風眇千金于一芥兮捐寶鍔而相從既心許而不渝兮寧存亡之異悰嗟薄俗之紛紜兮指皦日以明衷曾瞬息之移時兮已反覆其心胸若夫子之高誼兮誠曠世而難逢彼千乘猶敝以讓兮豈一劍之爲隆後人不省其深微兮遂以爲義薄于蒼穹悵祠宇之蕭條兮蔽檜柏之陰森狐兎縱橫而躑躅兮遊魚登壟而哀吟寒劍草之無從兮惡灌莽之相侵拭豐碑而覽誦兮增千古之交情閱陵谷之遷圮兮惟芳烈其彌存慕爽塏而拜手兮願頑廉而薄敦

吳公子季札聘于上國見徐君徐君有佩劍徐君愛之札心許徐君而未言後歸見徐君已沒札至徐君墓挂劍于樹而去今有挂劍臺二一在徐州一在張秋此賦蓋遊張秋之臺而作也張秋在兗州府壽張東阿兩邑之界城曲也水岸曰碕季札之兄諸樊三人愛季札欲立爲吳君恐季札不受遂相約以國授弟而不授子欲以次相傳及札札終不肯受逃之延陵沈約謝靈運傳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薄迫也

挂劍臺有草如劍形可療心疾

詩小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 雙鶴賦

陸寅

伊羽族之羣飛兮獨仙禽之挺出紬粉繪之丹黃兮抱皎潔之素質窮天步而高騫兮度層雲而遜日哀人世之喧卑兮樂蓬壺之放佚啣瑤璪之神芝兮繞婆娑之絳節於是名傳賦頌形著圖經遊東挾躍緱嶺吹笙擧鸞附鳳金闕瑤京被縞衣兮似雪抗朱頂兮如焚長頸雖截修趾高蹲鼓翅奮翼風舉星奔俯乃朝遊湖海夕宿崐閬出入帝臺翺翔雲上呼吸煙霞棲遲巒嶂偶防患之未周掩雲羅而氣喪誠與人兮無爭豈先幾之所



量爰有輞川別墅金谷名園修篁翳地灌木蔽天飛甍鱗接畫棟蟬聯象瀛洲之瀉水倣瑤島而爲山游魚潑潑好鳥翩翩鳥欲棲而不定鶴繞梁而自還遂搜奇抉異探幽標勝調鸚鵡於雕籠置猿猱於曲磴彼白羽之仙姿亦羈縻而委命初倔強其未馴漸優游而成性感主人之見珍願托身而燿映雖混跡於塵埃詎忘情乎飛揚望碧霄而側目奮玄衣以激昂鳴九皐而聳聽聲振厲乎帝閽彼唱此和徘徊躑躅響出霄漢音動林木歷笙竽之曼聲陋嗚啾之微族若夫皓魄漸升明河淺

霧素帳燈昏湘簾風度天籟不聞庭柯影布忽延頸以長號條神魂之非故又若晨雞喔喔戍鼓鼕鼕聯翩發幾析將終星搖搖而欲落月皎皎而當空抗聲一唳悽斷心胸至如暮雨瀟瀟寒風淅淅楓葉飄搖梧桐滴瀝孤館閉兮無人濕雲積而寡色觸目牽愁徬徨俯極則有孤臣隕涕孽子沾襟寡婦茹嘆流戍驚心斷遊西之妾夢動楚客之吳吟雖望鄉塞下之笛掩泣雍門之琴曾未足以喻其哀音也於是主人曰士各有志物亦宜然虎攀檻而欲出鷹掣韝而不前彼何辜兮羈束乃困阨夫才賢試解絛而發弃觀萬里之鵬搏鶴謝主人引領側肩應聲長唳一飛冲天

鶴為仙人之騏驥故曰仙禽 絳節仙官侍衛所執 丁令威遼東人成仙後化鶴而歸 蘇耽亦化為鶴歸人不識以彈彈之鶴歌曰我是蘇耽彈我何為 王子晉仙去乘鶴立於緱山 蓬萊方壺崑崙閬風俱神仙所居之山 羅高及雲故曰雲羅 宋之問有別業在藍田名輞川 石崇別名金谷 猩猩名如犬人面見人即笑 小雅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 嘐嘐小鳥聲 南郭子綦曰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天籟者風也 唐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莊舄楚病猶為吳吟 孟嘗君聞雍門之琴凄然泣下 齊威王曰有鳥於此不飛則已飛則冲天



浙江潮賦 稍節　　汪文禎

原夫陰陽始判五材並職習坎司功玄冥宣力河濟貫乎東西江漢分乎南北洪流為之趨下大海因而廓測以是向之日逝而不歸者復吞吐于其城此百川之所同也而惟東南之興為衆流之極焉故昔者枚叔盛稱廣陵之濤以娛太子之意盧肇記言海潮之奇以窮滄溟之勢是皆詳其所舊聞而述其所習觀猶未盡夫宏麗瑰奇之致也蓋亦觀乎浙江之浩渺而潮汐之特至者乎惟茲江之所源經始浙安黃山作鎮蓄此回滿渟泓淵靜豁徹萬端銀砂作渚玉礫成灘奇氣所萃周旋鬱盤如扶輿而磅礴乃迅發而瀰漫浸潤乎歙睦宣饒之域而徘徊乎富春天目諸山阻崇丘與峻嶺勢環拱而嶙峋蜂巒為之屏障嶽崗表其亭植蓋其所淵涵者遠矣然後紆徐委折而襟帶于兩越之間爰錫嘉名而比諸江漢以奠南邦而強其落翰北連震澤之波西距衡廬之幹提封四達疆邑百萬蔭牛斗之光華接荊吳之閫閈亦罔不稟潤乎江波而資其輸灌徒觀其土脈之肥饒田疇之衍博綴若爽塏綺亦繡錯支流別派津

潤脈邈草木之所敷榮川禾之所興作品物以之含滋
民居以之溉灌定茲江之是賴而大海爲之斟酌故當
其往也爲之慶安瀾焉暨其來也爲之稱壯觀焉非濤
非浪如雲如烟洪波匝地大浸稽天惟九浙之滿悍激
長流而復還命之曰潮以是爲百谷之所先也爾其始
扶桑沃蓬萊經裸國浮瀛臺神游三環神州九廻方壺
羅列聚窟潔洄怒鵬振翼靈鰲鼓腮噴薄沖融于杳淼
之區者蓋不知幾千萬里而來由是散布于諸川而爲
之潮汐在浙水之縈紆則兼受乎波流之積江惟三而



厎定河播九而爲逆或經天下之要或距中原之眷然
往往奔騰奮迅而無以與乎贆罰春容之迹越有南江
其潮乃全水性就下地惟東偏金樞之下顧兎常圓太
陰之凝水德所專日之方升咸池在前衝激成潮盈虛
是權在九行之分度與赤道而交躔故東南之潮汐恒
應時而不愆納大海之全量當陰陽之節宣其途也遠
故浩瀚而無邊其蓄也寬故渟泓而倍姸斯其足以雄
視夫他方者夫亦地勢之使然故當其盛也播空蕩雲
霄殷雷作疾若風飈銳如鋒鍔噴玉霏珠浮山聳岳冰

崩橫飛瓊崖倒落氣接三湘勢吞七澤掩赤城之建標
撼會稽之立石斯足以激志士之悲懷而鼓壯夫之魄
時而退也恬波就平洪濤舍叏驕然斂迹邈矣遥逝岸
草靜而流芬江光凝而瀲灩萬象于一鑑快風檣之
如矢足使躁者情移貪夫知止蓋雖一物之形態乎其
因時而遞變者亦足以觸景而情起而况四序推遷寒
暑屢更寒則凝陰飛雪若層城瑤島之將迎夏則灝氣
橫空滌炎氛而翠動潔清若夫秋水時至葦潦沸騰金
風戒凉素陰先凝天漢橫斜星楂始乘當八月之既望



云水德之方興乃四時之極觀爲天下所共稱于斯時
也瀨若警道天吳前驅陽侯奔衛靈胥就途鮫人獻綃
神龍吐珠金支翠旗何有何無聚羣靈于斯候若彷彿
焉張水戲于江隅爾其鼓洪鐘拂巨浪逆回川浮息壤
日月驚星河蕩聲喧鬪勢沆漭沙魚候時鯨波欲上時
則有鼓勇之夫弄潮之子翩若驚鴻迅如赤鯉銜烟捌
浪曾何傷于生死江濤爲之起立激回淵騰而停峙乃
其爲狀也瀨颯泱泱滃滃皇皇歙兮若藏奮兮若張沛
乎若三軍之臨陣仗劍戟而相當淵乎若九士之會闉

設庭燎而未央頒兮洞兮若寶藏之森陳懸衆火齊之煒煌瀾兮漫兮若天子之上林而名花琪樹之成行心神爲之震撼耳目爲之飛揚于是乎觀者塡咽遊人摩止車行如龍馬行如水珠簾翠幰纖縠文綺權鄂君之繡被臾春申之珠履絲管啁啾笙簧聒耳若與波瀾而間作不知誰怒而誰喜侈兩越之繁華會南州之人士前遺簪後墮珥揚青蛾激皓齒酒半醺歌北里凡可以娛心而悅目者又不知其凡幾則信乎樂土之爲樂而獨擅乎觀潮之美且夫潮也者陰陽之權衡而循環進



退消息之機也合乎二氣通乎四時與晝夜而相參則三光而自持以陰爲體附陽而施憑氣而升爲萬物滋動以爲用靜惟其期滿而不溢行無不宜與月爲應太陰之司與日爲程朝夕是依故夫月有晦朔之期日有朝晡之數或往或來于焉爲度視幾望而就盈迫虧弦而復故以子午爲生息之交以卯酉爲平行之路故其盈也蚌含胎其減也魚腦虧魚毛之有起伏盥盥之有盛衰此大氣之感召而本乎一理之自爲故其爲物也浩衍洋溢仁之質也淵凝澄徹智之哲也虧盈就謙禮之節也往而必復義之發也氣充而不過勇之決也期恒而不貳信之達也故曰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潮之謂也夫豈有遺論哉

金木水火土爲五材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易習坎卦坎水也玄冥司冬水神枚乘七發客稱廣陵之濤以起吳太子之疾盧肇唐人浙江之源出于歙州黟縣歙睦宣饒俱近浙江富春天目俱杭州境稽天與天相連也海外有裸國海外小海曰裨海中國名赤縣神州方壺海中仙山聚窟洲乃十洲之一禹貢三江既入東江松江婁江也九河有太史胡蘇徒駭等名金樞顧兔月也潮隨月之盈虧爲消長九行天之分度即青黃赤白黑九道三湘七澤俱楚地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會稽郡有秦始皇立石海若海神天吳陽侯水神靈胥即伍子胥吳王賜死沉之江爲江神擬地上能自滿日息裏三軍臨陣九十[illegible]



同寶藏上林俱言潮之狀馬皇后傳車如流水馬如遊龍鄂君繡被見前易小畜卦月幾望月將望而滿也初八月上弦廿三月下弦上弦則潮長下弦則潮落朝爲潮夜爲汐子午卯酉時輒相應而至

弱柳鳴秋蟬賦并序　王修玉

康熙癸丑余遊汴城寓浚儀也署西園時背夏涉秋久客園廬悄然思歸園有弱柳數株每臨夕陽蟬聲高厲憑軒而聽益感旅懷爰濡翰擢綴爲斯賦其辭曰

陟丘園以遐矚攬林薄而踟躕悵翱翔之弗廣聊俛仰而相娛於是朱明辭夏少皞司秋商飈扇野大火西流蜻蛚鳴而芳草歇鵾雞唱而溪潦收乃有依依之柳鬱鬱之枝柔條猗靡弱榦芳菲含霜煙而成縷颺輕風而散絲拂玉墀兮旖旎映綺閣兮參差擬渭南之嘉種疏梁苑之葳蕤懷宣武之惋歎想靈和之俊姿是時日近西隅雲飄大陸炎歊散除涼飈廻薄忽嘒嘒其蟬鳴入丘樊而集木質高潔而遺濁身輕揚而易翔玄衣解而離穢纖翼疎而外明音迒旣竿緌之無加復螳螂之弗戕托形姿之眇眇吐音籟之喤喤餐高風而哀厲飲清露而遐長聲已終而復續韻微沉而又揚雖無關於音節亦雅合於鏗鏘驟而聆之若孫登長嘯之振林木徐而聽之若桓伊聞笛之叶宮商於是河曲羈人江南遊旅遐物驚心悲來誰語騁行李之蕭條恥山川之修阻聞



嘲嘈而增慨聆嘶噎而延佇瞻日月而思歸愴株鄉之難侶費搖琴兮不張懷佳人兮獨處慰離憂之無方矧微蟲之觸緒感涼暄之異候兮嗟時序之代遷雖一物之托體兮亦造化之自然昔鷦鷯之有作予情慙於茂先聊奮藻以攄懷寓詠歎於斯篇

浚儀今開封府祥符縣朱明夏時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張衡詩大火流兮草蟲鳴蜻蛚促織古農諺蜻蛚鳴衣裘成宇文泰與高歡戰勝植柳渭南以旌武功梁孝王忘憂館有高柳命枚乘作柳賦桓溫見所植柳茂大嘆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武帝見靈和殿前柳曰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炎歊暑氣竿纓捕蟬之物螳蜋好食蟬孫登善長嘯聲如鸞鳳音振林木桓伊善吹笛江南有遐笛步晉司空張華著作鷦鷯賦人知其爲公輔之器

懷歸賦　　王修玉

邁塵壒而遐征兮客梁魏之舊都遇故交而言歡兮美金石之弗渝歷炎燠而繼秋兮感歲時之易徂心惻惋而蘊結兮惘徙御之羈孤抗高懷而莫伸兮撫幽獨而愁予睠九州之遼邈兮窘予步其焉如貿黼繡於裸壤兮被寶璐而夜行覩明月曰魚目兮雜碔砆於瑤琨悲孤悰之無剖兮思散慮而晨征乃景物之蕭條兮抑重予之憂殷野坱莽而無人兮蔽四隅之荆榛飄風猋而匿日兮驚沙起而摧輪黍離離於宮址兮麥漸漸於孤



城駭獸逸而索羣兮鷙雌伏而悲鳴牧豎發隴而長嘯兮遊童躑躅而哀吟慨信陵之永逝兮復延想於淚旒世迭代而抄匹兮猶景慕其英名苟九原之可作兮雖為御而猶榮望太行思驅車兮慮嶺阪之嶔崎臨黃河而濟舟兮畏洪濤之奔馳顧巖險而變態兮嗟駑馬之隤境寥落而難處兮事闃寂而多違望闉中之瑤華兮何鱗鴻之見欺豈河山之阻越兮抑中情之弗怡心搖搖而靡息兮魂悅悅而思歸夢翻遷而忽返兮涕交下而霑纓登高臺而引領兮羡征鳥之南飛商飆發而悽慄兮慨遊子之無衣雨瀟瀟而晝晦兮天將寒而布霜百草萎而披離兮哀衆卉之不芳鶗鴂應候而悲號兮蟋蟀語於西堂蟬嘒嘒而猶鳴兮雁嗈嗈其未翔覽物變而欷歔兮感離緒而增傷彼威鳳之翽翽兮薄雲霓而相羊惟斥鷃之卑棲兮情甘縻於稻粱援予衷而朗鑑兮寧去就其無方尚趑趄而滯淫兮何行邁其皇皇閔美人之遲暮兮徒經營於四方命僕夫而展駕兮予將返乎舊鄉陳微詞而寫臆兮轂柔翰而傍徨

貿黼裸壤被璐夜行言懷才不售明月之珠為魚目瑤琨之玉為碔砆言抱德無知詩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箕子過殷墟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信陵君魏賢公子侯嬴信陵君客嘗為信陵畫策救趙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九原冢墓也詩我馬虺隤瑤華書札也鶗鴂似鷃黃白色斥鷃小鳥趑趄行不前貌此賦亦寓淩儀時撰

登城賦并序　　王修玉

乙酉夏

王師底定杭州繼以浙東諸郡未歸版圖日事征討
鎮撫大臣因嚴城禁嗣後東南雖平禁仍未弛杭
民不登茲城四十一年矣歲乙丑
天子詔天下浚修城池我浙
大中丞趙公計贊經營繕雉堞造樓櫓不斂民財不
勞民力工作趨事兩月而成焜煌壯麗勝於舊制
且宥登城之禁縱民遊觀一月玉因獲與諸子儒



旦儒曾儒星儒晟脩城周眺憶今昔之盛衰感時
事之遷異遂作賦曰
登高城以遐矚兮歷形勝之名區攬山川之繡錯
兮俯闤闠之交衢水陸衝而輻湊兮緬錢趙之故
都紛華喬其代變兮懿民俗之歡虞爾乃仲冬寒
月黃鐘紀律爍暉尚暄風威未烈草木解而蕭瑟
雲日麗而迴薄由鳳山而振步經候潮而縱目駭
崇墉之嶕嶢兮呀萬雉之參差覩樓屹而瑰瑋兮
飛甍翼而崔嵬豐堂顯敞而施幟兮洞闥璘瑪而
透迤爾其藻井曜日欂櫨承雲雕彩爓爛丹碧輪
幽青琳鏤栭朱藂繪棼虬螭蹲踞而蜿蜒後羿蹲
攫而齗齗睇重楣而目眩臨飛檻而神驚嚌而悲
之如神山之涌乎瀛游迂而望之如丹霞之麗乎
天雯外有梡旃參旗蘭錡虎韔之設內有單渠鐵
幕屈盧步光之儲臺容千騎堞隱萬夫蓄武備於
文德之世振威稜於熙皥之時既而徘徊流盼紆
餘周覽聆市隧之喧闐瞻閭閻之璀粲宮觀嶸虹
於崇巔府署糾紛於廣甸簷牙儼鴈齒之鱗屋瓦



擬魚鱗之貫峻閣飛僑旗亭歌館大道交兮狹斜
百廛通兮林苑車馬闐闐兮紅塵揚絃管嘈嘈兮
白日晚極四隅之豁達窮十門之遼遠其南則鳳
嶺發於天目龍山峙於錢塘斥鹵煎熬於菱舍帆
檣迅駛於胥江怒濤來而沙白晚汐落而煙黃想
射潮之雄烈弔故殿之淪荒其東則果實蓏蔬之
圃機杼紡績之區秋菰春茆縈畦繞陂柔桑修竹
鬱鬱猗猗牧豎扣角於隴畝漁人投網於漣漪其
西則長堤伏虹平湖鋪鏡兩峯巖業而雲標梵宇

瓌奇而袞映名園綺麗於山椒茂樹蒙蘢於芳遝沙棠獨鶩鷁首同行清歌沸浪疊鼓隨航芳杜依汀而莚蔓水禽狎渚而迴翔其北則廣衢肩摩疵植轂擊雞犬充盈冠蓋絡繹食貨列肆而阜陳負販爭門而岔入倉箱盈於儲胥粟艘溢於露積眺煙雲之相連指姑蘇於咫尺於是撫今追昔目睠心維當

王師之南下丁勝國之流離駝馬屯於郊野旌旆植於江湄降王奉表百吏迎旗士女有壺簞之献驅



場無鋒鏑之悲

上雖神武而不殺民猶豕突而麕馳當是時也重城晝閉道罕人行或登陴而愕眙或夜縋而亡奔嬰兒棄於草莽閨里廢於荊榛迨夫江東抗命連兵戰爭耀戈鋋於沙汭震鼓角於江滸羽矢星激礮石雷轟因戒嚴於都會止士庶之登城歷載祀巳四十未弛禁於斯民

天眷我

皇萬方歸命海晏江澄貢琛納賚

簡賢材之司牧爲兆民之攸慶既濬河而通舟楫復考制而治城隍埤睨修而鞏固樓櫓建而輝煌寬登城之非屄許期月其翱翔於是垂髫總髻之童齒危鬟秀之叟鴉珂飛綏之儒靚粧袨服之婦靡不雜遝而遨遊須臾而奔走慨江山之不殊羨莊麗之踰舊俛仰而悲喜生興嘶而詠嘆久嘉

聖朝之昇鑠兮值累洽而重光衅戈甲於武庫兮銷烽燧於海邦惟

中丞之懿績兮作南紀之金湯幸吾生之蒙祉兮遭



盛世之循良復少時之舊觀兮出闤闠而儷伴願騁轅以歌雅兮同斯民而樂康

唐末吳越王錢鏐南宋趙氏皆都杭州鳳山候潮杭城南二門名䑸艋赤色璘瑞文采貌藻井屋上橫木如井樹櫨栱頭斗也輪兩文貌轣踆動貌獲貌青豻皆猛獸齗齗露齒貌橈旗長旗參旗旗上畫參星也蘭錡架兵刃之器虎韔弓箙犀渠弩名鐵椁挽登屏盧矛名步光劍名吳王伐齊越王賀以屬盧步光隨市間之遊鳥有次序故曰鳥齒魚鱗排比故曰魚貫鳳凰山自天目來龍山在鳳山側岸鹵鹽也茇舍草舍錢塘江沙際草舍頭點吳越王築江塘以强弩射潮潮爲之却宋故宮址在鳳凰山兩峯南北二高峯山椒山足沙棠鷁首俱舟船衢巷俱衢路杭倉廩在城北米艘亦在湖墅愕眙驚駭貌懸城而下曰縋須臾相雜貌

西湖賦　王修玉

靈苑先生驅車上谷館於逆旅逆旅主人逡巡而進曰蓋聞天有垣市之分地有南北之異故終南泰嶽秦齊表爲雄鎮之區震澤洞庭荆吳指爲瓌奇之府若先生之鄉曰西湖者名不臚於四瀆廣不周於百里浩瀚無彭蠡之觀委輸非海若之擬胡乃圖書所紀歌詠所傳美之爲仙眞之宅稱之爲蓬嶠之山余雖未獲翺翔而登覽竊亦聞夫游者之所言謂湖山之蹟仍昔而鉅麗之觀遜前亦烏足爲東南之勝域而標奇於十五國之間乎先生赧然而笑曰陋哉主人之言夫未聞承雲晨露之奏而謂世無鈞天之響者不知樂者也未覩毛嬙鄭旦之容而謂世無傾城之色者不知美者也吾子蔽於聞見囿於方隅亦烏識西湖之盛事而與原勝國之遺風乎請爲吾子陳之是湖也處都會之中區據錢塘之上游爲山峯巒環其隈百泉沸漏洪其流半壁阻以層城三面縈以林丘金牛兆明聖之瑞巨石纜秦皇之舟白傅啟其芳蹟蘇公紹其風流由唐迄明千有餘載增華滋美彌奇極麗而後甲於九州其爲狀也淡淹瀲灔渟泓瀾瀹紺碧外鮮荇藻中亂皎兮如鏡皭兮如練浦稗羅歷於芳洲草樹蔥芊於碕岸文魚游泳而暫翳沙禽泛濫而刷翰太清虛兮混涵瀁滓澄兮淪漪三千頃之文瀲常明四十里之淸淵不斷爾乃環以兩堤通以六橋錫塘虹伏而繚繞雙峯巃嵸而岧蕘以壁湖放鶴玉蓮湖心之亭臨以昭慶淨慈智果廣化之刹竹閣冠於孤山之巔石梁蓮於魚樂之國浮圖瞰湖綺疏對麓闤闠參差樓臺紛錯飛碧流丹塗金敷堊欲施若朱霞之爛爛的爍似華珠之磊落於是琪林微谷瑤草延陂杜蘅蘼蕪宿莽披離布繁花於紫逕覆弱柳於金隄無春朝與秋暮常靡靡而猗猗王雎晝鳴鳧鷖夕歸鶡雞對舞鸂鶒競啼翡翠抎風而頡頏鷫鷞逐候而紛飛雁安萍而渚宿共鷥藻而巢棲是以景有萬端色非一狀隨時變遷不可名象當夫青陽司令風和景明煙嵐凝黛雲日抒翡菰蔣綠而波光冶桃李謝而花氣馨雜萋萋之芳草來關關之好音遊絲縈於縹幔舞絮積於芳塵玩韶華之駘蕩感人物之熙春及乎朱明代序西山曠朗雨滌炎歊風生混瀁紅蓼溢於銀塘紫菱冒

於烏榜水雲生而鷁鳴飛夕露滴而荷芰響漁人擊汰
而垂綸舟子披蓑而蕩槳忱濯纓於滄浪儗觀魚於濠
上至於濤商屆候大火西流堤蓉吐艷巖桂含秋盧飛
鴻鵝之渚鴈集蒹葭之洲月出而金波共脈河明而珠
斗俱浮望漣漪之無際樂吾人之派游迨乎玄冬栗烈
萬象蕭瑟枯木槎枒高峯巉巖谷迎寒而柳黃林染霜
而楓赤梅舒而孤嶼飛香雪霽而斷橋生白衍素共於
歲闌炫奇觀於臘日是以三吳兩浙之豪騷旅宦游之
彥大堤石城之女瓊臺金屋之媛無冬無夏於焉遊讌

佩珊瑚之寶玦捥轆轤之長劍被錦屛兮陸離服華袿
兮綷縩蜚襳垂髾便嬛靡曼縱青雀而泛木蘭乘雕輿
而馳紫燕陳金鼎傾羽觴瑚珠列玉豆芳山羞海珍充
圓溢方甆都梁於博山燃蘭膏於璧釭鳴箏擫笛吹笙
鼓簧清歌迆而行雲遏妙舞陳而蘅澤揚拾翠白蘋之
側採蓮綠水之傍泝游湲於月夜賞蕙蒨於山梁渡西
陵而酹蘇小過忠愍而憶錢王曜靈既匿繼以夜光一
醉累日其懽未央斯湖中之佳麗洵爲樂兮難忘況夫
翠巘千重紫邏萬繞泉石窅邃林巒窈窱北有赤霞寶

石秦亭法華之山南有玉岑鳳篁虎跑龍井之谷松濤
鬨於九里鯨鐘震於三竺靈鷲玲瓏而鉿谺韜光巉峭
而幽獨禪宮中天而樹旛仙臺依岩而馴鹿石著三生
之迹軒題萬玉之額桂子落於香峯仙鼠巢於石屋理
公入洞而呼猿處士棲林而豢鶴賓王賡句康樂翻經
舟井標稚川之躅稽留存許邁之名仙姥採花而醞熟暑
趙說法而龍聽嶺際之石人揖尊巖中之玉女娉婷於
是幽人曠士羽客高僧岩居澗飲振策凭藤挈山肴而
携泉釀侶樵牧而友麋麖搴煙霞之舒卷瞻彩翠之分

明圖碁修竹之圃鳴琴巨壑之濱鑪烹新茗筐摘朱櫻
春炊紫筍夏擷絲蓴發游觀之逸興佐風騷之詠吟凡
若茲者境殊物異山幽水澄周穆不能究其轍長康不
能圖其形此前賢所以有十景之稱而坡公所以有西
子之喻也彼夫天台匡廬黃山白嶽七澤五嶺二華三
峽非無詭譎之觀靈奇之窟然而絕徼荒陬遐方異域
陟險孤征褁糧累月舟行恐蛟龍之虞陸騎患虎豹之
阨孰若茲湖覽之莫窮遊之即至不費不勞怡情醳意
之若斯也歟且子謂今之遊於昔者則亦有其說矣嘗

原缺

誾搢紳長老之言明世宗神宗之朝海內晏安杭民逸樂西湖之盛擬於南宋余雖不及遘其瑰瑋繁華之狀然目之所睹猶能得其髣髴復爲予詳之可乎蓋西湖之所以爲美者不獨山水之明秀足以娛人而亦以園亭花柳畫舸笙歌聲色妙麗爲之表飾而益壯也憶垂髫之幼日當懷宗之初祀丁累世之遺休襲偏安之勝事民逸豫而太康樂治遊而燕喜自清波以至錢塘綺繡延乎十里名園鱗次紅亭櫛比飛甍映葉畫檻沿流從閣中而度閣復樓外而增樓珠簾卷而耀日金鋪啟

歷朝賦楷八卷內府藏本

國朝王修玉編修玉字倩修錢塘人是編成於康熙丙寅卷首恭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

闕里檜賦竹賦二篇次爲

御試葉方藹彭孫遹汪霦徐乾學四賦均不入卷數其集中所錄則由周末至

國朝康熙中凡一百六十七篇各爲之註修玉所自作七賦亦附焉末又有李輿祖梅竹二賦則刻成以後所續入故題曰增選意其欲作補遺而未成也

#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二

## 卷（一）

〔清〕儲欣輯

南開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河東可之老泉三家集配光緒八年江蘇書局覆刻康熙本）

## 唐宋大家全集錄總序

序曰唐宋大家之錄因也非創也余成童時讀詩書春秋四傳及先秦兩漢之文頗成誦先君子因授以八大家文名曰文鈔歸安茅鹿門先生所撰次也循序漸進至十八駸駸遍諸家矣口誦心維遇所得意輒舞蹈不自制歎曰茅先生表章前哲以開導後學述者之功豈在作者下哉自後得昌黎全集讀之然



後知韓之文無可刪因急求河東全集讀之其雅詩騷文於古無上而文鈔不載所載各體甚寥寥吁何其疎也自夫子定六經敎萬世其後周益衰百家益雜出於是聖人之道由羣言而亂遭暴秦而焚至漢武帝而後凡此數百年間言道德仁義有孟子序史氏本末有司馬子長建武以後積七百年而韓文公出深造孟子陶鑄子長勒一家之言而柳先生輔之

然後貞元元和之文粹然復古號爲文字中興是則韓柳者文章之宗尤八家之主也韓柳且踈他復何校哉由斯以觀雖曰表章前哲而掛漏各半適足以揜遏前人之光雖曰開導後學要所以錮牖其耳目而使之不廣者亦已多矣欲無遺議得乎雖然嘗即其選與其所評論以窺其所用心大抵爲經義計耳其標間架喜排疊若曰此可悟經義之章法也其賤深晦抑生造若曰此可杜經義之語累也其美跌宕尚姿態若曰此可助經義之聲色也經義以闡聖賢之微言諸大家之文以佐學者之經義所以之書一出天下向風歷二百年至於梨棗腐敗而學者猶購讀不已有以也特是天下有攻時文志在決科之人亦有成學治古文之人有攻時文取科第足了一生之世有攻時文取科第而非成學治古文亦無以自立之世所謂取科第足了一生者歸安之世也今日

聖天子在上欽明文思日月光華自非成學治古文之士雖取高第官近臣將何以備顧問承明試稱

上崇儒重道化成天下意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其不可同類而並語之亦明矣予欲破學者抱匱守殘之見適當舊刻圖新於八先生文所録加倍焉然其規模大段一奉文鈔爲準而稍稍變通之故曰因也非創也嗟乎歸安初刻行世二百年梨棗腐壞而茲刻繼之其壞也度亦必俟二百年當是時詎無有人焉惜其壞而繼之者而茅先生嘉惠來學之德相延於無窮矣故唐宋大家之錄凡以爲茅先生也即所錄加多亦如治水者前人導其源後人揚其波耳而豈有意乎爲異哉故曰因也非創也至增入習之隱之似屬創見然大家有定數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嗟

乎是亦因也是書門下十生校讎精到而商酌出入
往往起予又力贊其尊大人捐貲以公諸世者吳生
蔚起豹文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春王正月上元宜興後學
儲欣撰

凡例二十則

一文鈔不載唐賢賦及唐雅詩余并論次凡以士生天下文明之
會非前代俗學所得而囿也

一余每讀一家文集必求之史傳旁及他書下至稗乘所載以想
見其爲人即讀一篇必考究年月循其顯晦順逆之遇以窺其
所以言之意此困學之事不足爲明達者言之然風雨淒淒雞
鳴喈喈斗室中得尚友古人之樂未必不由於此

一王介甫之文余再三欲斥去勿列大家既而思之以人廢言徒
足駭怪學者之耳目甚無謂然至答司馬諫議書之類言辯而
僞不可之尤余亟削之無所恤矣

一韓文收拾於門人柳文編排於良友惟六一公自選其文與前
人異故余錄公文一以居士集爲主而外集之佳者附焉

一歐陽公唐書五代史自當另行蓋史而非集矣歸安撮錄其小
論何耶至如蘇文公審勢審敵自題幾策而添出論字今亟照
原本釐正之

一讀古書如治大田兩莽而耕之可不可耶曾南豐先生卒於元
豐而歸安評講官議以爲爲伊川發似并南豐史傳及家狀亦
未嘗寓目矣學者所當戒也

一輯評尊前人也然惟精當而妙於言語者始掇之故寥寥無幾備考便後人也然必艱深者始稍加注釋其易曉及彼此集中互見者槩勿注

一曾王之文並出經術而其人則有舜跖之別焉即如南豐之於半山始而交之舉動一不當則以書規之又著議以諷之規之不從諷之不喻然後漸疎漸外潔吾身而已矣半山得志威福在手南豐奔走外任幾十數年此必有排而擠之者南豐守其道弗爲變然亦不抗章激烈以敗夙昔之交而貽家門之危柔外剛中可云兩得

一呂申公言曾某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余謂先生文章尚矣其行誼政事一如文章未易軒輊也自始任齊州即多可紀之績其後歷任皆然少時家貧困孝養父母誨育諸弟牟宰布肇並成立往往奔走數百里干當世仁者以給其費其行誼又如此申公之言誠出自申公乎抑荒唐之詞乎觀史者察之

一西漢之興作者蔚然生龍活虎變化莫禦司馬子長一人而已建武以後是氣萎靡貞元元和之間是氣復振廬陵之師昌黎也盡變其奇奇怪怪之詞而不失其渾灝流轉之氣眉山繼之縱橫捭闔無以加矣故詞氣並勝者唐文也氣勝詞者宋文也夫氣勝詞似不若詞氣並勝者尤光燄萬丈也然文固以氣爲主

一昌黎作師說抗顏爲師由是奇材輩出若李習之皇甫持正李義山杜牧之奇矣至孫隱之而愈出愈奇宋初若王元之穆伯長蘇子美亦大有人也選大家而限以八得毋爲坐井之窺乎予不敢驟益姑以唐二家先之蓋韓李並稱所從來久若隱之經緯集揚馬之才若彼自選三十五篇精約如此故篇篇登載無一遺者

一介甫非六藝不讀非道德仁義性命之理不談一旦得君猖狂至此老泉談兵談刑標機權以爲說而行誼無毫髮之憾人咸疑之余謂荊舒劫持偏拗好同惡異之性往往見於其少年論說之中老蘇光明俊偉若引星辰望而知爲正人君子矣知言知人不隔一黍

一歐陽公喜於薦士而闇於知人使有呂獻可先見之明老泉先生辨姦之識豈復汲引安石在帝左右乎予讀辨姦之言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又曰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其譏切歐陽深矣

一東坡之文極言盡意頴濱之文渟蓄渾涵老蘇名二子說似亦

參其文以決之然設使英宗在位久不出十年東坡相矣東坡相即韓富歐陽之業相延於無窮而其身亦弗罹於魚網惡在其爲不免也世固有不幸言而中者勿以此爲必然之談

一東坡相則斯人有不遇之歎此宋室存亡之關也天也按安石囚首垢面眼多白面目可憎而與神宗合若一人之身豈可謂非天乎或疑蘇王之用舍何以係宋室之存亡余曰易知也一極曉事一極不曉事耳極不曉事而秉國之鈞不亡何待

一文章序事難於議論夫人知之東坡先生議論從横無敵似有天授而序事冗沓乃大遜於韓柳歐陽又卷帙太繁余欲檢先生禪喜文字及言神仙養生者入佛道士藏中至其内外制誥悉取精金良玉錄數十篇其餘青詞春帖之類一切芟薙即可減得一半鄙見如此未知好古之士以爲何如也

一蔡子瞻岷奇偉士也於書無所不窺僑居廣陵寓存園瞻岷數過予斟酌出入頗有將伯之助

一吳子尚木古君子也三十歲以前讀書砥行已而歷游天下名山大川定居維揚葺存園邀余訓子壻者三載見余是書大嘆之且曰茅板漶漫不可讀得先生書行於世嘉惠後學不淺矣今竟捐貲鋟板成其志云



一文字眉目處用ㄅ精采用○斷截用ㄴ頓歇用一其卷帙次第悉遵原集無所紛更

一眉山而後作者不絕要皆淺近無他奇討古文之衰約略如漢建武至唐貞元矣物極必反意必有昌黎河東其人炳炳烺烺應運而生乎余雖老敬拭目以竢

# 唐宋大家全集錄總目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卷首



## 韓昌黎集卷一







## 韓昌黎集卷二



## 韓昌黎集卷三



## 韓昌黎集卷四







## 韓昌黎集卷五

自序 一頁

目 二頁

賦 原第一卷三首

書 原第二卷六首

雜著 原第三卷三首

雜著 原第四卷三首

孫可之集卷二

目 二頁

雜錄 原第五卷三首

雜著 原第六卷二首

雜著 原第七卷四首

雜著 原第八卷五首

雜著 原第九卷三首

雜著 原第十卷三首

六一居士集卷一

稿原序 三頁

小序 二頁

本傳 三頁

目 二頁

賦 雜文 原第十五卷四首

論 原第十六卷二首

論 原第十七卷五首

論 辨 原第十八卷七首

六一居士集卷二

目 二頁

碑銘 原第二十卷三首

碑銘 原第二十一卷三首

碑銘 原第二十二卷二首

碑銘 原第二十三卷二首

墓表 原第二十四卷六首

墓表 原第二十五卷三首

六一居士集卷三

目 二頁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六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二十七卷四首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八卷五首

六一居士集卷四



六一居士集卷五



六一居士外集卷一



六一居士外集卷二

蘓東坡集卷二

目 二頁

論 原第四卷十三首

論 原第五卷志林十一首

蘓東坡集卷三

目 一頁

策問 原第七卷二首

策 原第八卷十三首

蘓東坡集卷四



目 一頁

策 原第九卷八首

蘓東坡集卷五

目 三頁

序 原第十卷二首

記 原第十一卷六首

傳 原第十三卷一首

碑 原第十七卷四首

銘 原第十九卷一首

贊 原第二十一卷二首

表狀 原第二十三卷二十首

表狀 原第二十四卷九首

蘓東坡集卷六

目 一頁

奏議 原第二十五卷四首

奏議 原第二十六卷二首

奏議 原第二十七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二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四卷一首



蘓東坡集卷七

目 二頁

奏議 原第三十五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六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七卷三首

制勅 原第三十八卷三首

制勅 原第三十九卷一首

啓 原第四十六卷八首

啓原第四十七卷五首

蘇東坡集卷八

目一頁

書原第四十八卷六首

書原第四十九卷九首

蘇東坡集卷九

目四頁

尺牘原第五十卷九首

尺牘原第五十一卷十首

尺牘原第五十二卷八首

尺牘原第五十三卷三首

尺牘原第五十四卷一首

尺牘原第五十五卷三首

尺牘原第五十六卷二首

尺牘原第五十七卷二首

尺牘原第五十八卷二首

尺牘原第五十九卷一首

尺牘原第六十卷六首

尺牘原第六十一卷一首

祝文原第六十二卷一首

祭文原第六十三卷三首

雜著原第六十四卷二首

雜記原第七十一卷一首

蘇欒城集卷一

小序二頁

本傳四頁

目二頁

賦原正集第十七卷一首

銘原正集第十八卷一首

書原正集第二十一卷一首

書原正集第二十二卷三首

記原正集第二十三卷一首

記原正集第二十四卷三首

序原正集第二十五卷一首

祭文原正集第二十六卷三首

蘇欒城集卷二

蘓欒城集卷三



蘓欒城集卷四



蘓欒城集卷五



蘓欒城集卷六

進策原應詔集第九卷三首
進策原應詔集第十卷二首
試論原應詔集第十一卷一首

曾南豐集卷一

小序二頁
本傳一頁
目二頁
論原第九卷五首
狀原第十卷一首
序原第十一卷十首
序原第十三卷六首

曾南豐集卷二

目三頁
書原第十五卷三首
書原第十六卷五首
記原第十七卷一首
記原第十八卷三首
記原第十九卷二首

制誥原第二十卷二首
制原第二十二卷三首
劄子原第三十卷二首
狀原第三十一卷一首
祭文原第三十八卷一首
哀詞原第四十一卷一首
誌銘原第四十三卷二首

王臨川集卷一

小序二頁
本傳三頁
目二頁
銘原第三十八卷一首
書疏原第三十九卷三首
劄子原第四十一卷二首
內制原第四十七卷二首
表原第五十六卷一首
表原第五十七卷二首
表原第五十八卷三首

王臨川集卷二



王臨川集卷三



王臨川集卷四

唐宋大家全集錄總目終

## 原序

門人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迫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晚析酷排釋氏諸子百史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

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并目録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 序

後學儲欣

欣年十五先君子授以韓文讀之躍喜二十以還剔釐訓故商量句斷抉發奥賾唫繹指歸然後喟然而歎以爲韓之文富於海也溫故獲新老不忍釋於是以先生全集擇善書者録在淨紙裝成八本錦囊貯之不頃刻去離几席又録詩二本别爲壹函云余惟先生門人李漢稱其師之文也曰日光玉潔皇甫湜曰長江秋注千里一放孫樵曰拔地倚天宋老蘇氏曰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此皆中心有得於先生而筆舌又能言之不可謂非知先生者然余又以爲他人知先生不若先生之自知他人之知先生而言先生不若先生自知而自言先生之言未嘗假象譬類也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云爾曰作爲文章其書滿家可謂閎

其中而肆其外矣云爾而其言之尤切深簡要者則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嗚呼盡之矣學者求知先生之文求諸此而已矣何必李氏皇甫氏孫氏老蘇氏之言是訊乎又況不及李氏皇甫氏孫氏老蘇氏之智足以知材足以言而彼妄言之吾何爲妄聽之乎甚矣世俗人之見之陋也曰先生之文本之梁補闕肅夫梁所爲文具在也其於先生合乎否耶梁固賢者讀先生之文能不笑且排又薦達焉梁信賢者然止此耳今而曰先生銳意仰鑽卒以有立何其妄歟或曰然則先生之文何所本余曰本諸天或駭然變乎色余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周公孔子既沒處士橫而七篇作書籍燼而史記與自魏晉已降柔筋脆骨嫣然弄姿雅道塞絕而韓文奮發皆天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先生生於大曆卒於長慶是曰中唐由中唐而來千有餘歲此千歲中聰明才知豪傑之士思立言自見者靡不師先生猶夫百川學海不舍晝夜而蘄至之學海至海是即海矣學韓至韓又一韓矣雖未至海猶有舟楫灌溉之資焉雖不至韓猶有規矩繩墨之守焉而不學海則潢汙行潦耳而不學韓則鹵莽滅裂耳嗟乎千年如是則自此而萬年億年以及天地日月無窮期之年其有不如是者乎無也則是雅道終不塞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曰先生之文本於天或釋然以退欣抑思先生之爲人也亦惟先生自知之而自言之其言曰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今日尚論古人者孟韓並舉齊首雁行而文如司馬子長無能爲役其又節然不可尚矣乎旹康熙癸未秋七月朔旦

# 新唐書昌黎先生本傳

宋歐陽脩宋祁奉敕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



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

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止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



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

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



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

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翶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吳蔚起豹文㕘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儲在文禮執
汪　誠牧庭　仝校

## 賦　原第一卷

### 感二鳥賦

賦壯而序極高古

演寫光榮所以可感

竹層較試賦其妙甚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曾不得名薦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騖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過潼關

頓挫

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逞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飽食其有數況策名於薦書時所好之爲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爲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秖以掊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羡於斯類

備考 愈東歸 貞元十一年公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東歸



附錄 蘇子美曰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

初慷慨以悲歌既而望古求配一歸于正公所以卒有立者此也六一居士摘其初辭不求其歸而曰羨二鳥之光榮悼一飽之無時居士非好詆也意在抑韓以伸李耳韓不大抑卽李不大伸學者援以爲口實則惑矣

復志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永歎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踰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窺前靈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音壬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謂青紫其可拾頓挫自知者爲明兮故吾之所以爲惑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旣造夫京師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騖乎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諒却步以圖前兮不浸近而愈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進旣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廻顧兮涕泣下之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聊浮游以

躊躇。假大龜以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非夫子之洧浹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閒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洿濁兮。曰吾其旣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

備考 隴西公 董晉 也 負薪之疾 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從伯氏以南遷 大曆十二年兄會貶韶州公從之時年十歲 曲江 韶州治曲江縣 中原有事 指朱泚李懷光反時 夫子 指董晉

韓評 朱晦菴曰此賦句法步驟離騷往往相似晁無咎常取此賦列于變騷

約吾心者志也不食而高翔所以復志也○居幕下如此他日居臺中居郎署居大臣之位肯勿既勞而食乎文公一生難進易退于此賦決之



閔己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檝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路道兮。哀與我者爲誰。衆皆捨而已用兮。承路道 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旣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備考 恒未安而旣危 初佐汴幕未幾董晉薨公去汴四日而汴軍亂繼佐張建封徐州建封又薨 前修 見離騷謂前世修名之人也

志顏子之樂不能樂顏子之樂閔已一賦所爲作也亂詞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 別知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阸窮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虵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廻輈山磝磝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餘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備考** 歲癸未而遷逐　貞元十九年公以監察御史黜爲陽山令陽山屬連連屬湖南道湖南支使楊儀之來賦以別之又有送楊支使序

公四賦無奇字無棘句而其音節高下騷也其性情騷也騷何以奇字棘句爲哉今并錄之

做中腐

斷制鐵定去仁與義一語

磧碎五千言

束上引下

古之民四今之民六何其怪也教者八句申言之節

# 雜著　原第十一卷

##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切証）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倒喻）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命根）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句法）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字法）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後所云其民士農工賈而何法三變　上言古之爲民者四即秦漢亦然此古之時則指洪荒而言也茅鹿門氏而同之據古今作眼下文誰甚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
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此段凡四揭）
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饑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
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
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堙古蓋通用）爲之
政以率其倦怠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
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
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

闢老

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
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
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淸淨寂滅者嗚呼其亦
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
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
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

闢老

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頓）

闢佛

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起）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伏線）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先舉其謬隨引經而斷之鹿門誤作兩段尤非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
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
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縱）
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
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操）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據此，則道當紹續，謂曰孟軻傳之，原愈許多格，鍊得迭簡，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歐陽本論之祖

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備考】老子小仁義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見老子上篇。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見下篇。 聖人不死 見莊子胠篋篇

【評議】蘇東坡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黃山谷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爭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天垂日月列星，短永昏旦中之象，羲和一命載焉；地具高山大川、土田物產之富，禹貢一書載焉；人食聰明睿智，古皇帝王開物成務之利，原道一篇載焉。天地人不可以一闕也，故堯典、夏書已後，得原道而三才備。○浩乎渾成，始終條理，天造地設。茅鹿門云：一下打破，分明時論中一冒、一腰、六腹、一尾，何言之鄙也。愚按：老子道德經，異學所揚纛以前驅也；張吾軍以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固已挫鋒斬將搴旗矣，故列第一段。周道衰以下，原二氏所緣起而蔽以一言曰：怪。古四今六，正所謂怪非削條也，爲第二段。古之時以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法其言左衝右突，戰如雷霆矣。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一句，掣轉數撿，數縱斬然而收止，如風雨矣。是則中權後勁，爲第三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乃先生素志，一篇結穴義異，餘波即謂之第四段可也。某素惡夫後來者之掎摭前人也，然以茅所云，未敢承命，因詳說之如此。

儲在文曰：孔子六經，孟子紹之；孟子七篇，原道紹之。斯文之淵源也。

砉然嚮然奏刀騞然此謂大著作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辨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擧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

補敎

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擧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李習之性善情惡卽雜佛老而言孟子性善祖子思韓子三品祖孔子俱立于不敗之地

##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只換二字）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只添二字）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精到

清利舉子業

貼平

##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突兀）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即萬物同體之說，亦即親親仁民愛物、理一分殊之說，發得如許雄奇，公之文所以超乎子而賢乎經也。西銘亦以奇勝，無迂語。



往復

##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錯○著）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著○此○句○始○全○）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有見有穴與易所謂游魂為變者殆無同，讀此可以知鬼神之情狀。○五原惟原毀或先後時作，餘四篇疑皆同時，瓌偉特絕。

[illegible]音琢造

可或作何

[illegible]切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音烏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前言取士勿以類拘，後言求才須早揚之，舒抑之輿兼有孟、楊

第一段妙

段妙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前人謂孟子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是矣看來公此論實出孟子上○三代以下雖如堯得舜舜得禹欲舉天下而授之亦不可行矣此天下爲公天下爲家之世所以截然不相謀而王莽矯誣揖遜爲魏晉作俑所以不勝誅也

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有龍斯有雲猶有賢斯有位也却將龍必得雲說得閃鑠萬變而以異哉一轉正結之公于遇合之際感慨深而自信篤如此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與荀子非相篇同

備考 神農人身牛首太昊蛇身人面禹長頸鳥喙仲尼之狀如蒙倛倛音欺方相也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備考 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

一直說下而歸宿于不知老泉論齊之治不曰管仲而曰鮑叔以此也嗟乎山林草澤中所埋沒將相之才者可勝道哉而四舉禮部僅一得三選吏部卒無成者亦同斯慨息矣

容主必于其倫楊子曰孟荀同門而異戶論荀引孟楊為客所謂倫也宋人之訊荀則不于其倫也

考其辭數句荀子定衡少增删品矣少減則備矣

公讀書大抵為取文亦簡妙題跋中能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孔子删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公此書未成蓋荀氏之不幸

讀鶡冠子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備考】鶡冠子　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道家者流四稽曰天曰地曰人曰命五至謂百己什己若己廝役徒隸

讀儀禮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長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辨生于末學此患始與天地相終

司馬子長表序及諸論贊義妥詞文抑揚變化之妙至矣盡矣班氏且莫能頡頏況陳范乎嗟乎子長而後無復有如子長也子長而後復有如子長者吾于茲四首遇之

無乃自況

雜著 原第十二卷

##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魯哀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獲麟以爲不祥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昌黎按此作解其于知不知之際感慨實深

慨切

氷出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首篇已言之

##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以眼前事指點化誨使人易知頗與諱辨一律



## 進學解

莊起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去聲）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讀書訣

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皆艱澁貌）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

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宊（宊星大梁也武方莫郎切）細木爲桷（桷椽也）欂櫨侏儒（欂柱也櫨柱上跗音薄盧侏儒一名梲）椳闑扂楔（椳戶樞音威闑在地謂之臬即門橜也音業扂關牡也徒點切楔門兩旁木音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玉札出藍田即玉屑）赤箭青芝（赤箭生泰山少室）牛溲馬勃（馬勃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平聲）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亾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杙橜也楹柱也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蒲一名昌陽豨苓豬苓也訾音紫豨音希）

評 孫可之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修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



搦○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政謂此○茅鹿門曰以怨懟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屬之己最得體其體自漢人來其文則漢所未有自此文出而客難解嘲賓戲接踵倣效者于是乎絕矣信乎其能超前而斷後也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作遂）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啟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尙忠質茲乎大運旨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此即老氏之言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也陳言務去戛戛其難

提起概論此爲[illegible]之祖

運三喻前二喻中上段一喻引下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㫺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近乎策矣又不可以策求之〇漢策質宋策文宋策虛漢策實

此文在漢宋之間

##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鏝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一色波瀾行一波而後今俱不逞

業荒于嬉列箴之首

禍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公懲而裝後忠詞尤激切

卽行成于思之言讀此知得隨之戶敬悔之行公亦安之無悔乎厥心矣

##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髪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音鐃）



###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覩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去聲）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顚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此俗所謂心直口快非必急于人知也急人知者懼有英陽脂築而已雖不及雖能無愧乎尤所當戒也

###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馳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痛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公何人耶五箴懲前過必自訟訟卽速遷希顏配孟師表億年
嗟余小子質鈍萬千壯志頗銳屈首陳編寥寥慕古屢空晏然
漸老漸頹舍憂則眠菅茅塞徑擾我蕙荃奚以斧之盍誦玆篇
小人下達孰若隮顚惟懼能奮惟奮寡愆古人既耄抑戒賓筵
桑榆迸晩爲霞滿天陋巷陶陶風月無邊彭殤一致修身俟焉
庶無罪悔豈曰能賢右余曩所題五箴後者仍錄之以自儆

後漢三賢贊三首 細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潛夫論三十六篇逃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閒鴈呼卿皇甫名規爲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卧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于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少許括多試撿原傳有一遺漏否○三賢皆著書立言而不遇於世者范史合爲一傳公本其傳而贊之非贊也弔也

敢斥聲收笋虎門云前排結律再二段後是頗萌辨雖陡轉如珠走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敎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



學者當師其意勿襲其詞

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事有舉世過惑沿流日甚者必詼諧談笑使積迷之人自欲噴飯則釋然解矣如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之類是也若但正容莊語公與賀且不免得罪

比也

高爵厚祿可易而致乎

史記張湯死而人不憐

訟風伯

維玆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濩濩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醎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備考 刺權臣也德宗貞元十九年春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實韋渠牟用事

誅奸諛于未死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本意轉于篇尾見

頌古人儆時相也

雜著 原第十三卷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平聲)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旣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垠音銀 岸也)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愼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逮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

仍跌法

此是一篇警策處于私自乞見爲讒設說之情十徐自解絡釋言之意

又一解

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愼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與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備考 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釋言見國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同遷于南公及張署李方叔凡三人

仕路險巇讒人交亂讀此慨然

雷萬春茅鹿門謂當作南霽雲而黃梨洲非之黃近是蓋所謂不載首尾者如萬春守雍丘存者不□所從來前人不載後人自不得詳也睢陽戰時南雷皆

同張公任雷與南無二又皆公同日死節而首尾不載不詳此子韓子所以恨其闕也春秋之法得書傳疑闕者也矣惟往來汴徐之間耳聞目見得南將軍事而其書之嵩以傳者史法固然何必前提後遺哉按唐書南霽雲者魏州頓

##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蚍浮）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揚○入○張○公○已○下○八○冊○）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兵人少嚴賊爲人探舟末云了承嗣歷濟州刺史則尚將軍因首尾屬雙而猶恨闕如無是理矣

柳河東亦云顧二公之功得二先生之文表章論定然後揭日月而炳丹青此聖賢豪傑必有待於文人而與傳之後者亦可歎

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遏○足○上）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引○下○）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與左傳所載申包胥乞師者一寫法至今並生氣凜凜）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



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

天神也忘大人物於佚事想見其爲人

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精于詣力有餘則無不到

辨論序事豪恣滿意此正昌黎本色眼中筆下何嘗有太史公



##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人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師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於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禾即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吾儕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嗇辟姁（吁）媮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公最少時作亦已出拔唐人

儲案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

昌黎先生全集卷十一

篇體凡作金石文字須從此入

##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𥡴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嘑劫衆阻兵懔懔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偸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補注 嚚童嗷呼 汴帥劉玄佐子士寧也代父自立眂遊無度 隴西公 董晉

非詩書之言勿言不知有漢

請名一段小有致

##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椔側師反翳於計反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

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涉淅湍 弼按應作涉淅湍 蔣注淅音錫 淅湍二水名今有淅川縣以淅水得名今楚之淅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 湍在今鄧州 俱屬河南南陽府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觀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缾盂



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詳整自班史出筆力善變無施不可

着色画

失職又一寫法吏兩致余方有公事妙不可思議

##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訾音紫 謷牛刀切）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屈下一字皆作千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十六年中博學宏詞考異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音蘖）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奇崛戰鬬鬼神



即自序因緣入七公治蹟省多少爐韛

##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伏）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枕）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又一截法）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漫漶不分別貌）治之則已無

音渺不藍

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備考 三王 王勃序王緒賦仲舒爲從事時作修閣記

創格絕調

##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傍子弟往來 改至人字句絕 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

備考 蝌蚪 玉名科斗書高陽氏製 叔父雲卿 禮部侍郎李太白碑雲卿文章冠世 同姓叔父擇木 杜八分歌尚書韓擇木 歸公 歸登也

公叔父有平淮碑公有平淮西碑家世文章讀之健羨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終

#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目終

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善哉言乎此篇未嘗不論然只是記其事尤神而明之矣

序事夾入議論

陡接序事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

雜著 原第十四卷

##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𢘅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壤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蟊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音粕）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駭叶水古音）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音試）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蘋毗賓切萍也）苽（苽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麻

備考 始定東平（劉悟殺李師道青淄十二州皆平） 三分其地（分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 馬公（總） 沂密殘帥（元和十四年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幽鎮魏（長慶元年幽州

朱克融囚節度張弘靖是月鎮將王廷湊殺節度田弘正明年魏博節度田布自殺史憲誠自稱留後徐將王智興亦逐帥崔羣

評 皇甫持正曰鄆墻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至見皇甫手帖



為此說者大較出聖人之後周秦初漢之儒武禮亦沿而襲之其為說無疑也奈何以秦為水德漢以王霸道條雜不足言何循環之足云漢宋儒皆能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

言之

暗藏佛老

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



求名不責實儒者之大敝而天下事所以益不可言也然施伯曰管仲天下之才也公叔痤[illegible]甚王安石是也又商鞅天資刻薄而說者管商並稱吾每爲敬子惜之

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



用惟其才前世所以多賢也才者不必用用者不必才所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官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後世主司能如此發策者希矣嘗擬對曰乾歷四位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

而[illegible][illegible]其正故曰貞也易知也坤道窮而永貞雖遭龍戰其貞自如故[illegible]商讀此未嘗不太息痛恨于楊炎也錢荒之害唯有唐初租庸調法可以救之

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老子無為自化清淨自正此問殆陰闢其說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冷妙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竢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公生平學問經濟具見諸策問中亦學者所宜熟復

上何妨爲山中語起一峰且隱伏呼往且相照

一發一擊

易釋易

不言不去不爲祿仕責陽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慼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從○轉○）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

子俱子第一段說盡對動之正兵也下三問三答乃阻間設伏擬攔去路之兵後來作論多祖此獨難其兵愈精戰愈猛耳

破陣

高捷

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意題）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



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僭○擬）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

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音翹）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亢宗不諱其心曲非當時士大夫所能窺而此論則日星明江河流矣後來作者爭相倣效踵緒日新而卒亦無以徇之

##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

深通經術而又參其時以斷之

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

唐國學生如此

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在公文集最平常若置他作家集猶爲名論舊注公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作蓋崔虞部薦之而見黜于中書者中書盲矣哉



##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入理人情之極至

自當禘祫之時何分明見伸上可藏禘祫之祭不可廢朱子當居初室百世不遷之云恐別是一段義理與韓議合否參之

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毁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備考** 獻懿景皇帝 唐高祖立四廟追諡皇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號太祖考曰元皇帝號世祖開元中乃詔衆議諸獻議七十五封獨顏魯公與公合宜爲獻祖懿爲懿祖衆議其後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主于興聖廟中興聖廟者玄元皇帝廟也



事異殷周禮從而變此二句允可破除議禮家拘牽膠滯紛如聚訟之惑記曰禮以時爲上卽此也二祖之主雖未之及然前已云獻懿二祖卽毁廟主也毁廟之主皆藏于祧室祫則陳于太廟而享焉辭不複出而措置自明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校今注入細

#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戚戚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

愈再拜

備考 秘書 官名也或無書字而以秘爲人名　稅 過制追服之謂稅輸芮反

##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

結段以援引推義爲入又隨手拓開若不以爲辭說者料妙

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此傳章法獨闢以仁勇許蕃以議論駕敘蕃事太學諸生不從亂他人作之不知何等矜張公只就問答中敘出分外精彩于此尤見大匠



讀水部二書可謂諍友矣文亦與李翺之不相上下

張籍第一書附

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没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浸惑楊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楊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楊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

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楊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常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



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此書以人之難化年之未至自解故水部第二書力駁其說

張籍第二書 附

籍不以其愚輒進説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説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頗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説之乎故



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

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説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説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説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



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

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上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



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玆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玆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來書欲公汲汲于所欲爲而公告以不可汲汲與不必汲汲者是兩下針鋒相對處獨慮患之道水部見所未及其後卒以佛骨一表幾致顛隮則公之慮亦審矣

悲樂字一書眼目

書啓 原第十五卷

##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主人 謂張建封 亡兄 雲卿之子弇



##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 上牀呂切下音語 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于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稛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情辭蕭瑟與送區冊序略同皆公貶陽山時作信所謂愁苦之音矣

下有闕失一切

李實殘暴吏于此或有所長

##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散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織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阜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推闡附會脫胎左國

直抒其中所自得者用字之精尤可味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叅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秃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騣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敎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引　結知己



馳騁之氣固而存之韓集中極蕭括文字學韓者尤須自其蕭括入

##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集中凡論文書咳唾皆珠玉也有志者並宜揭諸案錄諸紳



## 答楊子書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大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其自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黃金注［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昏］　其兄［此書答楊敬之敬之子陵也兄謂誨之柳子所與說平者］

愚子

文章足當斯言者難矣哉要約二語尤妙



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批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公所謂入耳而不煩者耶、不無過譽、然其文、即在先秦盛漢、非李斯司馬相如不能作

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狠籍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俛(音俛)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



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一啓皆西漢之文余嘗怪他人選字擢句以爲古而其言甚俚先生只用世俗公狀體而爾雅如此此治古文者尤貴脫凡胎換仙骨也

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



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黤黮甚黑也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

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此與前啓俱以去就爭之不讀二啓猶未知公之爲大賢配孟而軼乎楊也

引詩風雅訓詁節是公以秦漢掃六朝處

書 原第十六卷

##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 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 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

此句括一部昌黎集後人品題韓文者多矣未有若斯言之約而盡也

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疊爲說辭釋所以上書之意婉折悲悱

引洪範以解自進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人仁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

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



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

文字當博選段徵引者自當肇然以收之使讀者胡然秦漢文多如此非獨劉向

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當駢四儷六時乃有此作六藝未墜文字中興卽此而决或謂此特少作愚竊哂之



取譬之快幾莫辨其爲孟子爲韓子矣

往不往且活放接處一逗自然此與上于襄陽書將求之而未得二波同法

##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

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與變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雜記管仲或舉於管庫檀弓趙文子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慽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以至情相感而不動宰相之庸惡陋劣可謂甚矣趙憬者陸宣公引與共事嫉陸之寵以公所峩裴延齡奸事盡洩於裴而逆爲之備固小人之尤而賈盧亦碌碌無可採也以彼其人望以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子韓子失言哉



大波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敎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非孔孟自待者不能言

斡迴只此一句

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第一書引經以告之再則陳情以感之經之所不能悟情之所不能動此書直擊之而已義正詞嚴氣盛而法立



縱公同年

隩或作奥

##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玩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應前志字）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陳明卿曰士固有志公具此識何暇碌碌與宰相爭一官

哉

名言然世亦有專務于名數衆流之學觀多記醜以誇于人而犯子夏氏小道不爲之譏者蓋不少矣讀書必于五經百氏先求其意義所歸其他以餘力及之力不足而止則庶乎其可也

此昌黎之家法也



自厚一派樸質于古艱塌之辭能不類俳優者有幾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顚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

人窘甚而騁其辨

快意之至下 吉不而不遇 者讀之人人 快意之至

信或作伸

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不以丈夫期我）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



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公此時如大鵬翱翔乎千仞之上背負青天而下顧與己競進者皆燕雀也故其言如此余嘗以為書自司馬報任後惟公此書足與相當焉悲韓豪其快一耳

## 答李翊書

立志關頭最吃緊

學者要也識合理與否苟知此用功雖不及入韓閫[illegible]之臨其[illegible]當必有所到矣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音聿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輯評 樊汝霖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與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論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知言養氣和盤托出



## 重答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



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昌黎先生與人論文未有如前書之詳且盡者待李生爲特異矣知之深矣尚汲汲于知而求待之異故抑之

三折頓挫法本太史公

就詩字文一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驅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

自賞

其○能

又一能



評

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靦再拜

裴晉公所謂以文為戲者要此文自有妙于詞令處宜領畧不在區區盲字弄巧也

直以元賓作主

##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此聖人所謂立也到此地位儘難

##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供食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

侃侃正言如臨師保

家貧而知己無人兩意並舉而于感知己處切惟其或知所以愈窮不可舍此而入京也

## 與李翺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闚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曰解

黜○論

粘上樂字

愁苦蕭條之音士君子不得志于時陷于窮餓之水火真有指長楚而樂其無室無家者讀此能勿三歎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大

書 原十七卷

上張僕射

答胡生

與于襄陽

與崔羣

與陳給事

答馮宿

與衛中行



重上張僕射

與馮宿論文

與祠部陸員外

書 原第十八卷

與鳳翔邢尚書

爲人求薦

應科目時與人

答劉正夫

答殷侍郎

答陳商

與孟尚書

答呂毉山人

答渝州李使君

答元侍御

書 序 原第十九卷

與鄭相公

與袁相公

與鄂州柳中丞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

與華州李尚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

送陸歙州詩序

送孟東野

送許郢州

送竇從事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皥下第

#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

## 書 原第十七卷

###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粘能字下）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

開上下兩路說到底

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骨氣稜稜○後半架空玲瓏足見先生爾日之文如川方至後人沿襲幾爛可歎

## 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



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惻惻若與家人語為家人謀寒士得此當如挾纊

##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此書前半為做八股用，爛其掃扯不壞處，轉在後半篇。

謝疊山先生云此段最精[illegible]字究不可為訓

有波妙

朝有大賢祿廩不足自給，使以芻米僕賃之資乞憐於人，宰相之罪也。

足下賢者一書之根下段

表暴其賢自右賢者少已下是慨賢者之不遇而勉之以始終無怠

##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自註）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忽轉開以閒筆為束筆

總是正論

尺牘妙境長公與少游書

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又自註）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卽卿子天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

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備考 宣州主人 崔衍為宣歙觀察使同列多君子見送楊儀之序 靈臺 見莊子

敦詩之賢公心仰服故爾傾瀉無餘 ○書中廻折最有味



##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備考 生紙 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粗是

四句雙環謝疊山云陳止齋作論雙關法皆本於此然公又從

孟子戰國策出



##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嘗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慢致謗不慢亦謗所謂君子在下位則多謗也可慨已又恐傷告者之意且辨几受悲憤中煞婉委

直截了當

##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眞見道之言司馬子長知此胷中筆下省却多少怨尤

##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逸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揺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而以之顚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客意極危聳正語曰不寒而慄設删節此段形容逢者五藏緊絡云云其辭之感心者幾何

##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作文固竢知者知而知者難遇直須百世以俟聖人耳彼一庸

人譽即加喜一庸人毀即加怒者斷不可與論著述之事○自唐而來又近千載矣其未有揚子雲如故而怪子雲者日甚一日也噫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輙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於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

詳略重輕可玩

民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補注　陸相（貞元八年贊知貢舉取士二十二人時稱龍虎榜）

司貢士者（貞元十八年權德輿司貢士陸傪佐之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及第侯喜十九年劉述古二十一年李紳元和元年張後餘張弘二年相繼登第並得公力或云韋紓即羣玉是所薦無一失者）

書 原第十八卷

與鳳翔邢尚書書 節度使邢君牙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

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顧盼自豪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今肯□書之人

數十字一句讀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此轉不測

卽此亦可謂怪於文矣老蘇木假山記靈變頗似

或問既曰是又曰與何也

曰衆人非而一人是則與衆見謂不說乎道非謂不循乎俗

提撕指點

##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



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補注 賢尊給事 劉伯芻

此書是立言宗指答李翊是用工級次答馮宿是著書者究竟要歸本於能自樹立不因循如其級次而造之而其書之成至於質鬼神無疑俟百世聖人而不惑焉其爲大儒大文與詩書相表裏若掇矣

答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蹷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敎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情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敎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虛懷降抑莫非由中之談

前與陳生書或注商樓兩書殊不合前書頗稱其文而此云不可通曉此書謂喻以所守而前書云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比非一人無疑

正論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

文澀如樊昌黎極服膺推轂於此書獨云爾豈以其不利舉歟抑陳之作猶未能文從字順歟厥後商成進士有文集十七卷載唐志倘亦聞公之言而幡然一變者歟

## 與孟尚書書

孟簡字幾道　最本傳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

引詩是上，引傳是下

上言不信佛，下言所以不信而排之之故

先儒議其硬并楊墨，公嘗言孔墨必相用，而今云爾，豈自矛盾哉

公非惡楊墨也，惡大害之甚於楊墨者也

所楊闢合本詞也子長

[illegible]

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敎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公方以諫佛骨謫八千里外故此書淋漓悲宕盡出其意之所欲宣



叫破

自知之謂明

公於山林草野倨傲之人推其對而奬借其強直如此

##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鞵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抑極忽揚抑處盡揚處倍有聲光氣燄得司馬子長之神

答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繆與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自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竢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秖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於微之特出一波

本路又縱一波

答元侍郎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為喑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旣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按據史法一字不苟前後章程尤肅栗不知鹿門何故以婉媚題之

韓樊高誼可風

# 書

序原第十九卷

## 與鄭相公書 餘慶以節鎮典元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類，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

備考 鄭氏兄弟 東野妻兄弟

根到

總提分序

## 與袁相公書 滋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情事逼真

生色

食或作用非

##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踶徒計切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鬭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將二州之牧　公綽觀察鄂岳時方討元濟詔發兵五千屬刺史李聽往公綽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毎

勝

文亦有鐵馬金戈赫赫洸洸之象



中述前書行旆處一變

雄渾頓挫

##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兒豎喣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貙椿俱切）畏懦蹶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

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徵軍不若召募公言之再三必是當日事宜而宋人行之不免貽害雖前人良策亦須用何如耳



## 與華州李尚書書 絳元和十年出刺華州公同年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遊從之中伏蒙恩奬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舍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疏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起以致和宣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易內貞外悔大臣處外忠君遠害之道具見於此眞良友藥石之言

###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長慶三年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爲例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咨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卽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 有又同義 聖君使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卽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伏惟照察



先叙後申章法嚴潔

### 送陸歙州詩序 陸傪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已人人之於言矣又推天時心目為亂因鳴能易一物否文不難於奇難於確也

##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古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



自家此序是自家論文書一十七人合品以元結真被然有多少鳴字進退了

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總評 唐荊川曰牽合入天成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歷敘古來著作而以孟郊東野之詩繼之閒錯變化詭怪惶惑其妙處公自言之矣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是也氣盛則宜後人有如許氣纔許摹倣他四十个鳴字

孟子所謂贈人以言也公

受一朝之享而汲汲思所以報王公大人何處得此後進之士而托之

前言極諍

茅評規字牽于公在內

## 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序專爲于公重斂發趂勢規許如江水過峽而走下破竹至數節後無着手處矣畢竟贈于公是主規郢州是賓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備考 貽周（史牟字）

首敘風土慰行邁也兼揚厲本朝最得體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斚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備考 三令節（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武公（少儀）

欣然神往○公諸序有如風狂雲駭海濤山立者有如春和日麗波平不流泛畫鷁掉蘭橈目眺江山而奏簫管於其中者可謂極文章之變而後之學者亦因其材質而取之可矣

爲人嚮道者[illegible]終嚮士於[illegible]使之類

齊生不可[illegible]俛

送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愼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



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齊皞 兄弟六人登第者四爲時名相者暎也皞貞元十五年進士

易科之言甚陋陳然正色而誨之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余嫓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囁之舌切　嚅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沿諸本作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結構意趣夫人知之所難尤在設辭歐陽蘇到此等處未免帶俗所以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 送牛堪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以不謝爲非而怪堪之亦不往也歷落中俱含訊諷

序原第二十卷

送董邵南序

用班史語句鍛鍊立柔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承轉

備考 望諸君 樂毅去趙，趙封以觀津，號望諸君。 屠狗 史記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

此序惟朱晦菴得其意義所歸，謂是深譏燕趙之不臣而其卒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蓋仁義出于其性者，昔日之燕趙，而風俗與化移易，今之燕趙尙能如昔之燕趙乎。序中明明道破，而劉辰翁、茅鹿門乃有燕趙豪俊之云，何異說夢。



突兀崢嶸

斜然刺史妙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兩水會一道

爲于公言也，又一贈法

過法

##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備考 贈處見檀弓

選舉詳悉進童子于道則仁人君子之用心

儒行

斧勢

諸先生何讓以應

隱括原道總此伸之及孟子天文章詳畧各有倫

##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



當也而原道引大學不及致知格物謂是無頭學問豈通論乎

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公排釋老序多出奇此作獨堂堂正正

彤

主賓巧構

送楊支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何韓 俱出韓王安後　陽公 陽城　楊公 楊憑 俱唐叔虞子孫也

堅卓○鳳鳴思太平也短篇中大文

李大雅極高之言發爲奇文

或無英字

##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磅礴猶混同也蜿音宛蟺音善磅音旁礴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排擊二氏之文總無一筆說煞眞乃水銀潑地



## 送王秀才序（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有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蘗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備考　醉鄉記（王績著字無功王通其兄也）　天子嗣位（德宗即位改元建中）

直將醉鄉記抑揚開合評品一番竟似此記題後亦一奇也愚按王通友人著書擬春秋論語自比至聖公集中文字凡前人著書立言者靡不齒及獨不及通而于其弟有不得聖人而師之之歎意可見矣學者所當戒也

唐時進榜取人發名最盛此序亦忠告也

送孟秀才序 琯元和五年中第永貞元年作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音志）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去聲）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illegible]公為考官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以聖人之道許與後生自當有此策勵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音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論定于此矣太史公亦嘗孔孟對舉而未有必然之說若宋人則因公所論定而尊之非宋人始能尊孟子也竊以此爲太史公惜爲宋人幸也然公雖尊孟子而于荀楊則曰大醇小疵于子夏商瞿則曰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眞知灼見心平氣和如此宋已後則不然于荀楊如見怪物焉於子夏之徒輒遭檢點何心之不平氣之不和耶抑猶未能眞知灼見耶悲夫

## 荊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備考 荊潭 荊謂荊南時裴均為節度使 潭謂湖南楊憑為觀察使

韋布憔悴之士非性能而好而能有立者亦鮮矣



##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服乃衣也此謂納弓於服韔丑亮反)矢插房(房箭舍)。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備考 司徒公 劉濟也遊學京師第進士父怦卒節度幽州 端公 李益 今相國 李藩也

直言無諱世道文雖奇不足尚也讀此及送董邵南序公之言所以奇而益醇久而益尊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終

#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

## 序　原第二十一卷

###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寫陽山之窮非復人境閩今黔粤間更有甚于此者士或去家萬里官于其土尤爲黯然而銷魂

序高古詩無斧鑿痕

者或作有

##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若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爲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期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不倫之倫便有狂態

汗流籍湜

此轉排擊透根

##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嚌音劑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諷嘲游戲）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補注】僚丸（宜僚弄丸見莊子）

道及張顛公文卽與之俱顛長史顛于書者也昌黎顛于文者也其詭變大約與南華相似

語字上下屬俱通

##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七亦切）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備考** 三省（唐有三省長官） 刺刺（和嶠刺促不休見闕道謠）

惟通經人能真知輕重公他日使王庭奏毅然必行亦猶此矣雖公所履倍難而史載回鶻克汗驕甚侑不爲屈庶幾弗負經術者



太史公贊田橫傳上惜與 能闘此正得其神趣 兩不知負奇波也而波之奇猶出人意中此更意外 俗子必以爲諱

##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音竹亮切）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了語翻作不了語最奇

蕭曰
陸長源
權秀才無可考公盛許其文而其文其人皆不傳可嘅也

##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瓌音規與瑰仝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柳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 送湖南李正字序或作送李礎之父仁鈞也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脩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恐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備考　軍司馬陸長源　從事孟叔度等　周君周君巢君下或有巢字

共患難死生之交久散忽聚相對若夢寐然此情至之作

##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備考** 石處士 名洪字濬川　寇聚于恒 王承宗叛地本恒州

直爲兩下規切之詞，而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法易襲，當思其襲不得者何在。

心存此一句自可一筆掃去

致盡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名造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致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不數月連拔兩生發端一筆最著意最擠得動兩觀溫生異日立朝風采固當推處士之蒲梢

起法得太史公神解

米法

韓句

括十部山海經

送鄭尚書序　鄭權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屛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同帆）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菑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鎭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



總束

舉一節而其人之賢可知不在撫拾雜列此[illegible]可信公決不作此語

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鎭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備考　五府　嶺南節度治廣州邕管治邕州容管治容州桂管治桂州安南治交州　夷亶　夷州亶州餘皆國名

前乎此後乎此有如此文乎史籍經言雖公集中亦惟鄆堂悉敵蓋韓文之極盛

#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一效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貸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

再效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

從其議持其議者亟從則立效而猶持[illegible]

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臺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帶見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illegible]者何心乎哉公從而張之且合舉朝士大夫之言[illegible]之

**備考** 塞下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兩軍也

直序又一法守邊之利莫若屯田韓君材畧信可上繼營平而公文亦舉畫如畫

重其官以重其人

鄭餘慶之子澣本名涵

送鄭十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



贊鄭公父子總無溢語

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比擬化工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



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朐䏰音蠢閏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爲名也漢書朐音劬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備考 韋侯名處厚 和者元名稹許名康佐白名居易李名景儉嚴名謩溫名造 此年長慶二年也

##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結古髻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

詩文好勝用意過高者每受此累

荒唐詭漫頗似漢方士欒大公孫卿

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問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公惡神仙信如此序所載則神仙之說亦妄矣結以隱君子當之仍不失其正

詩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睆睆無刃迹睆華綰切團團類天成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樑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何當出灰灺徐也切無計離餅罌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嘗居顧盻地敢有漏洩情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擎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必非昌黎自況而朱子疑其句法類韓豈韓稍加潤色乎闕疑可也

史記稱[illegible]義[illegible]能[illegible]何從[illegible]作書[illegible]公獨以[illegible]解[illegible]義爲[illegible]然[illegible]序見今世無工[illegible]者云云則又[illegible]脫[illegible]隱之義

哀辭 祭文 原第二十二卷

## 祭田横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抑所寳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亨。



自聞名至深知[illegible]次錯綜[illegible]

再提起入解[illegible]意

##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語斷腸）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

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紓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



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序明司馬辭則靈均皆師其意不師其辭者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

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虖遠矣何日而忘

離騷天問之變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謫令時）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覯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授乂魚之短韻娩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陽（赦歸時）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此別徙掾時矣）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捨係之踰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昧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覓罍盂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因邪正之相寇幸窺覘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

哉辭以爲侑尚饗

蒸雲梭錦與祭河南張使君文俱怪艷特絕而所述皆謫陽山事



可以怨矣

##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夭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酹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彼宛變者狩不進劉柳在內 謫塗

歸路 唐人會飲以筹記罰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



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驂去驂音參驢也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遷無捨遷音聽迻又音愕衡陽放酒熊咆虎嘷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狗許角切豕聲鬭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尻益高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老用遷澧浦爲人受瘧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河南張員外 名署事實並見公所作墓誌



公詩瑰麗讀此文如無詩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淸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籍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賵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illegible]神如告人　[illegible]祝冊如

潮州祭神文五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淸酌腶脩之奠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淸酌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閒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

其若饗若答其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
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
酌嘉蔬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
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
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
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
鑒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太湖之神惟
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番各寧
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
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年穀順成崇鬼神而祭御此禮也



公文約六經祭神諸篇兼乎漢八章詩意

## 祭文原第二十三卷

### 袁州祭神文三首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於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無以
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
宜降疾咎于其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神之
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
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
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
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
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
不有薦也尚饗

##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菑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備考 犧尊青黃 百年之才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見莊子

服膺其文悲其遇而允其所托憖憖懇懇宛如面談



廿或作三

##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菑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卄年於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毁頓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晴昧不圭 (圭與蠲同音蠲潔也明也詩吉蠲爲饎韓詩作吉圭) 不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陛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脩而作之舊碑斷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脩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脩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眞遂不復刻

齊莊眞朴神必享之

又表天倫感之中明無憾

祭竇司業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二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去聲）兵戎詔曰予庾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隷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逢自視雛㲉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並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竇司業名牟公嘗志其墓三以詞雄兄常弟羣及牟爲二先後登第



祭侯主簿文（侯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羇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忘形之交誰不富貴數語其哭也慟

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于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赦以化正其下閟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躋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於人無媿尚饗



祭馬僕射文 名總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觥飢跋躓顛而不踣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 潘愚 去其螟蠧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保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猘 音制 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律卒中梏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謀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 誓 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獻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補考 鄆戎 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以總爲鄆帥　東猘西虺 見鄆州谿堂記

平叙亦復光怪末段尤哀

爲學士蘇刪
當著讀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帨於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圖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晳晳兮目存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恭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子歟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序文悲妄乍見弔辭特絕騷鬼入腸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李漢父郱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績厥家選于吏部丞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於室堂公姑悅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十二兄文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束制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伶仃寡嫂撑拄家門可悲可敬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亂初斬切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菑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夭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直述顛末而嫂夫人之賢公之沐其鞠養教育之恩而未及報以為恨者昭昭如揭此與下祭十二郎文只是一真古今無兩

就上引入

## 祭十二郎文

老成介之子嗣起居舍人會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别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

骨肉之變疑夢疑假誰無此情只公說得出耳

雖然已下兩轉尤不忍讀

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

讀至此覺白日無光悲風四起

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有泣有呼有踊有絮語有放聲長號此文而外惟柳河東太夫人墓表同其慘裂



## 祭滂文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淸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灑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眞極慘慘極公凡祭骨肉文一言脫口斗淚如傾

##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旣相諧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徵也詳見公所撰

## 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耆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毒闔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謀讙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尚世無所於葬與魂東歸誄以贈之奠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拏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嬭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四小娘子拏子之靈。拏女加女 嗚呼。昔汝疾極，或作亟 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寃。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卽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 終

#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

碑誌 原第二十四卷

##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銘詞與祭十二郎埒皆言有窮而情不可終○誌作於貞元十一年去公成進士二年耳文之嚴潔如此惟有今日之嚴潔所以有異日之閎肆學韓者不可不知

##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淸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旣喪厥父攜扶孤老託於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寫眞]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惜其晚]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旣至表授右衞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裨益弘多旣去職遂家於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置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於家年五十有六矣[悲其早]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旣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歛大歛三哭焉於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姓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

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崔評事實蹟只掌軍田一事其問疾弔哭俱借旁人襯托以表其賢此一法也銘辭哀痛可以續騷

##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亾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丑略切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解經經亡門古而慨之

**備考** 施父 見左氏　施常 見史記弟子列傳　讎爲博士 漢宣帝時　延爲太尉 順帝時　然續 見吳志然即朱然本姓施續其子也志作績

勝兩漢儒林傳

屹如泰華去天咫尺

仕或作士

簡法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閒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



旣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嘗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截）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

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皋者倖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起案突兀雄偉表盧君亦以表宗兄也宗兄名會其二人張正則崔造也造爲大官志不屑及可識作文之體



戎碑或專序續倣春秋經出入史記樊酈夏侯嬰等

銜

總束寫生一

措事有何限一一字寫之義

##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沂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綃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

言復姓本末

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
艮祔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曾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
祔焉夫人淸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
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
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泰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
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愼終老無虧曾陵
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人知其暢耳不知其可貴處尤在潔此正是善法太史公



##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
畿採訪使父虯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
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
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一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
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
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
人皆賢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
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
宗以爲能將名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
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
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
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敎館孩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
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
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
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童年遇知天子而後不大顯以常調終此公之所爲慨

廿七小字也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歎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告與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遺之子巳巳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宜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絡祭以不隳

備考 鳳翔軍帥 邢君牙

寫射咄咄欲活未知讀史記李將軍傳之快覩此何如茅鹿門評云警而諷余謂前務奇後益棄奇非德不恒也少氣高而年加長見事多則氣漸平耳誌正稱其進德處奚其諷

##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後周韋通封龍門縣公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臯女臯爲給事中臯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以永於聞

止叙宗親而其賢不揜女誌之規矩繩墨也



碑誌　原第二十五卷

##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要絕據此雖謂詩能窮人也亦宜

上韻太尉下韻河南尹二句通身披拂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備遷隔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總叙）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總贊）劬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盩音輈 厔音窒）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同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孽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殯於堂也）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兄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少尹之位不爲賤矣歷十二官不爲無事矣前揚太尉後述乃弟於少尹不苟叙一蹟不溢美一言此之謂實錄

李林甫盧杞鋳傳
錡遷腹心五人為所部九自將

#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於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虢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選尉京兆鄠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歛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歛兵立不逼錡命械致



賊走死不暇民盡出迎公抱扶以歸語氣如是
任人之請其利甚哉
為御史書貶九卿一人不詳其何為少尹時屬吏二人皆以贓蓋史法有所有顯

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炅音憬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贓減民賦錢歲五千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饒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濆自饒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銘曰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

事恒出名上見當時知之者少也銘章深惜其年之不遐而時人用之猶未能盡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楨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銘可當哭

淵源

紫閣山終南別峰

古者賣官以恤人臣之私而臣猶有恥之者

小試

當時權臣誰耶始指伾文黨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

二市善讓方以官讓庶兄時端伝已見

典利除害必自節用聚財始

有瀾有目條分纓析其後言宗問元和循史就爲第一宰相周犀以丹對且曰丹没四十年乜何歌思如丹尚存因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卽知公所詳載一一實錄矣



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胥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財於山名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敢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漂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嘗愆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娶淸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慊音歉或作謙謙）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灘）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太史公循吏傳至荀箚扶風繼之所撰次良吏治蹟和風時雨感動千古恨不生其時武陽一志與前人比烈矣

##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鄜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卿戶部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坰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能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庾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葬事，皆同官與相識者爲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鉌、鋉、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綏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衒；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不錄死節之子何以勸善官人者之過也銘辭如論集中僅見

##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盧植後吾冑於昕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璀爲兗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啟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璥諱補填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簡法不稱所銘者之可銘特表求銘者之真能子可銘而遂以銘良史氏不虛美如此是故有不言也言則必信

##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誌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讌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皆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曾大父延嗣，中書舍人。大父含液，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頡，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路寖）後辟不肯留。（後使李巽）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綬）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為歸，無族親朋友以為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樊汝霖云子執規執矩必復並小字後名愔惲恪長慶後接踵登第愔生台符惲生廷義復登第始則孤露流離繼乃家門鼎盛賢者有後天施不爽矣



碑誌 原第二十六卷

#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

前言從葬謂從先人兆次而葬也其地則河南河陰

廣武原也茅氏文鈔於從字注曰難解於此又曰不詳與司勳合葬處不情措

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岍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宰相李公吉甫

首尾止完賢佐二字



事件避難并義出筆之非以衰之

#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杜氏自戴侯幾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洧水之陽其後世皆從葬洧水及正倫爲太宗宰相猶封襄陽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大理生賡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封張建遂至濠州刺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旣音旣之女生子男三人柔立爲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誼立爲順宗挽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纂辭酋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廄虛空事在於人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杜爲大官然迹其殺韋賞陸楚事則其人可知此昌黎公所不欲志者不得已念與遊之情以塞其母兄妻子之請然其辭只如此於此尤見史筆之嚴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跡開元（或開字句斷 開元連下）受賜更名書於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劄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人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蹈於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關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間留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於左右權丞相善之饞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羸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累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

響山宣州山名

職卽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葬於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旣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蕃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啟慶自躬於虔洎溫厥緒旣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作民下完上實師於其鄉鄰寇逼屈營軍嚮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斂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旣顯旣願或作碩戒於終咎伊我襄陽克愼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壘於原維樹在經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備考 受賜更名冀公初名劒客爲令考績最天下玄宗以爲可嗣魯恭因賜今名治行靈州嗣恭爲朔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嗣恭觀察江西循州刺史哥舒晃反以嗣恭兼嶺南節度往征之克廣州斬晃逐政序是一法亦節節見謹飭處

已下錄尚書武功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乃陰與寇連奪讓兜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捺祿山捺奴葛切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

此大節非止試功矣

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衞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壚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痒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備考　用師於恒（恒成德軍也王承宗自稱留後從史服喪因中使吐突承璀以請起復爲節度討王承宗）可突干（契丹勇將北敵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黑水卽靺鞨）

首述廟享本末次叙世族次錄尚書之功如衣裳幅度不可亂也詩亦入雅

附說李說也

##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元和八年六月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僩嘗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僩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凉之戸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戸曹殯于凉凉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慼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擬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卽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

儒將風流

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婞婞之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族日用能以十月成政征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甍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卿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甍醫問交道比葬弔賻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甍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飮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及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樂易風雅之人致大位而不能久公所悲也



引例切當而文之高古奇崛自是宋大家所窮日力追而未能至者

敍大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愼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

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桀鰲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兆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迫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媲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禮戎容暨暨暨音忌爾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備考　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玠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連兵攻擊廷玠固守卒保全及田悅叛逆廷玠力諫悅不悛乃謝病不出憤鬱而卒　田季安子懷諫也田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　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田侯真其人矣此銘奉詔而作故起一段全力注之而序田侯處亦簡重○周宣王時詩爲三百篇極盛公凡大著作輒欲追方叔吉甫握轡並馳而與之齊

## 碑誌　原第二十七卷

### 劉統軍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兆既葬將反机於京舍於墓次机或作几或作主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卒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較德焯之藥切勤者莫不粗完歷卒崇終有都督之銘曰事時功以著不可誣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有論有誄有幽堂之銘又如郎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縱哭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劉處彭城本自楚元陽曲之別系公祖遷公曾祖考爲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乘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喑於金切噫烏界切來告邊帥可破之計楊琳爲橫巴蜀靡彰公山游寄單船諭招折其尾毒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奮筆爲檄強寇氣死決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公遂佐之蘇民軋敵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

天子所憑祭卒幸喪圍我許鄄新師不牢勛勤將遁公爲陳方應
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遂至遁敗以功遷陳實許之半聲駕
元侯以勢自憚復入居許爲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
職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稚耋嬉遨連手歌謳上無可怨
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及癸巳歲秋
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公卽疏言此皆臣儆防斷不補瀆民
於泉臣耄且疾宜卽大罰上曰菑害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
哉驛隷走呼有中使來公迎於驛遂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歊艴
艴許極切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閔有加



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冬十一月日將南至
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
密以遂
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韻其誌文雅健可誦

雜拉裨野雲綿爛然
恐徐遂稱受命也或恐字
句斷者非
一波九[illegible]

## 衢州徐偃王廟碑

起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
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
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
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
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
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
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
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



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鬭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
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
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
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
結
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
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
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
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閒卽其居立
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

犀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𢗉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陊池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黕昧就滅（黕音膽深黑也）藩拔級夷庭木秃鈌（或作鈌）祈甿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宗人鄉人也）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顚徐由遜緜秦鬼久餓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玆邦廟土寶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備考　柏翳（詳見史記）　駒王（見禮記）　章禹（見春秋左傳）　太末（卽姑蔑春秋時越地）

子長多好好奇也此篇酷類太史公嗟乎假設韓先生世掌天官抽金匱石室之藏本詩書左傳國語輯一家史籍較子長必加麗焉無不及也

##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月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餝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蓄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退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頡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鴻臚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進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藏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奠不宜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潰襄荊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雄詞衆考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疏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邅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蒞州承喈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龕柏版松楹其

咏作廟也

延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門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巘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胉骼（臑女朱切又音 胉音粕 骼音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於慶爾咸維曾維祖維考之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咏孝享也

備考　陳大夫袁濤塗袁偷如申儒遏黃竇太后好黃老以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忍不錮人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鞠人人曰錮人於聖世吾不忍也膞䏚骼膞臂節也胎脊胏骼鳥獸骨學益老詞益古劉辰翁曰文古文詩古詩而鹿門以荊棘字句不可讀爲憾譏見相越豈不甚哉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甍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擩或作濡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懾伏衞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鞿䩭遷萬年令果辨傲音敖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巒洞蜒音誕守條死要平聲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

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吠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貲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備考　賓主違言　敵遷桂州郎吏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騎授敵既而憲宗自遣中使持節賜敵敵畏中使索厚賂即日先已得詔矣使者紿蕭覩持歸以聞遂貶

引重在太尉之孫而歷官亦各以能自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

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册登公師事載之史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盆掌廐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與官者^耆，音嗜事滋久愈謹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於萬年縣落女原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仱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爲銘曰

有蟜^音喬氏國實出炎軒蜀塗莘摯正妃之門孰興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官封繼繼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卑

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

備考 有蟜氏 少典娶於有蟜氏生炎帝黃帝見國語 蜀涂莘摯 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生高陽涂謂禹娶塗山生啟摯即太任莘即太姒

用典雅尊嚴之體洗盡從前外戚傳是大著作



碑誌 原第二十八卷

##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音剖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上聲觀察使噎烏結切媢不能出氣時觀察使辛京杲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國良王姓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歛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師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

序大小之戰

不死不避最宜死勿被他

奇字受赫迫不敢畏

總最

既最其戰又表顯其大功

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艮以書中其忌諱艮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艮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艮降艮今安在艮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著直略切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遻吾故切嘬楚快切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鞣如又切一音柔鏺普活切廣濟掀音軒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筴古葉切著也又音夾行跳汊川跳音紫躡也汊測駕切還大膊蘄水界中膊磔也音博拔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樑光之北山[illegible]他合切隨光化搭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隨光化二縣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貫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潁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蔣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蠹輸其南州咋仄革切聲大也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軏民使令家聽戶覗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伊愼王鍔李伯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齕其姦猖齕齧也音懇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陛陛蹶居衛切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補考 曹絕復封 曹王明允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二子俊傑俊嗣王傑爲黎國公武后時並遇害中宗神龍初復封明少子備爲曹王備傳傑子胥胥傳戢戢傳皋也 搏力勾卒 商子農戰篇搏民力以待外事左傳越子伐吳爲左右勾卒 嬴 越猶言秦越 曹誅伍界 五人爲伍伍相保也敗則誅及其曹獲則分界其伍 十抽一推 十人取一也推舊解作椎又讀如椎髻之椎唐令以椎爲末冠之稱俱未愜意此當如字讀十人中抽一可推者耳未知何如 聖於史者也怪於詞者也其實左傳先申攷肱大般之詞奧澁前此矣學者第弗考而多所怪耳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 碑誌 五十一

# 息國夫人墓誌銘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戸部尚書薨夫人遂専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産皆有條序居卑尊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淸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强以肅成敏以和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施於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勳娓娓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遂望公墳而不同藏

#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蹐門告曰（蹐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

猶子長傳長卿不諱臨邛事也混然寫生法然有一點小說氣者

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秪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韓評 王介甫曰：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

非天下奇男子不足以發公之文，非公之文亦無以傳天下奇男子，交相得者也。

##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此即詩大邦有子意

皆喜交賀以此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是亭婉倒法言從協於尊章而我侍側猶敬畏也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合葬有銘，壼懿是收。壼苦本切

此子平書也至今談星者用之然當日已莫能傳其法況今乎

##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拔世父惲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王相並去聲〕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差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為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為鄭之滎澤尉信道士常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御史輩



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虎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贏其躬以尚其後人

學通五行仁及四門之孤寡李常容信傳人矣獨怪以彼其術推人壽夭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而不以自推何歟豈推之而不自信猶冀不死歟抑推其可以長生久視而後竟靡驗歟是則五行之書不如一夢之占之有徵也悲夫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終

#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碑誌 原第二十九卷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繄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擧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成德軍王承宗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或至垢字句絕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與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瀰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音歷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繇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商州爲子弟之賢公在幕下時所目擊者揚之不遺餘力其後得罪卽公有不忍言矣受恩不卽報永負湘中墳與志銘同一嗚咽

#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劌利傷也荀子廉而不劌鉥長針迎劌居衛切鉥時橘切）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掐音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末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從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



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或無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繇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平聲）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公于東野可謂死友矣俗論詩曰郊寒而公張其軍若此此知己所以難遇也

#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吝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遂授奉禮郎。楊於陵爲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名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即閑於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臯之孫，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肖慶配良，是似是宜。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窆彼驗切 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祿順而褭，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獨孤一代儁人，文修整，異他志。

#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兒子塗與其弟庾掞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嶺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名日月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其上世有畫者當宇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絳州刺史絳州之卒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府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為判官（張建封子愔）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荊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故當屬親故義）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媪（音襖）何疾銜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還留司虞部員外郎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音宜）有立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

宕逸亦廬陵所乎追○御史觸宰相怒斯可云嶷嶷有立矣稱許不苟然宋時宰相但奉行臺諫文書明季閣臣與言官紛爭若水火又不可同日論也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亾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始得官）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始授節）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直書）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刑子光祿王涯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爽平聲） 我銘不亾後人之慶（慶讀若羌）

未得官以前蹤跡欹碕序次歷落可喜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或作之玄，或曰中立。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馬諱璿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為黃金，爊於刀切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總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音新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貫，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其才可用其戟不可解文殆借以垂教而屬辭多闕

十二字狀其為人

氣不可犯

##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



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史記諸傳，每以數字籠人生平，而其後千端萬緒，俱不出數字中。此傳神法也。然耳聞不如親接，所以衛霍、李將軍及諸酷吏傳尤工。公惟與張同謫南方，山砠水險，患難相知，故以方質有氣籠張生平，而行蹟一一應之如此。

##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道字屬上亦得），七鬭乃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大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盩音輈 厔音窒）。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者（長上衛卒號），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懼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畜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錟鉏斸（鎛音博田器也錟大鎌斸大鉏也錟又音刪鉏鋤仝斸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爲公私有餘添卷），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陽參軍。皆愿斂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惟岳叛惟簡奉母鄭歸京惟岳敗傳首京師朝廷拘惟簡防伺甚密）

于將軍明利害識大體可爲邊將法而文特精采

諭將之散

李公鉅人也忠孝二字當之不媿公文出入司馬班氏自勒一家誌尾已加論定銘辭不大著意亦其體宜也



年壽葬地及夫人子皆並拘在前又一法

唐進士所作

高品

##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遒巡遇述還造與公婿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滄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襄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卽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征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鎭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

靳美也

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删直
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
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
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
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
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爲爲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以爲之
自始迄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迹魄軍遭讒府界去
下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於茲有靳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於



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
石以頌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評　良公私謚也汪陳鴻撰謚
此本張水部行狀而要删之末一段則公手筆也寄栗雄挫上
掃孟堅

在相權相年詩贈論先提過

可見時論相以能不以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
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
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
後六世至平凉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倬有聲
烈平凉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原明相善卒官
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
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
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鎭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
見其顏色聲容皆相爲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
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
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
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
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
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

新人長德之效也此以德

中文雜備前所未及

是不變通其中機者

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卒除歲選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



頓坐子殺人失位白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頓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非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覩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亾費不倚（倚或作儲）除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大）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候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運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備考** 忠孝致大名（安祿山辟爲幕僚知祿山必反佯死奉母南奔祿山反遂大有名） 詆訶浮屠（符堅命釋道安同輦權翼斥之）

權公和平長厚故墓碑一出以和平之詞

> 帝王治體文

##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孼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奴豆切〕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李惠琳〕又明年平蜀〔劉闢〕又明年平江東〔李錡〕又明年平澤潞〔盧從史〕遂定易定〔張茂昭以二州歸〕致魏博貝衛澶相〔田弘正以六州歸有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

> 命將

曰〔李〕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烏〕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韓〕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李〕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李〕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李〕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裴〕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梁〕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 御史一命傳神

> 戰績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 功賞

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亾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



此下龍飛鳳舞矣

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厭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頟頟同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行伍人語以[illegible]所謂時不可久也

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惟斷乃成何結蔡功下又開出無邊境界其詩孔碩此碑當之

**備考** 三姓四將自李忠臣陳奇至吳少誠爲三姓少誠傳少陽爲四將蔡將少陽也請紀聖功蔡李愬第一公文多斥裴度愬妻唐安公主入訴之詔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 時曲陵雲光顏破賊于時曲又一年



拔陵

雲柵

李義山詩曰句奇語重又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淸廟生民詩於予盡之矣○詩話載劉夢得述柳子厚語謂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直說用兵伐叛矣余以爲此非劉柳之言斗筲者托之也直起帽起古今詩文各隨所用如文王之詩是直起大明首章便帽起豈得引文王之詩抑大明乎分明斗筲者坐井觀天腹誹韓碑而駕言劉柳可恨○吏部文章日月光即起前此大作手令改著一篇吾知子雲投槧長卿閣筆矣段文昌以駢四儷六蛙鳴蝺叫之音易鈞天之奏眞不識人間有廉恥事

雄渾

##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



形容曲盡非此不暢

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供石本作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戣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

韓氏史筆如是非雖傚孟堅

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穊音既稠也）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音鴛）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颿與帆同）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



德刑缺一不可

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獻）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

時刑德竝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公潮州以後文字至此乎辭不足不可謂成文談笑出奇偉鼓舞南海神辭足之效也辭必至此而後謂之足吁其難哉



##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繁鄴侯泌子）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



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

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輯評杜牧之曰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若孟子稱夫子之尊莫若韓吏部

歐陽子以祭之大者必有尸而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葢祭之略者然則韓子之言非歟曰歐陽子之所稱三代之禮也秦漢以來天子宗廟之祭不聞有尸南北郊亦無尸而春秋二丁之祭徧天下牲以太牢羊豕麋鹿明制舞以八佾至今仍之可謂極盛矣歐陽子之說合乎古韓子合乎今而廟碑則今之碑非秦漢以前碑也嗟乎以古例今論說高廣而不切於事情者大較如此矣恐繆之不在韓也獨韓言社稷位所不屋而壇而今南北郊亦壇而非屋於此不無遺議云



羅數事以實之

##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居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幷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淒悲

理神也

言而遂之也上筆時疑有絕鬼人腸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晁无咎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唐人用通俗語入文字自公始如宅有新屋步有新舡之類是也然惟公能俗而愈雅耳此未易言也生為哲沒為神固有是理而公益以悲柳州之一斥不復故文與詩俱慘愴傷懷之音



##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

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辨古書若別黑白。徐偃王廟碑奇黃陵廟碑正奇故雜拉稗野正故掃盪羣書同為詣極之製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字彥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繇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

不經兩貶奚以致此

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塡
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絶火延隄松
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
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
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旣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
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
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
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
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絶他



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
宇二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
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代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
處某旣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八代之衰以此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
漢儒未免
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
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不矜不
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

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
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驟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
於權以直友冤蔽摭挫摧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
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敵之必絶其徑浚之澄之
俾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爵
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
於躬方乎所部禁絶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
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於斯石
日遠彌高



弘中文章忠直吏治墓志錯綜序此碑一直敘兩篇宜參看而
直敘尤難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假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偘或作侃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



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或至學字絕句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

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殁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薅呼豪切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幷斬之以狥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師或作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



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

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鈇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克自金吾代將消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克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

明所獻所餘非以計斂得之

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愒（愒與憩同）其人爲讙韓姓許公磔其梟狠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而緣切）盜連爲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音荀邪視也）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几切）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地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文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行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拔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許公偉人功宗元和此碑亦昌黎先生盡畢之作

##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顧顧惜藉藴藉也 藉字斷何爲長）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

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
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
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
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有抑揚隱顯不失實之道有朋友交游無限愛惜之情有相推
以文墨之意卽令先生自第所作墓志亦當壓卷此篇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
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皋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行賞誅爲
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
第獻文與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卽位
遷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
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
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
吾上卽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
以故起閭閻氓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
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
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
爲進士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
蓬山令次配崔氏諱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昵夫人父昭嘗
爲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
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
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貨宅以葬銘
曰

大支於今其尚郁封當公弟兄未嫁又亾其還於南年及始衰誰
謂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故里于幾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壽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還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

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
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
陵蕭儹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
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途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
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如遇羲皇上人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
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
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
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
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
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
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爲貴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
觀察使以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
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銜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
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
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
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
發也遇馬總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總
附上意爲事使公按譖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
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屠寺而致總獄事聞遠近
値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
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

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寛大為稱朝廷嘉之其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備考 達者四人人丹俱刺史戎放俱觀察使

長厚君子也佐柳冕棘棘不阿郤壁立萬仞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終

#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碑誌 原第三十三卷



碑誌 原第三十四卷



碑誌 原第三十五卷

碑誌 原第三十三卷

## 楚國夫人墓誌銘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鄜音孚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相漢義以家酬還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時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



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備考 高陵 漢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義其子也

嚴潔凡作榮貴女誌者尤宜取式

所序節節見篤厚

#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

總挈



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奸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

特詳

敘句論定照前

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稷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



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書孔哀質於幽刻

備考 后稷竇逃（見左傳） 聖愕旋河（趙簡子殺竇鳴犢事） 相嬰（竇太后好黃老 嬰爲丞相貶道）

銘辭熟事鍊生最奇崛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
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
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
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
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
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
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
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
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
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
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
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
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
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
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
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
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音圭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



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
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
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與矴同丁定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
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
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
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
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
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
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
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
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
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
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
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
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
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
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
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

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哉哉戕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年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哉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獨詳嶺南之政而于言容桂用兵事尤詳余按公自潮州還所進黃家賊事宜首尾兩條悉與孔公合信乎賢者所見畧同也蘇文忠云興事首禍之人冥謫尤重其裴陽之謂乎公昌言于狀而此志復揭之垂戒章矣銘只卅二字而渾渾無涯出信聱之十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

先生不苟以文章許人然能秉高其四字亦大類得

惟堅銳剛嚴絕同官之匪人者惟恬而不附而于所友獨順所以可貴

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泂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



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備考**　遭讒而貶 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讒者疑叔文之黨　直友人之屈 謂楊憑

歷官行蹟撮其大者于前而逓詳于後此法易使人爽目而歐陽子宗之變態百出矣

百端交集

##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 公兒弁 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



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 茁側劣切 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前頌後悲又爲墓誌開一格矣最後人所易學而難工者

人謂公此志與孟于樊余謂仿是奇不是處

妻子不列

碑誌 原第三十四卷

##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平聲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品隲其文表襮其博學而外此輒簡之固是變格○公志文壹題官閥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親之也施士匄孟東野稱先生敬之也

##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郱音平字某，雍王繪之後。繪太祖第五子，爲隋夏州總管。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去聲。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晬音遂，子生一歲曰晬。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凛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曾公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議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郱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滻、洸、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子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學行可志者，意在始無家再成有家上。

張弘靖也

罵如聞行且罵如見

#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餘人字考異疑衍，或云如字句絕，非衍也。）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箸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考異云此銘上下隔句各自為韻蓋法兕貝魚麗等詩但闇明二字須乙之則韻自協而義亦勝余謂當亂離幽暗時亦莫之奪節處明可知如此則二字不乙亦可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咀音忒，相詞也。）

是亦可曰為張御史舌矣。天地正氣，非遇如椽之筆，而湮沒不聲施者，豈少哉！可慨已。

銘辭可圖

##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



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敎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構法明朗

有胆有識亦

必平日威望足以服人故以禁則止

##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嵩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



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翺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此事可入史載又思前夫人之葬前乎此矣何以不及而志其子則及之先讀古但見其言之及不如思其言所不及尤長識見也

##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



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事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短章妙品

##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



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

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餽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剗切特怪公欲覺世何不著文以傳而施之李于之墓誌耶誌載行跡而已又揚美不揚惡公此體斷非後人所當學也陳後山詩云韓子作志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韓子且以白笑自點餘人可知



碑誌原第三十五卷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李太白句）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曰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一兩賢一）縣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强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旣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蓋歸有時

行實不滿三十字此公之從兄也然少壯老三句已包舉得許多字

文以傳言薤倍見不沒其實

#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二男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棲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爲銘曰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人家子弟有聰明而弱者須不可問

#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一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本此）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卒業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 女挐壙銘

女挐，女書切 韓愈退之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如泣如訴



誌一乳母，何等悃重。彼其憐孤不去，宜得此銘矣。

## 乳母墓銘

乳母李，徐州人，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

（二、子、貴、封、進、壽）

雜文 原第二十六卷

##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胤誤隊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此少作也已無世俗氣



##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禮記兔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音侯）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夏易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

此傳直以太史公爲戲耳

其備眞處正其惡謔處而[illegible]

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

柳子厚讀之所謂怠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者大蘇絕世聰明擬作辭文傳所見似出柳下大較此文如王褒僮約可一不可二也



此二窮鬼惟

##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彉(音郭又音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霍虢切)欻(音忽)嚘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

人日祭韓氏之室南居之他室蒲門神戶竈偶禮延請不入也豈非恨事

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秪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誰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備考** 送窮（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也自此相承以是日送窮）

**輯評** 張文潛曰公送窮文出于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自訴實自譽也與進學解同較之乞巧辭遜于柳而氣雄于柳



欲擒故縱

##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罔或作網　擉刺也）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何版切）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悉枕切）睍睍（胡典切）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

黠何從齊愚意安字若讀處字又若讀則無脫誤可疑

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周書大誥之遺○羊豕以食之禮也導之歸海仁也不聽則强弓毒矢隨其後義也享其禮感其仁畏其義安得不服



狀 原第三十七卷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瓏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 肅宗 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緜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緜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 代宗 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

辭令妙品

對回紇說李懷光觀此二事可見謀慮

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
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
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
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
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
賦拜太府卿繇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
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
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



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建中四年事恒州將王武俊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
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
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
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
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
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
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
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
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

人情亦得忿

序事尤入左氏之奧

名言炳焉臯陶謨史臣其擬似又不可概論

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
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
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
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
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
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
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
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
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



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
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
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
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
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
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既受命
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
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
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

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詳）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覘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

逆以衆之靜以鎮之大度以服之隴西信清亂材其得力似亦不出詳慮



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心腹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郛闕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

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古今將相如櫛其間立功業有名聲者亦多蓋棺後欲得如許
重狀恐有一無二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

知人不易知己尤難讀此未嘗不掩卷長歎

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僕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粘○火○業○敺)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群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纔)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方以旱故停選舉疏轉說銷旱之法宜求賢自輔不次用人機鋒大類戰國策殆以說法爲諫法者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此狀即不聽從亦不至干人主之怒遠謫炎方此伾文輩爲之祟也錄之以見公之得罪不在疏

##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生等準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于春秋見于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

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備考 復讎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投縣請罪減死決杖配流循州

不立定制事發集議奏聞最得敬獄之旨○柳柳州復仇議更鋭此是議彼是駁也



表狀 原第三十八卷

## 爲韋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慚靦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絶朋黨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况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廻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備考 韋相公 韋貫之元和九年相公時爲知制誥代作

歐蘇勝表從此出藍

## 爲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得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出爲河南府功曹武元衡帥西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己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逮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消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



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奬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行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秖自內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污。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備考** 裴相公元和十年以裴度同平章事公時爲知制誥代

江河渾浩流轉之氣。行于四六駢儷之中。亦厥體一大變也。晚唐諸賢之工鬬宋大家之流利。鮮不奉公爲祖。而月露風雲。有志之士。罕有過而問焉者矣。

## 爲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官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備考 白龜 李道古會征淮西得白龜以獻公時從裴相伐蔡作



文詞雅法在賈太傅司馬子長之間

好聚爲此如

開弓到滿處

##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絶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兹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强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慚

羞戰怖之至。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切中利害非俗生常談

#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

表狀 原第三十九卷

##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



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繇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東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

此論切本身

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臣庶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肯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



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

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僭悉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備考 捕賊行賞 元和十年王承宗遣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



倣周公無逸

頓挫作兩折

極言無壽誰肯讀

##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即無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義）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

不但曲盡至
尊崇是他訶
佛罵祖處

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



自命佛此尊
待佛骨語

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韓文公以諫佛骨表窮，亦以諫佛骨表爭光二雅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上字亦可屬上）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具遇切）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

也宋真宗之妄在天書也若漢世祖唐太宗行之奚其妄此而曰妄將古帝王燔柴望秩燔大典亦妄乎

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韓公專精神致志慮之作氣盛思精字鎔句鍊天地間有數文字○臣子得罪君父悻悻然自以爲是不復思怨戀闕者非純臣也看韓蘇貶謫後是何等忠悃



## 袁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奬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止有感恩而無祈請

北宮對

有頌必有規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覩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舉用俊乂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若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備考** 即位穆宗 舉俊乂召翰林學士薛放等對思政殿賜金紫 竄奸邪貶皇甫鎛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華胥太昊母文母有光於周道文母太姒詩亦有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踴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戊。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穹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踴躍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五采五色數句足可關衡山之雲



## 請上尊號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北嶽常山幽州其鎮醫閭)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南北)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裒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非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並見淮南子)血兵刑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

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

上尊號是李唐陋習而雄詞不可不存





## 表狀 原第四十卷

### 論孔戣致仕狀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尊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尊賢之美况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也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

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玆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公尹京兆時作。明太祖洪武五年詔禁四六浮詞命擇唐宋表牋可法者以公此表及柳河東爲柳公綽謝表爲式是固時表之祖也錄之

學官必擇人學生必擇賢國子監所以不敬其也

##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小人誤國推見至隱

##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亦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旅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

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備考 黃家賊，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寧州德宗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長慶初，嚴公素爲經畧使，請討之。公貶潮州，入爲祭酒，知嶺外事，故以三事爲請。

所以不斷之

##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猶後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肅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

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二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



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



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

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
事所以未使處置待其稍能綏緩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爲
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
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
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廻軍
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六條並當時要着未審能盡行否而指陳利害與趙營平屯田
諸議相方一一如畫宮于堵





## 論變鹽法事宜狀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
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
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
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
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
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塡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
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名言）
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鄕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
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鄕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
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
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
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
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其奸詭不可
窮詰之民紛
紛從起矣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云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此論當行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因張居正
實始之聖人
所以爲恨于
始作俑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遷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簡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細瑣打筭以
折之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絶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較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幷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幷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



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

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較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裕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



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吏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

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以曉事君子排擊不曉事小人。條條糜碎。具見公立朝風采。

誕妄之此大約其人負商賈之才無柔仁之心計而劍爲稍稷同一扁子



補集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于補集得之。可見公之爲人廉靖。其天性也。微時窮約。日求于人。以度時月。不得已也。明者無譏焉。

外集

書 原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閤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勑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閤下裁之

補考 賈滑州 賈耽也後上宰相書耽方當國 潔以勁爾時已志在起衰



愚守與後愚之所守相應似宜斷句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乃與群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

千古大儒只在立志

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亡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備考 崔虞部 崔元翰也元翰名鵬以字行



說以乘時有為是正意

又切 切

## 與少室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

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勸之以從刼之以不得不從亦從國策游說脫出史称渤心善
其言即出家東都朝有鈇政即附章列上則此書所裨益多矣



善惡見則襃貶在其中矣況自太史公作紀傳未有無論贊者

錯綜

反為甲抑以自解

文獻不足實斷斷乎

##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襃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襃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瘦音愈囚以飢寒死）也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絶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

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勸而參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備考 王隱晉太典初官著作令爲虞預所斥 習鑿齒襄陽人以足疾居鄉里 宋孝王事高齊爲周人誅死 吳兢撰宋書史周史陳史隋史

作唐之一經豪勇安在所以子厚一駁昌黎亦詘服無辭而其文特鏗戛可誦



序 原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今之天下之鎭陳留爲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屛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喩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濶報國劍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束晳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備考 監軍董晉治汴州俱文珍爲監軍

史稱文珍性忠强識義理他日勸順宗立太子監國及事憲宗擒劉闢檻送京師宦寺中錚錚者序雖承董汴州命而作然固不辱公筆矣

起較文暢序尤勁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歟。秉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歡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晃而善文，于是乎取其文而忘其晃矣。此序有獎賞無譏諷



解對記原第四卷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愼，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羅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爲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愼而甚於水火

## 鄠人對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刲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尹謂京兆尹）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之當作於）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絶爲憂，不腎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鄠胡古切 京兆縣名）



##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

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閭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敘事難矣往復敘尤難筆大如椽勁如鐵可望而知其韓之爲者邪得不錄

## 記宜城驛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多甎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逐步寫景隨景致情不待讀昭王廟詩而荒涼腸斷韓集無山水記可與柳競爽者盍以此等一二補之

落筆千古不知有以爲假司馬子長

## 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階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翶、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與音預

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illegible]

## 制牒文 原第五卷

### 除崔群戶部侍郎制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賢者居一方則造一方之福

##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羸餘以給學生廚饌

公刺潮而潮士風俗易移彬彬稱嶺南文學大郡矣至今猶然大賢之澤長矣哉



## 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昌黎先生外集鈔卷八終

## 原序

友人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痝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



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序

後學儲欣

河東先生集余錄其在京師時所作十不及一焉謫永後錄七八及刺柳篇篇登載無一漏者嗟乎天未喪文六籍十與當唐貞元韓公學成亦既引斯事為已任矣無何柳先生以雄博富艷之材竄逐湘濱海畔蠻荒萬里之地窮愁閒暇以得并力於文章利病之間而其文亦遂與韓相上下今觀其騷文之懲誡



諸記之牢籠貶永五年與諸公書之哀麗四六表啓之工巧彌近自然凡皆韓之所無柳之所有交相翼贊以致元和著作赫乎排盛漢而接詩書然則天未喪文不可無韓既有韓不可無柳論之一定者也惟絕天人之適至謂蒼蒼者何與吾事則於理不合然他文不合者少合者多大圭可以纖瑕掩哉前朝人選大家取柳至約茲余所錄不啻倍焉蓰焉什焉無

他心所慕嗜不孤行直遂不慊耳世有議我為貪及詆以僻者我弗敢辭

新唐書河東先生本傳

宋歐陽修宋祁奉敕撰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於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



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貽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汩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己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州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南岳彌陀和尚碑



#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參校

汪　誠牧庭

姪孫在文禮執　仝校

唐雅歌　原第一卷

##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有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蕩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劒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

明諸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萬皇漢天子之二京三雅四詩謹天子能任吏也既法於庶以下皆美度之辭

度度而並及其佐言度佐自副馬總司馬韓愈以下

皆極明悉之道

備雅方城美禪箱淵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於溵於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嚚甚毒於酲狂奔叫呶交以干大刑　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　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禱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既涉於溵乃翼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苑苑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遐昭陟降連連　我旆我旟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



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　進次於郾彼昏卒狂哀兒鞫頑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　王旅渾渾是佽是怙既獲敵師若饑得餔蔡兒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　載闢載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為謳吟　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

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余仁蹈彼蜒頑豕思是馴
愬拜即命於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
銜勇韜力自思予殛　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
長戟酋矛粲其綬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
恩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
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爾聾洋洋大風來加於
燠其寒於遂其遐　汝陰之茫懸瓠之峩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
虜既縻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
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蔡



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顧蔡初胡甈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
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
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
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

【補注】夏州楊惠琳　劍南劉闢　江東李錡　河北田弘正以六州歸朝廷

【音釋】溵水名　禡社宜皆師祭

【註】其良李祐也依詩謂祐雪夜襲蔡者祐計　汝陰蔡州境　懸瓠蔡州城峩言高也　西平李晟愬之父

【評】陳伯長曰義正辭嚴制作如繹孝然皆唐德於盛漢之表

平淮雅匪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詘於古如公曰徐之往紆
余仁等語其於古者勝殷遏劉止戈爲武之義貫爽毫髮吾知
聖人復起採而錄之以續正雅必矣表亦拔步唐蹊翔翔乎盛
漢之圉○有抑傳韓柳者其言曰元濟唐臣也倂天下之力取
三州本吾臣子本吾土地而君臣動色相慶有靦面目矣嗟乎
頌之殷武雅之江漢獨非吾臣吾地乎爲此言者非不學之人
即不思之甚也

##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序

負罪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閑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覩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臣爲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鬬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爲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謹冒死上

此亦制作之大者其曲漢模唐文而余錄大家別有詩集故止登其序



## 貞符 并序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向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缺同）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於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訖越乃奮敚（同奪）鬬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命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

其兵車交戰乎其內一統類齊制豈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
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
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牟老聚聖人而禪焉大公乃
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能徑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
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
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書貞
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
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闒
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



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
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駭虞神鼎敔脅縱臾俾東之
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
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
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
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音銀)以爲鑪爨以毒燎
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
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冷風人乃漻(音聊)然休然相睎以
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

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
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於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
讙動六合至於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
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蹶躅謳歌灝灝和寧帝
庸威栗惟人之爲(去聲)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
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
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於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
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
帝(宗)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



益高人之載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
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
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來之君
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
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於郊廟
文之雅詩祗告於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
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刃莫畢屠澤
熯於爨爇炎以澣殄厥凶德乃駁乃夷懿其休風是照是吹父子

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肌膚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於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於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沿於北祝棐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備考 大電大虹 少典妃感大電生黃帝 舜母感大虹而生舜 白狼 湯受金符帝錄白狼銜鉤入殷朝

騶虞神鼎 漢武以瑞紀元獲獸曰元狩獲鼎曰元鼎 桑穀 殷太戊 雉雊 殷高宗 法星 宋景公事

白雉 漢平帝元年越裳獻白雉 黃犀 黃支國獻犀牛王莽班符命曰受瑞於黃支

論近正詞采兼西東二京不媿名作雖東坡先生嘗譏之然不害其可存也



賦原第二卷

瓶賦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罍罃相追諂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已雖自售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湄鉤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於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時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備考 鴟夷 盛酒器酒箴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

輯評 蘇東坡曰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晁無咎曰揚雄作酒箴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宗元復其論以反之蓋更相明也

子雲酒箴一篇今逸其一不箴而勸矣子厚補亡雖小賦不可不存

造語先妙

發端可怪可怖

自然此段爲建者余曰未不作迷語只是字字書題

## 解祟賦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於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風雷唬唬呼交切以爲橐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炖堪輿爲甗鍑兮爇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山名而相叉膏搖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沃無瓶兮撲無篲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己而燠物愈騰沸而骹音交齖鋤牙切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爲禍往搜乎太玄之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遭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大淵而覆炘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爲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向也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雎倏施而以祟爲利者夫何爲邪

備考 橐籥中半虛故能有容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小大二雅之變言赤舌之害詳矣子厚既謫本非之外詆訶萬端故言之尤懍

##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予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妒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眾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音加。牝鹿也）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黝雲湧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眾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汩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群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餘字諸本作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評】晁無咎曰：宗元竄逐崎嶇蠻瘴間，堙厄感鬱，一寓於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暮屑窣以淫雨，聽嗷嗷之哀猿，離憂極致，出盡宋呻吟之外。

比物連類爲狀[illegible]披

至爲縱目而古今無一相[illegible]而自悲也

已下皆自命意也方與欲[illegible]以從咸淹一日而九廻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阸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遨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黙以待盡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爲騁玄虯蹶泥兮畏避鼃黽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慰繫介獨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堮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眞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諄諄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知從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會奠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鶴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此賦自閔亦自命也其言曰知從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厥後劄艾於蠻烟瘴毒之鄉身沒言立彼相鄰倖作醜語者今安在哉而子厚卒以不腐也是以何苦務崇志矜秋大改過

夢歸賦

羅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乆余寐於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欻騰湧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鉥音述余以往路兮馭儗儗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汨兮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靄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嶇嶇以巖立兮水汩汩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曛黃之黭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勑吏切儗兮心回互以壅塞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遊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不予之所嬰鳥獸之鳴號兮有動



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折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子厚此時直欲隨寓而生〻而勿胥啓故土之爲慕進一解矣余每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

哀且迴矣十年莫省能無淚乎

##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若重墉之相褒（音包）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為壕欣下頹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沍而為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積林蓁以為叢棘兮虎豹咆㘚代狴（音陛）牢之吠嗥兮胡井眢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為柙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賦也者古詩之流也柳州諸賦其於子雲相如沈博絕麗之作未知何如然亦楚騷之云同工合曲矣其品在屈與宋間景差以下不足道 [illegible]



論　原第三卷

## 封建論（柳子厚）

[illegible]十年以前事而得如許分別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

一代以一司
刑之獸柔慮
以爲言郡人
人知書所欲

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展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成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



前排四代六
利害之門此
三段離波潮
人之論設綠
四代子分肇
力尤偉

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

謂天下不敢駁之曰

作者大快讀者各得大快以倩麻姑癢搔非只輸氣也

舜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逮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輯評 蘇東坡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祐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楊升菴曰欲自視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封建敝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縣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川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笑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也非腐儒而何

漢過秦唐封建各以一論名一代而柳論尤仁人之言也厥後宋有天下削藩鎮權任郡縣而中外晏然百年之間百姓老死不識金革明有天下太祖崇大諸子之封擁地擅兵殂落未幾北師旋起嗣君遜荒雖廟社弗移而士民之伏刀鋸斧鉞以死者且鉅萬萬矣自茲以往百世可知辟若鳥喙不食則生食之必死然且有是古非今挾殺人之物以勸餐者何耶楊詆其腐儒且為不智吾怖其毒直以為不仁○文字援引古昔暢達己意者雖洋洋灑灑中間必有一句兩句重如山岳不可移也堅如金鐵不可屈也明如星斗不可掩也然後為論古論事之最余於柳論封建蘇策藩勢遇之○人人說封建以公天下先

生偏說公天下自秦始此作家拔幟立幟法儲在文曰封建之論定於此矣近世魏叔子懲唐宋之亡聚族姓京師一朝殲滅殆盡及明季白梃橫行南渡倉卒援立之失謂宜參封建於郡縣之間勿令過大俾世其土而制其政令天下有變則人望有歸持論最為明辨然予觀莽卓之禍同姓諸侯王稽首奉上璽㦸環視屏息莫敢誰何而光武先主起徒步以恢漢祚雖系庶宗不階尺土是知世變無常而子孫之賢能光復前緒者又不必出於封建也失在於政不在於制誠萬世不易之論哉



##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拲居玉切）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總評　唐荆川曰子厚此論全是從國語得來

道爲總名官有定職守道不如守官政欲人守職以合乎道耳

此論最善發明聖言其曰傳之者誤也與隸也不力一例看



考據月令微有參錯

##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脩封疆端徑術(音遂)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趣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脩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

語同溲月時令多百用不成云又何以得此於經也

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若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言辯而正





##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為君人者法也豈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逸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眾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言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興祇作審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懼耶曰聖人之為教言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勸勒然書於方冊與言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慢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慾而為嚬蹙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君子以為其冊書之多說奇異人之言使愕愕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矣假借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正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其有闇然而不頑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下昏庸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一史或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

膺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雄才悍氣拼而失其正矣武王非聰明睿智者乎休徵咎徵箕子胡譊譊乎爾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而子厚斷刑論曰古之言天者皆爲蚩蚩者言之是直以佛氏天堂地獄之言爲說命洪範之言也惡乎可

## 斷刑論下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

[illegible]甚有
[illegible]謂宋
以而無人識
皆權字也

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劉論讀此可以破拘牽附會亦所謂辨而正者



##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阿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 其所以去就明者[illegible]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

醫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結尾峭厲然子厚所云亦偏論也晉獻立奚齊而殺恭世子故亂漢武信江充而黜衛氏故危宋神任王安石而廢韓富故亡若此類更僕不能盡槩曰理本可乎大抵君父有知人之明則國家受妨間之蔽而不然者如子瞻所云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矣



議辯 原第四卷

## 晉文公問守原議

私謀獨謀在士大夫猶有深可保任者

失問與

晉文公旣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㪍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輯評 唐政在宦人此議雖曰正晉文之失實慨當時宦者之禍

本注 謝疊山曰字字箴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

賞

精明之識犀利之辭前議如摧枯拉朽此先生永柳前作屢會已欲匹詩

##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襃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

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備考** 復讐 趙師韞爲下邽尉殺徐爽爽子元慶變姓名爲驛家傭及師韞爲御史舍驛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

**輯評** 唐荊川曰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流也

貽息左國亦參之穀梁以厲其氣

史記明惠史佚事公誠說死爲周公諾佚作餘波烟雲無際

駁對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䂊䂊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備考** 䂊䂊 老子其政察察其民䂊䂊註小明貌

謝疊山先生云七節轉換余按此文大畧三節一結尾耳第三節論君臣之際尤深世有自負大儒交疏官賤而責其君以家人父子所不堪者倘遇柳公得不與䂊䂊者等誚

[illegible]惜之
[illegible]泰山不讓
土壤河海不
擇細流之意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illegible]

【音釋】列子名禦寇先莊子其書唐號沖虛真經 夏棘湯大夫 狙公養猿者 紀渻養鬭雞者 季咸神巫 魏牟魏文侯子 孔穿孔子孫 張湛東晉人注列子
文子即計然天資中以文子書爲通玄真經

【集評】朱晦菴曰孟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又曰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故柳子厚常稱之○虞伯生曰孔子沒百家之言各出柳子厚爲之辨析各有指歸可觀覽



子厚自謂貶官無事讀百家書馳騁上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今辯列子諸篇皆是也其於文也若明鏡之於妍媸莫有遯者

此令諸有當

衍

## 論語辯二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論語家語二書相較純雜有間何況他書記論語者必非泛泛但不從曾子最後死看出亦何由決為孔子弟子雜記之而曾子之徒卒成之也讀聖賢書尤尚慧業哉

##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音保）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illegible] 鬼谷子（隋志有鬼谷子三卷）

晉氏失馭南北剖分北忠尤劇元魏之後裂而爲周齊鬼谷子當撰於此時蓋北人之好亂樂禍狙詐險戾者爲之此所以得列於隋志也先生一辯有功世道



##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太史公讀管子則詳列篇目而晏子不然此好事者所以敢於爲贋也崇文總目稱晏子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出後人所採掇然則太史公所讀晏子春秋亡矣并劉班所錄載儒家中者亦未必不亡吾意東漢魏晉間有好儉如楊王孫其人者之爲之也張晏子而不自知其入於墨或轉剽墨子以倖受之張而自售其說固未可定人約柳河東曰爲此言者墨之道也一言央矣



唐崇道教封號蓋而僞書出亢亦不可不辯

## 辯亢（亢音庚）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備考 亢倉子（即莊子庚桑楚天寶元年號爲洞靈眞君求其書王姓者撰兩卷補之）

## 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

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蓋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
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
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
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
其然耶曰不類



碑 原第五卷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
人曰箕子實具玆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
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
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
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
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
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



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
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
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
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
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

無危卑不可踰悲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訓而伸卒爲世模彖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烝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末段亦書生事後揣測之談當日不顧行遯何暇計及文亦方板未入作家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端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合貞好靖不游纖葛絺紵克供以脩烝烝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黿鼉蛟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詛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備考 傷槐 齊景公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誅齊人衍醉而傷槐衍女婧造晏子曰恐鄰國聞之以吾君爲愛樹而賤人也晏子以告 公廢傷槐之法 趙[illegible]趙簡子至河津津吏醉臥簡子怒欲殺之娟請代父持楫中流發歌簡子悅以爲夫人 淳于 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漢文帝憐其意遂除肉刑 孝娥 上虞曹盱女見曹娥碑

## 唐故特進南府君睢陽廟碑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俗)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厖肩之都尉數奇見惜挫後脅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窮突河華天旋麗斗極之位地圮積孤狸之穴親賢右庭子駿陳慕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雍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討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則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進沮漢兵已絕守疏勸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拔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疏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鵝泉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



後接沈馥蘭冊所見蓋同

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俘變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闘義能從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異代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繈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樂門闘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幟以怒寇仰其勇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勢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 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惟嗣守久遠德音不形願斵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傲永麒麟閣中門圖之詞可繼銘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

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桀衡外舞缶穴中偵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闕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毖力東諸兇威西惡女六切抓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迷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偉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褒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備考 龐眘都尉顏駟事見漢武故事猿臂將軍李廣猿臂善射桂厲子見列子狼瞫見左傳守疏勒班超事頓盱眙宋文帝時臧質事九攻三板見國策懸布秦堇父事見左傳納官見越語立慬勇也見列子洛陽城下溫序事見後漢書

子厚晚年痛除風習出拔駢儷狀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不應於南公乃有此作然末段沉雄又非少時可及陳明卿曰規模燕許柳文又一格也錄之

碑原第六卷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悖乖淫流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

受旂纛節戟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噩音諤訟也）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備考** 扶風公（馬總也）六祖（達摩為初祖遞傳至弘忍為五祖忍傳慧能為六祖）曹溪（韶州地名有六祖南華寺）

**輯評** 蘇東坡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

邵伯溫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詩為南華寫子厚六祖碑（南華）又以劉夢得碑請則卻而不寫

作釋氏文者勦竊彼語撰雜不倫吾所惡以此耳高古如曹溪大鑒碑奚讓馬太史氏於老莊盛有所稱述今學者讀史記求言廢老莊列傳也而讀柳翁以廢此碑可乎余於作釋氏文者大槩少可特錄此碑以與老莊列傳相抗

南岳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厭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為僕役而媟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不勤誘掖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illegible][illegible]衣



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詠往復窮真宗于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古興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闢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鐏俎旂章綴移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



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按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卨氏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

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音辯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舉儒咸稱六藝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脩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類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於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荊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於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



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叙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逐昀昀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宮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粢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秋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於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髓莫不充盈歸懽于心文于躬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孜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咏歌公錫于天爵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醻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泮水丕揚厥

聲以告太史

【備考】侑酳（養三老五更于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酳以少酒漱口也祝辭入爲三老養太學也）

直序肅穆○薛伯高謂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此論甚正觀曾子不列其不足以盡將矣因怪當時妄與科第坐祀十人于是乎以顏子配而自顏以下則撤之吁亦悍且悖矣柳碑載此只史氏紀實之體非美其所爲而決以爲是責薛不及柳可也



柳州文宣王新脩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鬭怒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衞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隳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群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遺言措意並妙絕確是柳州文廟碑確是柳州太守撰柳州文廟碑或問比昌黎處州碑何如曰無少遜乎曰韓碑大而密柳碑廉而人真正敵手

## 終南山祠堂碑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於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聖謨撫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甓柱礎陶瓴甓築垣墉恢度督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需澤周被植物攡茂期於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歊氣充溢祈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販夫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興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居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劈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禮神崇享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庤衆誠明昭感神表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炎亢陽化爲豐穰貲我粢盛人賴蕃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攡其嘉休眷佑於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齊肅役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鮐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

序潔辭顧倣李斯永州前文字之可誦者

##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衞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祀，搜考藏奠，均節委積，咸執牘以俟于祠下。揆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廼洎廼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遂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嚚瞽，上承燭光，克艱以父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跂彼戾尊，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有翼其躬，有苾其馨，沈牲受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潙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牷既饋，椒馨爰糈，闢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鄘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采嚴清閟，左右洞從，神樂來歸，從御攸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寧，春其吉止，以對嘉靈，南風滑滑，湘水如□，將子無寧，神聽鐘鼓，饗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雅健洵金石之文，先生□外久，朝廷大制作不以命，士大夫所欲撰豐碑深刻不以州□，有文無題，以不得盡其才，而耳食者流謂碑碣非先生所長，何昧昧也。嗟乎！士不幸不遇，窮于有文無題，而爲耳食所姍笑不少矣，獨先生也哉。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終

# 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

## 行狀　原第八卷

### 段太尉秀實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

嗟斷悔效戾
大爲之動容
何況郭氏子弟

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
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
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
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
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
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
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
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
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
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
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
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
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
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

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
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
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愼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
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
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
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
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
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閒過眞定北上馬嶺歷



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
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
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
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十七人斷頭注槊勇也賣馬市穀代償仁也誠不受朱泚貨幣
議逆賊於未然智也棲之司農梁上義也三事而四德具焉段
公千古偉人此狀寫生字字欲活亦是千古絕調○柳記事文
段狀第一昌黎謂巧匠旁觀固當服膺此等矣或以此狀擬韓
張中丞傳後篇余謂彼是議論敍事參錯見奇此但敍事入

議論一句爲尤難也



##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瘋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燕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瓚仲兄前大理評事襄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嘗吏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曹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遊客如雲還有此高致否）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閈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闢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而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徉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於大中者衆焉蜀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務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

家議台否恐當以啟沃東觀爲正

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將之所賴者大延待告至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慎臣而引愆爲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感悔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逡巡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册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緊



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内官徵其上下之勤輒汲之艱也謁於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李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隷殿内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領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吏之始至入禮幣錢

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盛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楊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



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顏考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歿毀也夫人之父曰備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葬請狀

一脫俳儷使廉悍倜傑可爲法程 天生柳公輔韓起衰郎禾州

以前文字可見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旣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譜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旣成，以授世之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有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備考 五家 左氏 公羊 穀梁 鄒氏 夾氏 啖助 字叔佐 有春秋集傳 膠轕 [illegible]

起段妙於形容，此風近世移而用之講學矣。聖人難知推天道滋甚，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又何勝道哉。

## 唐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
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
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
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
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
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
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
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備考 御史周君（周子諒也彈宰相牛仙客爲上怒杖朝堂）賢臣（明皇相仙客罷裴耀卿張九齡）

簡而若人知愛其若耳不知其序次簡嚴若鍊精鐵尤不可迫
視

表銘碣誄 原第九卷

##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
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
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
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
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
申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
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於蜀人咸服其



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
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哀人哀人不勝其懷爲文上
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
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
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
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
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嘗爲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
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吏稱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
公王公嘗以機密臣天子於禁中承公之道稱於我邦由公之理

又能節公之德起道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遠願書於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特揭公字古趣歷落可愛後來學之往往纖薄王介甫君子齋記是也○李華德銘叙公本末粲然此書其陰故不複舉揭公字發議論是搜奇法



肩其所試寸
大其所未試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歎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諡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繫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導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允塞厥以降德世紀五侯伊祖之則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遷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諮諸朝天子黜連帥徙御史小吏滅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於永州八月甲子權葬於社壇之北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孜辨善謀畫所敗獨於西道戎帥其慮所出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於初今尚有五丈夫子

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從志其一二大者云

覩爲祖最爲父世文儒積彌厚僃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旅非其地後三年辭嘗銘

蒙蕤不詳因也撮要止辭[illegible]蒼道直是斯紀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儆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畿修整左春坊由是立著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罪以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逃疑五祥扶匿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戢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尉卿奇其術奏起以爲丞司祭社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由以爲佐離紛起導滯塞闢百執事條直纇遂司空撰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豐陵寢皆因事舉[illegible]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佯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illegible]非歲罪其刺金州決高施隳去人水禍密塗原茅闢成稻粱遷萬年令[illegible]蒲談姦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訴[illegible]以賄蒙者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怒所爲吏巧且誣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痁泄卒年[illegible]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輒出財力如泉水火性開蕩道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耶歡喜博奕知蓄音飲酒甚少而工於札諭諸[illegible]

飲由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捃
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
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於長
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來
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於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顯其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寔惟其英傑
擢首闕佐職於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下同法也斯畢
鳩工是伎是備繹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吏於柱下郎於會司微
爾以胥大比是宜作牧於金金人允懷溝防漢嵩藝沃卒移增我



歲食易其苛刻疾予甽民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於都百務叙
成夷夏以娛謳恤謹特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術
施施三年吏敝進資廬陵是遷入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能宜
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賦任前長原有墓高曾
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服遂升其
趺於道之周

始公以雖諾下子厚只要寫出活封叔與萬世人看何嘗做司

馬子長來

誌　原第十卷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
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張公　張舟　墓誌銘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希殊俗之恩理隨德
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
之理續於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
駕部郎中祖璀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
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於外推



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斂給
厥聲顯揚仍以佐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畧巡官申固折衝有聞
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續用弘大揚於天庭加檢校尚書
禮部員外郎攝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
紫金魚袋充經畧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
丞充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
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貊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
陳嘉謨撥亂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
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委

委排有力然以史漢筆法序之必更可觀

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戊巳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申聯長轂遊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爲驩會郡負險茂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剗連烏以闢其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藪摩霄之阻坻爲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以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重險途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珠良貨溢於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藁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於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歎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於叔父延唐令某卜宅於灃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於丘竁以告於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死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於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蕭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乘茲險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通商不貨有[illegible]恍蹊山跨海堅其儲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烏鶩屏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砦海無遺迸寇罔踰越琛黃之獻周於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勳王封斯[illegible]立冠元侯年爵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延岡啓穴[illegible]銘萬祀德音罔缺

【箋】庚癸 見左傳 戊己 漢元帝置戊己二校尉 文單環王 單夷姓環王本林邑元和四年環王梟安南舟敗之布地千里 連烏 山名 鶴列 陳兵也見列子

序於厥體中特工藻耳究非記誌所宜銘辭鏗鏘可誦

唐故邕管經畧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李位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爲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懼致禍後封恒山爲愍王贈荊州大都督繼別曰象蘄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大宗曰■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虞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丞之以至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衞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爲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爲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幸皆范司空希朝進



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爲請公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爲都團練訓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幸皆薛大夫苹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祕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名徒試術爲讎家上變就鞫無事敕尚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烏滸夷刺殺郡吏毆縛農氏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畧招討使既至則轂弓橐甲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款故虜獲輸稅奉貢廟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塡有黑蛸鼓江漢東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永流黃州砂爲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幸走弔有絕五兩無金銀泉貝幾不克歛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蔡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某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興愿且文寔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婿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藝皆嗣名銘曰

文潛維祥實亘實延冢讓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肅詹事繼賢湜



湜丞承惟道之宣丕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二佩郡印帥歓民愛克懷以信誠辭告訓卒白其訊烏猾猖狂盜海剽山帝命平南逖彼猾蠻虎龍熠熠英蕩是將刑之金革以爲公服公既莅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弢弓服矢斷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伐宣績人爭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蠱孽告妖悍石構災升屋而號椎券而哀來輿來觀臚臚鮮原祔之顯寬松柏芊芊封域安安代有高墳是文之孫

名貴之至就其人一節兩節出數語模畫者筆不多精神自懽

貴尤物也韓奇柳貴未易軒輊

呂侍御恭墓銘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爲浙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爲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生四子溫恭儉讓以溫爲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爲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横書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祖尚父胄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寇頑幽洎戎猶負命吾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悉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爲文不墜教我獨武事未克纘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和協律郎入薦爲長安主簿從呂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瘖瘧加瘵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褱曰特女子三人曰環曰巒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歎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典於世溫洎恭名爲豪傑有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溫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爲奇物宜壽考碩大而又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依澗瀍之胝乎不可追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古誰依

呂君溫以氣自豪文善寫生讀之辟易

## 唐故嶺南經畧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於守龜祔於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荊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為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經畧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皋尚書胄尚書伯儀尚書昌皆賢有勞諸侯其尊事凡管嶺南五府儲時出卒致穀以謀叶平部衙見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盛海鹽增算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為人贏縮因能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可徙佑皆以國事微顯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祀優崇至忘其子之上若君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由進士為右衛胄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儆曰敏曰延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惟不懈於位不替於謀慮殺以平撫民以蘇備火不驚擇吏不乖惟賓於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酬既卒於年歸於懷哀榮施子侍孫攜觀經考古卒道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於陰之原爰位其墓于嶋了孫來拜來祔

備考 中丞良邕州節度趙良金 佑杜佑荊南節度 胄佐度戴胄 伯儀張伯儀亦荊南節度 昌趙昌

文以法勝似變實嚴此法亦從史記出

寫生賛辭忠
手張本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元和某年之某日遵慶奉其父命書凡若干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於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檀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號爲牢用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凡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於蔡道起復諸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遂兵罷不受賦其令某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以州有寄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illegible]公能以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處恭潔專勤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壘營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而卒用兵於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而兵帥論爲本將甯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於中貌嚴於外嘗立廷中毅然當之者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暇食謀慮憤叱以故病不可爲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當謙子遵慶子曰某

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貞勇光武輌備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備戎致厥命濟濟於軍袞服以光罪非從刑紱復侵思子

孫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於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策士獻欲去闕難以激去食廢寐神理氣離支腑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於京代山丸丸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以忠孝許人談何容易誌文核實處尤可玩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年月日，前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於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於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脈視病，今余肝伏以濇，脊浮以代，將不臟而死，奈何？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吾道無以明乎國，予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於人，以謫徙魑魅；上之得罪於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吾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脈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櫬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之土，其幾爲乎，其以是葬我。及是，咸如其言云。孤爽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命余也，勃以其善言。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於其鄉，杭州刺史常名君以訓於下。繕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畧，尚氣節，賙人之急，用貨力爲更。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當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遷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歌愛。厥績以懋，釋然而先，舉聞於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甚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書，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嗟！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憝遂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遷禁署，贊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從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汚吏覆。升侍從，躬啟沃。匡危疑，與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躓，身則辱。烏江逝，九疑擁。仍禍凶，遘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僇。何以葬，南嶺曲。惡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評　邠寧節度韓游瓌也，準以謀佐韓破賊有功。

準在叔文黨，天下利權尤爲清議所斥，然亦一時能臣也。邠寧破賊，功罪相當，惜當日無以八議議之者，故此志倍覺憤激。

書名亡佚十其未詳

此文集於□□

銘哀於文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諮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隸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鄭岐爲族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號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諱字謂緩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北復趙西走戎東討齊衡五年用兵征卒戍羅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爲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寄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餽給車擊舟運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勸爲率羣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鍔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于銘曰

涼爲帝基克顧厥脩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濯纓亦用學徒旣穀旣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餽致其廉介率是諸侯於荆於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旆於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月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行遂宜與銘詒於神永永是徵

合其將思其能軍佐幾李君其推本天子誅伐四出辟屬發



皇以張大其職尤得司馬子長之體

##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曰贈戶部尚書諱某穆曰起居郎諱某生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爲從事以閒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嘗伐蔡及鄆汴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既專將侍太夫人於京師道發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於某縣某里求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奇不遷秀於士鄉不利有司爰客於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宮臣理屬仍受國命南蔡北曹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牟既寧告養於京襚車草草我來周道載饑載勞神奪其孝形經於洛竟其焉如庶終爾誠侍其閭騰飲不遂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簡法讀銘辭知公錦心繡口自與三百篇詩人合豈彷傚而得者大抵公柳州後志銘篇篇可諷於口繹於心矣



##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居河東又九世曰慶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於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誠讀其世書揚於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敦學禮而善爲容修吏事始仕家令士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荊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癘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于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于陵其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雩陵哭且告於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臣嘶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闔狠讎怨教諭克順從公於荊綏浚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息是時獨寇姦滅邦人瘠痍懷君之澤咸志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於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爲祀羞余曷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充於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實曰蘭州夏

縣政良司誠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闈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麗從事以寧永安彼獠爲仍於兵是董是經旣柔且平浩浩呻呼萃爲和聲胡不俾壽而奪之齡柩於海壖壙於鄉邦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纍而不虛充充令妻墮首而哭鳥獸號鳴助我踊蹈刻此悲辭藏之奥隅

銘勝於志信乎其爲哀辭也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君寡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寡寡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物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朋在荊漢荊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奸游嗜音以生貴富爲妓能得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遊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主有載酒來則出妓擁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逆幼榮老窮在物爲困均之得喪誰鈌誰豐若若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嬰裹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悖蒙詬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公　前只紀實奸游嗜音以下傳其神矣墓誌之妙何渠下若太史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覿其神明曰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蒞焉辛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湖南郡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增宗元刺柳州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謂也摯之信也繇之有來其紀禋其列之懇懇來章神實侗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行終宜福是與百越



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左傳敘事千秋絕調韓柳二公往往闖入而柳爲深

虞鳴鶴誄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皐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既克葬於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聆於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腴其後優游在越爲鄉延翊輔漢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有苾其芳秘書多能垂耀於唐沿於漢陽世德以昌毗贊尚父休徽用揚惟我先君爰昕翩翔洽乎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於鄉論



爲秀士百郡之選發於京師珠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輩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銜卹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遺孰徇於名而不是思援袂就道乘艱若夷躬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祗祔於墓遽不爰飭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歡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闡於邦家倚閭千里觀咏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閒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歎勿地吊慶交戶神祇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觀通家修好講道爲鄰既冠於阼思致其身升於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咸去泉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誄行謀諡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礙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補注】吳虞之分二國並太伯後　仲翔名翻曰預曰喜其族也　秘書謂世南　漢陽名當九皐父嘗爲鄂尚父從事與子厚父鎮並在記室

虞生終於逆旅一段可悲涕

故處士裴君墓誌

河東聞喜裴君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康北渭南野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河間邢皋以來告曰曾祖諱某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起居郎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諫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狠難處分之地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是爲第一天下皆仰以爲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慈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殆美於中丞壽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夭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存恒從不幸卒於桂林某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家位畢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人之喪自葛年來有侯猶異室銘曰

嗚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承祖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於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權佞抑釋太史是論黜陟冥幽邦命以尊神胥豐福不棄於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刑其衣



起居諱僑卿丞相耀卿弟　大理諱伯言　中丞公行立也爲桂管觀察使柳州屬其管內

一惜墨如金此等文假敢數字償縑千縑一字未云厚也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亢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噬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賈、老、管、莊、子思、孟、荀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馬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鈔，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刺史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咸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表誌　原第十二卷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葬，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明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曾伯祖諱奭，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於河濟，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群，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而文於外，



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群從弟子姪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遁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溺塗以行，無慍容，觀者哀悼而致祀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今猶斂其狀。先君收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罰。既而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罷兵，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

思孔從詩序書序出也

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去爲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酷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簣，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危，作泉陶不撓詩。終褒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

唐通人傳如說



閿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敍 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有擊在閭數以聞於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群冤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鸚鶴詩。居三年，醜類就殲，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常我哉。作嘉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綱紀。貞元九

中道無一不符

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令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册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凊，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薦聖，以畢其辭云。

備考　宰相憲府（相竇參，憲府盧佋也。將盧佋妻分家貲不及妾子，妾訴於官，佋欲重罪妾，御史穆贊不從。佋與參暱於上，誣贊受金，下贊獄。弟賞訟冤，命鎭及刑部李觀、大理楊瑀覆治之，免得白。）

用先世著作爲稱，以綴屬顯晦升降事蹟爲稱，其氣象若廟瑚之上觴瑚璧序，肅肅雝雝。太史公自序後，獨闢蹊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亮忠蹇謇無與比能使所佑官
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爲復州刺
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遂擧職
爲邪險構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有土地



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伎以謀克蜀
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閒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爲工部尚書
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南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强毅仁孝
贊爲御史中丞捍倖倖得貶後至宣池歙處置使卒
質爲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
後爲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
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始出爲刺史廢痼卒
李鄘江夏人果檢自負凝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



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詁訓爲給事中上方
以爲相會戚疾自刃廢痼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
卒　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
部侍郎
李巘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二司[illegible]

大理吾因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愨人也爲御史中丞嶷嶷自守然以直免
官復爲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爲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爲義成
軍節度卒
盧群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爲義成
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長愼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爲
長者



鄭餘慶滎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少今
爲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眞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復由中
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
仕非其志復爲尚書郎
王紓其弟紹太原人紓得幸德宗爲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爲徐泗
節度紓有學術曾直爲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庚今已年八十餘旣和戎

十三年不得歸無爲言者
虞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汾州刺史以信聞
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
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學學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茁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譔式至河南尹茁鄧州刺史惟儉和
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
甚久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擧諸義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
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同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能拓尚
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史屛棄文

中名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傅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有任爲文學至御史病廢

遂廢次中都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

學益健類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

尚書郎祕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樟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謩爲右補闕贈給事中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畧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蕭昇武功人好聚書至二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復爲

刺史

崔元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强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因不得位

辛憚隴西人有史學

韋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沒

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者

而無聞今之世言文者以爲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

於背如右

評　劉辰翁曰此記乃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疎疎冷冷筆

致翩妙

此記尤見史才有揚有抑所以傳其人之真而宋人或厚尤之

癡人前可說夢耶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鄜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其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壥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吏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以洽於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教順其故俗不爭奪遂以洽於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儀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克凶事遂殯於是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綏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廻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於號舉弘農君之喪咸至於墓窆焉既窆立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於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剟焉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絀食奕妻子餓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于親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末段咏歎可以敦孝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言以為已師聞惡若已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為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撰漢書文章為四十卷號諸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綴好古之以為工讀書不廢晝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弁逆每作害寢食雖衛命時少閒又執業以興呻痛張言雖其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為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其益上病益年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名為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疾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臥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悲憤只力能累兄弟何悲憤萬千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於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於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滇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於大僇徙播厲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葬紀猶以不孝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

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

之行哉必隆其食饌既備豈若有勞疾光若將歿□于父歿太夫人
泣以喪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俛首命於朝祇奉教曰
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戢抑將任焉有
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祁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
難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
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禮無違者既命永州又
奉教曰汝雖不恭德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於後以蓋前惡敬懼
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今以
罪□□不能有報焉喪至于婦七歲而不果娶□稍微人多疾殃



矣吾□□其下呼滋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無所求禱祠
無所答吾譴呼呼遂逆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
為禍為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其遠去而身
獨止玄堂暫開而日不見孤囚窮縶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
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
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
止矣

與侍御祭君表同為叫號茹血之作而此尤慘裂

##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侍御史
諱某殿中生鄭縣尉諱某某生今禮部郎中諱憑代濟仁孝號
為德門郎中娶於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李夫人即世外
王父兼侍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商部夫人自幼及笄依於外族所
以撫愛視遇有殊於諸孫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
之色視諸姨雖之在嚴扃先妣之忌齋儼然於仁禮問其故咸備以
告泣而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退避洫懸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
於我未日既卜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直宗友道於郎中最深
髫稚好言始於善謔夔國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
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
雍之美王中饋佐蒸嘗休惕之義表於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
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
故二族之好異於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
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求□里之私第八
月一日甲子至於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
淑茂宜延於上壽端明惠和宜齒於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於
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哀門多釁上天無祐故自辛未

逮於茲歲衆服齊斬繐緦衰帢共間冠衣純采拜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將月而已矣哀大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娩淑姿鏘翔令容安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

銘辭騷雅可誦



下殤女子墓塼記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爲尼號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夭歟以緇褐銘用塼甓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銘曰孰致也而生孰名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銘入覼解錄之。此猶可錄若馬室女苟無誌瘞文亦無取而世或舍此取彼何也

##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於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忘其故他姬子雖已子造次莫能辨無忮忌之行無犯迕之氣一敎之宅言矣不悶於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期月之日潔服飾容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遷柩於洛某月日祔於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



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吏大敬之北遷而其室已禍巽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璟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眞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璩祖曰某官鯢曾祖曰中書令仁師議刑不癸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婦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于銘曰

巽巽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禍戢二百其處中缺曾玄不續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傷禍六殺數存如淺之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職復以慶維二

一字或作子

庶孩不哭憐兒公是恃夫爲忻然髮毳我我簠豆惟嘉孫嘗賓燕其盍孔多有泌有嚴神饗斯何奚仲仲虺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斁之訛淑人不居誰任於家書銘告哀以寘兹阿

不愧女士矣序兩家禍敗尤惻惻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對 原第十四卷

##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旣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



其饑也亦返呑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翼顚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激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楅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

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皆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鱣鮪鰋鯉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胲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鯨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蹶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胸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鱻（與鮮同）臛（音臛）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倣國策而文采過之尺幅一如梓人傳○作者其知勞乎與戀谷賦參看可也



##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覩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迹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

撼見作者本旨

實緣自訟一篇

游汝閭閻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罰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氛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趍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嘆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柳子惟不自貴重以至于敗柳子之敗一愚字蔽之宋人謂宗元不愚苟矣怨艾之音詞旨嗚咽



夫子承後貴

世自難新語

##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進一步結陰語淺悲然悲而不悲

原第十五卷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覬泰攝齊。常若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覬闕蹀戶。惕若僕妾。其披行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鼓之翔舞。涸水之容與。以徐則頑。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足。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迴肘東指。混潰后土。濆音汾瀾縈沸。澴隱隱怪。于于汩汩。騰倒趹越。委泊淮溰。呀呷飲納。灉瀰失墜。其所嶯激。則運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鴻于巉。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洶汗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檣櫓之所御。鱗川林叢。衆雲逝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子所謂在德不在險。行晉人之



藉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鉤。為鏑為鏃。為　為鍭。出太白。徵辟收名。括揝伏崔。尤肅肅縱縱。合眾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電。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漓漓。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曰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讙白日。規為小鏃。雲破霄貼。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筋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聾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鹽。而馬蕃焉。師師兟兟。兟音　溶溶紜紜。䮝䮝驊驊。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鬐音擀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旌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蕩雲。沸而不止。翠飲源澗。迴食野藪。浴川歷浪。噴震播灑。濆濆焉若海神之[illegible]而來下。觀其四散倚[illegible]悅[illegible]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

人搏決然全切蒲閭躍千里相角風駛紅霧亂鬣翻首山狀鼇耳搖
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遺游不久而復攪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
齧闘目相䀹衆叟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
犧雜龕集嘲啾漼漼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乎飛縻
指毛命物百步執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
佃以我獸獲敵推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吾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
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堅內貞滲液不行乃堅乃良萬丁舉



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磵谿之紆縈交峙屹之杪顛瀕泉源
之涂灣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
抗河漢乃披虹霓聲振連谿柳塤磬谿丁丁登登硍硍棱棱若兵
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谾谾㶁㶁洶洶瀧瀧若蕩若崩若蛟龍
之鬭風雷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嘎捎殺摧崒坱圠霞披電裂又似
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鵬鶚驚鴻號鳴飛翔騙豺虎兕奔觸慴慄
伏無所入逃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
以入於河而流焉蕩突硉兀轉騰冒沒類奔螭驅石以梁大海抵
曲鱗壓匯流宙解前者汩越後者追隘乃下大龍門之懸水揠拉

頹踏抒首軒尾灦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峙穿
雲蔽日澒然自挽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
瘮瘮衍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
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
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
也且厖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乘津涯千里雷騁重馬輕車遂以君
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罾罾麗縈纖紆其間巨舟軒



昂仡仡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脅集而從之瓶龍亢
拔鯨鰭㲄白黿逐蛟螭叱馮夷立水涌投攪流離掬縮推移采曾
網蹙騰天彌圍掉擗擁踴以登大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
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濤擒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
逾千雷衝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矜裂鰓
呀咈鋤欹領就攣切莫保龍符其於五味和劃離剖風雲失
勢自散遠去若夫魦鰭鮪鯉鰋鱧魴鱮之貲肹蒙若大同不足
悉數澥脫紛目卷之水府而二河之人則已朝薦饔飫厭腥膏鹵
聞腑炙之美則掩鼻蹙額賤其無上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

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彌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脈寫膏浸潗𣽈滑汨㶇高掩庳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値堤防瀴瀛而滅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音審〕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䆉䆉𩦲偩離析鍛圭椎縣眩轉的皪作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巃〔洛孔切〕嵷〔祖紅切〕增崙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熤熒駭電走百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輦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巇乎溚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騾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撫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費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掇秦破楚襲括齊宋曹衛解裂晉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謹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交馳軒車出入環運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侖伴儐贊交錯交贊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牟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耳埒蔚乘牟牢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吳子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

矜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激。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鬬。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今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爲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



敬聽拜受賜

補注 掎角也 迤邪行也 鵩旻也 呀張口貌 豁大也 戣 駃駃馬兒疾 鴿 一本作領 大鹵太原見春秋 嶻嶭西方之山 揭捨北斗七也 踏跌 中見漢書 踏徒 蹀切 膠角 屏兜見周禮 跟趨 跟足也 趨足而躍見戰國策 躝筋見相馬經 秦神鞭石 秦始皇事見三齊略記 商顏商山之顏見前漢志 窗嫗 龍從山貌見上林賦 懸圃在崑崙上 太白山名在扶風

長袖善舞而又秀氣孤秉。宜其辭之窮工極巧。至於如此也。上稽魏晉之覡。下斷宋元明作者。昔劉辰翁亦激賞此篇。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補曰 蹔讀）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迹。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攢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譴。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鼙。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很。很擯僇。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獨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慚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凌僕。謂其若繆因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辭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顚踣。愚忿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汪洋淡閎。端貞鯁亮。其道弁循。襲與道俱往。而僕

乃蹇淺窄僻跳浮嘐嘈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趦趄批振而追其迹衆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辨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寒默耗眊窒惑狀異探怪起幽作闕佊佊愐愐卒自歉賊固不足以雎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横竪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莽離流空虚離𢙣道塗顛蹶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嘘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樸鄙艱澀培塿潢洽毫聯縷緝臚出坱入固不足以摅擿踴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褎以罪惡纏以羈縶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羲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黄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咬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傲朔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卑論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㦄聑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知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躨跜蓬藋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未報一飯明己志也文倣漢人出入晏倩子嬰之間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廄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敕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仄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旂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蒔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碐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恆少食所立摧辱蹩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廄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涖吾邦屏棄群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爲乘廄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他馬巴僰庳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眾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蓐之絲絡剔蚤鬋（子淺切）刷惡除洟莖以雕刻秣以香萁錯以鏻纕（音襄馬腹帶）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儒隹切）或膏其鬣或劘（音磨）其脽（視隹切）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幡旗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懟願賓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十年不復不及躄僧病馬之有遭言何哀也此雖小文亦入西漢

##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



以是物不能賞罰爲前半篇遮一解者天人而二之以天地之氣天地爲頑然塊然者足張柔中詰之豪酒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輯評** 王元美曰此非正論故篇中下有激二字借人自解

此亦可謂恠於文矣讀之亦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想見當日二公談鋒亹亹泉涌電發籍湜亦當退舍



避之然水部實韓公好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論則此說必其所腹誹也

## 鶻說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孰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武粉切)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苦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音逖)然其動砉(呼麥切)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

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爲此說以俟採風吾矣自唐以降秕愈繁斂愈急上君子於催科之中弗念撫字使民受一分之惠而不至於雞犬之不寧庶不枉讀此文者



##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晉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詳核是議制體

## 禜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禜進有司以問禜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禜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耶故黜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此說甚工堯湯一段畫蛇添足矣湯不嘗以六事自責乎哉絕

天人放廢其範子厚宿疾痼不可治

##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迎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以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輊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遠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罷乎馬退不罷乎人者轅卻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物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illegible] 杼牟 見考工記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也 曳 易曳祥葬車其輪祥也 巢 兵車高者以望敵

垂綏 綏音雖舒散其旌也 蚤 爪同輻入牙中者

艷富蒼堅兼國語考工之美

##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柳文於凡寓言每用一語見本意冷雋峭絕



## 羆說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寂寂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作僞者當汗下○不善內而恃外權門尤甚其爲人捽搏挽裂腦腐骨爛於鼎鑊間者時時有之而前轍由敗來軫方遒可慨也

##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音欺〕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從駿圖引入聖人雙股開合亦一法



## 傳　原第十七卷

###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音售〕咸譽清疾病庀〔卑履切〕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一篇眼　驟過此如江水出峽矣〕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項上文字〕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亾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邪或曰清非

議論亦收句幹徘徊不盡之態

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傳之變體與昌黎太學生何蕃傳略同俱序事議論參雜而出



##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

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以煩爲戒雖然此特有司之好事喜名者耳較諸悍吏之來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者之輕重何如耶近世有司有命促饟耕者乎督餉穫者乎視窮哇之耕織畜字藝焉不得動其心而叫囂隳突無虛日也是則官戒有緩急吾願長人者急致彼而徐讀此可也



[illegible]智與[illegible]非偏勇也

##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幺弱者漢官因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野市曰虛方言也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三折遞深入爲法句穩不亟又有勢

敍事筆法

##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

河東胸中實有一副佐天子宰天下學問而出以比興使觀者易喻耳至所謂楊潛者有乎無乎其爲技果然乎抑未必然乎吾恐乎知之

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其端。由賓入主。非獨而長之之謂也。王弇洲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複而易厭。如弇洲言。是認煞公爲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

## 蝜蝂傳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析胘之說



##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餟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欻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游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於殼龜黿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

會所知矣
眷屺之巧
遭諮之巧
言語
文章
可姿媚陽諡
千古詩俗人
目婉軟哭絕
千古諸俗文

稽俌匌言語謟說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
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
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
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
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
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
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
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
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
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
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
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胸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
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
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圜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
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
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靑褏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
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


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
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
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
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非自憾實自頌也雕刻世態刺於送窮

罵尸蟲文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侻而竊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爲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諂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鬬爲安佚譖下謾上恆其心術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於帝遽入自屏甘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蚘恙心短蟯穴胃外搜疥癘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爲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將物雷霆擊汝酆都廢亂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舊注云公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澡雪用之詔補袁州刺史諫官頗言不可遂罷作此以嫉其惡也余按袁州遷擢公集中並未一見韓公墓志曰既廢又無相知有氣力者推挽則宰相惜才之言虛實未定大較此文之作以罵世之萋斐工譖㖞

## 斬曲几文

大遼起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王取焉以建家國丌爲棟楹齊爲閫閾外隅平端中宅謹飾度去聲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脊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癃塞艱難不可以遂遂竄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嶜崪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蔣敗形陰沴邅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焉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孿戚施踦跂徊徊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臧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在心爲賊一段凜凜爰書



李林甫諸人心事實亦難

宋鑑叔蟀柳子居南表讀佛書之效

## 宥蝮蛇文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瘇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爲粉張本）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鬭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來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窮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肩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惡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趍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龍爲螾焉可得已凡汝爲之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

然拔者病乎
古本字活活
刪山

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藋吾檻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殖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嗟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抶宥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非形既不化中焉能樹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赘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先生騷文命題便妙曰罵曰斬曰宥曰憎曰逐皆爲賊賢害能之小人發也然則宥愈乎曰先生欲自持其身無蓬其害故悲而宥之讀是文覺與其受宥無寧受罵受逐受憎猶爲愈乎爾



憎王孫文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恆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蒿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齚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鬭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怨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儆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

逖兮君子遠六人聚兮孽無係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辭可唱歎騷味尤濃



愛財者亡身自天子至庶人一也

哀溺文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泄濤鼓以風湧兮浩洸湯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膂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遊龜黿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昏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大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厚而蒙夠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氓既嘗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柳先生以騷詞發舒憤懣而效飛為騷若二百篇之遺也其可

錄者最多而哀溺指貫其卓卓尤著者坐乎余讀哀溺犒公所
以木鐸大張者至矣珊瑚八九尺胡椒八百斛適足爲饕餮磔
身亦族之資可無哀乎



所以歆之

招海賈文

吞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汩兮顛倒日月龍
魚傾側兮神怪騤突渝湛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
渤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嵲音堯臬危高也兮
萬里一覩翠入泐坳兮視天若畝夸螭出抃兮翔鵬振翼大黿九
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彷佯君不返兮終爲虜黑齒棧
齴鱗文肌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齗叉牙踔嶔崖蛇首豨鬣虎豹
皮羣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溺水奮
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滔滔巍巍若不返兮
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薄滔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鋋時連
切君不返兮糜徂我切 沉顛其外大泊泙洋渝渝終古迴薄旋天垠八
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
盪沃始而一跌兮沛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
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頹猖狂震驚翻九垓君不返兮
糜以腥吞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悯駭愁苦而以忘其
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躁厚土堅無虞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
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
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

登謀謨者臨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諸手下車道
遙縱傲世所趍君不返兮諡爲愚谷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
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作者蒭谷海賈耳然賈尚不可爲而況於海海賈尚不可爲而
況溺於宦海亦爲大眡言提其耳矣



弔贊箴戒 原第十九卷

##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𨺅衡若以薦
芳顧𦵔忽之願懷兮敷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
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咿嚘兮孤雄
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葉喙以爲辯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
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榛折火烈兮娛娛笑
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𡨴惡兮美愈西施謂讒言之
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遲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
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
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
懷斯惟達人之卓觀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
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
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
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
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
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曨朗
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纇憤而增傷諒先生之

弔古傷今歔欷悲切

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槩。忠誠之旣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芈為娟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旣婾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嘗與賈太傅並馳而所見似出太傅上



##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賢不賢。卒贊於此。嬖子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隊。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嗜惡。民蠱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備考　告君使賜見晏子春秋

升降之感括出可涕

知幾其神乎惟有居易俟命而已

##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之去之非曰[illegible]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之[illegible]幾勸乎微事還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慾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俾予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予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乃君子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雖是焉急內不自得甚矣爲憂自可[illegible]疾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illegible]之先見乃可無過君子如此[illegible]子之勿墮

## 師友箴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illegible]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久歌以爲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illegible]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友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孟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illegible]焉可師而焉可友謹



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偏可爲假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亾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亾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眶愚伊戚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諸識此爲第一出則無敵國外患孟子憂之矣始皇滅晉足洗穆公三敗之恥然秦不亾於穆而亾於始皇可鑒也



慈似而非者 道括似者王 安若似伊呂 尙從不出兵

三戒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狀物俱史筆

## 銘雜題　原第二十卷

### 劍門銘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庬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臣即世衆暴攣疑不制妖孽翦行怙恃富強消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戶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饔餼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延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



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嚚謡引翊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刲刳腎腸焚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贊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爲大塗衮退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釋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岧嶢坤垠峙惟外區界山爲門壞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狂猾寇阻豺狺狺嗚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刻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偕伎

積櫋櫺是嚞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嵲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
陳爲掎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路窒夷
視阻艱破裂層巘殄殲鯨鯢內獲闉闍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
嘽嘽大慾囚戮戎夏咸歆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
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永代是觀

備考　師覆眾暴 華皋卒劉闢亂 嚴公 嚴礪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曰嚴公 嚴秦 礪命秦收劍州敗歸

丹井絡坤垠 蜀分野星在井絡卦爲坤維上之外區見劍閣銘 蓋大劍山與小劍門相去三十里連山絕險峭若門戶外區言在區域之外也 天兵 帝用杜黃裳薦高崇文之元帥元年以崇文討闢詔礪同討

擒闢者高也嚴守劍門豐儲餉又命麾下將首拌賊鋒故得與
功懋之賞銘辭犁然無一溢語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李
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
噉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淚墳左作
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
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應
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興昨庶
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
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
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
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
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𢹂巨
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盛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曾惟昔魯侯見
命夷宮亦有考叔猶相䭒顯李氏實與之侔哀嗟道路涕慕
里鄰邦伯章奏稱首慇懃上勤帝心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

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孟堅之法孟堅之采或謂蘇文忠嘗倣是法神錢氏王介甫輔其文在太史公年月表間然文忠翩躚鼓舞自近子長此純乎班氏氣體各有合也



## 武岡銘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悔恐阻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將纍來於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峻於大邦文儒中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號呼若寒去裘皆曰公不多首級為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遍而遼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幡魚駭而離獸犯而奔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涂四闢公示之門我思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

完既亾而存。恭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發賦。由公而仁。我始燧爨。由公而親。山收澤獻。鮮同輸賦於都。陶穴列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祿。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庫之鐵。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愜遵公則。揚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夾作詩。刻示來裔。

補注 蠻獠雜擾辰漵蠻酋張伯靖殺長史據辰錦諸州結九洞以自固兇渠革面史謂伯靖降於荊南節度使來綏而不及柳嘗是史逸之

銘詞並美。劍門敘尤高古。舊唐書最疏陋。序云投刃頓伏。又云繼來於潭柳。續繫蠻明白。而伯靖之平。史不一及。并柳傳亦不書。微此銘失之矣



井銘

始州之人。各以罋甒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恆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垍。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師士牙將米景。繫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甓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嚱胥似。於政其來日新

幾不能裒益一字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亾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
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嗇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
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
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牖蹙閒以死無他焉彼
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
爲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雖澤物之德不
施於人一得適其傃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
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役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傃其死後
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亦雙排說去而突兀峭悍劍戟森然至如舜禹謗譽兩篇未知
阿誰所作漫載河東集中而後人或因而錄之亦可笑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
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
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敓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
祿失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故廉吏以行
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
不得殺敓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
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廉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
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
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
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贏
山以爲商瀕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
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
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敎爲
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敎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
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
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

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吏而商也百感千吁



題序　原第二十一卷

##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

格俗子敗

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韓傳柳道猶伯牙鼓琴鍾期聽之宜其踴躍賞歎不遺餘力也昌黎推讓見許柳州以此知材分相去僅若尋常則其學問性情嗜好必有格格不相入者觀張本部青則智之矣



左傳國策命詞令史記於秦始皇漢高文各載語言似非不參以言者

春秋後語晉孔衍作

##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亂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

二典三謨見其簡矣未見其野

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一表章宗直撰討之勤仍刪取舊敘繫於後又一體



序 原序二十二卷

##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聞歲驟遊邠塲今戎帥楊大夫將為候奄諸護犁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畀貴文雅以符名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申叔為記室僅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意蓋盛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漸乎十二道師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塞縣道告勞內竭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應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湟故地拓遠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擯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祖密謀於借箸之宴發奇謀於章奏之錐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謀笑樽俎賦從軍之樂後書飛文諭告西土功烈之偉與其簞食壺漿備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燦然之文炳烈於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備考 楊大夫名朝晟 侯奄張老為侯奄主斥候見左傳時朝晟為節度韓遊瓌部虞候故云 代之

位張獻甫代遊瓌兵不滿朝晟撫首思獻甫始安及卒以朝晟代時貞元九年漢中新平實爲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書記新平郎邠州勇爵齊兆公事見左傳

以愼辭令易獨孤與虛誕者不同意與豪邁全得諭蜀父老筆意○先生諸體惟序遜韓而永柳以前草率應酬滋甚余力汰之此序當屬先生著意之搆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於都口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違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徉乎溫凊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儼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倦忍古之序者則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昔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詳我太簡者愼勿以知文許之

小有意韻耳未過自矜重可以人得之稱爲一言九鼎不畏作者揶揄其後耶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恨以紡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illegible]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不能止其行而姑欲其速反可謂善道矣提耳之命其辭甚文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三終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序隱遁道儒釋 原第二十五卷





記 原第二十六卷



記 原第二十七卷



記 原第二十八卷







記 原第二十九卷

#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

序別　原第二十三卷

##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觀部中良守不爲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縣。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問。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戳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無幾。盜就擒。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衛圉而不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備考　盜錡李錡宗室。潤州刺史。李睦州名湑。貞元末于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節度。湑臣刺睦州在部中。史筆訟冤。肯力彷彿段太尉逸事狀。○盜之譬國之民也。盜所欲殺。國所必褒也。此序使千載下猶有覆盆之歎。

##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傭乎吏奇而確轉折峭削理愈透明



##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於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已以有獲乎人嫌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起勢極重悲涼激楚湘雁猿猴已下遂纍纍如貫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其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愼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旣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厖澤之益鍼砭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寐而言夢醒而問辭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恒時之往而不得於内也獻之所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旣和而敍之



科不俟易至言至言蘇文忠議貢舉亦如是而介甫用事時卒變秀才爲學究然其效可覩矣噫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哉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來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伎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悉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唐通膀取人故柳州有先聲後實之說而昌黎諸序亦時時及之若糊名易書猶導之以此可乎關節得售醜類柔中又一發覺則身家粉碎固稍知廉恥稍識利害者所不爲而有司之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者今猶古也不禁廢書而歎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擯袂矯枉痛抑華靡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沈沒厄困之士闔戶窶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猶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倚公而廢明者戒之

序 原第二十四卷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亦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



爲吾留信次其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孥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議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事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務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于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彼此相形一氣轉旋甚悲宕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顥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情致纏綿入理深至千劫不腐之文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巽而不懦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忘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備考　五世大儒（盧植涿人植子毓毓子珽珽子志志子諶）兄弟帝師（景裕及辯及光皆爲帝者師號帝師辯皆盧靖子靖即諶曾孫）中丞（李娸集有薦遵啓）

盧遵高誼不可無此表章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以呼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誑詭怵惕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斯執縠紈尊請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愁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高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稍以嘗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貸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而登假辭以道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予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徤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備考 呂讓即呂溫弟元和十年登進士第



正譌勘記

##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顦顇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樂景哀情，行爲兩盡。茅鹿門惜其末尚多抑鬱之思，是未嘗設身處地耳，[illegible]盡不可語永士大夫宦途順利者，往往亦坐此累。



##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

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序次固先生擅場後議論操縱並入妙○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足以蔽先生之文非此篇已也然卽此自可想見大都



婁名圖行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遁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其或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齊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齊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左氏外傳風味



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二人抵戲以下形容極工於人世貴賤已得躍如之妙後半太詳倘爾特肖稍減節可與序飲競爽

序闡道道備釋原第二十五卷

凌劝教遂原題詩序

備有道而襲禰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節詩六篇皆有含造而尤邃春秋為備官守道端莊恒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遂室以備講習之位棟宇簡易僅容几席而誦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會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鄴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夜宴叙詩可書可詩



名場風弊吾少時亦目擊之亦少所見耳　此文尤有志直叙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誦都中道數經及第者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千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門削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永州陵觀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守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然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飭俠貨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一日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際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鍊藥為黃白不盡其術故行且求之使聞而愈疑往將觀得進士者不必[illegible]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輸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有數十人今婁君其不足也彌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為之者遂而為

其作若刺不之斯

處士吾以爲非特將曰老而就休邪抑其少且貧能自養邪則甚與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然若皆焉以關諸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之之吾有欲求堯舜孔子之志耶悲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悲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審覽焉

侃侃正論不待言前列科舉秀才諸醜態燭照[illegible]關志士讀之正當猛省



##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爲五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文勢若珠簾倒捲而用意又若浮屠造塔一層高一層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所鍾不當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欲人知貴廖生而本其風土爲之藥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牴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之[illegible]其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蒼顥以寄聲於寥廓耶

凌雲飄飄[illegible]有尾聲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匱己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韓文疏宕故早，柳晚節乃益疏宕。韓初員而後方，員之至也；柳先方而後員，方之至也。一規一矩，可制萬器，二公當之。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柳長于辨一帶辨擊卽劒拔弩張鋒不可犯



##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遊而之釋背笈僕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脩脩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縕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媢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界之

先奪後予退而自譏無聊之甚

##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



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本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簨音荀簴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奠贄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備者咸引數其實設筵升於堂下以脩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羞奠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若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給其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嘗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著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典頎

##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羸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脩其職故首之也

厚重縝斷著作手

柳河東全集錄卷四　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芻藥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閎闊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廡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饗之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幄帟才茸（而容切）



爲文大制部要蕭許

饗

鼖金節析羽旂旗旞旐咸飾於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音計）衣胡夷蜑（音但）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羞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備考　馬公（名總）　罽（織毛）　狸互（田介謂互理謂埋伏土中者）　華元殺羊（見左傳）　去病餘肉（見漢書）

鉅麗乃爾耶如作室者取材于荊揚相之以垂公輸因彷秦漢規制而經營之阿房未央不得專美

虞伯生曰點天水陸利害如掌

##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塡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旣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刻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庸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不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蕃，家有積倉。傳館是飭，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眞乃深博無涯涘○韓有大序送鄭尚書等篇是也柳以大記抗之如南北極東西岳矣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恡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於羣吏吏叶厥謀上於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記原第二十七卷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楊憑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音遲)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音諸)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音力)者也既碩其內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無謂)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綏景總佳餘皆應酬之辭畢無取公記中下駟也

##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音離）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行立也）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灕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音還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讀之者目擊其景，身親其事，游觀晝夜，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也。或謂句法不免齊梁，然氣魄所至，早已化齊梁為秦漢矣。秦漢齊梁，何區區從字句求哉。

##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塈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淸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備考 辛卯〈元和六年〉從兄〈名寬爲事諸侯〉

擻濯乎範文情彌至



##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旣焚旣釃奇勢迭出淸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淸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淸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覩其細知其大後人所摹然 此記疑集自記前半



##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名能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兹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狀物之精化工在手

#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閒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音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别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清風翠煙及魚鳥之浮沉嘯萃余每遊其下名園向謳之此等語句眞天造地設非人力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備考　零陵舊志永州不出石鍾乳當改連州　崔公元和四年連州刺史敏

三層五局祥不祥飛動有論趣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音皮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



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薛伯高好立意見其模而过其叟象論未之逮也北文甚古



##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葢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題跋體筆力如鐵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迆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曠如奧如至今猶奉爲品題名勝之祖此事不得不讓柳先生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小記大觀結口頭禪耳佳不在是

#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音遂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記惡俗益復雅健

##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氏族莫重于唐公故作此諷之今氏族太輕吳中士大夫兒女婚嫁多不計門第又一蔽也



吾邑有潭曰玉女者似之



##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卽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音孩又音亥）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所志不過數里幽麗奇絕致如萬壑千巖應接不暇



驟如也

##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音吠）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音了繞也）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月始得志喜也一篇呼叹在此二字然宴游之樂與得此而宴游爲可樂尤在能傳西山怪特之眞後人虛摸其挑剔而眞景莫能圖即西山不應流聞至今日矣

##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或於峻字暴字斷句）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音終）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天然幽蹟



##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帀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評 虞伯生曰公之好奇若貪夫之籠百貨而文亦變幻百出

前記結只贊潭此記只賀茲丘之遭而感慨俱在言外故妙

楊升菴謂茲遊可補水經注今人以爲此經文字直勝酈道元

##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處處藻繢物物摸寫遺漏政多後人記山水園亭者大率然矣

小石潭止記潭中魚著筆一小物而清絕之景具見嗟乎此雅俗所由判也



蘇長公曰子厚諸遊記皆此砧入妙矣

##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或謂似賦由熟精文選而得之余曰非也賦家多浮誇先生諸記一一天地真景

絕妙好辭亦在人理

##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有勝必窮窮即窮麗其辭而書之造物尚有餘藏乎道狹不可窮吾疑造物者亦藉此作當關之守

##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惝怳然疑總束永州諸山水記千古絕調



##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嶚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音雲簹音當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音胥稌音徒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頗似史記天官書然彼猶有架法此只平直序去零零星星有條有理後人杖屨而遊不復問塗樵牧斯益奇矣真實本領非第二手可到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終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書 原第三十卷



書 原第三十一卷





書 原第三十二卷



書 原第三十三卷



書 原第三十四卷

原缺第一葉

忽懷祭掃傷情痛又纂而以立身一敗一語收之可悲

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懍懍然歉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



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

年少氣銳不自責最者之天戒

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



歷引古人遂入著書一路

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音力禾切）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上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

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人人道此書擬司馬氏吾則曰哀如屈原



##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愍孤吊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

至言確論此即[illegible]所[illegible]假道以[illegible]人之道不合

于世乃翻明求允信

士木而已矣夫捽土搦木而致之嚴廊之上業以敘是非以徒隸
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
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亦以言而言然
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
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
曰彼不足我而悲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
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
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
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



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
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若有問焉宰
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
闕也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
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
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
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
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
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

溯秦引入宋叟文章法殊缺高妙

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
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
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
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
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
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
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
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
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一字品題十數年勞

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
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
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
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
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
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
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
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

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徙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鬱紙濡筆磊磊快意其中更多名言余尤感先生官京師文望已屬赫然有聲猶自謂未克爲文之道而知其利病也今朝士夫幸獲高第竊浮名即儼然以爲古今文字非我莫能知而愛憎任意讀此得無恧顏

與裴塤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助止相
惘者僕罪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
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
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
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
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
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
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



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
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
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無谷不被其映一鄉子尚能恥
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者下鄉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
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亦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
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
明時異物死不恨矣今相考績已久銜幾闕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
意乎北當大寒入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

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
宣宗元再拜

備考　裴塤弟封叔　河北之師謂王承宗承宗之先武俊本奚契丹種故曰奚虜　金州即封叔
親故相知以語責爲祈請

鴂風[illegible]由之音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倪結切卼五忽切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秪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



怪然時氣然此事必須揣言得來

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為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

宗元再拜

韓詩同官盡材俊云云亦可為造作粉飾之一徵矣前之求進

而退者卽今之務爲新奇自以速援引之路者皆實話實情別非僞說○同時數書求緩急皆此書末段稍自振厲如聞韶夏之音



射工卽詩春秋所謂蜮也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支去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尭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

與賢也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
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
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
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
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
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
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北還大悲婦不可得何言之悲也後更以遂觀語助其悲哀



柳人大抵喜用此法非獨門生

##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
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
而蜂附蟻合煦煦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
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
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
自守蓄力秉志不爲諂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
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
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
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
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
生光寵不意瑣瑣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
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
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
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效于前
者則既乖謬于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
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于嚮時求進

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涙然出涕書不能旣宗元謹再拜



備考　顧十郎　子厚座師顧少連十郎其子也少連少子師閔京十郎師師閔歟

書　原第三十一卷

##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

正兵相接游兵助之心揺目亂

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稱夫子貢怨直則不儉下梓浩沽其直以關暴虐皆非中道左丘明以浅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宜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物耦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韓書假是有隙可乘子厚張三軍以臨之于春秋數大戰中彷



彿晉文公城濮之役○叙只循原書逐段辨而首尾渾成前後絶迹殆神明于法者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柳書入邀韓文之未及收拾者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宜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勝上史館狀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

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罪之辭耳，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掌上人勘：定非曲直，按柳州此卷惟與韓論史官書大明辨才，如恐不勝，答劉以下咸若摧枯拉朽耳。



##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其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睹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諸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

不可翦而後兼之則大善識之勿遺柳宗元白

[illegible]韓氏韓康伯承其師王弼上下經易注而補其全

二子見之得不面熱內慙思欲自截其舌乎余謂六經義蘊漢唐註疏畧備矣舍此而務為新奇其不為叢巢之續者有幾



此語○肯如山窮境徑進亦難

##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于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螾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櫝

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盧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譏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姦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姦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

修築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薄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願碧華之過而莫之省誠懇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濟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

辦而正是時呂敬叔所佐者江西觀察韋丹也君子成人之美自不樂其有秋毫之玷矣



##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眞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

非以攄孟丁。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恩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六十七篇，子厚平生學術醇駁具見焉。謂未有明者遂其合乎道者諸之，辯者去之。蓋呂溫之才大出柳下，武陵輩甚少，方師資請業之不暇，故子厚自任乎此。非國語書後人所爲爭相排擊也。



因此然後可以縣衡文字

[illegible]

##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

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
治書者頭吟諷之也擊棟州術必有所擇頗緊視何如耳還以一
字示襃貶焉

諸論文文字中敢病藻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非止忠人之勞苦

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幸而役於下則又不可見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兩南人豫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然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為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利害獨照信能臣也材如八司馬為王韋二小人所誤竄十年不克究其用惜哉

一以理論難見帝猶也岐但並先不易衡言

##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纊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



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粟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



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有正論以明物理又旁推博喻以徵其必然崔饒州簡爲子厚姊夫又其後卒以服藥得狂疾此書蓋所謂乘[illegible]而道者

##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音墨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拘攣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嘗與送婁圖南將入道序參看

##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
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
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眡眎思有
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
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眡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
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負固
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鋭擐堅鳴鉦鼓以進決於城
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
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
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
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
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
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達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
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



議之涵泰家者第不妙

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
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
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
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
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
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
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
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
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
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
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
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
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
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
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
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
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

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行是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衡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潭州（貞元間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誨之父）丈人之冤（元和間憑爲京兆尹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



##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



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爲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

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恡與吝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直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翼飛走變



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繪文字以矜世壍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

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抑而擾焉䠜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馭頓踣斃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



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雜嚚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侮嫚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頰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駡如

是而心歹不媿耶聖人之禮讓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黙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則勿敗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釁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尨然而措於世今世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



左右反覆得利秉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强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夸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音叟）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

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緤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



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爲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覺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恆人爲敵讎數十百人當時志氣

爲己爲累言見世之難

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其文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産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捎駃騠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懃懃懇懇欲自節一語不得親厚之情見乎辭○縱心恣悅篇法政嚴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五　書

##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葢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葢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葢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汙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間架文甚活變東坡先生目爲怪怪奇奇有以也

##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

而存之其闔激其斯文不謂有自來矣

第三節凡先生所得力

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輯評 樓枋得曰看子厚論文三節議論則子厚平生用力于文字處一一可考韓退之蘇老泉陳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蹊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先生不敢為人師即此書已犁然為百世之師



六將炎中而儒猶有嚴而

書著

##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己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

不之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名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悲之，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必 作 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命之矣，且詳說之矣。

敘轉如珠走盤

##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為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下且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楊韓變定此見韓柳二公推相匹故交相知惟相知故交相推必文人相輕亦見其一耳



##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群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悲婉

##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疏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常評翻新



##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去字疑誤）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斵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庾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千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荊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

自潮而來約市遂道出川亦盡潮譽篤

若深者爲陵而此風不變矣讀

其志果有異乎文狀貌魁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謹克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敎誨也者是亦敎誨之而已矣宗元白

簡考 連潮 時劉夢得爲連州 韓退之爲潮州 庚桑子言 奔蠭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見莊子 藿蠋 豆藿中大青虫也

游岑中 無行誼之尤者然士君子讀之且急自檢點勿罵杜



##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相公閤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嚬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阸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嚬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閤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



原缺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祭文 原第四十卷



祭文 原第四十一卷







外集

啓 原第三十五卷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竢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縶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僂僂荒懇叩額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卒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衛冒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明、桂作廣）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幷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祗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公此等啓盛漢之氣爾深

崑[illegible]
閬[illegible]

謝襄陽李戎僕尚書撫問啟

某啟。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涙（音郎）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屐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欲獻書詠，冒興頌，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虆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悲戀之至，謹奉啟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鄉流言者有所問，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荊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特假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快字恐怏字之訛，然無本可據）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雖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借符君以泄胸中之五岳

崔說崔簡以人狂風生于天

實則其獄有冤所以為弟諱于制而中丞為之動也

謝李中丞敘安撫崔簡

某啟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彰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嚮非之德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審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賊脯卒無儲當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顛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閔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沈瘖奉啟陳謝下情輕瀆



又二妙格

上湖南李中丞啟

某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為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為憂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為貪陵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惟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訴卑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為工無貲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處窮徼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悁悁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干請書品骨稜稜高峻

##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黜爲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旣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于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容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從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其敢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大意亦自戰國策出

啓　原第三十六卷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逝去邈濶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闥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逶披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閤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



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睎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頹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閤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閤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閤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已者也故曰古之知已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敢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閤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幷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閤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

寬

唐宣科第而仕宦之路則

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逡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已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出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



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竊矣伏以閤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

應對剌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僩僿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過竊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荷辱如實出已之德敢希象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剌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宜宗元謹啓

自命慷慨有氣岸是少年材盛之筆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猷辛趙致畢（音酬）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恆陽（恆陽指王承宗）畧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于下執事庶有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宜宗元謹啟

##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閤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辭，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踴之至。輒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錯之漢文當歎臣劉而上



##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時出爲淮南節度使

宗元啓。始閤下爲尚書郎，廌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闌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閤下遭讒，姤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閤下乃始爲贊詔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覗覗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覩覽爲幸，甚幸。甚閤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敎，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閤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舉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緘因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少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褻，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之其馨香。常願操彗黌門，掬溜備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舊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帚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溢於縕衣，龍門俯收於陷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覩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李中丞（即潮南李中丞）所著文啓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葺而編累，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首，不敢繁故也。倘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尊號既膺幸迺習而公在禮部將請賀表亦無足存此為元和十四年再上尊號而賀公刺柳已數年矣筆力較前大異濃池一聯尤警特

## 柳州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日月制。陛下膺受尊號。幸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姦賊盡除。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觖望。百工怨思。是以啟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道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爽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而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慶超邃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漬汚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 禮部賀甘露表

臣某言。中使土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太和滂達。協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然則零於庭而著異。紀於年以標奇。徒矜往辰。孰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恆品。

## 爲王京兆賀雨表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卽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烝黎慮深稼穡恩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由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旣宣遂洽漏泉之澤霮䨴（霮徒感切䨴音隊黑雲也）周布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喩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屛營之至



## 王京兆賀雨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薈蔚且躋於南山百穀仰榮滂霈遂需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帝虛美於桑林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恒情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翬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伏以時或僭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偃雲翔水。協從龍之徵。初泛灑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周公空媿於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表原第三十八卷

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問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夷。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激其效順。特加旄節之榮。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戎行音杭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卹之優。劫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稑。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罔于推忠厚之化。漢帝慙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爲至盛。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漢典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抃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無任慶賀踊躍之至。

備考　克東平　元和十四年淄青兵馬使劉悟斬李師道以降。元山東十二州悉平。以悟爲義成節度使。赦天下。田弘正與討師道功。加司徒平章事。

柳州四六飽飫經史。緝練芬華。宮商諧和。濃纖稱適。天生尤物。爲厥標宗。余于正集得如干首。又於外集得數首錄焉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伏見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霧壞廓清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慶抃無涯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翦蜀平蔡殊類稽顙羣疑革心唯此兇妖尚閒悖慢庭議既得廟謀必臧旌旗燿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岳鄆城自潰寧同莒晉之爭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含生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務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抃躍之至倍萬常情

跳脫唐蹊仍不落宋



南豐文王樂也借喜形地鬭樂復興作四六體擊手便借見扔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匙豕之穴忽爲樂郊氛沴之餘結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祆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塗適征徭之便俾侯既定賜履以寧輿青兗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衞之地貿爽雅謀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誠盛於耕桑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舜吏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臣總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包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讃詠道眞以求其志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猌曠官之尤豈謂天聰曲從瞽言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林藪震驚晦跡寧處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德必有鄰聖代式光於舊貺自羣受命數復而陳廷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惕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備考 韋侍郎處厚 竇羣 詳見韓文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臣某云云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臣聞腐草既平雖矜寵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某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發爾腥羶尚聞凌暴靈旗斜指銅獸俯臨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躡伏波之舊規乘下瀨之故事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奮身于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石摩壘陷堅蕩清海嶋不息邊徼切以才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謬承重委寤寐兢惕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臣歷刺三州，連總二府，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遐邇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威咫尺，誠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寧，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微衷尚惢於戴盆，積望徒懸於窺管。葵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誣。敢瀆宸嚴，齊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俯蹈舞於鼇齋，備班行於散地，足趍中禁，目覩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一覲龍顏，萬死爲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備考　崔中丞　桂管觀察使崔詠　朗寧　邕州

##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肅恭休命，晨夜趍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云云。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官不期達，値其皇帝文明撫運，大闡玄猷，搜采衆才，幸忝甄錄，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之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淸之寄。將何以敷宣皐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爲防，視俗而爲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淸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亦時表式也，錄之

言必因郴州三郡一歲之荒怡而不革者弊政莫大焉之兆耳

## 代韋永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日月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蒙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蒞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賦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道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敎陳明切有陸敬輿之遺風



## 謝除柳州刺史表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謫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遠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竭盡駑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惻惻感人

為武中丞元衡謝賜櫻桃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時珍游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廚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睎粲背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滋澤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無任云云

六經鼓吹



奏狀 凉第三十九卷

代人進瓷器狀

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埏埏式延切和也埴土黏日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音愈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鉶之德器慙瑚璉貢異於音奴丹既尚質而爲先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工切時表得其千一自足歷劍泉流

治家錄仁人

柳州上本府狀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罄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況俟期尚遠，貢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荃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賜塵瀆，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折獄仁恕，可謂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矣。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聚宗肆，恃狡兕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爲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驟犯王畧，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閫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覩上畧總帥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憚於羽檄，跂足唯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薗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踊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固容不入，屨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關，士已填於左闔。仰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戣，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

日固久容府楊中丞陽夏以義烈爲巳任勅龔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遂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横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甚誅有可哀欲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徇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遂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裴行立生事要功五管之罪人也此牒却妙如火如荼如飛如翰軍聲軍容莫不捉搦



一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啟聖期神資良弼必行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謨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淄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不閡涯岸之阻天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詿誤之典期以撫循外但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巳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搢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奬謬列藩臣常以笑刃觸鋒未爲効節嘗原潤草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愬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慣激屛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恆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某官某乙。右某伏奉二月二十二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惟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誼。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纔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者更聞優復。與之稱食。豐以貨財。苦蠹除。縲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三事之榮。節著有十連之寵。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寵七旬之干羽。仁風普暢。收六月之車徒。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恥之辰。見咎繇惟輕之德。抃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鬭威福之源。十國爲連。已肅澄清之政。風無夜動。鴞變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遂使琅邪郎署。田生無慮其異謀。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恭以相公暮參爲績。制出齋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抃躍之誠。倍百恆品。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免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禾爲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之勲吳鄧寇耿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奬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恆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允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袞慶賀之至倍萬恆情

一氣舒卷騁議論于聲律俳偶之中坡公表啟濫觴于此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謬尸進律之寵未遂執珪之願相公贊輔聖人敘彝倫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又逾再周企戀騖於紫宸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徒竭丹誠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豈使班超之望長懸子牟之戀空積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員徵故事而不遺撥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宰相之車敢希榮於上客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 祭穆質給事文

（十三可并遜陵之戒亦已牟讀）

昭祭于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形軀優宥三黜無虧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載之冊府命以諫司抗奸替否與正爲期奏書付百上知無不爲誰謂劉買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遜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日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南荒義言爲口封章致命志期殞首邈矣高標誰嗣于後王命南下郁符東訓流滯湮淪藏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感激之風道同義立中司守直奸權是襲致之嶽纓誣以賄入瑣瑣其徒榜訊愈急詔下三司讞于洛邑噫我先君邦憲是緝平反羣枉大忤三揖危法旋加譖言俄及左官變國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其級端于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再擢（柳之子名）抑時忝憲司竊分柱直抗辭犯長有志無力惟韓洎劉同憤恧臆（柳之子郴）道之不行銜愧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于志將發其難決白無狀以申鬱端衷心撰詞義不可干會逐友累實與自安賦于諸中有涕洗瀾嗚呼哀哉壽宮久殯狼荒萬里靈不可遊誠不可弭抽哀瀉憤侑文致美願迴海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備考** 穆質（贊弟詳見先友記） 賢良發策（貞元元年德宗以天旱策問賢良方正質言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喜之擢上第尋自畿尉擢左補闕） 黜刺（元和四年京兆尹楊憑貶臨賀尉質與憑善自給事中黜爲刺史）

穆氏兄弟古之遺直遊兩班交情亦可感

## 祭呂衡州溫文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殁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



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輿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未出人莊騤

##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淸酌之奠敬祭于故河中節度副禮部尚書杜公之靈曰古謨帥恆任諸儒晉登郗縠亦以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總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有山有河殷此大都焜燿昌時振宣後學命服之盛光于列岳謂保豐福永縻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俱起草萊懷策旣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分命邦畿步武獲陪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于後多幸謬列周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爲中兵此焉分行再獲聯事東西相望出處同道樂惟其常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公自左輔遂膺推轂我勤魏闕爰總九流詵詵河嶽顒言莫由烹魚之問往復相酬惠好斯厚惟以綢繆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廉問忘其愚蔽假以羽翼俾之翱翔惠文巍峩亦被在服榮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般四方興嗟况此故人俯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杜河中 名確大曆年與夏卿同舉賢良第後自同州刺史爲河中節



##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幸是良志蹈其古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尊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賾六書奧祕是究是索叩彌玄闢保其眞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辭康莊未窮濛汜音似已極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驚嵩少泝舟瀍伊笑咏周星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靑雲可期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或喪或存山川是遊繫我太子宜相淸時命之不遐孰不傷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投文報章傲歎且謡及我爲郎優游吏部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刺東吳離憂十年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總攸居寶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翺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箚盈君尺牘箱書在耳今古何速失溺與哀慟匍往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剝日月遄邁往城遠卜素車千里透迤山谷嗚爾精靈藏之斧屋嗚呼哀哉丹旐卿路祖奠在延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以告明靈臨觴永慟

庶鑒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備考 崔太常（注疑鄭餘慶 是沈鄭齊齊缺） 周是（左傳一並從 記十二年）



## 祭萬年裴令文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學處。愕然其直其鄰緇其守。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弈。媚茲議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考禮成文。墜章克舉。展樂承職。音官式序。既聯奏復。亦圖筍簴。播在太常。永傳儀矩。脫略細謹。傲忽煩言。坦然自居。無顧仇怨。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徙。再期騰騫。詎云蓄憤。遽此歸魂。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室。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恤。爰及童孩。處心勿失。君之仲季。茂於文術。游藝相從。操觚散帙。顧余蹇步。厠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屢闕彫缺。互見遷黜。契潤伶傳。分形間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嘗衛尉。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瑟。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翩其訃書。來自番禺。塊守窮荒。山變與居。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逢零悴。當此囚拘。搰膺長慟。長慟何如。菲薄無取。沉哀有餘。嗚呼哀哉。

者深可傷息

## 祭呂敬叔文

維年月日朔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鞠躬歷職或以不答屠漁乖離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兆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峩博大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常曰余武王功是期昔者其力以達皇威逖鄙不靖俾供輿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今其沒矣哀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摧辱非聰升揚非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車遂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夭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孰云後先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道已有稱之娶有弱之子海壖東周號哭藐里葬剡之行獲出於此爰陳酒肉式嘉且吉讀茲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述獄屢乎痛矣

## 祭崔君敏文

夫產昆侖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公以文學顯于華族蘊遂六書學該七錄耽此黃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出參甸服紀綱淮海政令惟肅宰制岳濱周於仁育儲闈典識直清攸屬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以孫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于庶獄妖誣殄除淫祠翦覆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歸神何速其戚以罪戾謫茲炎方公乘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泛鷁沿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徹幕感傷嗚呼室有逝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怳若夢遊奠徹中寢魂遷乘舟邦人永思俯首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備考　七錄梁阮孝緒著　入補黑衣衛王宮者見國策餘並見公志

詳雅

## 哭張後餘辭并序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爾而微辭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道而得乎世然猶不顯則曰命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博碩弘裕宜爲大官壽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疽發髀卒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者助之哭爲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吏使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遂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反是否稔猶幼子之優游是亦黃耇嗟嗟張君寵不必貴何嚴爲仁早服高位淫詖肆慾銀艾渝棄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嬌嬌而道赫赫而辱進



襦袴於几杖負泥塗於絻服已雖有餘人靦不足子之跡又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壽而加壽道施于人慶及于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祠案語悲壯

祭李中明文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恆兮夫子之志勵以兢兮求中慊末若履冰兮敦仁以孝質烝烝兮唯毀死厲禮其他莫懲兮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踰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顔內類繩直兮謏言來加不遽唆兮舉世羣非自視弘兮庶優游于道大賚是承兮掩窕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膈仍兮管鞘忠衰信鬼所憎兮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吾方期子于暮齒有興兮今而棄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喪厥肱兮怛其殞心交背膺兮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浮以雨雪紆委砯磳兮鴟鵂夜啼羣瞑凝兮魂鬼以行中道殘殃兮魑魅搗呵曷可憑兮聊致吾愼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麄紛厖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稍其哀焉

倈醇煕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紹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時憑貶臨賀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冥魂冥冥兮竟難託難一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徒何爲

祭文 原第四十一卷

## 舜廟祈晴文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後王與稱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睽今陽德愆候有渰淒淒降是水潦混爲塗泥岸有善崩流或斷隄泛溢畸壠坡陁圃畦恆雨犪戾循咎增悽忽茲嘉生均彼莠稊敢望誅黑蜧扶陰蜺式乾后土以廓天倪粢盛不害餘糧可棲或漉爲酒爲醯爲醢鈴鎗笙鏞坎坎鼓鞞自代祀德曠心不攜[illegible]獨[illegible]藻徵諸澗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備考 舜廟 舜葬江南是爲零陵即永州也廟在永州公代其州守作

諸祭神文並雅健



## 雷塘禱雨文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象宅于巖隈風馬雲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饗神惟智知我以誠往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于肹蠁某自朝受命臨茲裔壤莅政方初庶無淫枉潔廉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粢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獎

公記固云禱虞則應此文誠懇可謂中度

祭纛音道又音毒文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惟昔濛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保固虐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爰薦求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蠢蟄遂我涵育收厥餘圖役于校人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以爲神耻急急如律令

備考 纛神 見史記又列異記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騎擊之不勝或墮地髮解被髮牛畏之入水秦因此置旄頭騎以先驅纛羽葆幢也以旄牛尾爲之置左騑馬首 其官 代裴行立作



禡牙文

維年月日某官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恭定百越漢開九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莽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潘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脂蘖實恣暴盜僮壯殺老掠斂使臣梟覷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趙魏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惟是鎖眇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官臣某欽率邦典統戎于征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良徒鏃刃鋒鍔畢集于兇躬鎧甲干盾咸完于義軀焚煬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于安以靖離之隅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備考 軍牙 古以牙璋起軍旅見周官

## 祭井文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爲人用不竆之養功齊乳湩惟古有側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竊利茲久闕靈則深爰告有神惟側我心卜茲利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作是鑿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遁石今則順道終古所無非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爲保發自玄冥成于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脩報禮式虔蘋藻。

記井祭井八小文條摘



## 禜門文 禜音詠

禜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沴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𪎊麥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休徵未徙敬用瓢齊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備考 禜祭也周禮禜門用瓢齊註去其瓢瓤去抵也

## 祭弟宗直文

維年月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藴蓄，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子，煢煢早夭，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媿。汝墨法絕代，識者尚稀，及所著文，不令沉没，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紖，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韓祭十二郎是放聲長號柳却嗚咽如有備族而不成聲皆哀之至也



##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擢于初。舉動京邑，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俞。蜀寇内侮，禍聯羌髳。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超受刑書，留總南都。移刺連部，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雷謗爰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溟海浩浩，而君是踰。嵩（崇流驩州）嵩（或作崇）山茫茫，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叩于康衢。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喪還大浸，又溺二孤。瘴毒存仍，振古所無。何籲于天，降此巔屠。柩不及歸，寓葬荒墟。將就吉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煢煢相祖，撫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夕計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紖以出，斧屋爰封。神非久留，息偲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手㪺（音枸）以酹，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

嗚呼崔公之櫬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符吻切)而頹或衍(音羨)而墊陰流洩瀨澱沒渝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橫疏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音遙)險睒(音閃)睗(書力切)欺苛蹵跋睢𥈭(古忽字)輕𨇊妄走不思己類好是嫪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姪甚勤具是舟艤(音蟻)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還矣殊世爲從之遊酹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死哭生祭歸哭留騷欷腸斷



祭外甥崔駢文

祭于鄉郎之魂嗚呼天惑靈奇取不可貪既咨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褰其篋匣抽深扶錯擔重揭貴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類之才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游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維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纔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祇極其哀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覩爾如孩戲抽佛策前次冠階笑領郎路嗚鞘不遐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賵誰會既虞以奠誰主誰酹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荊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豈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闕何時歸祔圯土下呼漬淚徹壙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祇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蔬嗚呼哀哉

憤激

## 郭箏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遼廓而爪指迅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孔不近弦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清涼山文殊師利所居其山五峯高出雲漢今名五臺又南來楚中然還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號知聲音抃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喪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閽官謹視出入餌以柏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視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求道籛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領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闔其壙於是始心爲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生勿棄

箏師蹤跡亦奇要以善音爲主劉夢得曰祭欽說薛訪子車不能曲盡如此

##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毋曰劉騫倡也淑之父曰總旣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訟狂寃見謫左官爲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李其君起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歷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兮佁侗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滸嗣靈音兮永終古



## 處士段弘古墓誌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闘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書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逃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溫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懽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逐前右拾遺張宿與然諾南見山中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徼其去（徼音邀遮也　崔公名能）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遂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于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俗字讀）吾安用生爲埋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涕命特賵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商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illegible]）指也通者不以不懲其躓卒以亢死觀遊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飾剛而厄于命故所如不偶歷叙皆然

曆室明堂所注故曰朝宗魯詩泮水以鑄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月日克就梟戮李土臣子慶抃無涯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鬼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勲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嶽而專㩦大曆中以李正己爲平盧淄青節度使傳其子納納傳師道恃東秦十二之險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異域累聖垂德留來悛心餘孽滔天梟鬬折首遂使云亭有乇知玉牒之將封遼海無虞見石砮之已至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廟畧無遺授任推誠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驅策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爲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盂之泰忭蹈歡慶倍萬恒情

典引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琴薦一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閣下夔旦之手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攫醳將成玉燭之調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敢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微之恩敢效彌堅之用

備考 衛淮南 出柳州 次公也 石琴薦 善琴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終

序　　　　後學

貞元元和間學文於韓吏部者指不勝屈隨其材分各有所立然獨習之李文公爲尤蓋諸人皆有韓之一體若夫習之可謂具體而微者矣今讀其文氣高而質清理正而辨雄蓄富而光溢美未易一二數也其諸秋水洊至素波滾滾走萬里乎烈風雷雨作於高山大林之間虎豹迷而鹿豕讋乎潼關劒閣險不可升乎其間麗若星雲和若琴瑟儀若鸞鳳姣好若神女者又何取之無盡乎吾意神明變化於文者昌黎氏而止耳習之亦然故曰具體而微焉者習之也唐宋人談文者必曰韓李及明人選大家棄斥弗登何耶余本據李文公全集共錄如許補列唐大家卷帙次第一如原集若夫李之爲人前之人有論而定之者矣今莫能易焉定論奈何曰賢而過過而彌見



其賢者是也

序　　　後學儲欣

世嘗說李習之師昌黎然昌黎非習之師也如集中所載答韓吏部書及韓公墓誌祭文知李之與韓友也非師也灼灼明甚而昌黎自謂李翺從予游此何以稱焉豈昌黎作師說好為人師顧舉素非能相下之人而引而置之弟子之列耶噫僭矣及予反覆習之文知其學韓而神似乎韓者也未師其人師其文云耳師其文即謂師其人而引而置之弟子之列也亦宜唐之時韓李齊稱歷宋元而不改蘇明允稱韓子之文渾灝流轉李翺之文揖讓俯仰未嘗不並舉也後世曲學之士尊韓而黜李者愚甚不取故錄習之集十七卷稍刪數首餘存之俾學者得覽觀焉



新唐書習之先生本傳　　　宋歐陽修宋祁奉敕撰

李翺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為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受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為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雕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畮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

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為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翺自代景儉斥翺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為禮部郎中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翺恚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翺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司山南東道節度使卒



翺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

# 唐李習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寄從弟正辭書



#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叅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吳　昺又葵　仝校

姪孫大文六雅

## 賦原第一卷

### 感知己賦并序○梁補闕肅

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道焉，謂翺得古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翺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翺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

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翺之命久迍邅厄窮也遂賦感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玆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于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爲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于松栢兮論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梁在當時有知人之明得推賢爲士之道讀韓文公與陸傪書可見此等先達世不常有序中一折感入心脾



##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己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玆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得治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illegible] 歐陽永叔曰讀幽懷賦廢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

嗟乎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

之天下豈有亂且亡哉

上掃楊馬下閑阿房



無水不流水能禁其流乎無火無光火能禁其光乎性之有情也猶水之有流火之有光也何以禁之使不作邪但曰沙不渾煙不鬱情不至乎昏則可耳

# 雜著　原第二卷至第三卷

## 復性書上

揭破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滙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

（錯）（情必至于昏而性匿然則非情罪也情之昏者之罪也）（分別相形）（又明以上下二路）（中喻更快）

禮節樂和經術之言

已下歷述源流自顏路以

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者或作皆）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



二子已

陸子靜語本此

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進子路有識）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劒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言性情者必折衷於孟韓習之猶不免於雜佛老而言者然自孟子訖唐千有餘歲性命之學止一昌黎公言之而習之亦思著書以傳其人可謂豪傑之士矣



##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



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

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愼其獨愼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

極說得好然中節即已發之情



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故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illegible]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擧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敎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淡也故能通

妄邪是情之流極非情不自情因性而[illegible]者

至精至微大約此書說性處極好

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溺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與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而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設爲問答以伸其尊性抑情之說

##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大其聲而疾呼矣雷轟電激如衆客熟寐何

儲在文曰危言刺骨似勝荀子勸學篇

橫激一波



## 平賦書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一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先於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

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三端通患）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廢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嚮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耳

凡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甽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

愈複愈妙

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甽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於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甽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囷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

舍其一於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餓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之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蓄當戒必精勿濡以內於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鄰烟火相接於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秦漢以下而行此復何異於殷周



## 雜著 原第四卷至第五卷

### 去佛齋 并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流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於漢浸淫於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爲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於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己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己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於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

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愚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鱉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於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嘗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論佛教必窮昌黎公辭闢之外

##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縫紙爲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犂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於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於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怪者因謬王野人既死處士陳恆發其棺惟見空衣翺與陳恆相遇問其故恆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翺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翺奉牲牢於山致帝命遂使斲木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還於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於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惑

備考 同州 隸陝西 浮山 今爲縣屬山西 循州 今屬廣東惠州府元和初公爲嶺南節度楊於陵掌書記

削去謬記正矣然王野人亦倫然不倖



##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況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理在孟韓之間

##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拯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之菑而燒也人知勝之於水矣勝於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禹之政忠殷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仰易地皆然之說而暢之



##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鶻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誣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絶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竝立於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貨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雞也則可似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鸇鵾鴻其肯鳳之耶是鳥也其形如斯羣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鳳不以形而以羣鳥之從當此時必退之矣

##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況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摹子長



##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於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從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卽陶十行惜分運筧意而感慨無涯

## 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耀於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蓋(與盍同)以他人爲解子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游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於江源往往出奇怪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玆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爲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俗麗奢豪竊人易留生其思速出於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摹退之



## 雜說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絶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無以覆乎上地文裂絶無以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高下雖不一其爲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於斯天下爲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惇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怍天地人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知導目之明達耳之聽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爲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

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信之於已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西不忍為管仲也孟軻又不肯為曾西向使孟軻曾西生於斯世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爾是其心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詘謗於天下亦必固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不信已而信人學者之公患凡所以不至於聖賢者往往坐此

讀此如冷水潑背



書原第六卷至八卷

## 答韓侍郎愈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先自解)兼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遂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歙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讒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而摧於時悄悄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用見矣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求飧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

以文為戲至此乎宜其為表聖公所誚

此亦必有中時病處故受而不復

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餓不敢求飧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飛閒暇而不觀視遥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人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爲之先後此秦漢間尚狹行義之一豪儁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滲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滲之賢章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於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滲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如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爲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衆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

結

涪陽長子



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爲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某再拜

好士如韓猶以爲未足切切刺肌過矣然議論痛快錄之

責董生嚴正

## 答獨孤舍人書（憲公獨孤及次子郁）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疎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頗頷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遠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書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吏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疎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為辭焉



閱舊唐書[illegible]知原本之陋

## 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紙足以招謗忤物（遇流俗亦有此法）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屈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迹彰而罕讀者事迹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

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
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
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
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
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為本
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
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
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是用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



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
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
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
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
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
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
無怪某再拜

韓李二公俱有意唐史而訖於無成豈以處乎境無所激發歟
抑未有如司馬談司徒掾彪者為之先歟二公之不為唐史吾
為二公惜之為唐惜之為天下萬世讀書人惜之

答王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廹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



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嗔上聲)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



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翱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某頓首。

習之所得於文者如此欲不與韓柳參得乎引詩書折六說尤精昌黎所謂文無難易者若揚其波而汪諸海矣

##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去聲)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閤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評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閤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閤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閤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閤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署敕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補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皐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入聲)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閤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閤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閤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閤下裁之而已

宰相 韓貶潮州是時宰相崔羣裴度書中以國士見目云云殆務以責裴者言一不售累章乞罷雖不允而天下高之宋大臣相沿成習其論乃發自李文公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外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爲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爲事耶自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郎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己雖恐居下頤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己而云未熟耶伏望試以狂言訪於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備考 二李太尉光弼晟　韓侍郎弘　田司空弘正　淄青未平指李師道

相親厚者之言其後裴相優游綠野以功名終亦此書有以感之歟

## 謝楊郎中書 楊於陵常爲左司郎中

月日鄉貢進士李翺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於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翺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舉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況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翺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栖遑往來困苦飢寒踣而不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爲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詎不見二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恥不能譽之能譽之恥不能成之若翺者窮賤朴訥無所取然既爲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翺再拜

見將譽之成之卸責於楊而楊卒不虛所責亦是兩賢

深知其至

## 與陸傪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巳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盡也）試一覽焉翺再拜

日月得玉衡而益明李韓之文得習之而益顯○書巳文忽及李忽及韓翩翩超忽筆意可玩

答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由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沉之



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之人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匡餓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道而求為容賜也爾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



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

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心同辭背知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總評 蘇子美曰唐文章稱韓柳翔文雖詞不逮韓而理勝於柳意言悉宗昌黎故有醇無雜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建封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



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絶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

五案巧妙兩未及著眼

卽引前二人巧妙

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士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蕃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行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閡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



蒙前好賢無已而極言之

暗照總收

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

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本其所知而未及用者以致其惜勤其悔而激發其知賢必用用賢必速之心煞是廉直懇到



##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翺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閤下竊聞閤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於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覩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為黔首於汴州翺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況懷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於四方其孔甚巳嗚呼亂本既除矣自茲日厥後汴宋穎亳人其無事矣豈汴宋穎亳人而巳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閤下為建州刺史人足食與衣且知廉恥禮義治平為天下第一其為信州猶建州也其為汝州猶



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閤下孜孜不怠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翺則喜樂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未嘗厭乎肥甘爾體未嘗煥乎綺紈爾自未嘗悅乎采色爾耳未嘗樂乎聲音爾居處未嘗宿乎華屋爾出遊未嘗乘乎乘黃爾祿利未嘗入於家爾名字未嘗得進於天王爾其如此而巳至若憂天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稚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巷短褐躬學古

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聲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爲昇平之符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咈乎道者時政有一不毗於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況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顚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顚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爾其與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釆色文章也而與知



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翺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翺再拜

備考 陸大夫長源也朝命董晉爲汴宋節度未至汴將鄧惟恭欲自爲以晉之速也遂迎以入長源佐晉執惟恭歸京師與天下百姓同憂樂是心也學古者皆有之但或有所裁量未必如習之之甚耳吾嘗曰習之賢之任者也以此

##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楊於陵

某道無可重每爲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武以翺爲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黙故詳之以辭河南府板牓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爲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黃卷則如故文焉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陟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翺爲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



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廊廚黃卷爲狀白於前尹制牓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讒盛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翺以爲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翺對曰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尹因取黃卷節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汪判云黃卷有條卽爲故事依牓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復故事焉自後翺爲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告曰公以守官直

道紏曹所傷乃至溦橫過朝官於某處揖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塞耳不聽翺慮前尹遷改來者不知爲誰終獲戾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勑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閤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惑閤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閤下從事京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爾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況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爲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餘慶之德而居之六年閤下之爲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閒亦有賢者未得其所或來爲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爲暑日之所熾曝冬則爲風雪之所飄灑無乃使論者以閤下爲待一司錄過厚而不爲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勝閤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閤下曹掾非爲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閤下於此

事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閤下爲水火酸醎少相拯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錄性甚公方未必樂此閤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質無以越職出位言爲罪幸甚某再拜

細故耳諸曹椽安爲固然習之執爭挺挺具見風骨之峻史稱翺性峭鯁議論無所屈不虛矣

## 寄從弟正辭書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秖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



所以可樂之之者也下民發明此句

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世有以奔競得者或告余曰某得矣某得矣今欲不求而自至無是事矣余曰遇不遇有時如其時彼人雖褁足靜居猶得也時未至奔競而失者豈少耶吾之言與此書若符節之合願聽者勿迂吾言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一終

唐李習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疏 原第九卷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奏狀 原第十卷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行狀實錄 原第十一卷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吏部

尚書韓公行狀

皇祖實錄





碑傳 原第十二卷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故東川節度使盧君傳

碑述 原第十三卷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

柏公神道碑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

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

道碑

陸歙州述

墓誌銘 原第十四卷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國弘農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故處士侯君墓誌

叔氏墓誌銘

墓誌銘 原第十五卷

## 論事疏表

臣翱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爲事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修其職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恥爲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



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時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而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

人轉妨

六事切要允和美政之不終知獨照而逆爲之防

宗頵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寛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爲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制之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獻



以寬百世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爲者乎以臣伏視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修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成功也若一日不以爲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羣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爲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爲也臣謹條疏與

復太平大略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番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恩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爲正矣小臣莫敢不爲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爲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讒之必矣且以爲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爲朋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爲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爲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爲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華佗扁鵲頂門一針



##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爲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爲君稷契爲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爲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爲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

皇甫鏄柳泌諸小人肺肝如揭

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疏改稅法

臣以爲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爲錢四千，米一斗爲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雖虛估以受之，尚猶爲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爲比建中之初，爲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無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爲準，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爲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銷兵非計也。藩將未見融之亂，非以卒相無識妄議銷兵乎？河朔可久，而唐祚隨之，謀不可

疏絕進獻

臣以爲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塡，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爲非是也。若遣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則節

不顧也人主誠清心寡欲有獻必卻察其減刻甚者罪之則亦何待銷兵而後百姓樂業乎

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已。議者以為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於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羊也，



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去歲犯邊，足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召戰之聲，達於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為盜矣。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先導揚而後靖獻六條，深中當時之疾，庸其言，元和之治，與貞觀比烈可也。○奏疏中洋洋大篇，按之竝切實可行，無一統籠大軸子話。宋歐陽公諸章奏，冠絕古今，豈知其出藍在此。○蘇文公上歐陽書曰：李翺之文，有執事之態。今讀其與當時人主論君子小人之辨，與所以辨君子小人之法，竝祖此篇。然則何

但曰有執事之態哉，即曰有執事之實也可。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闢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憲誠得澤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稅滄景除吏部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爲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爲誡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



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眞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爲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爲忠烈矣今之爲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爲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爲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任戰越謹奏

行狀史原也指事說實所以澄原也議此於駢四儷六之世其於史載豈曰小補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翱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宗正卿



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本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醇正

##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中丞李巽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讐士之所以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之各不同也閤下既賞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狀矣不識閤下將欲爲能吏哉將欲爲盛德哉若欲爲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閤下如此行之不爲過矣若欲爲盛德亦惟不惜聽九九之說或冀少以裨萬一閤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廣候是初仕之未適中也閤下既與之爲知已矣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閤下之所失者無乃大於陸巡官乎翺受恩於閤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閤下之爲全德也若信其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闔府賓寮孰不幸甚如以爲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也何爲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翺再拜



##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 尚書於陵

伏見修寺疏閤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造石門大雲寺佛殿翺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諭閤下以爲斂錢造寺必是耶翺雖貧頗竭家財以助閤下成如以爲未必是耶閤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爲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爲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爲逋逃之藪澤閤下以爲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寺觀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是符融梁武皆爲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閤下又何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雖副知已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貧也豈無羇孤親友由未能力及賙之歟何暇出錢以興有損無益之務衆情不厭但奉閤下之命而爲耳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惻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閤下所爲竟是翺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爲也若其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爲後生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尚言理此論情

明辨

##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纔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翺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婦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王鎬聽子有過既發李尚書召問聽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於家而不罪也當時翺爲觀察判官盧侍御憑曰此事在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爲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令畜媵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翺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仕於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勅奏事軍將張瓘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婦家來就上都爲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婦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自陶芳之外更無妾媵況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此翺以爲古人之



好議論不衆成人之美者多疑忌者務審思可也

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爲可辭以去之也故曾參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軻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過即非翺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秖如劉侍御之傳則翺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爲公議即不知是議之果爲公耶私耶未可知也以閤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秖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銜冤於泉下幸甚幸甚翺於李尚書初受顧恵及其去選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歡矣然所陳者但樂明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爲黨謹狀

公之爲幕賓也當其時主人有失雖小必爭及其去且久矣主有冤日雖衆必自以求直也余具錄之見公之耿直好義其天性云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

## 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



裴不得韓奚以收斷金之和哉序述精彩

韓策不听而李愬得以爲功矣志之若予功不必自已出此固不足爲韓恨也

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覘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鎭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卽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鎭州承宗果大恐上表

亦簡括

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隷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鎭州亂殺其



師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滞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旣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郞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郞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

春秋辭令之變

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郞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鎭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郞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郞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



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公曰若眞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此段純是俚語撒入王音）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語亦可味）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

使歸其因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殁爲之期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兹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



曰某伯兄德行高曠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迹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幷牒史館謹狀

至賢至明穹然躋韓先生於伊萊傳說尹吉甫仲山甫顏子子貢孟氏子輿之閒使人望之若神人然行狀之力也皇甫碑誌遜一籌矣敘次有詳畧無幷褫尤得史記法

寫曠達生色

##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諮議諮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兗鄆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産每日貰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必盡所貰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得酒人矣）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爲公曰不請非不能爲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



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斃之以死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吏期出其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賢於君某之質不

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爲戶
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
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於叔母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
某祇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淸河崔氏能以柔順接於親族其來
歸也皆自以爲已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
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爲子弟
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其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
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蓋聞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
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



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友於家令行禁止於官足以傳矣然必得昌黎先生而傳難哉

##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
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
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
死而以爲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
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
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
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
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
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



者曹娥思盱自沉於江獄吏呼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
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
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
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
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
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旣悲而嘉之
於是作高愍女碑

敘事勝

##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盜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



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

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楊氏匪徒知義其設施措置材畧亦可觀弱弓斃賊天相之矣

敘事議論並勝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敘之將告於史官

數言耳天道
出其中人事
出其中

##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產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郞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辟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



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爲所留

以智免

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切激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

又免

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巳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懔懔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

此說不小

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郞



知楊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郞請爲本司員外郞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郞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諭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

敢據

西臺初上禁絶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

總上過下一篇筋脈

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進諂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於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



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垍入爲僕射行香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證裴垍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敕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垍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杜黃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爲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

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及上巡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脯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

前則杜黃裳後則李絳皆元和賢相也吾於此見賢者之合必以類而進退屈伸相繫爲如此豈相可弗愼耶

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亶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名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盱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盱奪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以爲巳功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奏罷兩稅及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劍二州有通文戍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鎭之上詠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端士偉人雖爲宰相所抑言不盡庸然補益治體者不少矣傳文詳密不讓孟堅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

柏公神道碑

柏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爲采地者因以爲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公之時三御惡宗（三御御犨御錡御至）共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黎奔楚於是改伯爲柏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爲魏郡守子孫家焉故爲魏郡也有季纂者入唐爲工部尚書生敬仁爲蘄州長史生謇爲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少卿生造爲懷之獲嘉令卽公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守縣印不去爲賊將所害公旣免喪懷平志乃學擊劍依父友王奐奐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卽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奐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來婺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淸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於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爲都知兵馬使大曆初潘狩（音亨）虎據小傷胡參據燕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

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遭時喪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讎私志未立豈敢望爲朋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師宰相楊炎召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職役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及其冬遂并宣越與浙西以爲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焉及德宗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宋寧陵滉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於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彥昭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埇（音勇甬道見史記）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皆貫人甕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勳茂伐書於竹帛我籍乃爲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爲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瑊等二十六人圖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卽其形而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代之故爲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衛將魏循代爲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遷左領軍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爲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葬於萬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元封爲蔡州刺史門者爲諫議大夫曰元鳳爲澄城主簿曰夔爲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爲司空夫人追封魏國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榮皆事韓晉公栖曜至鄜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戮力破賊及壯解寧陵犄枝之圍希烈之所以兵不及於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爲也功最高位獨以不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大和元年翺自廬以諫議大夫徵路出於蔡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嗣其果有辭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誓殄父讐不悋勇死釋官就軍焯有其勳犄兕猗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宜疏上墹報未功當是生後人紹慶不忘

忠孝大節甚可傳序次尤合史法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道碑

傅為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俊為二十八將功高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曾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州長史生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弓矢顯仕於成德軍流輩稱其樸厚博野樂壽本隸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為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執其帥弘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為賊乎遂誓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聞詔以樂壽為神策行營命公以為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犄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以克融庭湊皆為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鬬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去聲）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遽以為左神策軍將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痛自刻廩清己率下



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壽者皆飭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為鹽州刺史閔帝初以公為夏銀綏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壖民不耕織黨項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懼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職當禁其逃亾有罪何俟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為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圖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為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愈即路以十月晦薨於硤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為之廢朝贈尚書左僕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麤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惡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為念故官甚卑有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曄曄乃作刺史乃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己嚴以督下蕃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

前事自我爲初爾後之來視此勿渝

備考 范陽成德 李師道誅宰相裴文昌蕭俛建議銷兵朱克融在京師飢寒不恤及歸范陽遂倡亂逐帥張弘靖成德亦殺田弘正扶立王庭湊一呼而所銷之兵數十萬立致河北再失矣

武人樸厚者最難碑中有寫生處



陸歙州述

吳郡陸傪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生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逢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雖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顚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顚頓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顚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顚頓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

[illegible]先生全集錄卷二　述

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於野非所
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國柱弘農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戸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敞曾孫寶不
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
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
祖珪辰州司戸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
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
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爲判官轉左驍衛兵
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去聲還江西公隨之



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
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
有以文書不足駮去者宰相名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爲宣
武弔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
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清選遂爲右司郎中郎官墮於宿直
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爲作口語宰
相有知其事者遂以公爲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
有言公非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爲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
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爲太常少

卿而公改祕書少監德宗崩為太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饑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為戶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勅五丁上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為戶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為宰相會考制舉人奬直言策為第一（牛僧孺也）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嶺



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其在廣州以韋詞為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己俸薄月加三十萬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袞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戾彊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韋詞李翱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捶撻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遺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

元和之治以衆賢成之以皇甫敗之余亦以一字

相裴埍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為吏部侍郎重修甲勅用備姦源又於南曹吏置別曆以相檢覆奏令選人納直為出籤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羨錢公食豐絜廨宇以修迄茲守行遂為故事凡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鹽鐵積欠官錢公與之延辨高霞寓以唐鄧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蹙上許之霞寓深怨遂內外結構出為彬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寃其為彬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為薄明年



名拜原王傅數日又為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兗州鄆州等十二州列為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修死上問宰臣崔羣皇甫鎛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鎛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績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為相矣是時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為鎛所譖

敍之有情

鑄又改尊號中上旨故鑄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還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歎曰年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司為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每佳辰體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用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



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滎澤縣先太保之兆祔於夫人潁川韓氏贈華陰郡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滉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

通篇直敘楊公之賢自見

身後哀榮詳晰　感

##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走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翺遇玄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翺翺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从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



憤子而不攄翺以為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剡二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翺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壻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勉來告於翺翺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翺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奇崛不及昌黎公王適志銘然公之仁於朋友具見一班矣

語贊以哀此又其仁於一本也

## 叔氏墓誌銘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翺奉其叔氏之喪葬於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翺實主其事銘曰

翺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於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或遁亦有息子旅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檟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來筮宅遂念延陵喪子嬴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惟叔平生游居是邑夭謝於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爲故鄉乃樹松柏



##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爲眞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期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毋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甫其相信不用約結毋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鎛爲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鎛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鎛遂斥死崖州其爲兵部纔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益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於嵩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

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為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書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為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弔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籌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賓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文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於唐神堯順天鄭侯翼扶武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於嵩之下江陰潔白世嗣其雅德縕位綱慶莊於公雅公之興閔不自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與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先總官閣後序德業此法李集僅一見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

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韋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婦道於昌黎韓氏府君諱弇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卿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即寨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肯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人始年十有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前既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於其父弗數年其父又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節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於隴西李翱夫人從其女子依於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於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原殿中君之先葬於河陽惟君之歿不得其喪夫人是以不克葬於河陽而獨墳於陳留弗克祔於殿中君之族而依於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修位甚卑歿於

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爲然哉於是敍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蒼兮不廻生幾時兮終日哀

悲哽



## 祭文 原第十六卷

###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顚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𨦦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 祭中書韋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須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迷王心而革命伏群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祿柔而中毅護勳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竝將協德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或顛仆以終命雖禀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羽若飛鴻走斥於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淪八年顛白成翁幽蟄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賤躬閒以存歿心悲局窮奠爵而拜公其表衷嗚呼尚饗

備考 韋相公名處厚太和二年上前奏事不能起扶歸遂卒



## 祭楊僕射文 於陵

嗚呼貞元中歲公既爲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假薦言幽蟄用彰德惠之厚身歿敢忘公以直道於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粃如絲之棼與賢共謀穢滌榛燔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譖疑危處之若閑弁兼百流淸濁終分賓王之義由茲益敦公自登朝急於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爲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云命知足告休頤養於家子爲侍郎光耀芬葩亦列卿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何嗚呼哀哉身誰不歿有後斯榮雖公之嗣實大家聲公爲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宅於滎翊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坰承教紀績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翺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再遷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於塘荷秀於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觴觥往還笑言無虐咸盡於歡君實強盛時維壯年宜哉壽考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鍼藥弗痊日蕞返初憂危遽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悲切弔者酸悽祔葬舊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有酒一卮我來一別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准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冊歸漢謨兪帝旨籌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阯來往蠻谿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理意苡南還明珠謗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留杜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從而若新千歲不毀詰詁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勁華不慈曾氏殺人母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中生賓業詩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萋兮作詩公失其所粱松實爲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怍雖棄置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牢旣設神乎降思尚饗

## 別灊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翺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鹿脯告辭於灊山大神之靈翺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畢同鄰郡逃亾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遘此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斁斯有融遂黍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 箴銘 原第十七卷

### 行已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佗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慝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誰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自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格言

陸修檻銘

晝日居於是窮性命於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於是有客曰盍銘於是

亦脫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旗旗六楹四楹裴重架虛欒拱不設簷甍祛祛麗不越度儉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紓吏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鉏弗逸弗墜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鄰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役官於朝以解前疽刻銘於斯永示羣舒

念在民者神必福之

泗州開元寺鐘銘 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成功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鐘成先時厥初罹於天菑波沉火燔既浮爲新既蕘爲塵澄觀之功恢復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於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於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斁千僧戮力願昭其績乃銘於石

不溺其敘亦不沒其功銘辭高古直追大雅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滲之載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畜水爲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滲滲南陂冬乾夏滮九江漲湖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飆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擠擁墊路車輒其舟童嬰溺墮老父號愁歷古逮茲孰爲祇籲滲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距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圜遶莫不用力千鎚響振尳讙相勵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岡聯岸起堅若石城埻爲瀦水蒲莞菱芡鴻鶴鱣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圯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亦非不足於辭者

錄題 原第十八卷

## 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
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
（三公姑在東都東野之侍服）
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
到景雲山居詣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
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
（書入）
梁口遂泝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
（書宿）
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



（書予）
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
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
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
（書濟）
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
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
舟不通無馬道不果游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
（書如）
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轄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
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群峰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
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

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
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翺在衢州與侯
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
午望君陽山怪峰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
辛丑至洪州過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
（八司馬皆才人也身黜而名自高）
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
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
（書過）
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
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



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
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
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
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
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
（鄱陽湖也）
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
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
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
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來南錄只是日記與水陸程次最可想見名士風流



節取器使即小悟大

## 題峽山寺

翱爲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爲儔遠地嘗以爲無因能來及玆獲游周歷五峰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音就）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覩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況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序

後學儲欣

可之崎嶇行在取生平所作自編十卷爲文三十五篇宋時流入禁地明猶内閣藏之弘治時閣臣文恪王公手錄以出歎曰此天下眞文章惜吾老不及學耳由是可之十卷刊布人間而人始知唐文粹所選未足當十之一也余所錄之數一如原編之數無一逸漏云可之之文幽懷孤憤章章激烈或以爲是好



訕者之所爲或又曰是得無歡愉之詞難工而一談愁苦以炫異取名耶余笑且歎曰夫夫豈得已哉夫夫蓋賢者也當是時憲武之緒岌岌矣國步將斬曰野將空足跡所到擊一弊政墜緒則驚接一餓羸無告則感天高日以跼地厚日以蹐於是作爲文章走奇趨怪以舒腹之鬱結而豈得已哉是故麥秀黍離其言不得不痛涉江哀郢其言不得不怨生乎懿僖每念不忘貞觀開元之盛其言不得不激不得不愁古今一體遭世使然而按其詞意淵源之自出信昌黎先生嫡傳也其所得力尤在進學解一篇取之無盡可謂句句欲活也繼李文公後登諸大家由是有唐一代之文始於韓終於孫如虞周大合樂金聲而玉振之嗚呼盛哉

## 可之先生全集錄自序

樵家本閼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眞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元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華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誄得二百餘篇藂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

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 唐孫可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後學宜興儲欣同人錄　受業吳蔚起豹文參校

蔣錫震豈潛　沈鳳觀德暉　仝校

賦

原第一卷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眙俛駭，陰意靈怪，暮歸睨動，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締瀛啓居，廓穹起盧，圖然而劃，隆然而赤，孰寄孰隩，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剙立大明宮後高宗增修遂移仗焉　下帝謂上帝），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嘗廬陵錫武（天后即眞天下號周廢中宗爲廬陵王賜姓武氏），廟祏徹主（司禮博士周宗奏增武廟爲七削唐廟爲五），吾則協二毗輔（謂梁公仁傑魏公元忠也），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五王興輦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后歸政天后驚獸還臥明日華周復唐）。吾則械二點雛（謂昌宗易之也），俾即其誅。胡猘飽腯（謂祿山也），踣肌齗骨，驚血濺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挚（肅宗遂即位於靈武）。吾則激髯孽悖節（謂慶緒也），俾濟逆殺，翼兩傑憤烈（謂汾陽王吸臨淮王），俾克斷滅。薊梟妖狂（謂朱泚也），突集五堂，縱喙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華（謂懷光）。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轂䡈延諫，剞襟沃警

貴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諫當稼吞螟吾則入瀆華濁貞觀中河屢清入囿肉角貞觀中麟見甸澤暮浦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斗穀視土開元中斗米五文錢吾見若新聲在堂諫舌在旁窒聰怫諷正斥邪竄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反澤而泠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合終日不止裂乾而石天有裂而殞石然吾留帝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設今孰為缺籍民其涸有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籍甲其虛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寶甲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疲農而幕府多虛者也西垣何縮疋馬不牧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三千隴西平涼天水金城四郡息馬匹至七十萬數四十八監以使董之是時帛疋易馬壹北垣何蹙孤壘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房杜姚宋得是赤日烈老魃跡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慝林甫敬宗得是昏蝕魅怪橫惑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俟需闔北俟霽列帝城闕闕何賴窮邊祭廪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獰尚何用天下兵神會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輯評 楊升菴曰王文恪得可之集讀之歎曰此宇宙真文章欲學之惜乎晚矣

譎諫○經緯集一部其間憤時傷俗之語不託之神即寓之吡而已反從旁闢釋之所以言雖好盡自無國武子之禍而聞者

足戒此從真訣得來

## 露臺遺基賦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功日有麀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址遂作賦以諷之驪横泰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隱於脩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者對曰唯昔漢文為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恐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鳩于帝思既命其吏按之經費下詔曰朕以涼德君于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氷高祖惠宗肇我邦圪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遠夫朕躬孰敢加隆剝藥府財以經此臺周為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用德唯崇章華雖高楚民亦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既攜貳王遂以死豈朕不懲斯役實興鳩材庸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令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通天兮軼埃壒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艸之離離已而已而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非



##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重江出大劍之複關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岡而外坤譎石詭崖汨其城屬兮屹紆鬱於雲脊嵌嵒嵒而查牙兮上攢羅而叉天中呀圻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以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塞余馬之不息屆峽山之偏側劃崇巒之怒來水涵空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蹠而又曲跬危步之促促慄若既而蹈棘朝天雙峙以嶄巇中慘慄而陰騖倏下馳而上廻若出地而天開龍堂呀呀而上登怪若虎而欲噬泉觱沸而中洌靈悉卒乎像設聘山川以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去抗霸圖而畢決曾尺軀之不閼徒賫志而灰滅越百年而南指憩石門之委遂六陰崖而戶開屹巍巍以嵦嵦外攢怪石之參差兮勢崇敫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佀乎潮波之却頹中窅篠以窣窣敍嶙朗而洞達推宕泉之瀯瀯鏘環珮於闔闥躡危石而後逼忽泱漭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為溪兮繚繞岡而四崇羅嶂巘歷於岸穴兮雲木森其青葱鬱桂椒與木蘭兮芬淑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留兮車軋軋而又東陟雞幘之蹇嶇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哀兮左嶸嶫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兮纜畏途而呀斷下臨于

伢之鶩流兮波瀕洞而雷抃當玄冬之隆烈兮密雪之飛噴霏迴颸而颺九垠天地紛其漫漫路縈積以迷没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徒憭慄而興歎出大散之輿匯若脫足於阹拘涉汧渭之沄沄歷岐雍之逼途田原轡以澶漫兮彌千里而爲都背槐里而越咸陽兮索廉劉之舊墟承明冀闕緬以夷漫兮得隱嶙之顔隅獨五陵之尚完兀高平而艸薉抵長都之岌岌排閶闔而西入街天衢之廣闕仰白日之非非彀弱弓而滿鈆矢兮郎滯宮而睨的夫何號頁之鉄條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皆云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



瞰朱門之投躓度一人之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窮愁而徒疑忽徊徊以惶惶搴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私展轉而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時不知求已以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其茫茫兮混埃壒而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蒭窮走而相追不亦勞乎然是謝唯唯之面媚而焚逐逐之爆機餒下飽謀凍不煖謀兮環晦牆而闔扉邀仁義與之爲友兮追五紀而爲師徜徉文章之林囿兮與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恥穀亦吾不辭彼上張爲公者豈終吾遺哉

備考 蠻犖 驛名諸葛武侯屯田積穀處 暟暟 白貌亦云暟如山上雪 翙幘 名 大散 關名 承

明 漢武帝賜嚴助詔曰君厭承明之廬 冀闕 商君大築冀闕營如魯衛 五陵 漢宣帝微時上下諸陵鬭鷄走馬

於亂見志有味乎其言之

##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咈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逼開元之政最爲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敘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卒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髡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氓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蘇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愚獻執事



倘以樵言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累

復佛寺奏最快所獻於李者此也考之史李無諫草想已罷矣望人以觸天子喜怒大是難事

實錄原名駮奏非實錄者也

## 與高錫望書

難字當讀至地字讀句者非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脩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



與實紀駮其書可傳其駮領可考矣如何

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緤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橫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

一字不爲後 [illegible] 無作史也

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跡侔太平豈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聚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貫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史法畧具于此當與劉子玄史通諸議論參看

##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州縣官卽爆縮自下美言立閤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卽欲認官爲治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鞫訊授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尚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責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軍候鞫獄州縣官失職不滋甚邪直責判官詞嚴義正



## 與賈希逸書

主簿足下龔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曉及目足下五遍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雔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別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寵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遍不得無言

有激云爾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每讀未嘗不流涕

##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百言推之大易叅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闊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壼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而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粕啜醨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驚風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嘗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似（捉搦恐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貌是唐語）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為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備考 華山賦楊敬之作 馮常侍馮宿 玉川子盧仝



天之生才恒多而人之有立者至少皆自[illegible]狥物有以累之矣

韓吏部眞訣相傳只是衆人譽之不加勸衆人毀之不加沮

##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假好惡不相關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讀可之文當以此求之）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為工摘俚語以為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齚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為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為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為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世無韓吏部相與奔走招邀不若褰足杜門猶愈乎爾



書　原第三卷

##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一有問字）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劃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劃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一有寧字）免竄海裔耶（一無裔字）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一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傴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一作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一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一作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合（一作察）易于廉（一作約字）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

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一作堅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餽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十一有中二字年歲一作年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一作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一無四字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一有在字上位者皆知求才一作財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史才史才。○文字按其首可測其尾者如走黃埃千里一日及遊名山大川高廣邃深既探其奇既挹其秀矣前途若窮忽又無際斯爲壯觀此篇書何易于治益昌美哉觀止矣豈知復有考績一條大發胸中坎磊不平之氣可測耶亦惟儲思必深所以不可測耶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卭南馳越巂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巂俱爲邊城迫一作逼下同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一作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雨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淺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靑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一作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一本無其三門四日而旋七字非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衆動則練兵講戰一作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師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鬬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卒非常李丞相固言鎭西特有編氏李楷者遺予蕭書適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蹤其所爲者

吾不知肇鑾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巖程束甲而趍扶戟而鬭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一作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其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丁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禱其數以給邊卒常以爲怨）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籍相羨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備考** 臨邛州（今邛州）沈黎州（今黎州）越嶲（今爲嶲州亦名巂州）西戎吐蕃南康公（韋皋也）

策民善明目張膽浸淫西漢論事之文



##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一作汙）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一作淺）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麼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蓄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一作編氓）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

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一作愁當醉飢當飽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其驛耶矧更代之隙縣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吏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備考 褒城唐褒州亦名興元今爲漢中府

或曰州縣久任理之本也然令囊帛櫝金之人居之任愈久其不利吾甿愈深耳漢宣帝得一良吏輒增秩賜金不奪其成功而吾民遂無太息愁苦之聲者亦其擇吏精察吏明致之此言可以補此文所未及故書



記 讚 原第四卷

## 梓潼移江記

涪繞于郪迫城如蟠淫流漲秋狂瀾陸高突堤嚙涯包城蕩墟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壖音垣地別爲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卽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抉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榮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飢卒願厚直民惜其田以願得不可榮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可榮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自役興已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廢議而罷曾病此耶公卽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榮陽公諾明日榮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褫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郪民於魚禍耳民敢橫議者死郪民以榮陽公嘗爲京兆旣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鉗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榮陽公歡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

歎曰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堤既隆舊江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滎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為褒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肎出毫力以利民及覩滎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時）

備考　梓潼（唐為梓州今梓潼縣）　涪（水名）　郪（縣名）

憤滎陽公奪俸而作也其成之難績之巨若此卒受譴奪咄咄怪事



##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皐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為中貴人所并則籍東西軍居民百一鄰縣自郿南平行二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籍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又步登漢漢嶺（漢嶺北並禰可為閣道平出漢漢嶺南可罷漢漢路）盤折而上甚峻下漢漢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並山復絕澗蛇行積上十里合于大路（秋夏此路皆絕）下黃蜂嶺復有支路並澗出漢漢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秋夏此路亦絕）由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嚵號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淤滅踝（行者多苦於此可為棧路以易之）路旁樹往往如挂塵纓纚纚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細可耕稼有居民佀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澗高下行十里復度嶺（嶺東度澗可結為閣路平行五十里出嶺西亦古道）上下嶺凡五里

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閒路行七八里扼路爲關關北爲臨洮關爲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爲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皆閣路並澗閣絕有人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爲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人多以淮爲准字蓋視之誤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聚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



高出其下股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閣古閣名也閣上巖甚奇有石刻其刻云褒中與閣主薄王䮠漢中郡道閣縣掾馬甫漢中郡北部督郵逈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二縣匠衛續敎蒲池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羌敎褒中石佐泉疆等百四十人閣道敎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一本作川五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自仙岑而南路旁人煙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至青松卽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夾地

居民尤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疎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底自山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廻雪驛自廻雪驛南行三里上下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至福溪自福溪有路並自山下由大雪嶺平行五里上長松嶺北與山輝大路合蓋古所通乃坦途也裨將將開此路都漕賈昭爭功且欲折之遂開古松嶺路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二十里卽背絕小嶺上下凡五



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自盤雲驛西有路並澗出白城西又平行三十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興元亦古所通尤坦途也城固之要道出其縣遂略開天嶺路也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煙靄中也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議者多以謂此路不及褒斜此言不公耳樵嘗敘中褒斜一經文川平坦山川險易道途近悉得條記審用披按蓋亦折衷耳苟使賈昭盡心于滎陽公如樵所條注識逆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何不十法不變於褒斜路豈謀新亦未易耶然滎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

道以勞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意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稱爾之議道路有嘖嘖之歎豈榮陽公始望耶況謀繇乎賈昭事倡乎李侏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爲民上者難耶

瑣瑣記程點綴入勝柳柳州山水園亭諸記之妙往往孳胎

唐蕭瑀進入葉爲宰相此所贊不知何人瑀以勁直稱疑此贊或爲瑀而作

## 蕭相國眞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睨橫溢葩鋒秀發秋空鵰骨霜夜皎月劍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游傅巖夢說馭物惟誠在公抗節而安宗祊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華歸闕粃糠魏丙肩秩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一終

唐孫可之先生全集舊目次

錄原第五卷

##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一作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顧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志諫贊歷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從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后巳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冡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褅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褅祼矣）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卒以稱臨也（天后改元郎無令悉以天后年號改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諛梯亂舉殺機也（裴炎為顧命大臣裴自天后臨朝名犯武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貨刑佛教稔禍階也（今守珪案之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



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illegible]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胝尸位則黜貴皆所以賊邪合正俾歸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擅貳例以示懲勸首尾謂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也）嗚呼宰相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脩直骨於枯墳觽詔魄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闒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清霜利斧朱晦菴綱目權輿

## 武皇遺劍錄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壗大出虜門戍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劍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嶭險以扞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劒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輿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踰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冦耶武皇曾不逗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劍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内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魁於國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蠹于民心蠶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闈男號于途廷臣辨之于朝羣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持疑卒詔有司驅群兇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敎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錔其鍔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備考　賊鎮（謂魏博帥何進滔子重順也）并醜（謂澤潞劉從諫子稹也）亟發武符（武皇從李德裕策不發禁軍命河朔三鎮討劉稹稹將郭誼殺稹以降）

新闕

## 龍多山錄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仰山之趾得逕委延舉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姸孕成險㟁屹石巉巉別爲東巖怪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絶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欂櫨交攢欹撑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擄乳側豚膏停泓石俯對絶壑鈔臨蘭薄仙臺標異蘖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磧絶腹竇而空路由其中斷磴相望攀緣上下闖然而出曬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眞蓋羅人傳晉永嘉中有爲蓋羅者於北臺上學道焉蓋羅於此白日上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去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駕鶴騰天一去遐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絶明風間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山禽嵒獸捷翔牙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洇山帶川青紫碧聯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于東日薄于泉魄朗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曛糊穴纒山漠漠漫漫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翁裂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未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名者污此巖扃乎且欲聞於潁陽之徒乎

盧藏用輩何施面目



薈萃柳柳州山水記爲有韻之文

奏原第六卷

迎春奏

黑帝厯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爲燠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卹則孽芽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艸木壯茁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𢁉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縶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縶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大水廢民廬舍）反氷而花（冬行夏令能李花）雹傷螟螣（夏行冬令則雨雹時則蝗飛蔽天）旱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旱千里）是陛下政令出乎脩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華慘作和起枿生華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煙光覺芳蕤芳菲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魄風日泠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穤噓爐作爐駒驪轍結雜遝喧湫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入骨間間慼慼燈青火白門無蹄轍跡願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



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行咸焉陛下苟能平其心蒞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根柢經術

##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理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綿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群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髡悉歸乎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群髡自元年正月即位以來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絶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群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瘵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素若干戶共出若干兵也）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



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群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即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即是鹽鐵不可除而搉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嚮工豈特國門之使乎盍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冀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耶臣昧死以言

（論事不如此不徹）

利害切深即賈太傅晁家令趙營平無以尚之可之雕蟲耶

序　對原第七卷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蠻之雄者曰南詔是皆鳥獸之民鴃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爲教先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士有覩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蔑然前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狡戰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抉獸心而知禮節襪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所被雖草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効祉者二國之爲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者則庾朔之偶不懷之倫其嚮風仰流歸吾化哉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穗稼天酒泣庭苑巢神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倣漢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飀飀習習即不得遂作必飆忽源泉混混然堤防陂者波決塹鉠亦不可遏於其人也亦然穎川陳君學積乎胸藝高乎專喪家途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屈者有年矣果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齊咨嗜嗚輒以窮盡今年稍始克偕計吏僶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已以售道不肯尺枉以斬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發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命中於行不能無述

## 寓居對

長安寓居閭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槁柴志枯氣索悒悒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扶文倒腹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已日懶朋徒分離刬遠來閑束索裝鎖室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莧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責奇一句戾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斲摭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挍以牢知音況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穽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雞其能窮而反諛乎客退遂書几爲歌曰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 乞巧對

孟秋莫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贊然娟於人聞革白成黑蟲直殘德譽跖爲聖譖回爲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鬪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啓齒下酺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齰舌鉗口媚竈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逵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蠹官彼巧在工壞詭不窮唾古笑朴雕鏤錯落憑雲亘天睒霍延綿窮侈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各溺于奢凋家磨國末驕胸臆蠱于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濶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市馳馬犇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方予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歌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于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閽以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

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子厚文㠯諷但求可之直痛詈絶之而已吾實吾拙已下尤可

被之管絃絲竹



銘　碑　原第八卷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謩孫㮚請銘其笏曰

璽豸爲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

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仄指日不蝕摽儀條鯁起梗開直憲諫

舌切上唐帝鈇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柴頤

餘下偷上愎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衡斗貫日之詞

## 潼關甲銘 并序

潼戸呀東獲廉敞南有玄甲數十扎焉委于前楹遲塵飄風綴斷
華刓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閫也是小欲過寇偷大欲扼諸侯
今者關禁弛而不譏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
耶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獨曰潼之旗可以絳天戰鞸
晝驚驚柝夜鳴吾曹將擐堅荷鍜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
繻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爲太
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玄宗四十二
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關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
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
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况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
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
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
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卽在德不在險意然實譏其廢弛也故爲大言以掩抑已所欲
云所謂用意必深者如此



##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鄭州官舍其
年月日前左拾遺陳畫寓書孫樵曰與子俱恩康公門今先遠有
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讓樵哭之慟已而揮涕敘平生公諱某
字某會稽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
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
能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
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支使來辟換
試秘書郎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
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其與選者不
逾年繼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璩尚書倉部郎中崔亞前左拾
遺陳畫洎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戶部巡官明年改鹽巡官天付介直不能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
使鹽鐵轉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裴公
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直或有所獻宰相
莫能迴其筆明年授賜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改
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
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褫事且召幕吏曰二十年已旋推官

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間曰康公宜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而不抉案牘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羣胥輩徒搦管捉紙字字書出蓄縮矸慄何暇爲奸犯耶以故老吏猾胥畏之如神明秩罷退居淮陰咸通八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諭制置鹽法使兼西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西川不浹旬而鹽無二價蜀甿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薨戍兵



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竇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竇滂逗遛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醴州刺史明年移鄜州長史朝廷或有緊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殲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簭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云長女適臨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遲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攜其孤執喪于管城某年九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鶴門公實挺生月中攀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鵷行望郎錦川星使騏驥蹶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煙霄漸邇謫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圃田發紀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盜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見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繇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犇走固圉之不暇，鍾鄧盜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幷裕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義雖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頓挫



## 舜城碑

帝承天休，纂堯之勳，啓宮于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孰守不城，阻湖為池，限華為門，陂非不狂，巖非不崇，守不以仁，社為周遷，將蒙監扶，埋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城。城在民和，自華洎夷，罔不順同，屹為國垣，以藩有虞，其堅如金，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屠，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乃頹。夫唯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難，無盜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崚隅，其板雖崇，其築雖堅，非帝之心，孰為帝城。

名言開導

文 原第九卷

逐痁鬼文

孫子病痁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於嚴水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子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弄拒餽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



人美言則有若敎予訐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敎予違埶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覬得則有若牽予袪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褫予舌而膠予口者子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痁鬼也子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攏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覬巳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納舌交唇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解梏即榮長劒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鏹磨鱗差蟠縮陣陣腥溼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評 陳萬年 善事人以丙吉薦爲漢御史大夫 和長輿 晉和嶠富敵國杜預謂有錢癖 司馬安 見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也安文深巧宦官四至九卿



拔出送窮乞巧上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雁兒具時羞之奠敬祭于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為分日年為道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為一善君喜見顏我為一失君慍形言意我尚華布衣御寒（樵常意在華飾故友為樵常益布被用以示儉素）意我苟進蓑笠當軒（樵常汲汲于進取故友為樵懸蓑笠于前軒以示高尚）我蟠濁泥君躡青雲不以升沉塹隔其間誨我如兄煦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我之賴君如倚華山庶寡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滁甿我從邠軍方恨絲邈凶訃遽聞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晡忘食百身莫贖何裨往魂嗚呼痛哉杵曰死義比干死仁君殞賊手為怨難論嗚呼痛哉君殯喬谷我歸咸秦試發舊篋君書盈千詞旨重重墨色如新苟非相諫即是慰安填膺悲來淚如迸泉嗚呼哀哉天喪吾友吾何望焉誰拯湮溺孰開頑昏嗚呼痛哉世人結交違寒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固難嗚呼痛哉敬姜書哭嵇紹孝存轜車北東歸骨洛川遠備醪餼告辭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高錫望于史無可考讀可之祭文所謂[illegible]人棐如士者也[illegible]矣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即唾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躋此山涑雨如泣滑不可陟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慍僕前仆後踣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全山火起廟壖灼焰逾丈飛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苦寒爇薪取溫曉及山巔鍱澀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大中四年自蜀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瀉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為晴爇火乃靈斯言纔闋廻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驅雨使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雜著 原第十卷

##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耤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耤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甿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齰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吾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哀以思者其音怨

（眉批）狀口嗁妙 藏有氣骨 受累多在

# 罵傭志

孫樵旣黜於有司怱怳乎若病酲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暝行據
牀隱几遯然不寐一傭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舉
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驂
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閽者迎屈引主人
出取卷開讀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
親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
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軸冒暑觸雪攜出藉謁
所至之門當關迎嗔俛眉與請授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
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
緘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
闊凡爲世人宛顏巧屑望風趍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懸挕
癡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纔知首尾則爲有
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礱反覆期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裨
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
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澀讀不可入徒乖於衆孰適
於用凡爲造謁去入附勢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寂
寘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惡凡爲結交投羅
英豪相醉以酒相飫以庖則必屑去溫愼膠牢淡泊時或褻虛凍
冷徹曙晨起散去潔腹出戶以故學獵今古不爲衆譽文近於奇
不爲人知九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期一歲之間幾
日晨炊飢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淚死無成孰與
歸耕言始及是樵躍起喜一傭遽匿呼諭不得遂敲几而歌曰
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學
之苟修四海何讎噫吾之所貴傭之所薄吾之所惡傭之所樂傭
何知吾豈獨無時

普天下強半二傭見也傭何知

##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漂民，襄陽以潜。於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為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蠢蠢海隅，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既來襄陽，始用李從事㬊之畫，能成新堤。即問可以為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吒，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為唐州，唐州之支邑為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派千二流，南別為溝，環高岸顏，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為南陽，能為民障水泉，廣溉灌，世賴其利。俗用藉富。按地圖，北蓋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功不加修，堤谿于流，浸洩為波。自泌陽以南，平氏以西，居民甚逋，墾田甚凋。公則能復，請臣曹規貢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即為條分程度，指畫經略，且使跡其故堤，以鯁二渠，鑿其枯溝，折為南流，水門既陳，百瀆脉分，蔓蔓于原，枝枝于屯，數百里間，野無曠田，旱無槁苗。召堰既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忘)忘其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南海至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居，遞擢有聞，及為潞州，聲光削然，殘戎兵甲，屢興而譁，盧公駭吒，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從事陷於讒言，殺譏當時權，自盧公黜留樂陽。如此，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不為人知，作復召堰籍。

評 毛子晉曰：可之與友人論文書，及與王霖秀才書，再述淵源意乎生得力，眞訣不覺反復自道耳。蘇子瞻謂其不逮，持正豈定評耶？

前後伏應，史筆精爽。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二 終